靳以选集

JIN YI XUANJI



第五卷

散文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社陆续出版
以下作家选集

丁玲选集

巴金选集

叶圣陶选集

老舍选集

冰心选集

阳翰笙选集

沙汀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劼人选集

茅盾选集

郭沫若选集

沈从文选集

靳以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靳以选集·第五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5 插页 7 字数400千
1984年 9 月第一版　　1984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600 册

书号：10118·752　　（平装）定价：2.55 元



作者一九五九年在上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25×12=300　　收 获 社　　第 8 页

作者手迹

目　次

附录一

附录二

社会一相

在这个社会里，打着谎言或是欺骗着，几乎成为天性了。有谁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显给别人呢？有人说自己是了不得的好心人，在僻静的街上，他也许把一个随了他讨一个小钱的乞丐踢一脚（他会说那是因为疑心那个追随者是一个歹人）；但是在日报上，他却是一个时常露面的慈善家。因为大额的捐款，报上会用红色的油墨印出他的名字。他赈济水灾，救助贫困，在小报上还有人赋诗以咏风雅，因为他化了二十万的数目，娶了一位“名闺”。

在我们生存着的社会上正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物”，是“长者”，欢喜用教训的话来告诫年轻的人：

“你们应该遵从，不该怀疑，这个社会不是很好的么？想想看，好几千年了，就都是这样子下来的，若不然早就该被打翻了吧！……”

一眼所看到的社会，也许正如这些“长者”所说，是平顺圆滑地存在着，好象是没有破绽似的，……

我发了三天烧，没有走出家门；第一天坐了车去看一个友人，就望到在路旁缕缕行着的妇人和孩子们。老的，年轻的，牵了母亲的手在哭着的，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悲惨苦相为他们占尽了。从他们话语中，我知道他们正是失去了家园的人们。在那方土地上，不是也使我从孩提长成了一个人么？他们对我是熟谂的，生长在那土地上的一切都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上。

“可是他们为了什么呢？”我不得不问了。虽然是秋天，太阳还放射着炎热；他们走着，有的妇人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被扯开的前胸，露出深紫的颜色。

终于我知道了(这是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取来的)，他们的一点生活的仰仗中断了，为着尚有这一点活的力量，奔波到一座金门的前面，哀恳那些高贵的人们继续使他们活下来。

“我并没有以我的威权来宣布你们的死刑呵！”

一个高贵的人也许要这样咆哮着，随后他会要他们散开去，麕集着的人也许不会听从他的话，于是他可以吩咐些人来驱逐，为了“公共治安”的关系。

社会象是平静地，光滑地过着，没有一点什么不安。好象这是一个不移的真实。啜泣着的，哭号着的，自有他们自己的角落。偶然间一顾及，稳重的“长者”就会说：

“管他们这些人干什么，谁不要他们回家呢？他们不愿回家，故意躲在这里和我们为难，今年水灾又那么重，谁还能顾到他们，而且，这些人……”

这个社会也许是那么安好的，若是我只生一对能听些我耳边低低话语的耳朵。

多少人都忽略了其他的人都还生有一双眼睛；但是即使看到了，也不过增重自己的愤懑，嘴早就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了；除开了用它吞着每日的饭和水，如果发出声音来，自然就有一副铁钳放到嘴边。

有什么好说的呢，在这个“光荣伟大”的时代里？

一九三三年冬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对于火的喜爱几乎也成为自己的癖好，虽然时常为父母警诫着，说火是最无情的，会把什么都毁掉的。但是每次看到了那跳动着的红红的火焰，还有那圆圆的光晕，好象那点温暖舔着我的心，就不自主地忘记了一切。

记得幼小的时节，常常喜欢把纸捻浸了油来点燃，把灯烛都熄灭，只是看着自己手中的火亮。那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若是有别人在我的面前，定然会看到在闪闪火亮的后面有一张多么充满喜悦的脸呵！可是，一个闯入者如果走进来，是会惊倒我的，我便会向地下一掷，急急地用脚踏灭了它。也许还有斥责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来，我听得出那是父亲或是母亲，要不就是其他的人，说着要去告诉我的父母的话。

真就有一次，惹出过一场灾害来。那还有小我两岁的弟弟，我们又是在一间房里点起一些柴草来，点着了，又扑灭它，然后再点起来。我们怕它，我们又爱它，看它燃起来，

我们就高兴起来，随后就怀着一点恐惧来扑灭它，到它熄止了的时候，心上就又浮起了一层快乐。渐渐地胆子大起来了，每次要更费力才扑灭它。终于，我们是再也不能扑灭它了，它还燃着了这屋里堆积着的书纸。弟弟吓得慌了，我的心却没有什么扰动。我领了他的手走出来，同时那扑上窗纸的火焰也为人看见了。惊慌的叫喊，引出了其余的人们，还有我的父亲；这时牵在我手中的弟弟哭出来了。我就站在那里望着，看着父亲和人们手忙脚乱地把水泼上去，于是，火连屋顶也不曾烧穿就熄止了。我还好象有点遗憾似地呆呆瞩视，私衷里原是漾着快活的，火熄了，心中象突然失去些什么，一直到父亲的铁一样的手掌打到身上，才因为疼痛哭了出来。这一次母亲也不来说情，也不给我抚慰，一任我哭得疲乏了独自悄悄地睡到床上。

在这一点，我对他们确是违拗的，因为我对于火的喜爱一直也不曾减少，即是才被责打后的几天，也要偷偷地跑到厨中，替代女佣来烧火煮饭。那也是颇费了一番唇舌的，因为她们怕被申斥，总是好好劝我离开。我记得我象是用着哀求的调子和她商量，还说是决不说出来也决不会惹出祸来。终于得到她的应允，我就坐到灶口的小凳上，听得嘶嘶的木柴上水气蒸发的声音，望着灶中渐渐大起来的火，我的手也正把木柴放进去。有的时候我还要故意使它熄止，看它冒着烟，然后又插入红烬中，使火苗重复伸了起来，为了一阵自己的高兴，我会把柴架空，使火大大地燃烧，那么女佣一定会抢过来，抽出几根柴，浸到水中，还要叨唠着说这一下就要把饭烧焦了。于是她又用哀求的调子请我走开了。

“这总不是好习性呵，——”

记得父亲私下里曾和母亲说过，还很严重似地。

“——是学来的还是生来的呢？那一回幸而没有成灾，再晚一点，怕就来不及了！想法子改正一下才好。”

“他只是爱火，平时他又是那么静，他又总不快活。”

父亲于是就感叹似地说：

“古怪的孩子呵，一个和一个都不同！”

这是说到我和我的弟弟们。

当着孩子的我被投到陌生的孩子群中，我已经是十三岁了。我沉默，欢喜独自消磨自己的时间，被所有的人都目为乖僻的家伙。只是到了假日露营，许多人都住到帐篷里，才引起我的兴致。那时，我每天焦灼地盼望着太阳沉到地下去；我们把用剩的柴草捡在一起，大家团团地坐了，由一个人把火点起来。原野中不辨一物的黑夜为火的光亮劈开了，我们和着流水声，虫声和风的声音歌唱，我们笑，把林中的鸟也惊动了。我更热心地望着那堆火，还有那一些黑暗中为火亮照着红煦煦的小圆脸，每张脸上的乌黑的眸子也闪映着火的光亮。我那时候变成多话的了。我们把存在手中的燃料投下去，还有的人把山芋也丢到火的里面。看着火势小一些下去了，我会不顾路的高低远近去寻找更多的柴草。我们愿意看它燃烧，它使我们忘记了夜，忘记了黑暗，也还忘记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一点怨恨。我们都很好，我们只愿意它永远烧下去，永远能使我们快活下去。

那火终于还是熄止了，只是留下了青烟和红烬，别的人用树枝拨寻着投进去的山芋，我则不胜哀伤似地独自躲到一

旁，他们的笑语声都成空洞的了，于是，我自己就钻进了帐篷，我睡下去。我强烈地嗅到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远地的更柝和犬吠声又传到我的耳中。我象预感到什么似地怕起来了。

即是那一点小小的欢快也不能永有的，因为岁月不会忘记我，把我从幼年带到成人，我走了一个城又是一个城，永远我只是一个陌生人。我对别人是陌生，别人对我也是陌生的，只有火，对我还是那么亲切熟谂。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友人的家中，我为它消磨了大半夜。我自如地坐在壁炉的前面，我象是呆了，望着友人把树枝投进去，看着火烧得旺起来，它烤热了我的脸，我的心，带走了我的疲劳和寂寞。作为主人的友人夫妇也尽自默默地坐在一旁。他们曾为了我孤苦的日子说了不知多少话，但都没有说动我。他们不忍惊走我的一点向往，也许是看出来从这里面我得到了些快乐。一直到我为一声小小的爆裂所震动，把头转向友人时，他才说：

"你很喜欢壁炉吧？"

"不，不，我是爱火的。"

"从前我在欧洲北部的时候，天气多雨雾，就是在夏天里，他们也要生起壁炉来的，——"

"那为什么呢？"

"——只是为使人快活一点。"

"对了，火就是能使我快活一点的。"

我说完了，便又把头移向着炉火，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边的友人，胸中荡漾着那一点快活，好象早已想到，若是

失去了它，就绝也不能寻回来的。可是一声响，敲醒了我，看看友人们，都已偎在椅子里睡着了，这时我才蹑手蹑脚地站起来，取了大衣，涂写了一张告别的纸条，放在桌上，就轻轻地拉开门，又轻轻地关上，走了出来。街上已人静路寂，夜寒如水，但是想起了熊熊地烧着的火，就觉得温暖宜人，踏着大步子走着了。

是的，我爱火，我爱火的燃烧。记得三年前我住在家中的时节，有一天邻居的屋宇失慎了。于是，人们都跑出去看。有人担心着火的延烧，有人发着同情的叹息，我却大声地笑着。为什么不笑呢？——火已经抓住了梁柱，器具，疯狂般地吼着，在一场火之后，有形的将成为无形的了，什么都要换个样子，旧的早已厌了，为什么不来些新的呢？一个象是比我还世故的弟弟，拉着我的衣襟低声说：

“哥哥，不要这样笑，别人多难受呢！”

我还是笑着，他又说：

“——一场火就毁了别人的家，不要再笑吧。”

他象是哀恳似地说，我就停住了笑，告诉他：

“要烧得大，要烧得大，把什么都烧掉……”

可是当我说话的时节，那边的火已经小下来了，我象是十分懊丧似地，颓然地走回去。

此后我的家冷落了，一个人独居在旧城的一个小小院落里。我成为更沉默的了。只有每当夜晚的时候，自己把酒倾在圆铁盒里，用火柴点燃了，放在面前的桌上，熄了灯火，凝望着这荧荧的绿的火焰，心才感到一点鼓舞的温煦。随着火的跳动，我的眼睛也在闪着，象是为了过于疲乏，它们蒙

上了一层清泪。

突然一个黑的影子闪进来了，他随手开了灯，用责备的语气向我说：

“你这是做什么？”

强烈的光刺着我，我闭了一下眼才回答他：

“我看看火，你不知道我爱火么？”

“好，我领你去，如果你真是爱火的话。”

他领了我的手，我就随他跋涉。我越过山渡过水，在疲困的时候，我从也不曾休息。我只是问他：“火在哪里呢？”他不回答我，只是把脚步迈得更紧了。

“我将献身在火的怀抱中，……”

我自许着。可是我还望不到火的影子。然而我却知道了，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冲天的火在燃烧，我将用尽了我的力量，淌着最后的一滴汗，奔向那里。

因为我，我原是爱火的。……

一九三四年春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猫

猫好象在活过来的时日中占了很大的一部，虽然现在一只也不再在我的身边断扰。

当着我才进了中学，就得着了那第一只。那是从一个友人的家中抱来，很费了一番手才送到家中。它是一只黄色的，象虎一样的斑纹，只是生性却十分驯良。那时候它才下生两个月，也象其它的小猫一样欢喜跳闹，却总是被别的欺负的时候居多。友人送我的时候就这样说：

“你不是欢喜猫么，就抱去这只吧。你看它是多么可怜的样子，怕长不大就会死了。”

我都不能想那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当我坐在车上，装在布袋中的它就放在我的腿上。呵，它是一个活着的小动物，时时会在我的腿上蠕动的。我轻轻地拍着它，它不叫也不闹，只静静地卧在那里，象一个十分懂事的东西。我还记得那是夏天，它的皮毛使我在冒着汗，我也忍耐着。到了家，我放它出来。新的天地吓得它更不敢动，它躲在墙角或是椅

后那边哀哀地鸣叫。它不吃食物也不饮水，为了那份样子，几乎我又送它回去。可是过了两天或是三天，一切就都很好了。家中人都喜欢它，除开一个残忍成性的婆子。我的姊姊更爱它，每餐都是由她来照顾。

到了长成的时节，它就成为更沉默更温和的了。它从来也不曾抓伤过人，也不到厨房里偷一片鱼。它欢喜蹲在窗台上，眯着眼睛，象哲学家一样地沉思着。那时候阳光正照了它，它还要安详地用前爪在脸上抹一次又一次的。家中人会说：

“炼哥儿抱来的猫，也是那样老实呵！”

到后它的子孙们却是有各样的性格。一大半送了亲友，留在家中的也看得出贤与不肖。有的竟和母亲争斗，正象一个浪子或是泼女。

它自已活得很长远，几次以为是不能再活下去了，它还能勉强地活过来，终于一只耳朵不知道为什么枯萎下去。它的脚步更迟钝了，有时鸣叫的声音都微弱得不可闻了。

它活了十几年，当着祖母故去的时候，已经入殓，还停在家中；它就躺在棺木的下面死去。想着是在夜间死去的，因为早晨发觉的时候它已经僵硬了。

住到×城的时节，我和友人B君共住了一个院子。那个城是古老而沉静的，到处都是树，清寂幽闲。因为是两个单身男子，我们的住处也正象那个城。秋天是如此，春天也是如此。墙壁粉了灰色，每到了下午便显得十分黯淡。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却跳来了一只猫，它是在我们一天晚间回来的时候发见的。我们开了灯，它正端坐在沙发的上面，看到光亮

和人，一下就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

我们同时都为它那美丽的毛色打动了，它的身上有着各样的颜色，它的身上包满了茸茸的长绒。我们找寻着，在书架的下面找到了。它用惊疑的眼睛望着我们，我们即刻吩咐仆人，为它弄好了肝和饭，我们故意不去看它，它就悄悄地就食去了。

从此在我们的家中，它也算是一个。

养了两个多月，在一天的清早，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它仍是从风门的窗格里钻出去（因为它，我们一直没有完整的纸糊在上面），到午饭时不见回来。我们想着下半天，想着晚饭的时候；可是它一直就不曾回来。

那时候，虽然少了一只小小的猫，住的地方就显得阔大寂寥起来了。当着它在我们这里的时候，那些冷清的角落，都为它跑着跳着填满了；为我们遗忘了的纸物，都由它有趣地抓了出来。一时它会跑上座灯的架上，一时它又跳上了书橱。可是它把花盆架上的一盆迎春拉到地上，碎了花盆的事也有过。记得自己真就以为它是一个有性灵的生物，申斥它，轻轻地打着它；它也就畏缩地躲在一旁，象是充分地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似的。

平时最使它感觉到兴趣的事，怕就是钻进抽屉中的小睡。只要是拉开了，它就安详地走进去，于是就故意又为它关上了。过些时再拉开来，它也许还未曾醒呢！有的时候是醒了，静静地卧着，看到了外面的天地，就站起来，拱着背缓缓地伸着懒腰。它会跳上了桌子，如果是晚间，它就分去了桌灯给我的光，往返地踱着，它的影子晃来晃去的，却充

满了我那狭小的天地，使我也有着闹热的感觉。突然它会为一件小小的物件吸引住了，以前爪轻轻地拨着，惊奇地注视着被转动的物件，就退回了身子，伏在那里，还是一小步一小步地退缩着——终于是猛地向前一蹿，那物件落在地上，它也随着跳下去。

我们有时候也用绒绳来逗引，看着它轻巧而窈窕地跳着。时常想到的就是"摘花赌身轻"的句子。

它的逃失呢，好象是早就想到了的。不是因为从窗里望着外面，看到其他的猫从墙头跳上跳下，它就起始也跑到外面去么？原是不知何所来，就该是不知何所去。只是顿然少去了那么一只跑着跳着的生物，所住的地方就感到更大的空洞了。想着这样的情绪也许并不是持久的，过些天或者就可以忘怀了。只是当着春天的风吹着门窗的纸，就自然地把眼睛望着它日常出入的那个窗格，还以为它又从外面钻了回来。

"走了也好，终不过是不足恃的小人呵！"

这样地想了，我们的心就象是十分安然而愉快了。

过了四个月，B君走了，那个家就留给我一个人。如果一直是冷清下来，对于那样的日子我也许能习惯了；却是日愈空寂的房子，无法使我安心地守下去。但是我也只有忍耐之一途。既不能在众人的处所中感到兴趣，除开面壁枯坐还有其他的方法么？

一天，偶然地在市集中售卖猫狗的那一部，遇到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她问我要不要买一只猫。我就停下来，预备看一下再说。她放下在手中的竹篮，解开盖在上面的一张布，就看到一只生了黄黑斑的白猫，正自躺在那

里。在它的身下看到了两只才生下不久的小猫。一只是黑的，毛的尖梢却是雪白；那一只是白的，头部生了灰灰的斑。她和我说因为要离开这里，就不得不卖了。她和我要了极合理的价钱，我答应了，付过钱，就逕自去买一个竹筐来。当着我把猫放到我的筐子里，那个孩子就大声哭起来。她舍不得她的宝贝。她丢下老妇人塞到她手中的钱。那个老妇人虽是爱着孩子，却好象钱对她真有一点用，就一面哄着一面催促着我快些离开。

叫了一辆车，放上竹筐，我就回去了。留在后面的是那个孩子的哭声。

诚然如那个老妇人所说。她们是到了天堂。最初几天那两只小猫还没有张开眼，从早到晚只是咪咪地叫着。我用烂饭和牛乳喂它们，到张开了眼的时候，我才又看到那个长了灰色斑的两个眼睛是不同的；一个是黄色，一个是蓝色。

大小三只猫，也尽够我自己忙的了。（不止我自己，还有那个仆人。）大的一只时常要跑出去，小的就不断地叫着。它们时常在我的脚边缠绕，一不小心就被踏上一脚或是踢翻个身。它们横着身子跑，因为把米粒黏到脚上，跑着的时候就答答地响着，象生了铁蹄。它们欢喜坐在门限上望着外面，见到后院的那条狗走过，它们就咈咈地叫着，毛都竖起来，急速地跳进房里。

为了它们，每次晚间回来都不敢提起脚步来走，只是溜着，开了灯，就看到它们偎依着在椅上酣睡。

渐渐地它们能爬到我的身上来了，还爬到我的肩头，它们就象到了险境，呜叫着，一直要我用手把它们再捧下来。

那两只猫仔，引起了许多友人的怜爱，一个过路友人离开了这个城还在信中殷殷地问到。她说过要有那么一天，把这两只猫拿走的。但是为了病着的母亲的寂寥，我就把它们带到了××。

我先把它们的母亲送给了别人，我忘记了它们离开母亲会成为多么可怜的小动物。它们叫着。不给一刻的宁静，就是食物也不大能引着它们安下去。它们东找找西找找，然后就失望地朝了我。好象告诉我它们是失去了母亲，也要我告诉它们：母亲到了哪里？两天都是这样，我都想再把那只大猫要回来了。后来友人告诉我说是那个母亲也叫了几天，终于上了房，不知到哪里去了。

因为要搭乘火车的，我就在行前的一日把它们装到竹篮里。它们就叫，吵得我一夜也不能睡，我想着这将是一桩麻烦的事，依照路章是不能携带猫或狗的。

早晨，我放出它们喂，吃得饱饱的（那时候它们已经消灭了失去母亲的悲哀），又装进竹篮里。它们就不再叫了。一直由我把它们安然地带回我的母亲的身边。

母亲的病在那时已经是很重了，可是她还是勉强地和我说笑。她爱那两只猫，它们也是立刻跳到她的身前。我十分怕看和母亲相见相别时的泪眼，这一次有这两个小东西岔开了母亲的伤心。

不久，它们就成为一种累赘了。当着母亲安睡的时候，它们也许咪咪地叫起来。当着母亲为病痛所苦的时候，它们也许要爬到她的身上。在这情形之下，我只能把它们交付了仆人，由仆人带到他自己的房中去豢养。

母亲的病使我忘记了一切的事，母亲故去了许久我才问着仆人那两只猫是否还活下来。

仆人告诉我它们还活着的，因为一时的疏忽，它们的后腿冻跛了。可是渐渐地好起来，也长大了，只是不大象从前那样洁净。

我只是应着，并没有要他把它们拿给我，因为被母亲生前所钟爱，它们已经成为我自己悲哀的种子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雨　　夜

圆圆的红的光和绿的光向我的身上扑来，待倾斜着躯体躲避时，才陡地想到行为的可笑，因为是正安适地倚坐在车上层的近窗座位上。

在飞着细雨的天，街路是显得更清静了。摇曳着的灯光下，叶子露着温柔的绿色，好象那碧翠将随着雨滴从叶尖流了下去，平坦的路上，洒满了油一样的雨水，潺潺的流水声，使人想到了大雨一定是落过了。

夏天里，风雨象是最无常的了。和友人夫妻们共用了晚餐，正自想走出来，方才的大雨就起始落着。先是佣人说，友人的妻就说她也听见了，当我露着一点不相信推开帘帏外的窗门，嘈杂的雨声，就冲满了屋子。我一面说着：真没有想到，下了这么大的雨，一面就把窗赶紧关上了。

“还有什么别的事么？”

“没有，没有，怕有人在等着我。”

这样地说着，不过聊解自己的岑寂而已。谁会来等我

呢，除开我那空空的四壁，和一些使我厌了的陈设。

“既然没有约定，等等也不妨事的，这么大的雨，怎么能走呢？”

为了是不必过于固执，我就答应了下来。几年来，到什么地方也未曾安下心来，原不会把那勉强地可以称为“家”的所在介于心中。只是想到了占去别人更多的时间，心就更加不安起来。但是在这样骤雨之中，自己也不敢就遽然走出去。

“怕是大雨，不会停下来，总要冒一场雨的。”

“不会是那样，——”友人很有把握似地笑着，“夏天的天气象人生，变幻无常的，这一阵虽是下着这么大的雨，等一下也许完全停了，或是飞起细雨来。”

为了要观玩雨声，他拉开窗帘，再开了灯。我们都面对着窗望了，玻窗上看不出雨点的痕迹，只是无数不可分的雨脚射了来，随着就迅速地淌下去，就着路灯的光，看见一片象烟雾的雨气，在那中间，包了一团微黄的光晕。

“雨夜总是美丽的。”

友人悠然地说，象是这景物又引起他青年时节的诗人梦。

“也许是不幸的。”

我似回答似不回答地说。

“×先生，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想到了那位年青的太太，定是美丽地皱着她的眉头，怀了一点烦恼地等着我的回答。我早就看见了她那修得尖尖，染着红色的指甲，还有红的唇和红

的颊；我就断定了不该把我所想到的使她知道，我就说：

“把我留在这里，不是一件不幸么？”

于是她笑起来了，她的笑声是那么清亮，好象我能看见那两排白亮的牙齿。可是我后悔了，我问着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过往的情谊不应再凭记了，我该和他们离开。

正巧在这时候，急雨停止了，细细的雨丝在空中飞着，我就说我想回去了，怕的是过一阵又要有大雨下来。

友人开了灯，留着我，说是即使再下大雨也无妨，我可以睡在他们家里；倚在他臂中的女人也那样说着，可是我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就逕自取了帽子和上衣。

“那么就请有空的时候到这边来坐吧。”

“好，好，将来我会来的。”

一面应着一面却逃出了他们的家，横飞的细雨抚摸着我的脸颊，我的心才觉得难有的清凉。

“我再也不能到他们那里去，我们中间的距离太远了。”

这样地自己想着，高大的车摇摇晃晃地来了。我走上去，向着上层，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就独自傍了车窗坐着。

一路上没有一个人上来，尽是自己忍受着车的颠动，心又象是不安起来了。

我所要走的又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过了居住区，便是烦闹的市街了，可是在雨中，失去了原性，也浸在寂静之中。每天要有多少只脚踏着的边路，只是安然地躺在那里，屋顶上流下来的水冲过光滑的街面流向地沟，窗橱仍是辉煌地明了灯，或是红的，绿的，紫的霓虹

光，昂然站立着的女型像也是无力地垂下了头，披在肩上的纱和缎，要从那上面溜下来似的。

“我厌烦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哪怕是落雨的天。”

它们好象这样叫着，可是它们只是兀然站在那里，不能移动一步。

路上的车少得使人疑惑了，谁能相信这是最繁闹的街路呢？谁能相信这地价一方尺就值万呢？而且这路，是用上好的红木铺起来的。只是有无数的蛇晃动着，在路的中心爬泳着，抬起头来，就看到空漠地亮在那里的广告了。是的，这个城市是只相信大言和虚伪的，说真话和给人真心看的是稀有的傻子。这样的人该走回他所自来的地方。

走着那座桥，一条美丽的河在下面过去了。那美丽是没有法子写得出的，要一个人的我突然象是痴呆了似地说着：

“你看，这河多美。——”

我立刻就意识到在这上面我没有相识的人，即是不相识的人，也没有一个。

看到夜间美丽的河水，就想到了日间所看到水面上的污秽和成日成夜地小工淌流着的汗水，是的，河水也许要有一点腥咸的味了。

到了我所要到的停站，我走下来，顺着边路走去。教堂前的散音器又激昂地说着上帝的万能和上帝的仁慈，忠心的上帝的奴仆，正自守在街的这面和那一面。

当着我走过去的时节，冒了雨，一个人的手碰了碰我的手臂，接着就说：

“请到里面听讲吧，信上帝是有福的。”

信上帝不只是有福的，而且是有利的，从那播音器中正在疾呼着：

“……上帝能使你富，使你离开贫穷，你们要信上帝，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

可是我却连头也不抬一下，急匆匆地走着自己的路，不久我就折入了一条较阴暗的巷子。

雨水使这条巷子的石子路中积着泥浆，在暗澹的灯光下，看到蜷曲着身子，偎在路的两边的尽是一些没有家的人。他们好象还能安然地睡眠，虽然雨水打在他们的身上脸上。

我的心在战抖，好象地上的污泥涂到那上面，我的心中想着：

“如果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没有能遮风蔽雨憩宿的地方，风雨霜雪的日子，要躺在这里度着每一个夜，我，我该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呢？”

过了这条巷，我的住处也在望了。为了不惊动二楼的友人，我轻悄悄地爬上三楼，我那寂寞的屋子正自寂寞地在那里等着我。

我该休息了，我就躺到床上，因为近窗的缘故，床单为雨水湿了，从尚未关起来的窗口，还有细雨飞到我的脸上，手臂上和我的身上。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渔

对于渔好象有着过高的喜爱，幼小时为了自己在河边捉到一尾两尾小鱼弄湿了衣衫鞋袜为母亲责打的事时时有过；可是把小凳搬在门前，坐在那里，远望着渔船的捉捕却被允许的。只是母亲要殷勤地嘱咐着："只要坐在那里呵，不可以走到前面去的。"

为什么要走到近前呢，远远地看着瘦长的象尖刀一样的鱼在网上跳跃着，搅碎了和平的夕阳不是更引人么？银子一样的鱼鳞，在阳光中闪映着，使人感觉到美丽得眩目了。为着还只是一个孩子的缘故，自己也象在用着力，帮着它们去冲破了那片网，重复快乐地回到它们所居住的水中去。在看到渔人一面笑着一面用网袋再把它们放到身旁的竹篓中，就有着丢去了些什么之感，总是默默地把小凳搬进院子，不想再看下去了。

"这么大的河，为什么它们要游到网里来呢？"

那时候，这是一个十分苦着我小小的心的疑问，我自己

不能解答，我说给比我年长的人，他们却说我是装满了莫明其妙的思想的小家伙。

我的年岁增加了，也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知道了更多的渔的方法。被称为文雅的习惯的就是钓了。而且还说是能以养性的一种游戏呢。用小的铁钩穿上了饵，诱着鱼的吞食，然后捉了上来，鱼的贪食自然是不该的，以人的聪明来欺骗着微小的鱼类也并不是十分公允的事吧！还算好的是只要不是一尾喜食的鱼，也就能逃开这劫数了。可是被列为人的天性的食，大约也是鱼的天性。算是一种惩罚了，被从居处的水中捉了上来，可不能因为它们是初犯而有悔改的机会。住在北平的时候，曾经在五龙亭旁看到一个态度安详中年的钓者，他是那样沉心静气，谛视着钓丝，等待着那尾鱼着实地吞了钓，就急剧地招着钓竿。意外的重量，钓者以为是鳖一类什么的了。可是他并没有就放弃，终于一个大的鱼头露出水面了。他再也掩不住心中的惊喜，近三尺长的一尾鲤鱼被拉出水面了。钓者稍稍显得一点慌乱，鱼的身子在空中弯着挺着。它好象也知道这是生命的最后的挣扎。终于为了绳子的不济，它仍落入水中；水面上空留下一个水花和一条泳去的水迹，还有钓者的一副气急苍白的脸。

"这尾鱼该庆幸着自己了。"

虽然自己不是那尾鱼，生物的这一点共有的情绪想来还不致全是空幻。

尝见用水鸟来捉鱼的，那也并不为自己所好。看着鸟类驮了太阳翻飞着，还有一点趣味，只是看到渔人强着从鸟的颈子里吐出吞下去的鱼，便觉得厌恶万分了。

可是到了冬天，北方的渔人习于在冰上凿了个洞，用木棍搅着，把那些在冰下休憩着的鱼搅得昏天黑地翻了上来，却更使自己不喜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人类的智慧么？”

作为人类的我们，也许正以为这些是智慧的应用，于是妄自想着自身是万物之灵。

“逃到哪里也能捉起你来啊，你渺小的动物！”

象咆哮似的这样喊着，要使所有在地上共同生存的鱼虫鸟兽都惊惕地听到；可是正有许多安居于它们自己的天地中，就是一声雷它们也听不见的。

喊叫总是要有的，觉得是人了，便必须有这点宽大慈厚的天性。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自以为比北方人多有一点智慧的江南人，还有一种更精密的捕鱼的方法。那多半是在田野间的小溪流中（他们只能在小溪细流间逞强的，江河将淹死他们），用土筑了两道障碍，人便站在中间（水并不深，至多不过到了胸部），用盆啊罐子啊之类的把这中间的水淘了出去。一直到见了污泥的底，于是那些大小的鱼虾之类就再也无法逃开了。盈尺的几乎是从来也没有，寸把长才生出来的鱼仔却很多很多，那个人就一尾一尾的拾起来，什么也不放过，一只黑蚌也要丢进篮子里。他们的脸上浮着卑鄙的满意的笑，拾过了之后再向前去筑一道障碍，这样一节一节地走着，一直把这条小溪搜尽了为止。

从前因为年少气盛，愤愤地会自己想着：

“这是人类的耻辱啊，这——这是我的耻辱啊！”

可是在一旁捉鱼的人却尽自嘻嘻哈哈地笑着，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这是耻辱，有时候他们稍稍静下一些，也许在盘算着估出的市价。

鱼却是最可怜的，水没有了。于是为避开厄运，向着污泥钻去；可是那只手总是来了，连叫号也不会的鱼，只好被丢进没有水的篮子里。

篮里的鱼介之类已经许多了，挤在那里，大大地翕动着嘴；可是没有一滴水。有的是小得那样可怜，象是毫无用处，绝不能满足人类的馋吻，却也在那中间微弱地蠕动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象是也没有几天的样子，立刻就要被丢进锅釜之中了。

鱼是不会说话也不会出声的，站在边上的乡妪却高兴地说着：

“小的也好，晒干了总有味呢！”

我的心将爆裂了，我愿化为一尾鱼，一尾硕大的有利齿的鱼，我不怕钩也不怕网，我要在一张口间吞尽了无耻的人类。

怎么样我才能变成一尾鱼呢？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一人班

在地上用粉块写着尺大的三个“飞白”字：“一人班。”

这是在什刹海的最南边，隔了一面残缺的墙，就是奔驰着车马的大路了，暂时闲散下来的车夫，把身子俯在墙上，望了下来；在北面和西面，疏落地围了几个人，（那还是以孩子为多），凝神地看着的却是一个象在扭打着的两个人型，穿了人的衣帽。上半身好象没有什么动作，两个人的四只脚，却极生动地踢着，绊着，还要出来掼交的着数。那些小孩子们真是为那惊险的过节所抓住了，愕然地睁大了乌黑的眼睛，有的把手指含在嘴里都忘记拿出来，口涎就顺着手淌了下来。他们好象是真在为那将被掼到地上的一个担着心，果然，洞的一声，两个人都倒下去了，于是从一个人的身子里钻出一个头来，那两个套裤青靴里，又缩出两只手来。

他是那么老的一个人，他的脸好象是被汗洗了一样，他把所有的和气都堆在他的笑容里，他打着躬，把两只手合拢来作着揖。

“先生，您多捧捧，玩意儿是假的，就说这点儿力气。……小的今年七十二了，大热的天，唉，也是没有法子！”

他朝着这面打过了躬，又朝着那面，他那呆滞的眼睛随着一个两个的铜元落到地上，那些车夫们哄哄地笑着，小孩子们抹抹污秽的脸，一溜烟跑散了。

他抹抹汗，站在那里，偶然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他不象那些江湖人朝着那些散去的人投着讽骂的话，他是以恳切的眼光望着那些人，也许希望着他们会不经意地回过头来，看见他的眼睛动了心不忍离去，“您不给钱也不要紧的，”他的眼睛好象在说，“您站在这儿，到底也给我助个威，引来些别的主顾。”

四散的人并没有一个回过头来，那面凉棚上的锣鼓在热闹地敲着，更使他们的脚步快了一些。

他莫可奈何地苦笑着，弯下身去把地上的三四个铜元拾了起来，仔细地擦去了尘土放在腰袋里。

他抚摸着颔下花白胡子，擦去了附着在那上面的汗水，然后就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把头钻到里面去，两只手插到靴筒里。他是象马一样地伏着，脚和手都踏着地，他是以自己的脚踢着自己的手，或是用自己的手打着自己的脚。

车夫们又把身子伏在墙头上看着，新来的游人停住了脚，曾经看过的嗤笑着走过去了，小孩子们又围了上来。地上的尘土有些飞扬起来，扭打着的两个人象是更出力地缠着。有的时候一个像是要倒下去了，却又猛然地站定了脚，有的时候这个人的脚绊了那个人的，暂时地停顿着，正象那些摂交的人在静止中思索着怎样来运用智力以求克服对方。

就试探着，拨着，挑着，突然一个大转身，有一个人就猛然地坐下去了。这一次跌得更重一些，围看的人大声地譁笑着；可是看到已经跌下去，就开始移动着脚步。手和头又缩出来了，从那地位上看，方才发着音响正是由于他的头触在地上。当着他向四方打躬拱手的时候，他还时时地用一只手抚摸着他那光亮的头顶。那上面已经没有一根毛发，是老年使他如此呢，还是为生活的撞击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他仍然是笑望着那些走开去的人，他没有一句怨言，别人把钱丢下来了，他总不忘记朝着那面拱拱手。

重重叠叠的皱纹，为他记下了人生的经历，他知道他的路是短了，也狭了。怎么样能和那些以美色炫耀着的，有精巧技艺的去争胜呢？汗水打着脚背，汗水打着尘埃，他已经到了该歇息的年岁了。

收地租的警察，带了帆布袋子和纸簿来了，用熟谂的语调来和他说：

"怎么样，今儿个？"

"先生，您回头再辛苦一趟吧，我——我还没有打下钱来呢！"

也许有泪水在他的眼睛里涨满了，用低缓的声音说过后，就含着笑，恭敬地打着躬。那个警察也没有说一句话，转向别的地摊去了。他就又把头钻了进去。

太阳又沉下些去，把树的阴影映成更高大的铺在地上，一片荷塘被嘈杂的声音搅成污浊的了，晚风飘着；汗水还是湿透了他的全身，想到了这一天，也许就打了一个寒战。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难

水是从街路上的细窄的孔缝中冒了上来，一向是未曾被人留意的，这时候如泉口一样地涌上了水。而且××街的堤已经破了，一百多个在那上面工作的人已经和泥土似的被冲得不见了，破堤的水流如狂奔的兽群一样地冲进了街。没有一点阻拦，吞食了每一粒干燥的沙土。上水流下来的门板，杂物，人和畜类的尸身，也滚到街道上来了。腐败的气味，在空中流荡着。

人都惊恐了，显出更失措的情态。堆在门前的沙袋，石块，显然都要无济于事了；但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在那一面着手才好。孩子们起始哭号了，有的却又十分高兴地挽起裤脚在水中踏着；有许多人就象是忘记了他自己也有家的，只是呆呆地望着过来过去的人，忽然想起了这样站立不是一回事，转身就跑了起来。

街上是乱了，挤满了人和车辆。每个人都把裤子提得高高的，想着不使水沾湿了衣裳。

水是渐渐地增涨着，盖满了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每一径小路。阴沟中的积污被浮起来了，水是爬上了边路，爬上了房屋的石阶，灌入了每一间房子。

有的人想以自己最后的努力来抵御水的侵入，想从这广大的灾难中倖免，尽了心力来堵塞门和窗。也许得了暂时的成功，可是在堵角的砖缝中却有水流直射了进来。这里那里，到了失去最后护庇的能力。同时水也从防御物的上面流了进来，水流象是骄傲地说着："我将征服每个角落。"

街上的行人都用了竹木的竿子来试探着路，脚是随了竿尖才踏下去，马车还能载着人和物，可是水已经没了马的腹部，坐车的人和车夫的脚和腿都浸在水中。马象是十分艰苦地跋涉着，频频地扬起了头。行车恐怕也是到了最后的限度了。

我们是早就被送到××高地去，为了惦记着尚留在家中的父亲，哥哥和我又回来了。我们也是和别人一样地水中走着，没有车辆再愿意到那边去，因为已经是不可能了。船只多半是私有的，插了红×字徽旗的船板上正坐着欢笑的男女去游玩，数着念珠的善士一手拉了艳装的女弟子。

我和哥哥的手牵着，一步步地向前走。水是渐渐地深了，迈着脚步的时节感觉着更费力了。走在十字街口的时候，一股凶猛的水流正自西而东地冲过来。

踏在脚下的是软的沙泥，我们没有法子立定脚，我们只能更紧地拉了手，急速退了回来。我们犹豫着，不知道该怎样才好，终于我们是逆了水流偏着西面走过去，当着那水流把我们冲到东面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过了这条横街了。

终于被我们遇到了一条船，我们以较大的价钱租定了，我们爬上去，（我们实在是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且水更深了起来，如果不遇到那条船，我就不敢想象我们的命运！）突然响了一声枪。

“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心里想着，可是我并没有对谁发问，只是相互地望了望，就默默地坐着。

当着我们到了××街口的时候，在一家食品店的窗台上正坐了一个人。一眼我就看到他是一个贫苦的人（我还可以说他是一个乞丐）。他有长长的头发，满脸泥垢，下身只披了一件破烂的麻袋片。食品店的玻璃窗是被打破了，他正用一只手拿了一块饼在啃着，可是另外的一只手在抚摸着腿，——腿是支着，有鲜红的血流出来。可是为往来船只激起的水波一次一次地为他冲淡了血迹，他的脸是苦痛的，却又十分贪婪地吃着东西。他的苦痛是为了饥饿或是创伤呢，还是都为了呢？水卷去了一切，可是一个饥饿的人是要受着严重的惩罪才得吞咽着渴望的食物。

许多船只都从那里过来过去，却没有一只拢到那个人的身边或是有一个人同情地问他一声。那些慈善的救生船更没有注意到他，水是在涨着；可是他好象什么都不记得，他只是攫取着里面的食品恣意地吃着。一只载了架着枪枝的警察的岗船停在那里，好象已经做过了所应做的事，也只能惊讶地守在那里望着了。

我们的船过去了，我转回身去，遥遥地望着那个渐小的人物，我仍然看得出他还是贪婪地把食物送到嘴中的形影。

两小时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水是更高了，淹没了那整个

的窗口。我看不见那个坐在窗台上的人，我还可以想得到不会有人拯救他的，许多死人的身子象皮鼓一样地在水面上飘着。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冬　　晚

我该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天，在那近北的古旧的大城里冬日自有它的威严。几个人从茶店中出来，立刻拉起衣领，虽然只是十点钟，已经是路静人稀了。

风虽是稍稍杀了些，寒冷却象是更甚了。水滴结成的冰，反映着一点点的灯光；可是踏在那上面，正是可以使人倾跌下来的呵！入冬就冻了起来的路，在人的脚和马的蹄子下，更响着清亮之音。

“我们回去了吧。”

一个人这样地说了，几个人就同时起着踌躇。每次总是这样，茫茫地立在路边，颇有无可适从之苦，叫做“家”的所在自然是等在那里，可是我们都有些莫明其妙的感觉，若是不被说起来，总也不会想到的。

两个人向南去了，我们三个人该向北去。因为还有一条颇远的路，我们只得叫着车子。原以为路是冷静的，可是一声呼唤之后，许多辆车子都朝我们这里来，争着说：

“您到哪儿，我拉您去。”

才把要去的地名说出，他们就讨着价，还没有等我们还口，他们自己就一直把价钱少了下去。

“一毛钱，”

“四十枚，”

“三十六个吧！”

“三十枚我送您回去。”

听到这样的价钱，就说出来就是三十枚，要三辆。那个第一个说的立刻就嚷着他是先讲好了的，另外两辆也争着附和，这样说定了，我就走近第一个车夫，虽然衣领遮蔽了我半部的脸，我的眼睛还能清楚地看到那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着他把车把放下去，我并没有坐到上面。他说着：

“您请坐上去吧。”

我没有回答他，可是我也没有动动我的脚。他好象知道了，就和我说：

“您放心，准保没错儿，送您平安到家。”

“我，我倒没有什么，只是你，——”

“我今年十九啦，拉了二年半的车。”

显然这是不确实的，他那样子最多也不过十六岁。

“你知道到那里去还得要爬一座桥，路又不近，……”

“我常走，您就上车吧。”

好象由于过度的寒冷，他的声音发着一点颤，在阴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他那瘦小的脸。他的身子又显得是那么单薄，象是还害着病的样子。

“我还是换一辆吧！我怕，——”

我才说出了，就有一辆车跑到我近前来，可是我并没有就上去，我从衣袋内掏出一些钱，给那个失望了的车夫。

“你不用拉我了，这点钱给你。”

他坚决地摇着头，俯下身拾起了车把，眼睛里冒着愤怒的光。

“你的年纪太小，你不该拉车，太劳苦了会伤害你的身体。——”

我加着解释，他给我回答了：

“我二十八啦，我的年纪一点也不小，我的家里人都看我不小，看我该养家了。”

“拿去这点钱吧。”

“凭什么我要你的钱，我要卖力气才赚钱的！”

他说完，什么也不顾，逕自掉头去了。我站在那里，象呆了一样。我那同行的两个友人的车子早已走了，只是我一个人还站在那里，我觉得十分孤独，我觉得我只是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我一点也不懂得别人，别人也许不懂得我。他也许是对的，难说是我，我错了么？

握着铜元伸在冷空里的手觉得一点僵了，我只得缩回来。

我的心也冻结了，在这寒冷的冬夜，在那严酷而恨急的眼光里。

我坐上了车，一任他送我到任何的地方去。

（选自1937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猫与短简》）

造车的人

在回家的途中，有一节路是傍了一条河的，河岸上有几间简陋的房舍，那里面就是住了那个造车的人和他的一家。

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坐在车上或是步行着，总要望着那里，就是在当着走近的时候望不到什么，过了那一节路也要频频回首。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四五年的日子了。

时日使那条河成为一条污秽的浅溪（在炎夏的日子有时候没有一滴水），使那个造车的人的胡子成为花白，他仍然是穷困的，虽然他每天都是勤苦地工作着。

最初遇到他，是在夜间，远远只望见风箱吹着的炉火一下一下地闪亮，那是美丽的夜，星星象珠子一样地洒满了天，自己还以为那是终日浮在水上的渔人们在烧一把野火呢。走近了时，便看见一个三十几岁的妇人正在把了风箱的拉手坐在那里，膝头上爬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个年岁仿佛的男人，从火中取出那车轮的铁皮在铁砧上击过一番之后急忙地钉到造好的木轮上；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扶着那

木架，更年轻的一个女孩举着一盏煤油灯。他有一张瘦瘦的面颊，衬出更高的颧骨，有两撇黑大的胡子。他迅速地把铁钉都用钢锤钉好，和那个男孩子纯熟地把这车轮放到盛了水的水槽中，立刻“嗤——”响了一声，还冒了白的水气。

他象是满意了，用手摸着胡子，又把一个弧形的铁皮丢到炉里去。那妇人又起始一下一下地拉着风箱。乘了这一点的闲暇，他放下锤子，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工作。他的眉毛更紧地皱起来，上额的纹路象吹绉的池水。然后他蹲在一旁，把脸用手掌很用力地自上而下抹了一回，这象是能解去他身体上的和灵魂上的困顿。随着他又站起了身，把已经炽热的铁皮取出来，再钉到那车轮的上面……

但是他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单纯，他要把堆在门前的木材（到现在他的门前总还堆存着造车的木料），用他自己的手和他的妻儿的手，造成一辆辆存有古风的、粗笨的大车。我看见过他和他的儿子用长锯切断那圆形的木材，我也看见过他怎样把那木材在火上烘成弯弯的形状，用斧子和鉋子使它成为光滑的，于是那美丽的质纹，很清晰地显了出来。在这里面他象是能找出来无上的快慰，用眼睛注视着，用手来摸着，多少好的幻想在那上面生出来。他的心中有万分的满意，脸上淌下来的一滴汗，带了一点点的泥污，落到他的面前，激碎了他的空想，他觉得疲惫了，摇摇头，站起身来，觉得十分疲惫了。

装了一袋烟，悠悠地抽着，怕只有这一刻才真的是他最舒适的时候呢。可是，工作，无论如何，为了一个原因，对他是颇重要的：他需要立刻拿起工具来，——那里有四个张

大的嘴，等候他来喂呢！

我最怕看到他把大斧抡起来劈着：他那黄瘦的脸会不自然地涨红起来，沉重的斧头象是能使他整个地跌了下去；那时候他看不见头上青青的天，堆了洁白的停云的，也听不见从水上飘来的悦耳的渔歌；就是有凉爽的风吹了过来，他也是流着汗。这样的三四次之后，他只好停一停，两手握了木柄。他看看站在他身旁的孩子，皱皱眉，心中是在说："他还小呢，他抡不起这么重的钢斧。"他叹息着，惋伤着自己的苦命，又只得把一小口唾沫吐在手掌里搓弄着，再抡起那斧子来……

十几年来，没有一次我看见他安闲地坐着，喝着清茶，如他那样年纪的人常喜欢做的那样。他造了许多辆车，让许多人坐了车到远处去，可是他一直象生了根，不停地苦作着，一直脱不开贫苦，一家人都是又黄又瘦。

一天早晨，从我的家走出去，经过那河边的路，却看见他的门前没有一个人。但是我望到了地上有还未曾被风吹散的纸灰，更听见有女人哀哭的声音。我看见屋门打开了，他和他的儿子抬了一具三尺长的棺木，盖了小小的一方红布；而女人的哭声更加高了起来。他象是毫无感情地，如往日一样地皱着眉。他的脸更象一个雕刻的面型。他迟缓地向着西面行去。在他的右手，还提了一把铁铲。

到下午我回来的时候，他又在抹着汗，工作着。那个妇人坐在矮矮的凳子上，靠了墙，呆呆地不知望着些什么，膝头上不见了爬着的那个孩子。

他只是阴郁的，他的苦作占去了其他情感发泄的余裕。

我很少看见他笑，——为了快乐而笑着，就是当着一辆车由他的手中完成了，他也还是平淡的，因为他早已知道还有另外的一辆车也需要他的苦作造起来。

他真正欢喜来过的日子，怕就是为他儿子娶媳妇那一天了。我诧异地看到他穿了一件新蓝布的长袍，上面还罩了一件黑的马褂；他的儿子也剃了一个崭青的光头，穿一件刺眼的竹布衫。好象这一天他没有工作，到晚间我路过那里时，还看见他恭敬地送着贺客。

却只有这么一天。

到后来我就看到一个穿了红衣的年轻女人帮同他们操作，可是同时他的女儿不见了。我想或许是因为不增加食口，他的女儿也被遣嫁到别人家去了。

有了妻的儿子显出一点慵懒来了，因为这外来的女人，一向静穆的空气也震破了。还算好的是诟谇都发生在那个妇人和那年轻的女人之间，他却仍是默默地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但是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起于他心中的苦痛了。

在其间，我却离开了我的家有五年的长时日，恍若目前的一切事，都老了下去。但是那造车的人的房舍，对我还存在着兴致，每次走过去时，就更热心地望了。仿佛那还是和从前一样，看不出什么样的变迁，夜行人仍可以远远地望见从小窗透出来的那一点黄黄的灯光。那破败的事物，也许有的人会不屑一顾，对我却是亲切的。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看着：那是浮着三五颗柳絮的水槽，那面是横着堆在那里的木材（也许象五年以前一样，在空隙的地方，长了一枝两枝

的野花呢）。还有就是几个已经造好了的车轮蒙着尘土躺在那里。他还是在那里操作着，他的背更伛偻下去，满脸都是皱纹，他的动作迟缓了，时时还要拿手来抹着那迎风流泪的眼睛。

我几次经过他那里，只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地让工作消磨着他的时日。他不说话，也没有可以和他说话的人。有时候他停了停手，稍稍直起点腰来，眼睛望着面前的那条河；那河，现在大部却是露了黄泥的河底，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小流缓缓地淌着。之后，他就又弯下身去，继续着他的工作。

每次我走过的时节自己总在想着：哪一个人和他锯断那大的木材呢？哪一个当他疲乏了的时候为他挥着斧子？哪一个帮他扶着浸到水中的车轮？

当迟暮的老年一步步地向着他走来，他好象是更无力地活下去，却又不能就站住了脚；伸在他眼前的路，已经是很短了。但是他只能迈着小小的步子，一分一分地挨行。他时时在叹着气，那声息几乎是轻微得为人所听不到的。脸上，多了一条条的皱纹。

在他前面的那条河，有时候为太阳晒得没有一滴水，还裂着不成形的龟纹。

人老了，河也干涸了！

可是，到了夏天，河里又涨了水，他还是在河边工作着。

一九三三年

（选自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渡家》）

渡　家

穿行我所住的那个城的三条河（其中的一条是运河，一条是白河，再一条就不知道了），流到一个地方汇合了；于是河面广了，流水也急了。在那中间，还有着急流的漩涡，老年人说那下面是有着宝物的。是什么样的宝物，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还有些附会的话也由老年人告诉着青年人，那是说到矗立在河北岸的天主教堂：那座有着狭长窗子高惕式的建筑①，曾经因为剖取中国人的心和眼睛，在庚子前一二年，就有站在河南的幼童，轻轻抛着石子就可以打碎那玻璃的窗子。“那是人民的力量呵！”老人叹着气，“可是后来就引起来八国联军进北京！”

就在那天主堂下面，通到河的南岸，有着一个渡口；这在我才住到这个城中的时候就知道了。渡家是一个 五 十 多

① 高惕（Gothic）式的建筑，最初行于法国北部，约由一一六〇年至十五世纪盛行于西欧；其建筑法系将重量及伸引力集于石柱及扶壁上，且以尖拱代罗马式圆拱。

岁，短矮而跛了左足的人。他虽然是跛子，却仍是矫健的，黑红的肌肉，在用起力气的时候，象老鼠一样地在皮下忽突忽伏的。就是跛子，打下篙去，也能如平常人一样地弓着身子从船头走到船梢，踏着船板洞洞地响着。还有一个年轻人，那是他的儿子，不过三十岁的样子，看起来好象是还不如他强壮。

春天夏天和秋天，这条摆渡船是自由地打着斜从这岸到那岸，到了冬天，河水冻了起来，就只有钉好两支木桩，系好一根铁链，把冰凿开一条路，攀引着铁链往返地渡着。因为过渡的多半是住在附近的人，所以许多人都和他很熟识；到收渡钱的时候，端起小簸箩，他就要说："您带着钱吧！"过渡的人就会笑着，打着招呼，把钱放到里面。若是真没有带着钱，只要说一声下次再给吧，他就曳着跛脚到另外人的前面再说着那句话去了。

到晚间，一盏油灯就放在船头上，远远的只看到那黄黄的灯亮在水面上浮过去又浮过来。夜中，人少了，往返的次数也少了，为了过渡人的方便，在每次开行之先，他就扯起嗓子喊着："过摆渡呵！"每个字都是用拖长了的沙哑的声音，传到远远的地方去。想去赶过渡的人，就会一面应着一面紧着脚步，好能随着过去。即使跑到那里，渡船已经离岸一丈或是两丈，只要叫他一声，他仍然可以把船拢过来。他还会殷勤地叮咛着："不用忙，靠好了您再上来。"

一个冬天的晚上，恰巧我从友人家出来，要过渡回到我的家。时候并不十分晚，因为严寒和浓雾，行人却十分稀少了。我赶到渡口那里，摆渡刚刚靠近了这面的岸，从那上面

只有三个人走下来，而在等候摆渡的人也只有我一个。我走上去，想着定然还会有一两个人上来。那晚上的重雾，却真是使我看不出二尺以外的物件，我只看见那盏黄黄的灯。在经过船头的时候，我看到蹲在那里的老年渡家。我就站在那里，象和一切都隔绝了似的。

“好大的雾呵！”

那个渡家说着，接着他就喊起来：

“谁过摆渡呵！”

没有一个人回应，也没有一个由远而近的脚步声。

“过去吧，爹，不会有人了。”

这是船梢那个年轻的对那个渡家说。

我却有点担心了，想起传奇中的一些荒诞的船夫故事，自己想着：“真是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可是那个年老的却说：

“等等吧，万一有人来呢。”

我的心松下一点来了，于是他又用那沙哑的声音喊着。

仍然是静静的，只有远远响着的回音。

我只希望着能有一个人来。

我后悔着当友人要我住在他的家中，不如就答应了也好，省得冒这一番险。

“咱们走吧，也没有人了。”

是那个年老的这样说。我慌了，我急急说：

“等等也没有什么，我没有要紧事，省得别人来了又要等一大程。”

我的话居然生了效力，那个渡家又叫着。我想到索性下

去吧，走到那面喊车多绕些路回去也就好了，而在恐惧之外的一点点好奇心，却使我仍然留在那里。

人还是没有，船却真的开了。

“得了，也没有人啦，到河那边我们也该歇了。”

这是那个年轻的在那边说着。

站在中间的我，却为纷乱的思虑所扰。我想我应该怎么样站着才好呢？那根竹篙一下不也就很能把我打翻了么？于是我想着我该怎么样把两腿用上力量，到他打来的时候，怎样抓住那根竹篙，乘机自己可以跳到冰上去逃走。

可是万一跳入了渔人捕鱼的冰穴，该怎么样呢？那不是就要沉到水底么？即使能再浮起来，也不见得可以从下去的地方冒上来。那时候顶着头的是坚厚的冰层，那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只有死在不见天日的水中了！

突然间那个船停了，我刚要叫出来，那个渡家却来说：

“已经到了，您带着钱吧。”

我忍着狂喜，匆匆地把钱摸了几个，放到那个小簸箩里，他说着道谢的话，再三地告诉我：雾大，看清了走，不要跌到河下去。

我平安地上了岸，踽踽地走着，偶然把头回过去，只看见一个微弱的灯光，一高一低地向着东方走去。

我的幻想消失了，我的想念却殷切了，我的心中一直记着：他是当我站在渡头茫然四顾的时候、把我安稳地渡到对岸的一个穷苦而极其善良的人。

一九三四年冬

（选自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渡家》）

在车上

坐到车上感到了微风吹嘘的爽适。把未曾停挥的摺扇，即刻放到袋中了。虽然本来是没有风的，由于车行的速度，使我的脸和身子急促地钻进了空气之中，便有温柔的风扑在脸上。还从张开的衣领溜进我的胸前。

我舒适地伸直了我的腿。

拉着这辆车的车夫是一个矮小的汉子，急急地跑着小步子。（这是因为生来他的两只短腿。）所以他象是在一跳一跳的。他的确跑得很快，超过了几辆其他的车，汗在他那紫黑色的皮肤上浸润着。

我脱下了帽子，那为汗湿了的头发，渐渐地为风也吹干了。

“我也没有什么急事，慢点走也不妨事。”

我这样说着，我的心中却也是有同一的意思（也许别人要说我这是多余的同情）。

“不要紧，您放心吧，受罪的命，不会那么爽快的！”

为表示对我好意的感谢，他回过头来，和我说着这句话。他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带了对痛苦生活愤恨的态度，而希求出世的语气，可是他却并没有把脚步放慢下来。

他安逸地以一只手握了车把（其实说是一只手也不尽然的，只是灵活地用了大指与食指间的凹处虚虚架着的），另外一只手取下腰带上悬着的毛巾擦着。汗的雾飘在我的脸上。

好象是为了感激我的同情，他把脚步是更加快了。这增重我心上的不安，可是我不知该和他说些什么。

一辆一辆的车，为他超越过去。

我仔细地望了其他车夫的脸，纵然露了不同的样子，却没有一个是快活的。有的是皱着眉，有的斜了嘴角，流着黏涎，有的脸色成为苍白了，一口气不接一口气地在喘着。他们的脸都是为身受的苦痛扭为不成形的样子，他们用尽了一身的精力，所得到的却是些微的报酬。我看到了一个还未长成，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把脸涨得红红的，也拖了一辆车子，那上面坐着一个臃肿的胖汉子，身前还有一口空缸。还有一个长了灰白胡须的，一步一垂首地，挨着路向前行走。

我的心，象是一下一下地忍受着鞭笞。

他们有走不完的长途，一个苦痛的日子过去了，有另外的一个已经在等候，他们不敢生出一点点凌空的妄想，在夏天，火一样的太阳会晒得人晕眩，可是他们要跋涉着，柏油路上溶出的沥青在烫着他们的脚心。秋尽冬来的日子，雨雪和着寒风，湿透了他们的短棉袄，加重了它的分量，压在他们的身上。刺骨的寒冷，在使他们的心打着战。这也是得忍

的。

还有那些，为了多求些报酬，就整夜地游荡着，到疲困重重地袭击了身子，便象狗一样地踡伏在车斗里。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舒适的床被，夏天是蚊蝇，冬天是寒冷，果然有一个喊车的声音，他们是可以立刻醒转来，站起身来就把车拉过去，然后就起始奔跑着。

…………

“你的车每天要化多少车租呵？”

我还是问着我的车夫，当他走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时。

“您说是‘车份儿？’不多，六十枚。”

“那你一天能拉多少呢？”

“那没准儿，也就是三十多吊钱。唉，只要能个人有一辆车就好了。”

这样。我知道他的希望了，他想着自己能有一辆车。他自己还要自早至晚地为别人奔跑着。

心上的疚痛是重的，若是为了这原因便不去乘坐，那满街满巷的车夫该如何呢？

我已经不是象才坐到车上来的那样轻松了。

到了所要到的地方，我走下车来，我没有敢抬起头来望着他是如何地抹着汗，我只听到他是在喘着气，我把钱付过他，（那数目比说定的多了些，）不敢听着他的道谢，我是急急地走了进去。

（选自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渡家》）

灯

于一切的记忆之中，灯——或者就是火亮，最能给我一些温煦之感。这不能说到只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是如此罢。但是还要加以一点说明的，我并不喜欢那十分堂皇耀目的华灯（甚至于我还许背过脸去），我爱着那若有若无象鬼火一样，象晨间的微光一样，象映在水中的晚霞一样的，……

想到最早的事，就是小的时节，在晚间为仆人背了送到家中去，总是有另外一个仆人提了纸灯笼走在前面，我爱着那灯，我睁大了眼睛在望着；可是渐渐地那摇摇幌幌的光晕会使我的眼睛温柔地疲倦了。而那摆着的黄黄的光亮，却一直好象在我的眼前；虽然我已经闭上了我的眼睛。

有一次却是在我起始离开故旧的时候，我已经长成了，我走向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天的晚间我失迷了路途，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走回我的寓所，我只知道我是才从彼岸过来，这边也只是荒野。我是十分焦急地站在那里，在那情况中，已经有了露宿一夜的可能，我张望着，于是我远远地望到了远远

灯火的光亮，我就朝了那面走着。那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又因为在阴雨之后，几次我是走在泥泞之中，污水没了我的脚踝，我的鞋也是几次将被黏去，可是抬起头来，我知道那光亮是更近一点了，我就欣喜着抹下脸上的汗，再拔起脚来走着。终于我是投身到了那光亮中了，我是已经站在街路之上了。在一番跋涉之后，我回到我安身的所在。

但是时常为我所经历着的，却是在任何一个城中走着夜路，一些窗间的灯光给着希有的温暖。路也许是长的，夜也许深了，独自一个人如孤灵一样地在路上走着，冷了么，便拉起衣领来，偶然地就望到了透出来的光。那光几乎是一直照在我的心上，如果有那慷慨的主人，我能不顾一切地走进那所房屋。但是我知道那只是找不着边际的玄想，我惟有加紧了脚步，频行频回首。……

还记得有着那样的一个晚上，为了一时的高兴，和同住的K君点起了五支或六支洋烛。也许那正是新年的时候，远处有着爆竹的声音，冷寂是更重地扑到我们离家人的身上。每个火焰在跳动着，在墙上更错综地映着无数的影子，于是我们快活了，觉得象是这屋子里装满了人，就坐下来，凝视着那些点燃着的烛，我们高兴地剪了这个的焦芯又剪了那个的。

而今呢，一盏座灯，几乎是我最亲近的友人了。它立在我的案头，它分去我的凄凉与孤寂，它给我光，恰足照了我自己，好象是，它也知道我并不需要更多的。

我爱灯，我爱着火亮。

若是身为一只飞蛾，为什么不急速地投到火的胸中去

呢？谁能说这是蠢盲？说着的人，也许正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个蠢人罢？

（选自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渡家》）

处　决

这是一个美丽的、爽快的北方的秋天。看见过北方秋天的景象的人，可以任意把它想得如何美好，说是有高高的蓝蓝的天；象一团花一团花的白云，还有带了哨子的鸽子，翩翩地，负了耀眼的阳光，适意地飞着，……

一阵军号鬼叫一样地响着了。

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天也有人要被处决了哩！

有多少个"勇敢"的兵士坐在汽车里把枪口朝外警戒着，坐在那中间的，却是一个比我们都年轻的孩子！

"就是他么，就是他么？"

有多少行路人是这样问了自己，谁都不相信，问过了之后还是不相信，只是紧紧地跟着。惯于以欢悦的态度来欣赏杀人的那些人，也觉到一点黯然了。

他真是年轻，他不过二十岁多一点，很善良的样子，他的脸色苍白，但却很镇静。

"为什么他要被处决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不好回答

的，可是有那么多爱杀人的人，就不得不有许多无辜被杀的人了。

载了他的那辆汽车是缓缓地缓缓地行着，多少人是随了走着，平时惯于喝采叫好的，现在成为默默的了，他们只象送葬的、哀伤的行列。

阳光照在街上，他看着那渐渐移后的景物，他瞥了最后的留恋的一眼，于是就过去了。

车在路的尽头停了，由两个兵士把他搀扶下来，他摇着头，摆开了兵士的手，自在地走着。他却象一个英雄一样地被处决，他的手和脚没有一点拘束，他的眼睛也没有蒙着布。他望着四周的观众笑着，好象在说："朋友们，再见了。"观众中有的人已经在抹着眼睛。

本来是喧嚷的一群，现在已经成为哑然静默的了。

他向前走着，一步，两步，……

"站住！……"

突然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象雷一样地响了起来，"拍"的一声，一颗子弹穿了他的胸部。他的手突然张开来，伸向左右，痛苦地叫着，又是"拍，拍"两声，两颗子弹穿进了他的头部。他的身子伏着倒下去，红的血在溢着，血泊中他的手脚和他的身子在打着抖。

"拍！"又是一颗子弹穿了他的心脏。于是他静止了。他不再动一动。

围看的人无声地走开了，有人在尸身上盖了一张破席。

这是一个美丽的、爽快的北方的秋天！

可是一个年轻的善良的人，就这样被处决了。

一九三四年秋

（选自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渡家》）

邻　　居

为着把自己安顿在一个可以叫做家的房舍里，不知道已经给我多少麻烦了。终于是承受了房主的慷慨，认为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单身汉子还有个爽直的性情，就答应着把三楼的一间和二三楼之间的一小间后楼让给我了。这样我就怀了欣喜，从清早忙碌到晚来迁移和布置一切什物。平时以为是没有什么繁杂的，到那时候就都显出来厌人的累赘。总算好的是我还有一个仆人，他帮了我，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睡下去。

我是十分疲困，躺到床上去很快就睡着，但是我觉得睡了没有多么长的时候，就为人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天已经亮了起来，眼前的一片黑使我想着我的眼睛还没有张开来；其实是夜正向着更深中沉去。我开了灯，看看枕边的表，我睡着了还不到一小时，离开天明总还有三四个钟点的时间。

喧闹的人声击撞着我的耳朵，我听出来是一个粗暴的和一个尖细的声音，是说着英文；有的时候他们还在跳着，

（感谢伟大的建筑师，因为隔墙的跳动，我的床都微微地发抖！）用含糊的字句唱着歌。终于我听见一声大的音响夹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这声音之中，我的床象是向上跳了一下）接着那个粗的声音只是哼哼着了，细的声音在抱怨着，好象是拖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终于是渐渐地安静下去了。

我已经忘记了被这声音惊醒时愤懑，当着这声音息止了，我是含了感激的心情，我便又很快地睡着了。

第二天的清早我就起来了，走出门去，恰巧看到一个高大的外国男人从隔壁那家的门里走出来。他象有什么隐私被我看到似的，瞪了我一眼，就匆匆地用着大步子先我而走了。

到近晚的时候，我又走回来。才走进那个小路口，在旁近我的住处的一个门前，我就看见有着染了刺眼红绿的衣裾微微飘动。再走近些，我就看到了一个穿着日本式宽衣的女人立在那里，——不知为了什么，顿然间我想到了所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鸡。在蓬乱的，染成了黄色的头发之下，盖着一张瘦瘦的脸。那脸，若是看到鼻尖，也还算是端正的；可是再向下去，便突然长成尖削，几乎象是鸡的锐喙。整个脸的长度也就显得短了；可是她却有长长的颈子。她的眼睛是一眨一眨地，四周象是染满了乌青的颜色，——她的眼睛也就显得是凹下去了。她的两耳各自坠了一个绿色的长耳饰，那样长，就使我疑心她那有一点向前俯着的头是由于那饰品的重量。她的脸上满涂了胭脂和粉，好象当着涂的时候她发了一次羊角疯，脸上就东重一块西轻一块的。她是以一只脚踹着，上半身倚了门，那一只脚悬空了横在立着的腿

后，——于是我想到了，当着一只鸡休息的时候，它不是用一只腿站立，懒懒地以那长颈项支着那个小的头，两边的眼在一张一闭地！

她还是在抽着烟，闲逸而熟巧地把烟夹在手指中，送在嘴边。吸了一口之后，就有白色的烟又从鼻子里冒了出来。好象要使鼻子畅快一点似的，她时时把小手指塞到鼻孔里去转着。

“天呵，多么讨厌的一个女人！”

我的心中如此地叫了，可是我的眼睛还是在望着她。甚至于为了能多看一些时，我的脚步还放慢了一点，一直到我的顶上的空中飞过了一群叫着的乌鸦，这样才引过去我的注意。我仰首望了。不久我就和我所住的那个墙门相对了。

我走进去，爬上了楼梯，就在床上躺了下来。我总是觉得疲困；有的时候好象有不能活下去的样子。我的头时常疼痛，手臂永远是酸痛。我的心迅速地跳着……

到了晚上，我的邻居又是象昨夜一样地吵闹着。

一连五天都是这样，终于使我不能再忍下去了。我知道照这样下去我的心脏衰弱病一定会复发，我怎么能忍病痛的侵害呢，当着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忿忿地走出和那个房主说：

“我简直没有法子住下去，我搬过来就没有好好地睡一夜。隔壁总是吵，难说您就听不见么？”

那个房主是那么有涵养的，一点也不动气，和我缓缓地说：

“长了耳朵还会听不见么？可是听惯了，也算不得什

么。”

“他们就不懂得公众的安宁么？我倒要和他们去说说！”

“说什么呢？她也是不得已，她是一个生意人。”

“生意人！”我低低地，含了一点惊讶的重复着。我就想起来她的衣饰，她的打扮，还有每晚她那异常的行动。我知道房主的话绝不是错的。不再说什么。我就和房主说着再见。

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说这种人是卑下的，没有灵魂的，而且是有毒的，对于这些说法我也是一直接受。自从我知道了她的职业，我就更正眼也不望她一下。甚至于我想到连申斥她都不必，只是想着能离开这么一个下流人。我起始物色着新的居处，我想搬开；可是在尚留住在这里的几天晚上，我都用被蒙了头，不使那狂乱的淫秽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

可是有一天，我却听到一个女人的哀哭。别人对于这些好象都是十分熟习了，不去理她，平时四邻也没有一个和她招呼的人。我呢，自从知道了她的从业之后，对于这些也都是十分漠然了。

她的哭却是哀恸的，象针一样地插进了我的耳朵。“为什么要这样哭呢，为什么要这样哭呢！”我是烦躁地问了自己，那一晚上，我一夜也没有睡成。

一天的早晨，我到××医院去实行自己的每月诊验。在进那门里我遇到了才从门里出来的葬列，一个黑的棺木正被抬到丧车里，一个年青的男人和女人在那里哭着，那哭声使我记起了点什么，我就站定了看着：我看到那个女人，除了

一身素服之外，对我都是熟习的。我知道她是什么人，可是那个男人也穿了素服，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却象是十分有教养的。

“到底还是死了！”

一个院中的仆人，这样惋惜地说了。我就问着：

“死的是什么人呵？”

“一个五十多岁的太太，害了三年软瘫病，一直住在这里，不知道化了多少钱了！”

“那两个哭着的人呢？”

“那是她的儿女。那个男的在大学里念书，女的出去了一年，说是到××去了，因为母亲死了才赶回来。您看他们哭得多么伤心呀！”

我唔唔地应着，想到该伤心还许在这些之外吧。我不说什么，我看见她深深地低着头，在丧车后缓缓地走着。

两天后，我的房主高兴地来告诉我：那个下贱的女人已经搬走了，从此就不会有人打扰我。

到了晚上，果然就安静了，可是我仍然不能入睡。我觉得这个世界寂寞空洞起来了。

（选自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渡家》）



隔断了众人与我的是漫天的雾。任是高屋崇楼，如水的车辆，拥挤的行人；一切都不复存在，连自己行走时摇荡出去的手臂也消失在迷茫之中了。

什么都迟缓了，鸣叫着，试探地前进。正沾沾自喜这别无旁物的小天地，突然一个行路人会撞到自己的身上，即使是暴躁的性情，也只得按捺住了。

“对不起，碰了您的身子，——”

“不要紧，不要紧，……”

“这么大的雾呵，真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有说话的声音，待回过头去，仍是一无所有的茫雾。那只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何所用那一点无名的恋恋之情呢？正自呆着的时节，另外一个人又撞上来。

“怎么能在这儿呢？挡了别人的路！”

又是一个陌生的人这样地责斥着，为了那粗暴的语气，心有点不甘的，就赶上两步嘴里也在说：

可是没回答，自己的这点忿忿之情也无着落了。遮了天，盖了地填满了这里那里的只是雾。

感到了雾的可怕那还远在十多年前第一次的海行，夜半为沉郁的汽笛所惊醒，一声又一声撞击过来的回音又溶成了一片，那笛声象是永也不会休止。扑上船身的海浪，乍闻象夏日的急雨，半为乡愁半为惊惧压得沉重了的心，再也忍不住了，就向那个未睡的老旅人问：

“为什么汽笛总是响呢？”

“你不知道么，那是雾呵！”

他的神态那么严重，反使我不知怎么样了。雾，在未离乡井时也不知遇过多多少少，从那老旅人的口气来听，好象我从也没有看见过雾似的。

“雾呵，我知道，可是——”

“海行是怕雾的，一来会迷失了路途，二来也许撞到暗礁，巉岩，还怕对面来的一只船，迎面相遇。”

“汽笛又有什么用？”

“听回音知道是否走错了路，若是有极大的回音，就得停止前进，必是邻近左右有岛呵山呵什么的。如果对面有一只船来，也知有所趋避。”

“这么大的海，两只船还能相撞么？”

“人海也许更大吧，巧合的事正多呢！”

这样地回答着我，我后悔我的多问了。可是我的心却愈益沉重，反侧难眠。忍到天明，就急匆匆跑到船舷，望着从海面升起一跳一跳的太阳，天色清澄，水平如镜，为阳光所照耀，富丽灿烂，几乎使人难于睁开眼睛。可是汽笛，早已

停止它的鸣叫了。

一夜的心悸，已荡然无存，只是惊异着那洁白的海鸥，不曾失在迷雾中，总是在船左船右翩翩地掠波逐飞。

真是因雾而受了伤害，那还是十年前山居的时节。说是山，也并不是飞鸟绝迹的峻岭，只是在一个古城的西郊，有那么几座小山，我们住在山脚下的村落里。有了山，也有树，也有流泉，还有涧溪，因为那一段地就是高的，小小的山顶，就摸得着天上的游云。

我们一共是五个，每天总要攀到山顶去，在那上边可以濯足，可以躺在松荫下小睡，或是爬到树上去摘取不知名的果子，目力好的竟数山涧中的卵石。而且还可以远望城中那些房屋，那些旧帝王的殿阁都成为那么渺小，自己就恍然成仙成佛似的。只是为了自己心胸敞快，更可长啸一声，吐尽千百日的积郁。也不寂寥，山谷自然给来了大些的回音。

在一阵急雨之后，原该好好守在茅舍里，静听不断的流水声，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走呵，去看洗过的山树"，就各不示弱地随着走出来了。泥土的路，冲出来些细小的渠流，微雨濛濛，湿了眉发。我们并不曾撑伞，也没有草笠，为雨所扬出来青绿的香气，洗涤着每个人的心胸。

山径上，积尘不复存在，石板的细纹都清晰地看出来。谁能想得到终日为人为驴子践踏的长石，有那么美妙的花彩，那么华丽的颜色？若俯身下去，细心玩赏，那更象才经毕事，色彩未干，留得一份鲜艳深浅碧翠的树叶，远近夹映，从叶尖淌下的水滴，会使我们失口叫出："喂，紧一步，看染绿了你的衣裳！"

走上去的路是愉快的，我们一面走还一面唱，伏在路边百足虫，听见我们的声音就避在一旁。转角处看到乳白的云气，锁了山腰，我们就快乐地说："看我们跑到山顶，白云在脚下，我们都是神仙。"

"若是神仙，只有我是，你们不过是同升的鸡犬。"

我们中的一个这样说着，就不知哪一个回答：

"是神是仙，到上面才分晓呢，何必在这里絮絮不休！"

到了山顶，还不曾喘息定，就看到从那边滚了来的云雾。

"跑吧，跑吧，锁住了路就不能下山！"

可是已经来不及，顿然就迷在白茫茫之中，山径原是坎坷的，更有石，有荆棘，还有山涧。虽然未经说定，立时每一个人就把步子放小了。

"喂——你们在哪儿呀？——"

"我在这儿呐，……"

"小还在哪儿啊？……"

"哥哥领着我呢！……"

"小心点走啊，……宪宪。……"

"我不是在走，我是在爬呀！"

这个叫着，那个应着，一些音响搅动了这山谷的寂静，可是沉沉的重雾，仍自垂锁。

"哎哟！……"

这象是那个要做神仙的人的声音，立刻就有人叫喊着：

"怎么回事呵？"

没有回答，过了些时，夹了小小的呻吟说：

“踏空了一步，滚了两三丈高，幸好。——”

“幸好没有跌下去，要不就真做了神仙！”

哄哄应和着的是一片笑声。

逃出了云雾的重围，已经跑到了半山，把五个人都等齐了，第一个人停了半个时辰。再三检点着不少一个，复向着山下走去。

做神仙的人连腰也跌痛，不能直起身子，别人手啊腿啊的，被锐利的荆棘划出了鲜红的血痕，有的把鞋失去一只，有的把头撞到树身上，脸额留下青肿。那个爬着下来的人，手被百足虫咬了一口。

仰望着山顶上的云雾，还是那么密密叠叠，只惹着人皱眉，谁也不再想到成神成仙。

忆云说雾，江南的雨后又是茫雾了。我推开窗，雾气象是拥了进来。我看不见暗黑的夜空，我也看不见每日对了我窗口的那盏路灯。

明天，会是一个清朗的日子么？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墙

隔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就是那一堵墙，从还是孩子的时候便深切地感到了。望上去，只是遮断了的天，就是有美丽的白云飘过，也会突然不见了，因为只是孩子，所以不会想到另一个院落里的孩子以怎样的欣悦来仰首望着那一片飘了过去的白云，也许还拍着手跳着脚，自己却只是为无限的惘怅充满了。想到的只是有一天长大了，跨墙来往，不只追踪白云，也要追着响在墙外的一切清脆喜悦的喧闹，还有印在我脑里最深的那株越墙而来结了累累果实的树枝，也要任我随心采撷了。

我是长大了，我仍然没有能跨 墙 来 往，留在家中的时节，还是墙围住了我。有的时候我走在一条巷子里，径路虽窄，两面却都是极高的砖墙，我知道，那是两座旧日显宦的府邸，为了年久失修，墙身有些倾斜了。我望上去，只是一条蓝天，也许有好太阳，可是照不到这地上，墙角下正自长着暗绿的苔藓。我感到压挤，好象不 能 自 由自在地喘一口

气，我想着万一两面的墙倒了下来呢？我恐惧着，我起始奔跑，人急路滑，我几乎是从那个巷口跌出来，明亮的阳光，象是有一点刺痛我的眼睛。

从此，我不大再想走那条狭巷，对于其他的小巷，也怀着同样的戒心。只是有一次，在半夜三点钟，为了探视一个即将逝去的友人，独自坐了一辆车，迷茫中车夫就把我拉入了一条狭窄的巷子。我问着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他却有十足的理由说道不走这里，就要多走三里路。我没有什么好说，我的心跳着，周围只是黑暗，车灯发着微弱的火光，在意想中我好象还看到友人弥留的面型。

我平安地到了友人的家，友人 果 然 在一刻钟前便死去了。

记得不到两三个月我就离开那个城，我起始奔驰，我走过一个城又是一个城，在那一个城中我也未曾好好地停下我的脚来，我只是一个过客，我的心也未曾有一刻的安宁。

终于，我停下来了，那是我真的有一点感到疲乏的时节。为我驻足的城市在若干年前是我所熟谂的，因是更熟谂就更陌生了。最初我就住在一间小房子里，那间房子离地面有六十尺高。在晴朗的日子，我看到蔚蓝的天和对着我窗口的灰色的高墙。阳光照耀着，散发着光辉，一时间使我想到友人的诗句：“马德里的蓝天。”因为是下雨的季节，蓝天是不多见的，总是在灰灰的墙头接上去的仍是灰灰的天，雨在飘着，渗湿了灰灰的高墙。我若 是 躺 着，我只看到平板的屋顶，或是斜飞进来的一点两点雨；我若是站起来，就只看到这一片灰。沉滞的水气象是凝在我的心上，拂拭不去，使我

有无比的悲哀之感。

就为着这点不快我搬进近郊的友人家中，我有一间安静的屋子，一条小溪在我的窗下流过。伫立在窗前望出去，是无垠的绿，在极远的地方，天的蓝和草的绿衔接了。那是无比的静，只是一个人坐在窗下就可以消磨大半天的时光。到晚来溪水鸣虫，一直伴我到天明。

可是这时光也只短短的两月，为了其他的原因，我不得不又投身在嚣喧的城市里。那正是夏天，里巷从早晚都响着不同样的叫卖。粗嗄的声音想一下惊倒我，尖细的声音刺进我的神经。我抬起头，迎面是红 红 的 墙，被炎炎的太阳照着，象是也把烦热投向我的身上。我忍受着炙烤，我的汗淌着，我的血好象也渐渐地干了。我心中叫着：

“这怎么成呢？我只活在火里么？”

可是无情的墙仍自矗立在那里，而且还象渐渐朝我逼上来，它要烤干我最后的一滴血。记得有一次我是从床上翻到地下，失去了知觉，把凉水洒满了头才醒过来。

对于墙的厌恶，日以俱增地加深了。我总是记着不去看它，只要来到我的屋子，我就俯首在书桌上，读着或是写着；可是每当疲乏罩了全身，象忘记了似地又走到窗前，立刻那红墙遮住我的眼睛，还象是朝我移来。我就既厌烦又恐惧地急速转过了身子。到现在我才能悟到一个友人告诉我和另外一个友人的关系：“在我们的中间，永远象隔了一堵墙”的语气是多么严重，我想那墙若也 是 红 的，又在太阳的照耀下，那他们都该迅速地朝相反的方向逃奔吧？可是我不能再问询了，因为一个已经 跳 到 新的生活之中，远远地离开我

们，那一个仍然守着无边寂寞的日子。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烛

只要燃起一支小小的素烛，它那微细的，象一只开阖着的眼睛的光焰就能突地划开了黑暗。更把人的影子，照映得那么大，那么长，不只高过了白壁，还铺在屋顶上。当着它跳动的时节，那庞大的影子也在跳动，一间寂寥的屋子，就此象是很热闹了。

记得儿时，过年的时候，厅堂里总有两支红烛的。此外则是祭品，红缎的桌椅围套，和不能断的香火。按俗例，那烛是不能吹灭，更忌为风摇熄。门外檐下是牛角宫灯，房里却只是那两支点着的红烛，门要严闭的。母亲早就叮咛过了，说是出来进去的时节总要轻开轻放，不要弄熄了红烛，那会引起一年的不祥。自己就爽性不到院中燃放鞭炮，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一跳一跳的烛焰，母亲看到了就说："这也好，你就坐在这里吧，点完了的时候去告诉我一声，不要把锡烛台溶了。"点着头答应了，又接过来母亲特意送了来的果饴，放在身旁的小茶几上。痴然地呆望着，眼睑渐渐沉

重了，终于是一片红红的火焰堆满了眼，还是母亲心细出来看到，说：

“怎么，睡着了么？”

“没有，没有，……”

一面应着一面用力地张开眼睛，母亲笑着说：

“去睡吧，时候也不早了，你看两支烛，就要点完了。”

听到这样说，便把眼睛朝了红烛望去，果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燃了一指半长。远处的爆竹稀了一些下来，晨鸡也能听到一声两声。

“又长大一岁，记着，不能总象小孩子一样了！”

恍然在耳的这一句话，（也许由于每年的除夕母亲总要说的吧，）母亲却离开我们一年多了。那也象是昨日的事，我总象听得见母亲的呻吟，和她那一张为病痛所苦的脸，我更记得弥留时她那一双闭了又张开的眼睛，看着围在她身边的孩子们，总又无望地永远阖闭了。

犹记母亲在世，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夜中为恶梦惊醒了就一面叫着母亲一面呜呜地哭着。辛劳的母亲不顾自己的疲倦，总是一面应着一面划起一根火柴。她点着了早就放在床前的一支烛，母亲的慈蔼的脸就在那烛光中显了出来。她要和我说不要怕，不要怕，空下一只手来轻轻地拍着我的身子，还要问我是不是口渴了，她立刻可以从暖壶里倒出一杯开水来。原是为恐惧所折磨的一颗心，安下来了，那是一支烛，一张母亲的脸。我知道我还是睡在母亲的身边，没有鬼怪也没有虎狼。从被里伸出手来，抹去尚留在脸上狼籍

的泪痕，母亲就嘱咐着：

“快些再睡吧，明天怕起不来了。”

可是我却起始用小手指在烛焰中穿来穿去，我是那么好奇，因为我知道它一点也不能灼伤我。母亲再说一遍，我就恳求着再玩一会儿，母亲也许真是很疲困了，她又睡起来。我的兴致却是那么好，再也不想睡，有时候故意把烛油蘸到手指上，求得一些恰不过分的烫热。再看着小的飞虫投到火焰上，便把遗骸沉在溶化的烛油中。那时我并不曾想到死的悲哀，却觉得它能留下更久远一些它自己的形象。睡着的母亲会突然醒来了，什么也不说，一口气把烛吹熄，才说：

“快睡吧，小孩子怎么能玩火呢！”

我只得睡了，我凝望着最后黑了下去的烛芯，就又睡到被里，包着我的只是暗暗的黑夜，和桌 上 的 苏钟丁丁的响声。

我不曾数，我并不是不渴睡的。

长了起来的时节，对于烛的喜爱也未减少了一分。最初我不大想得出来为什么会喜欢它，正如同我也不大想得出来为什么我厌恶过于明亮的灯一样。后来我领悟了，在烛光里我所看到的正是我要看到的，强烈的灯光下，什么都毫不掩饰地显露出来。就是我不要看的，它们也不知羞惭地争先触到我的眼睛，使我忙着躲避它们了。

有一节时日，和友人群住在一间房子里，过了十二点灯就要熄了，代替灯的就是素烛。那是早就准备好，算计着灯要熄灭的时候就先已点上。在烛光里我们伏在案上，读书或是写字。我们都是远远地离开了家，我们也都年青，每望到

烛焰的跳动，就觉得胸中那颗跳动着的心。

在节日，我们会添加四支或是八支，要冷静的房子稍稍显得辉煌一点，我们也显得忙碌些。我们有好茶饮啜，和一些零碎的食品，忘记夜已竟深了，人都已睡了似的。离家人该有几许深的乡愁，所以常是怕互看那一张脸相，更是才写罢了家书。

一直就未曾有为爱蚊蚋不燃烛之心，到了夏日，那些小小的飞虫会勇猛地扑了过来。以为是了不得的光亮，就盲目地飞投其中，送了自己的生命，还把烛台放到水盆中，故意要那些小虫朝着映在水中的火影飞去，它们以为那是渴爱着的光亮，却不知道是要淹没它们的清水。自己若是做为那些可怜的小生物，当着落到水中，怕也要追悔起来了吧？也许要想着："我们要扑灭它，它陷害了我们，它并不是真的光明，它只引诱着我们落在水中。"

却仍是一个人的我呵，还是喜爱着一支小小的素烛的光亮。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鸽

设想在春秋的佳日，天空是一片无边的蔚蓝的海，云彩象一朵朵的花，被太阳照映得又洁白又明亮，宁静中忽然响着由远而近的鸽铃。有的高，有的低，嘹亮的和凄咽的，使每个听到的人不得不仰起头来；——呵，那是飞着的鸽群，自由自在地翩翔，驮了两翼一身的阳光。

自由原是渴望着的，就叹息自身为什么不是一只鸽子？任意穿碎白云，在高处来看这人世；停足于参天的树顶，承受因风吹动的树尖的膜拜，飞上矗立了几千年的古塔，不只听那铃声，更得如意地窥视着塔中的隐秘，更向上飞，达到了积雪的山巅，傲然地立在没有人迹的顶端，——呵，世界该怎么样地开展去呵！

还要飞，飞到远远的地方，再没有被压迫的人群，再没有微笑的虎狼了。向上飞，一直钻进了天空的海，那无染的青澄，该能得到尽性的洗浴吧！

若是能知道为若干人所钦羡，小小的一颗心该更为快乐

充满了。

徒然地怀了不可比拟的羡慕之心，仍然只和做为人的样子活着。一旦来到这大城市里，不只翻飞的鸽子，连一片蓝天也多凭回忆和幻梦才看得到呢。也许不都是阴霾的天，一抹雾，一层烟，天空早就成为灰灰的了。这也没有廓寥的远天，为一些对立着的高大建筑，切成一条条的形状。站在窗口，若是不探出身子去，只看到对面的窗口。整个的城终日叫嚣着，忙碌，焦急，倾轧，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没有友谊，没有花，挂满汗珠的额下，就是一双瞪得象牛一样大的眼睛。

这样，我用出来最大忍耐的力量，过了许多许多日子。

有时候我不能忍下去了，我就会斥责着自己：活着不只是安逸的，这也是磨炼的一种呵！精神的，身体的，还有……

我的住处是北区的一个小巷里，因为邻近大路，从清早到午夜都响着不停的车声。每一辆重车过去，我的房子就要颤抖一次，随着颤抖的是窗门、书架，还有桌上没有放平的什物。我每天下午出去，到半夜才回来，打开门，在黑暗里摸索着爬上三层楼。（最初是困难的，熟习了以后却一点也不算一回事。）进了三楼的我底屋子，开了灯，坐下去，这时车声少了，人声静寂下去，我起始我自己的工作。

那一天我从楼上下来，经过厨房，正要去拉开后门，忽然看见墙角那里有几只花鸽：三个是花的，两个是灰的，只有一只是白的。我的高兴相同于一次在晒台上的墙缝里看到

一株小草，我立刻就俯下身去，有两只立刻被我拿到手中。

它们是那么小，它们的身上只长了细细的绒毛；我才知道并不是我的手法敏捷，却是它们还都不会飞。它们的鸣叫也是那么细微，若有若无的，如果我不留心，那一定是什么也听不见。它们的眼睛闭着张着，温热的身子在战抖着。

"先生，您不怕弄脏了衣服？"

走进厨房的女仆看到了就慌急地说着。

"不要紧，你看它们多么小呵，多么好看呵！是你买来的么？"

"是我买来的，您也喜欢鸽子么？"

"是的，我很喜欢，小的时候家里还养了许多，到后来都飞了，散了；可是这，这是谁要你买来的？"

"太太要我买的。"

"太太也欢喜鸽子，真好，——你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呢？"

"就在菜市上，多得很，很好吃，又补人。"

我的心突然向下一沉，我好象听见握在手中的小生物微细的声音，正是在向我申诉：

"我们只来到这世上四个月或五个月，没看见过蓝天，也没看见过白云，只是养在笼里。现在我们就要死去，说是为了人的健康。"

我象不信似地又问着：

"太太也是买来吃的么？"

"不吃买来做什么呢，先生？"

听她的语气，好象把我当成一个愚骙的人了。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有一点呆的样子，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才好。两只鸽子从我的手中滑下去，它们象是有着重得自由的欢快，立刻追到墙角下那几只的群里。

我不再说什么了，又跨进房里，于是我就听见嘤嘤鸣叫的哀音。我急急地走到厨房，就看见在女仆的手中一只鸽子已经活拉去一半的毛。没有毛的皮是红的，每一根毛都带出一滴血；那个小生物用了所有残余的力量挣扎着，叫着，可是它本就没有多么大的力气，它原是一个雏呵！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心中只在想着：如果我是一只鸽子，……

那六只鸽子的哀鸣总是在我的心上响着，多少天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想。有的时候我的身上象是有着难耐的疼痛，正如为人拉着羽毛一样。

从此在我的回忆或梦幻里，鸽子不只是在蓝天里自由自在地飞翔回旋，它们的全身还淌着血，羽毛被活活地拉了去，做着最后的挣扎和哀鸣，在“伟大”的杀戮者的人的手掌里。

一九三六年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狗

豢养猫啊狗啊的兴致，只是我的姊姊有的，用好话从亲友那里讨了来是她，关心饮食沐浴的是她，为着这些小动物流泪的也是她；自从被遣嫁了，她所豢养的猫狗，就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就是到了辽远的×城去，在信中还殷切地问到花花黑黑的近况，她再也想不到随了中落之家，花花死了，黑黑从半掩的街门，不知逃到哪一方去了。

对于狗，在初小的时候 就留下 恐惧的 影子。记得那是到左邻的一家去，在那家的后院里，我还想得起有许多只瓦缸，有的长着荷花，有的养了金鱼。把小小的头探在缸沿，望着里面的游鱼漾碎一张自己圆圆的脸影，是最感觉兴味的事。每次去把腿跨进一尺半高的门限已经是一件难事了，才怀着一点欣悦站到里面，洪亮的犬吠立刻就响起来。一只高大的狗跳跃着，叫着；颈间锁着的铁链声混在叫声之中。它的骠悍勇猛，象是随时可以挣断那条铁链，嘴角流着沫，眼睛象是红的。我总是被吓得不敢动一步，连返身逃走的心念也忘

了，而为犬声惊动的好心主人，就会从上房走出来，一面“畜生畜生”地叱住了狗，一面走来领了我的手，还再三地说着：“不要怕，不要怕，它不会咬人的。”

它真是没有咬过我，可是我每次走去，它总要凶恶地大叫一阵。

“红眼睛的狗是咬死人的，尾巴垂下来的是疯狗……”不知谁和我这样说过一次，就象深深地刻在心中。“……要躲开它们，咬了要死的。”

已是一个怕狗的孩子，当然更会记得清清楚楚。却有一次，午饭后，许多同学都跑到学校后门那里去看疯狗，自己也就壮壮胆子夹在里面。在那小学校的后面，正是一座小药王庙，许多人围了庙前的旗杆。我钻进去，才看见这旗杆脚下用麻绳绑了一只黄狗。不大，也不记得尾巴是否垂下，只是被两三个汉子用木棍挥打。那条狗象用尽所有的力量想逃开，时时被打得躺在那里；可是过一些时又猛力地冲一下。它不是吠叫着了，它是哀鸣，它的嘴角流着血。相反我所有的记忆，那条疯狗并不使我恐惧，却引起我的怜悯。我象哀求他们停一停手，更多的人却笑着十分得意的样子。我只能忍着两只湿润的眼睛，又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那条瘦小的狗，它的哀鸣，它那流血的嘴，在我的脑子上涂了鲜明的色彩，梦中显现出来就哭着醒了的时候有过不止一次两次。

“为什么他们要打死它呢？”

想着，问着这同一的话，在抚慰着的母亲，只是温和地拍着身子，一直到又睡着了的时候。

长成了的时节，把活生生的人强制地置之死地的事也不知看过了多少椿，想来为着一条疯狗而流泪的举动是太愚蠢了。多少年的真实生活，把自己的个性磨成没有棱角随方就圆，不知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才活下去。一天又一天，每天都是不知为了什么忙碌着，可是我并不愉快，连一点安静的心情也很少有。

我的感觉渐渐地变为迟钝了，我知道我所看到和我所听到的，并不是不移的真实。由于恶的天性，由于虚伪，什么都变了样。我曾经做过十足的呆子，可是一个呆子，在这个社会上，也能得着一点小小的聪明。

有一次，真的深深地打动了我的还是一条狗，那是当我住在×城的时节。总是秋尽的十月天吧，还下着雨，随了雨俱来的是透衣的寒冷。我是从友人家出来，近黄昏，原是说好晚饭后才回去的，却为了一转念间想到早归，便起身告辞了。友人再三好心地留我，说是等雨停了再走也不迟；可是我知道黄昏还飘雨，总有一夜的淅沥。

不知道那一次为什么，我没有坐车子，便独自在雨中行走，也许是又记起来忘却的癖好。街上的人并不多，所以自己才得十分悠闲地迈着步子。

好象是在一个路口那里停下来，因为路不熟，正在想着该顺着哪一条路走去。一间破旧的房子正迎了我，响着细细的小狗的鸣声，低下了头，就看到破檐下墙根旁，一条狗卧在那里，三只或是四只还没有张开眼的小狗蠕蠕地动着，抢着去吃奶。

那是一条瘦得不象样子的狗，还在病着，好象再也不能

活上两三天。身上的皮毛有几处是脱落了，雨又浇得湿淋淋的，半闭着的眼睛已经变了色，艰难地做着最后的呼吸，看得出腹部上迟缓的一起一伏。它就是蹉卧在那里，大约还是几天没有食物下口了，难得再移动一步。有时候它的眼睛张开了，眼珠显得十分呆滞，强自抬起头贪婪地看看那几个狗仔，便又闭了眼，垂下头去。可是它还不忘记把后腿动一下，或是把腹部转一下，为了使小狗能更容易些衔住了乳头。有的时候一条小狗跑近它的头部，几乎是直觉地伸出舌头来，缓缓地一下一下在小狗的身上舐着。它却不记得泥水浸着它的身子，它也忘记了即将来临的死亡！……

我几乎是惊住了，就站在那里。有的人从我的身边过去了，象没有我的存在；有的人把好奇的眼睛朝我望了望。我自己可是被这景象所感动了，我几乎要流泪了。我不愿意过于柔弱，可是在这伟大的真情下，我怎么还能止住我的泪呢？觉得惭愧了吧，觉得渺小了吧，而在自己，为了那时母亲才故去不多时，心中更有着难以说出的酸楚呢！

兀自站在那里，不忍离去，雨是渐晚渐大了，心中在想着它们该挪动一下了，不然雨水会更多地落在它的身上，那么它更要少看几眼它的幼小者。

为着不幸的狗而沉思着，却不提防雨水已经淋透了帽子还着着实实地湿澈了两肩。一股寒冷穿进了我的心，我的身子在微微战抖着，我不得不再移动我的脚步；可是我的脚步是更迟钝了。

夜沉了下来，在细细的小狗的鸣叫之中，还有那条母狗的哀鸣。它是留恋呢，还是怨愤呢；却难为人所知了。

我还记得后几日间我总象听到那哀鸣的声音，而一闭起了眼，就象又看到垂死的狗和它那一群才到世上来的子女们。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花草的生长

撒在土地中的一颗种子，它不会腐烂，它要生出繁茂的枝叶，开出美丽的花朵！还要结出累累的果实。全靠了这丰腴的生长的力量，我们才一代一代地活下来。

对于自身的生长，反是觉得茫然无所知，但是谁不曾为了他物的生长而鼓舞呢？一只小猫，砖墙缝中的一株小草，在在都足以感动我们，使我们更觉得生之伟大的意味吧！

记得是从入了春就想起来，到了“清明”也许忘了，那就是在我们小小的庭院 中种植花 草的事。种子 早就收集好了，有的是往年结下来的，有的是从友人那里讨来的。不再吹北风了，一冬冻着的土地也柔软些，当着万里晴空阳光大好的时节，也看得出从土面上蒸出来的氤氲的地气，便记在心中：“不要忘了清明呵！”

“清明”前后是下种的好时期，仿佛从很小的时候便知道了。虽然我只是一个不知稼穑的城里的孩子，大概种花种草的事，母亲或是祖母也曾爱好过的。所以当着我自已有了

一个小小的院落，我就不会任它荒废。

一直是记着的，到了“清明”已来真的就忘了。还是仆人问起来为什么还不下种，才恍然地象醒了一场梦，急急地要他掘松泥土，他用的是一柄铁铲，我却用了手，生怕误了似地忙着。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两个过路的友人住在我那里，便三个人一齐忙碌起来。淌着汗了，不能用污泥的手，便扬起衣袖揩拭。

谁能相信那象细沙一样大小的种子能生出些什么来呢？有的又是干枯了，一阵风就能随之飘舞。有了这样的存心，我们便更多地把种子埋在土中，很怕什么也不能长出来似的。

一下午的工作使得腰腿都酸了，以先还记得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花，该种在什么地方；到后来只是任意地埋到这里那里，时时会想到“一月后不过也是一片平地而已！”

这一天的浇水只好由仆人来了，要一桶一桶地从井口汲出来，倒在地上。十桶八桶好象也不能润遍，我们就坐到房里，一任仆人自己去操作。到后来可不是这样，每天近晚，都是我们自己到井边去汲水，象有着一点快乐，正如同一个母亲把乳汁喂她的孩子。

最大的喜悦还是当我们看到了一茎两茎细细的嫩芽钻出了地面，几乎是跳着了，立刻叫出别人也来看。这里一根，那里又一根，每一根都象长在我们的心上。若是春雨濛濛，便是撑了伞也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可是两番三番春雨，冒出地面的小生物就渐渐多起来了。终于看得出来这边是繁密的一堆，那边还一无所有。

“早知道该仔细一点。”到这样埋怨着自己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一点用处了。象是懂得更多些的仆人就告诉着，当还小的时候，不妨加以移植整理。

我们就又忙碌起来，那么细小可爱的生物，我们怎能放心交给别人去弄呢？它们都是那么细小，就是自己的手碰到了的时节也生怕伤害了，而繁密处，又常是连手指也插不下去，天上也许是淋着雨，若不是任它落湿了衣发手脸，便要一面工作着，一面架了一柄大油纸伞。——遮了雨，也加了麻烦。但是我们都很快乐，看到茁长的嫩芽，仿佛自己也该分得一份欣悦。而且在那里面，不尽只是些惹人怜爱的细芽，也有那强壮如小儿手臂的，顶开了泥土，头还埋在土中，等待一扬起，便要突长了许多。我们尽心地把它们放到最适宜的地方，要使它们能在这世上灿烂地开一朵花。

记得有几株大麻，曾费了我们许多时候，那是因为它们的根一直很深地钻到土中。不能伤了它，伤了便要死的。好容易移妥当了，到太阳一出，便萎在地上，象再也不能生长。我们只得忙乱地设法遮住了太阳，浇上更多的水，——到夏日一纸窗美丽枫叶样的摇曳不定的影子，就想到我们的苦心，并不是没有着落的。

为了培刨泥土，被瓦砾割伤了手指的事也有过，而每日近晚时分，汲引井水来浇灌，也总要流许多汗的。曾经为了要一面籬笆的牵牛花，美国豆，便三个人忙碌到半夜三点钟的事也有过，但是终于为夏天的狂风暴雨所吹倒，把一架的红花白花都委之泥土。

几株桃南瓜，还是一个朋友辛苦地从城外带来的，便种

在窗下，只草草地用几根绳引着瓜蔓攀上来。只是叶子还没有什么，到了开花结瓜，就使我们十分惊异了，再过些时则使我们忧心，因为早生的渐渐大了，新生的东也是西也是，细绳显然要禁不起这个负担，费许多心，才又加了几条铅绳，到秋日摘取的时节，象样点的都为友人刻了字，预定相赠，留下的都是不成材的，也不到三五个。

可是我们并不气恼，把花朵和果实都为人取去我们也不会伤心，我们是得着生长的朝气。一想到在这院落里，每一刻它们都向上生长，心中自然就充满喜悦。所以每个早晨，穿了木屐在院落中散步，看看这边，看看那边，有新的枝叶新的花朵新的果实长出来了，便会象孩子一样地跳着叫："来看呀，又长了许多，真好呵！"

而今住在这样的一个城里，看不见泥土，闻不见在空中飘来的花香。花草只生长在小小的盆里，在暖室和精舍中，作为一点点缀。成为我每日梦想的仍是一个院落，我要忙碌自己，由自己的手培植些花花草草，要它们到这世界上来，要这世界为这充塞着的生长的力量所改易。要投下去的每棵种子，都能生芽开花，结出美丽硕大的果子。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叫　　卖

熟习着不同的叫卖声，原是孩子分内的事，尽管只是一声高亢幽长无字的吆喝，或是低闷的嗄声，清脆的铜碗，响亮的梆子，在小小的一颗心里，记得都是那么清楚，不会忘记急急跑到门外，把在衣袋里响了许久的钱摸出来，换来一些自己所喜爱的食物。万一那时候手摸了空，就红着小脸，说："你等一等，——千万可不要走呵！"一转身，急急地跑到母亲身前，哀求着，还答应下次再也不要了，就是母亲不情愿地把钱丢在地上，也高高兴兴地捡起来，带了一点胜利的笑容，跑到门外去。若是母亲不给呢，会跑到祖母那里去，（总知道父亲那里是不必去的。）若是祖母不在房里，或是她也不给，那么只得空着手跑到门外，站在叫卖者的面前，什么话也不说，一面把小手指放在嘴边，一面两只眼睛殷切地望着小橱里的一块糕或是一颗糖。那时候聪明的叫卖者，会慷慨地一边拿出来糕或糖，一边说：

"少爷，您尽管吃，有钱的时候再给我。"

那时候一颗小心该怎么样跳动着呢？一面接过来，一面有一点羞赧地低下头。喃喃地答着：

“明儿给你，明儿一准给你。”

转过身，走到门道转角处就急急地吃完了，生怕母亲祖母知道会责备小小的孩子就要欠帐。

想到这些，总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回忆的路，童年是远了，淡了；而今正抛下了青年，踏上中年的边沿。觉得过于迅速了么，也有一点惆怅么；在人的大海里，不也是浮沉过许多年了么？走了更多不同的地方，看了更多的不同的脸，一点未泯的童心，使我留意了更多不同的叫卖。被卖的不只是称斤论两的货品，卖着自己也是一桩平常的事。立在街角低着头魁梧的汉子虽然不作一声，插着的一根十字草标，就为他大声地叫着“我是来卖我自己呀！”怎样讨价，怎样还价呢！更怎样夸说货品的优良呢？这都是我不敢想的，也无从想的。可是在芸芸的人海中，有的还卖着自己的灵魂。在先总是一付谦恭的脸：

“先生，您要买多少？”

“啊啊，怎么，灵魂也可以分开出卖么？”

“是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也好卖呢！自然，如果您要是整个的买主，价钱会更公道一点。”

再下面也许就该是论价了。卖者讨了两百，买者还了五十，小小的争执，小小的辩论，结果是一百二十成交。这是买了整个灵魂的价目，没有一点偷藏。于是这个人，为了履行信条，从此就为那个买主活着了，终日恍恍惚惚，迈着空虚的大步子，依了别人说话，面色阴沉；只过着可怜的日

子。

也还有大声的叫卖，只是引不起成年人的注意来了。喧嚣的市声把什么都压住，而且还吞噬下去不要来笑那大张着的嘴，原是有声音的，却沉没在更大的声音里。

但那却是一个充沛隆大的声音，高过所有的市声，从街的这一端到那一端，没有一个人不为这高亢的叫卖所引住。

我也停住了脚，下午四点钟的阳光，正把人的影子映得和身长一样。我好象是先看到那长了别人半尺的影子，才仰起头来看那大汉的身材。

他是高大的，雄壮的；可是显得老了一点。他的身上挂了一个布袋，那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 么。他 叫 了一阵停下来，从那袋里摸出三两个纸包，等候买主；可是那些人只是好奇地望着他，没有一个人来买，他望望这里又望望那里，他又大声地吆喝起来。

站在那里的我，想沉下心去听出他的字；可是我显然地失败了，我只看见额上冒出来的 汗 珠，正反映 着小小的闪光。

当他再停止的时候，他用手帕擦去额上的汗，用失望的眼睛望着人群，人群并不曾为他感动一点，赶路人早又拔起脚走了。

留下来的只以好奇的眼望着他，那身材自有他的威风，可笑的手势惹起人的兴趣，哄然地笑着；可是这对照引起我更深的悲哀。他又唱着，我好象听出来是这样：

“我卖我自己呀！

哎……哟，哎……哟
请你不要笑呵，
笑我的样子丑恶。

我是来卖我自己，
哎……哟，哎……哟，
不要只看着我呀，
快伸出来你的手。”

这样的一个叫卖者，我遇见了不止一次，有的时候我正在楼上，我也要站到小小的露台上望下去。我始终分辨不出他的字句，可是他的声音加上我所想的字句，总是凄凉地沁入我的心里。是壮士的穷途吧，是潦倒的怀抱大志的人吧，为什么我会在那嘹亮的声音里寻出悲哀的成分？而且每次他来到这街上，太阳已沉向西方，把他的影子投射得愈瘦愈长，终于沉在夜色里，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他的叫卖是失败了的，他没有知己的顾客，他终日用那高亢的声音叫喊，却没有一个倾囊相助的人。他只由过路人手里偶然接到一分两分钱，从那布袋里掏出些什么交给别人。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仍是一个孩子，这叫卖声是不是也能打动了我，跑到母亲的身边哀求几个钱呢？我很难回答，也许因为我已是一个长成的人了。为了已经成长，才在那叫卖声里触到了悲哀。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一天的晚上

那天晚上我很早就睡到床上去，又是一天，当着我走回所住的地方，在那一条最繁闹的街上看到了那二十二层高楼的尖顶刺破了沉下的太阳，我已经觉到了。那高楼的阴影，就渐渐地大起来，不止遮住了那一面街，好象整个的城，都为它掩住了。

在这城市中，虽然有多少盏灯的光亮想来代替沉下去的太阳，却没有用。黑暗的夜黏住了每个角落，还染乌了每一颗心，“这是夜呵，这是夜呵！”许多人暗暗地这样叫着，许多人已经在盼着黎明和新生的太阳。

我睡在床上，并不疲乏，也不困倦；可是我关了灯，躺在那里。也许自己以为这样是舒适的，便任性地做了。而且我还想到这一天我走了许多路，说了许多话，也想了许多，——我该休息了。

黑暗死死地抓住我，我什么都望不见，在我的心底，忽然涌起了被丢到陌生地方的恐怖。我的心立刻急遽地跳着，

天边的闪光，从窗口透进一点来，照亮了我所熟习的屋角，我就想到我还是住在这里，我还是活在我所习见的人群中，在厌恶中尚有些微亲切之感，我的心才稍稍安下一些来。于是我想到我还是躺在我每夜都睡的床上，新洗的被单还有着一点微酸的浆粉味。形成我的住室的四面灰灰的墙壁下那棵独枝的冬青树，必然还是安静地站在那里。近我的床，仍是我每天伏身在上面的书桌，——那上面有汗水也有泪水。我的书，我的纸，我那心爱的小陈设，杂乱地占据了我的桌子，我的一支笔，青色的，显得污旧苍老了，这么多年它代我说出来我所要说的话。

我的心却没有能全然安息下去，大大地张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我会想到我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功用。我的心一起一伏地动着，它已经为大大小小的情感播弄了近三十年，以为总要安稳一些了，却再也想不到成为更易颠簸的。

我起始探索，什么样的事情又使它纷乱了呢，我一点也不知道。杂乱的情绪，不容我理出沉静的思路来。我的头脑昏涨，又象是为什么抓得苦恼地疼痛着，象往日一样，郑重地问着自己：

“我是怎样度过了这一天？”

几乎每天我都问着这同样的话，想到回答，我就更为苦痛。每一天我都象是十分忙碌地过去了，可是我做了些什么应该做的事，说了些什么自己愿意说的话？我看到了许多，也听到了许多，可是当着我要张开嘴来的时节，我就什么也不能说。是的，我不曾说出了我要说的话，我忍受着这难耐的窒息。一任我的激情在胸中澎湃，却流不出来，有时候我

就愤慨地叫出来！

“除开了吞咽饭食，我的嘴就没有别的用了么？”

当着这样叫的时节就有一张大手盖到我的嘴上，暗中有隆大的声音吼着：

“为什么你要喊叫呢，你喊叫能有什么用？”

我象顿然被惊醒了，想到我的喊叫真的一点也没有用的。我能任意大声喊叫的时候，总是我一个人守在房中，声音撞了墙壁又折回来，仍然是来到我一个人的耳中。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么，我的喊叫有什么用呢？

我只有忍着，只有忍着，……

往古的人常以忍耐来教训我们，我却是那么不中用，只要想到忍耐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我就又感到窒息的苦痛。我都不能再安静地躺在床上，我坐起身来，把脚套在拖鞋里，我开了灯，起始在那斗室中来回地踱着。我的住房是那么小，只有三步或是四步，我就得收住了脚步，转过身子。我的脚步是愈踱愈快，突然就猛烈地撞在墙上，我的头嗡地响了一下，我的整个的脸都象被撞平了。

在鼻子的下面，象有什么流出来了，我把手摸上去，才看到那是红色的血。

“那是血，那是血，……”

我并不觉得疼痛，在极度的兴奋中我失去了感觉。只一些时就染红了我的手，我的心在跳，我的血象泉水似地流出来。

“我还有鲜血，它是那么红又那么热。”

我喃喃地自语着，我的心反被欢快充满了。我的脑子重

又觉得清新，洗去了一些沉滞着的不快。

拉开门，我走向凉台，极目北眺，烧红了半面天的是万千盏灯光。为什么不是一丛火呢？我的心中这样想着。我想若是火就该好得更多，能毁掉些什么，又重新生些什么。

血已凝结了，不再淌下来，开了灯，对着镜子就看见血污的上唇，衣襟上也溅了两点三点。并没有想到洗涤，就又睡到床上。我快活地躺在那里，闭了眼睛，我想着来日一定有好太阳。——闭着的眼睛也觉得一片红，因为忘记关闭的灯的照映。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江南春

"……想江南春早，画里梦里，早就是一片嫩绿的草原和红的黄的花朵；我们这里却不同了，寒意仍是浓的，还吹了两天狂风，卷来了戈壁的黄沙。这是你想得到的，但不会梦得到……。"

展读着住在北方友人的来信，才觉到季节的变迁，就暗自低叫："呵，呵，已经是春天了！"

怎么能知道是春天了呢，当着读信的时节，拿了信的手指还为湿寒的水气冻得红红的，到了晚间，也一定要生起火来。偶然不慎，少穿了衣服，深夜归来，就被风寒侵袭得连身子也要抖着。也曾引起过轻微的伤风感冒，虽不十分严重，却更使自己知道谨慎一些。

有过一两天燠热的日子，那不是春暖，更没有想念中温煦的风，那几乎是炎热了。行路人的脸上淌着汗，仓促得还不曾来得及换了衣装，许多人就敞开衣领，用帽子呵新闻纸呵当做扇子用。叹息着，抱怨着天不该这样快就热起来。金

属的器皿和玻璃上，都附着细细的水珠或是水气的雾晕，人的呼吸也象是觉得有点困难的。

入晚，天就起了风，震撼窗门，还卷走了窗前的竹帘。不知谁家的衣衫落到我们小小的天井中，可是我们的衣衫，没有来得及收进来的，也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料想中的一天好星斗，不见了一个，坐在窗下，只看到铺满天空的发着一点红的浓云。

我知道天象是就要下雨了，但一直到我睡的时候雨也没有落，风却是不曾休止。不知谁家严闭着的窗户，突地被吹开了，撞击着墙壁，发着使人厌烦的噪音，清脆地响着的时节，那就是有的玻璃震碎了，纷纷落在地上。

梦中的天地却飘着濛濛的春雨，记起了不知在哪里见到骑在牛背上披蓑衣吹横笛的牧童的画景，仿佛就展在眼前。而茫然间自己就象是那牧童了，虽然自己原不会扳笛，也从来没有骑过水牛。夹在细雨里的是桃红，点破塘面的是多姿的垂柳，花的香气和土壤的香气足以使人沉醉，我 象 睡 着了，待醒了来，才知道还是人在斗室中，窗外虽是落着雨，没有花香，也没有春景，填满我的窗口的仍是别人房舍的灰墙，淋了雨水，有的显得深些。有的显得浅些。

寒冷象是更重了些，醒来时身子是踡曲着，贪恋着被的温暖，不情愿匆匆爬起身。终于还不得不起来，因为这一天我有预定的一些事。

走在街上，浸透了鞋的雨水是冰冷的，握着伞柄的手也是微红，拉起外衣的领子，自自然然地就把头缩着。

这一天的雨没有停过。

近黄昏，我走向友人的家中。雨点象是渐渐地大了，打着我的伞发了更大些的声音；待仔细看时，原来不是雨了，是细小的冰粒。

“呵，这时候，这时候还要下，……”

友人的家使我忘记了一切，我们谈着一些事，辉耀的灯，安适的房舍，一杯热茶，要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走出来时，才看到翩然飞舞着的雪花。我几乎是叫着：

“真想不到，冬天也没有下过。”

“是呀，这是什么样的天时呵！”

送我出来的友人也惊讶地说，接着便好意地留我一宵，说是没有什么人在家等待，就不必一定在雪中奔波。我谢谢友人，仍自一人走了。

愈行我的伞的重量愈增，到了家，黑伞已变成了白的。把伞放在下面，上了楼，推窗远瞩，许多屋顶都是白皑皑的。回望壁上悬着的日历，正有说明这个月分的季节的剪影画，那是燕子，茁长的花和花的心。

过些日子，我得了机会伏案回答友人的来信，便写了这样的话：

“……谁知道春天来过了没有呢？一天热，又一天冷；玉兰说是开了，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残败的花瓣，冷落地躺在地上，不是焦枯了就起着黄色的锈斑。有的时候是夏天，有的时候又是冬天，虽然没有黄沙，却落了一场雪，我告诉你，在江南象是也没有春天的……”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上山的路

——忆香山之一

才玩味过夕阳中万寿山美丽的远影，心神都十分舒畅，就觉得车行是慢下来了。那正是夏天，为了要得两月的清静日子，才想到去香山，那边已经有几个朋友租下了房子。一个人，两件箱箧，都堆在一辆洋车上；本来想再叫一辆车的，那个车夫为了贪图一点钱，就自告奋勇地说：

“先生，您上去吧，这算不了什么，我一个人送您去就成了，到了地方您宽宽手就成啦。”

觉得不必一定十分固执，就听从了他的话，把自己和物件都放在一辆车上。

在平时，也要一小时的奔跑才可以到达，正是雨后，想着至迟一点半钟也就可以到了。

前一段石板路，只为雨水冲得更清莹些，车夫以迅速的脚步跑着。坐在车上的我呢，也悠闲地倚着车身，看着雨后更青翠的沿路树木，还嗅着浮满了空中的草木的香气。城市中的污浊使我不能耐了，这新鲜的空气象洗涤了我的内脏，

通身都清澈了，自自然然地好象要唱出些什么来。

我并没有唱，我记不得什么歌，转了一个弯，我是被抱在温柔的夕阳的怀中的楼阁亭山的美影所噤住了。闪着光的是黄色的和绿色的瓦，在一抹云的细带没有锁住那里透出了朱红的廊柱，一楼一台地连亘着，使人记起了若干年前帝王的豪华。孤立在一旁的小阁象关着些哀怨的故事，不为人知地立在一座小山的顶上。一天灼红的好云彩又为这景物描了好背影，尽情地烘托出它的美丽，它的残留的光辉，也象对夕阳一样地感叹着此景不长了。在这时候，我就觉出来车夫是一步步地走着。

我看看路，石板早已尽了，雨水把灰土和成了泥泞，两只车轮都在那里面转着。

"泥太多了，是不是？"

"不算多，"车夫回答着，顺势站住，把手在脸上抹着，我也看到他背上已经满了一颗颗珠子样的汗水。"这是上坡路。"

他又继续走着，我就看到他背上的肌肉动着，手臂上的也凸了出来，他的颈子一直伸向前面。

"要走多少上坡路呢？"

"多着哪，从这儿起，就一步比一步高，本来是么，要上山，总得走上坡路，谁也不能平空拔起来。"

"平常也这么费力么？"

"也是这样，好点有限，象我们这样的人，不卖苦力气就赚不了钱。"

"那么，那么，——"

我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他就接过去说：

“您放心，太阳不落准赶到山上，误不了您的事。”

我并没有逼他快些的意思，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事，只是被他说起了就觉得早些到也好，因为第一次走这条路，怕黑了天就摸不着路。

他好象用两倍的力气来拖着车和载在车上的人和物件，脚下又是滑泞的泥路，我的心不能安下去，就吩咐着：

“喂，你停一停，——”

他站住了，把头转向我，等待着我的话。我就又说：

“你放下车把，——”

显然地这引起了他的疑惧，他也许想到我嫌他过于慢了，引起我的不满；他就不那么顺从听我的话，生怕我会不要他的车子。可是我抽出压在下面的腿，一下就跳到了路上，为了过于滑的地面，我几乎跌了下去，我抓住了车身，就又站住了。“好了。我帮着你推吧。”

立刻为我看到的是划开了一片疑云的脸，那么纯朴地笑着说：

“不要紧，您看您的鞋都脏了，这可怎么说！——”他试着走上两步，又说：“倒是轻松多了，可害您多走一段路。”

“我不怕走路。”

“要说呢，这年月是和往年不同了，上学的先生们都不象从前那么娇生惯养的，抄起什么来就是什么。”

“什么都不见得在行就是了。”

就如我自己，说是要来帮着他，只有在他的车上减少我

的重量是可信的，至于能否助他一些力气连自己也怀疑起来。因为泥泞，连脚也迈不稳，有的时候为了避免倾跌，我还把手按着车的布篷。突然加上去的一点重量，使他的车把向上扬了扬，微微回过头来，他显出一张和善的笑脸。这样，在我心中升起的一点不安，很快也就平静下去了。

"这路没有人修么？"

"年年修，您要是坐汽车，还得上路捐呢！"

"有人修还坏到这样！"

我感叹似地说，顺手抹一抹脸上的汗。

"修也就是那么回事，春天修了，加点土，加点石子，一场伏雨就都完了。"

正自高兴地说着话的时节，后面有一部汽车追上我们，从我们的身边驶了过去。它迅速地超越了我们，飞驰着的车轮带起了污泥。溅到我的身上，手臂上和脸上。我仰起头，还瞥见了汽车后面玻窗里的女人的脸。她们在笑，在她们这也许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

我愤怒地叫了一声，我的车夫就回过头来摇着。他也是十分狼狈的样子，可是他却心平气和。

"那不是干着急么？我们也不能追上去，把泥涂在她们的脸上，——再说，就是涂到她们的脸上也没有什么好处。"

他一面说着，一面停住了，用手掌抹一抹脸上的泥点，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可是当着我弄到我的衣服，他就说：

"那别弄，等干了，一搓，自己就会下去的。"

我们又走着，走了些时候，他就说：

“先生，您看，我们就要到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朝北指了指。

“那就是烽火台，当年怕鞑子来抢的，大宋朝代，杨六郎还在那边驻过的，——”

“前边就是香山了，南边点是西山，八大处，这边儿您看：那是静宜园，上面还有双清别墅，景致好着呢！那边的碧云寺，过去那边就是卧佛寺，望上走有鬼见愁，黑龙潭，那才叫险哪！”

我望着，一面大山已经迎在我们的面前了。它威严地坐在那里，遮去了夕阳；可是在它的阴面上，看得到更黑一点的地方，那就是树木的林子。山中的灯火已经疏落地亮起来了，被风吹着的树影一闪一晃的，就好象忽明忽灭，寺内的钟磬也随着风吹送了过来。

路线是更陡了，我们都用着气力。他还说：

“再用点力，我们就要走到了。”

“我知道，我们就要到了。”

我应着。我的心为莫名的喜悦紧紧地抓住了。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给不相识的友人们

——纪念鲁迅先生

……那晚上，我们是同被遗留在黯黑的墓场里。当我们一面唱着安息歌，一面抬了沉重的木棺，天不是已经黑了下来么？到我们看到木棺安稳地放进墓穴时，那几乎是人影也不辨了。

夜是从高大的树顶上渐渐沉下来的，在低微的啜泣声中，人也移动着脚步散开了。秋天的风扫过了树的枝叶，更扫过了我们的心。我们是失去了些什么，这许多天来我一直是如此。我记得才听到鲁迅先生死去的信息，我的心就感到空虚，所以我跑去告诉×的时候，我竟象说不出话来。我看到鲁迅先生的遗体，我还以为他不过是安然地睡着，我时时想他还要醒来的。这几天内，他未曾醒，他只是安静地躺在木棺里，被我们葬到土中。我知道他从此不会再醒转来，而我的悲哀，是更深更重了。

我有一点留恋，可是我说不出来；我总记得那么一个和善的老人，那懂尽世故而只以好心待人的长者，一个勇敢的

有气节的战士，一个不苟且的工作者，……我什么都忘记了似地在那里默想，到我觉得再没有一点声音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我就急急地顺着路径走出门，在那里我又遇到四个友人。他们惊讶着我还没有离开，而更使我们惊讶的是暗夜中的你们一群。

你们还不曾走，当其他的人都已散尽了的时候。天是更晚了，你们都又要回到极远的地方。也许你们十分疲乏了，饥饿了；可是那里再也没有人。你们说需要立刻回去，因为再迟些恐怕门就上了锁。你们喊过车子，可是没有来。于是有人喊着了：“我们走吧！”但是你们并不识路。有的说是该向右，有的又说是该向左。那条路又是那么僻静，连路灯也没有，这里那里响着的只是秋日的鸣虫。

“我们不能空站在这里，我们得走！”

当你们又茫然失措地停在那里时，有一个人喊了起来。

“好，我们走！”

你们齐声应着，可是你们没有一个知道该朝哪一边迈开脚步。当你们正在犹豫的时候，恰巧一辆大汽车来了，你们就都挤上去，我们呢，我们也再没有其他的方法，虽已没有座位，只好上去站到里面。这我才看到你们的脸，你们都很年青，男的和女的，有二十几个，你们立刻就起始歌唱。我低低地问着你们中间的一个，我才知道你们是××书局的工人，因为敬爱景仰鲁迅先生，从杨树浦走到胶州路，又从胶州路走到墓地。

“……先生，你不知道，我们的管理不许我们来，我们都是偷偷跑来的，有的是排版部，浇版部，印刷部，装订

部，……每一部都有两个代表。”

这也是那个人告诉我的，而且他还和我说鲁迅先生是不死的，他的精神留在你们的心上，为了纪念他，你们只有努力，顺着他所指示的路向前进。

当他说的时节，他的眼睛放着热烈的光，我频频地看着你们的脸，我知道你们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大大地被感动了，我只能点着头，表示着无言的钦敬。我知道在你们的心上，鲁迅先生是真的不曾死。你们绝不是那一面捻着胡须，一面摇摇摆摆雄山羊似的人物，你们也不是准备好了言词早就等在那里的漂亮的演说家，你们只有热烈、向上、不屈辱的心，最初是浸在深沉的哀伤里，随即想到当前的工作与决心，你们不会忘记，你们不屈服，不妥协，也不宽恕，你们承受了鲁迅先生的伟大的精神。

在短短的相遇中，你们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更是离别时热诚的挥手。你们的手将拉起许多人来，要他们也走着同一的路。

我追悔不曾问过你们的姓名，在中国该多有些象你们那样的青年，让我们大家来记着鲁迅先生，让生前的鲁迅先生的精神在我们大家的心上永远不死！……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近　　感

几日来连市街也变得沉静了，纵然有红的和绿的灯光，也有街车在奔驰；可是没有人，只要到了九点钟的时候。

我就是住在这里，严厉而沉滞的空气几乎要使我窒息了。一向喧闹的里巷也静下来，我仍然是住在顶楼里，望着外面远处的景色。什么都和先前一样，高耸空中的霓虹塔还是傲然地各据一方，我想得出那下面有着无数享乐的人，他们没有记忆也没有远思，他们只知道当前的安逸，而且他们想到了我们所住的区域就是要打一个寒噤，却只记住了不要踏到这上面来。

许多友人都劝过我暂时住到他们那里去，说是不必固执着而遇上了什么不幸的意外。一个友人说到近日来我的住处，还惊讶地问着：

"怎么，还可以住下去么？我真没有想到。不会有什么危险？唉，唉，照报纸说起来，那可真……"

至少我可以告诉他，我还是安然地住在那边，许多人也

都安然地住下来。只是当我每天从我的住处走出来，总是深深地低下头，我不去看，我知道看了的时节我将忍不住我的愤怒。那是徒然的事，因为我只有两张空的手。

但是车奔驰着，靴底的铁钉踏着水门汀的边路发着响亮的声音，有时候刺刀反映着太阳的光，会引得我抬起头来，于是我所看见的是那样的脸——在哈尔滨我看过，在奉天我看过，在北平我看过，在天津我看过，在这里我又看见了！

“这是我们的友人！”

一个大而空洞的声音时时在吼着，我想：“也许是的，那么字汇该重写过；友情也就不足珍惜了。”

我还是往前走，渐渐地有一条河迎在我的面前，望到河的那面去，我才看到活着的城市。（说是活着，也是半麻木了。）

我仍然走着，走上了那座桥，在桥的中间我遇到了一个相识的人，他提示似地告诉我十月就要到了，十月的第十天，就是我们的国庆日。

看到了我不十分热中的样子，他又说：

“……该纪念的一天呵，难说你忘了么？”

“没有忘，没有忘……”

我一面低低地应着，一面继续着我的路。我是在想着的，我想用尽了我们所有的忍耐与镇静，也不能把快乐掩住我们的悲伤。

在我们的脸上，这里是耻辱，那里是创痛，而我们的“友人”，不知要在那上面，还涂抹上多少新的耻辱，给我们多少新的创痛呢！难说我们只应记住那小小的光辉而忘掉

这一切了？

“不，不，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一个洪大充实的声音应着我，我停住了脚，张望着，想寻出应着我的人；我才觉出来这声音是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我也叫着！

“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友　　情

走尽了一段长的艰险的山路，我来到贵阳。我好象一下子被投入寒冷的地带里，我不曾经过秋天，从炎暑一步就跨入了初冬的薄寒。

在街上，自顾着过时的夏日衣裳，行人用惊奇的眼睛来望我，自己也感到异常的不适。心中却不断地想着，“照这样冷下去，我是向北走的，那可该怎么办？……”

可是温暖的友情驱开了不宜的寒冷，我走了许多不平的街巷，终于跨进一家院落。正自踌躇着：“也许记错了吧，”友人萧已经从房里跑出来了。他还是那样，我们亲热的握着手，萧夫人也立在阶上朝我招呼。随着我就被让进和他们从前住在北平相仿佛的书斋，只是那时尚抱在怀中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活泼泼地在地上跳着了。

我们已经将近三年不相见，象有些话要说又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这不是平和的聚首，也不是欢乐的晤谈，想不到的相遇，想不到相遇的地方。说些流离的苦辛罢，说些刻在心

胸间的灾难和愤恨罢，谁的还不都是一样么？想着自己的，就不难臆测他人的了。

第二天的清晨，寒冷象是更重了，正自好奇地望着呵出去的白气，萧和齐同时走来看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只想到这两个友人，而今我们都遇到了，宛然象两三年前在三座门那寂寞的屋子里，听过了门环的震响，他们已经跨进了我的房子一样。可是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寒冷的城中相遇了，想念远隔的土地，依恋旧时的一草一木，只能凭着幻想和梦境来使自己满足了。

忍住心中的愤懑，强自把疲困按下去，说着过去的遭遇，不期然地就说："什么时候我们还都回去，早晚总该有那么一天。"

我们絮絮地谈着，有时说到极琐碎的个人的事，我们却都极高兴。我的心也被鼓舞起来了，感到友情的温暖。我记起来，在那温暖的地带，我的心是在寒冷的境界中，没有一个相识，没有一张熟谂的脸；而今我来到这个寒冷的城，温暖的友情使我的心也热了起来。

齐笑着说到他的长发，他说那次他到上海我们都劝他剪短，他一直也没有剪。可是我心中想着那正好和往昔相同的事物，更觉得可宝贵。他有一张大脸，和善的大脸，披着及颈的长发，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很象罗丹的巴尔札克雕像。

我们放纵地说着，在生人面前我是羞于开口的，可是在熟人中我的话说得并不少。可是终于我要走了，还有一段路等在前面，在贵阳我只能做短时间的驻足，我还得上前去。

那又是一个寒冷的侵晨，我离开贵阳，回顾那寒冷使我

战慄；但那温煦的友情却牵住了我的心。

怀了沉重的心，我爬过一座座更高大的山岭，花秋坪，钓丝崖，……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旅中短记

一　梧州——一个夹山带水的城镇

我首先应该向那些死难的同胞们表示我深厚的哀悼，就是今天下午，在这个更小的城里，听到从梧州来的旅客说，昨天日机曾经在市区丢下许多燃烧弹，热闹的市屋烧成灰烬，死伤的人在一百五十左右。在那里，虽然只是路过，我也住了将近半个月，有我的厌恶，也有我的喜爱，但是当我听见这样不幸的信息，我的心都为悲愤蒙住了，我想象着在死伤的中间也许能有一个两个我所认识的脸，在多数的几条街中，有些脸早就在我们的脑中留下影子，如今那脸形或许变了样子，或许在这世界上被涂抹下去了！……

当着我所乘坐的船才近梧州的时候，就也逢到警报，船终于在一个山脚下抛了锚。待船行的声音静下去，我也听到飞机的声音了，大约是五架或是六架，要仔细看一看的时候却为同船的人阻止了，说是会有意外发生的。我只能望着远山中被投弹后所冒起的烟尘，那象是有极远的距离，船上的

人告诉我那是在炸对河的广西大学。可是不多久便有一声响在船头三五丈远的地方，等到人们都避回舱里，那响声也不再有了。那时候想着许是不曾开的高射炮弹，第二天的报纸上却说当时我们的船头一弹，船尾两弹。

那次我并没有被炸中，还是平安地到了旅舍，在居留的十几天中间，也遇到两次警报。大约都是近午，一声警报来时，人就惊惶起来，有的跑回去，有的跑向北山；喧嘈着，惊叫着。可是不久就安静下来了，没有人声，连窗外的河也要静起来似的。只有飞机的声音响，不久也就消逝，即是轰炸对河的西大，连声音也不大听得清。每个人都以为日机只轰炸对河的学校和空了的硫酸厂，对于这个没有一切设备的市区，是不会加以轰炸的。

这次可确实地证明了设想的错误。我不敢想那些无辜的人辗转在血泊之中，我也不敢想一片火在烧着那狭窄的街旁的市屋，我们应该记得这是一笔新的又深又浓的血债。

我说过对于梧州我有我的厌恶，也有我的喜爱，我几次被街上雄伟的歌声惊起，从窗口看下去，成排的穿了制服的男女青年，正放开他们的喉咙高吼。渐渐地人聚得多了，会唱的人随着他们的歌声唱起来，就是那些不会唱的也懂得随着他们的声音哼。他们想用他们的歌声唤醒居住在这个城里的三万人；可是傍近旅舍那里，也正有几座水上楼阁，那是成日成夜的赌场，到晚来夹杂着妓女的歌声。我不相信在广西我会看到这些，我只当我在做梦，但是这是现实的梦，午夜里妓女高亢的歌音，倒常把我的梦惊醒。

记得有一次我到北山去，经过一节狭小的山巷，在将到

尽头处我看到几个架了盒子炮的兵士，门前还聚了一些挑妇。我想这总是运输子弹枪械，所以才戒备得这样森严。可是待我回来时候，我已经看到每个挑妇挑了两个箱子顺路急行，兵士们更如临大敌把枪架起来在一旁走，我走上去看到两三张封条，有的是××土局，有的是禁烟局，于是我恍然明白了；可是这更是我想不到的事。因为很早对于广西就有一番好感，在这次抗战中也更认识了他们的精神，却料不到还存在着这样伤人害民的事物，我想或者那中间还存在着一番解说，可是无论如何那是难以使我了解，也难以使我同情的。

但是每次在街上看到那些挺胸而行的男女青年，我的心中自然起了一番敬仰的诚意。他们穿着灰色的军服，女儿们洗去了脂粉，和男青年们平肩站立。我知道在前方有若干象他们这样热血的青年，他们不只和士兵过着甘苦相共的日子，他们也献出他们的生命。相同那成千成万的兵士们，他们是沉默的战士。让可以说话的嘴生在别人的头上，让那些人藉着那张嘴来攫取一已的名利，他们只准备随时为了捍卫祖国将热血流在土地上。

更可钦敬的是那些女人们，她们做一切的苦工，在茶楼谈闲天的，到赌场里下注的，在花船上和妓女瞎缠的，横在榻上抽鸦片的却都是男人。他们的脸上挂着病容或是懒容，不断地吃着烟，把脚放在凳子上，用手指摩挲。所以在茶楼和公共的场所里都写着：'禁足上凳，'可是没有什么用，那好象是他们生而俱来的癖性，只要坐下来，就耸起膝头，把脚放在凳面上了。

但是他们一直过着安逸的日子，我曾在一家药店前静观十分钟，四壁的架上无非是草木根桠，有的还藉了潮湿的水气出芽抽枝，自有一番生趣。店主人好象睡在那里似地坐着，店口还堆了几座小小的石山，他们象是靠天活着，什么都过得去，痛苦疾病，天也自会为他们医好；可是他们不曾想到有这么一天，天也会塌下来。

城是依山而成的，有两条水流在两面，一条的水是混黄的，一条水显得出一些青绿，但也并不清澈。望过去是一片山，不高大，为满山的树木遮住了。听说那山的后面还是山。因为两面都是山，河底就更深；可是到了秋天还免不了水涨上岸，近河的房屋的下层，就会浸在水中。一个友人指点着我说：“不看见那些墙壁都用油涂过：那就是防水的。”他还告诉我墙上的铁环就为了缆船的，而二楼的门，更预备水涨上来时以便出入。

这个城，虽然一直是广东广西间的一个过道，并不如何繁盛，倒是最近，凡想去内地的人多半要经过这里，使这个城显得更热闹些。那些旅客们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他们留不下什么也带不走什么，只使这个城更多地感到战时的紧张情绪。

我离开梧州的时候在一个大清早，天也还没有亮，我投着最后的一瞥，那座山城正安静地睡在夜的怀抱里；可是我走了，不知何日才能再来。

二　上车——下车

待我走近公路汽车，里面已经坐满人了。那不只是人，还有什物，塞了后车门的是一木箱药酒。当着别人为我设法张罗一个座位的时候，我就得着余暇来观察这辆车。我正自有一点怀疑，以为它不见得能顺利地把我载到我要去的地方；为我找座位的人已经催促着我走上去了。

我不是走上去，因为没有下脚的地方，我是爬上去的。当我把身子塞到缝隙里，才发现傍近我的是一条狗。它喘着，嘴里流着口涎，正好把它的嘴架到我的膝上，我的裤立刻就湿了。那时候我很气忿，我想和公路局的人交涉；可是司机已经上来，车起始蠕动了。

做为狗的邻居自然我的心是不甘的，于是我望过去，在狗的身旁又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虽然她们无法听懂我的话，可是我的意思她们当然明白。回答我的不是她们，却是后排的一个男人把头探到前面来说它不会咬我，同时那个妇人猛力地把那条狗的颈练一拉，狗头离开我了，它的尾部却正压在我的脚上。天是热的，而且难保它途中不有什么麻烦，当我又向那个妇人说的时候，她显得不耐烦似的和我咕噜了一阵，又把那条狗拉了拉，稍稍使我的脚松动些。

对于那个妇人我真有点气，后面的那个男人却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脸并不大，好象被架在鼻上的一付大平光眼镜

给罩住了，他的面型使人发笑，可是他故意装成极其庄严的样子。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极正经，不提防那付大眼镜滑下来，他赶紧用手又扶上去。他的手里还抱着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看见他我就想笑，只得把舌头夹在自己的牙齿中间才止得住笑声，好在他并不觉得我在笑他的，他自觉着全身没有一点可笑的成分。

车还算平顺地走着，狗和人都渐渐倦了，热烘烘的狗又靠在我的脚上，身旁的小女孩也把困乏的头倚在我的肩上。我不能承受这样的重负，就轻轻地用手推开那个女孩子的头，这时，突然有一个极有力的手掌打过来，一半打在女孩子的头上，一半打在我的手上，那个女孩子猛地惊醒了坐直身子，可是那手掌还是不停地打下来，我不知怎么好，我很失悔，对于那张忿怒着的可笑的脸我说不出什么，可是我起始卑夷地厌恶他，那小女孩却咬着下唇一声不响，也不躲避，我记得从此她就不再阖上眼睛。他还骂着，好象说是要宰了她。我猜得出那个女孩子一定不是他的女儿，他所用的是面向着仇敌的凶狠。（后来在一个小停站，他们的狗忽然钻出去，他也是那么凶狠地打着那个畜生。）

我忍不住满腔的愤怒，我要说话的，可是我立刻记起来我的话他听不懂，他的话我又不会说。我只得用温抚的眼睛望着那个小女孩，她正挺直身子端坐着。

汽车忽然停了，说是到吃饭的停站，乘客们乱哄哄地挤下去，到一间席棚里。我的邻居们牵着狗也去了，车里只剩下一个人，就是我身边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是端坐着，并不使忿恨全显在脸上，她使我记起另外一个小女孩，那是三年

前在P城所遇到的，娶了年青后母的父亲踢出她，多病的哥哥无力养她，她象一个成人似地终日坐在御河旁的大树下沉思。也许她对于全世界都在恨着，可是她咬紧牙，忍着饥饿的肚子，……

等装满肚子的人又装满了车，车就又起始动了。一时间乘客们大声地谈讲着，不久有的就沉沉入睡了，一位中年女客，许是不能忍受颠簸，也许不惯那汽油的气味，又是才吃饱，就哇哇地吐起来。她正好坐在窗口，把头探出去，可是风把她吐出的秽物，送到后面近窗的两个乘客的脸上，——那两个正是那个女人和那个戴大眼镜的男人。

我该同情那个呕吐的人，可是我望到那两个在仓皇躲避，狼狈的情形，我却笑起来了。我真无法忍住，就是不望过去，一想到的时候就笑得挺不起腰。后来那个男人象很聪明似地要那个妇人张起伞来，我看到那个躲在伞后无法再装成极庄严的脸，就更忍不住笑。我觉得这点偶然的惩罚既恰当又不过分。我知道他们把怀恨的眼睛溜向我，可是我仍自笑着。一直到勾漏山的美形引住我，我才止住笑，望着远地的云山。

这时天却下起雨来，渐渐地大了，一直到我下车的时候也没有停。我撑了一把雨伞随着一名脚夫向着一座小城走去，他还指点着近城处的一座高楼就是我该投宿的逆旅。

水浸透我的鞋，横吹的雨丝打湿我的衣裳，道旁的荷塘使雨声更喧闹。

三　寂寞的等待

在那个夹山带水的城镇里我住了十天以上的日子，来到又一个小城。我又停下了脚步。

我是被人引进一座古老的楼房里，这样的建筑正适合一些旧日的神怪的故事的背景，才来的那几天，更是秋雨连绵，添了不少阴森的意味，我真想立刻就离开了，可是我不能走，我只合等在这里，不知道要等上多么长久的时日。

入晚，我巡行在这小小的城里。每条街都是黑的，从每个窗口透出的灯光都象鬼火，憧憧的人影在闪着，他们低语着我所不懂的语言，我就废然地踅回旅舍。那个旅舍，却象一个更黑更大的怪物，巍然地静伺我，一待我走进去，它就要把它的大嘴关起来似的。

室内的灯依然是暗的，我真想还不如点起一盏油灯来爽快。它只照亮小小的一团，留下许多黯黑的角落来和它的光亮争胜，于是我想到：若是一时这黑暗吞噬了这光明，我也将沉在那无边的暗海里了；可是我相信光明，更是最近我对它有着无比的信心，我知道光明终于能克服黑暗的，那只小小的灯仿佛就此真的亮了些。

其实到晚间那个旅舍早就成为嚣喧的了，门前和庭院里停了从各处来的汽车，小贩和捶背的瞎子又填满所余的空隙，每间房里也住满才下车的旅客，他们一面道着辛苦的旅途，一面计算着明日的行程，因为隔断房与房的只是一层木

板，所以混合了多人的语言化成一片嘈杂。

在那一片语音中，若是听到了自己所懂的语言，自有一番暗喜浮上心头。这情绪是说不出来的，既不相识，也不曾说过半句话，那份喜悦是自何而生呢？平时我也许厌恶那叫嚣，那难耐的俗气，或是那尖得使人头痛的高音，可是居住在这陌生的小城中，什么都象是变了，甚至于一个人的喜恶。

就是那一片嘈杂的人音也不象从前那样使我厌烦，它使我记起来我还活着，我还活在人群的中间，虽然知道这些人于我不过是一粒沙和一粒沙；今朝风把我们吹聚了，明日风又会把我们吹散，没有一点黏着，没有一点关联。

人们很早地就睡了，在那昏黯的灯光下我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长时间的枯坐也使我感到疲惫，于是我躺到那硬木床上。我细听四围的鼾声，这时我感到无比的冷清。那张床显得那么大，那么空，使我的心那么不安，窗外的风在吹着，那是秋风，象要把一树的叶子都吹落在地上。（这是我们的误想，近南的地带，据说到冬天也不落叶的；可是秋风也自有它的威严，更是对于一些远行人。）

好象才睡着，就为人声惊醒了，上道的旅人迎着早晨爬起身，大声地叫着店役，张罗自己的行篋。天还不曾亮，只是四点钟的光景，可是整个的旅舍都象是醒转来了。我还是不能走的，我也醒了，听着旁人匆忙的安排，自己的心中不知有什么样的滋味。我埋怨自己，我知道这等待虽然是别人的失信也怪我自己处理得不妥当，如今我好象悬在空中，不能上也不能下，在这极小极小的城里，度着极寂寥极冷清的日

子。

当嘈杂的声音渐渐静下来的时候，留下来的只有这个空大的旅舍，和我这么一个远行人。秋日的朝寒是难耐的，我披衣起来，立在窗前，望着淡下去的夜色，迎着晨起的太阳。

附记：我知道在这时候我不应该写这样的文章，可是把任何一个人，放在这个小城里过上十日八日，总会和我有同感的。早时说惯了寂寞，那还算不得，如今是稍稍尝一点，真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天真也凉了，秋也来了，远行人还只有单衫；我只盼着我的等待即行终结，走上前行的路。

九月尾

四　到了柳州又到宜山

到了柳州，天已经黑下来，渐形苍茫的夜色从远近山峰的顶尖沉下，对于一个陌生人，多少是有些张皇的威胁。我不认识这个城，正如同这个城不认识我一样，随了挑夫到一家旅舍去，那家已经住满了人，再走回来，好容易在另一家旅舍里找到一间才足容身的房子。

这使我想起我才离开的地方，我已经住了半月以上的日子，那房子是大的，空洞的，而且有些怕人的。我不得不离开了，精神的折磨将使我成为异常的人，我为什么还不走呢！

那是在极早极早的时期，黑夜里爬起来，象其他的匆忙的旅客一样，默默地走出那座小城，傍了城墙和一条莲塘，我用一支电筒照亮迈向前的道路，就这样把自己连同随身的简单箱箧，一同到了汽车的停站。

于是我又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城，这旅舍里住满人，他们多等在这里，象从前我等在那个小城里一样。这里有更嘈杂的声音，一个女人在间壁唱着不合调的送别歌；可是她并不悲伤，还仿佛极快乐似的。我稍稍休息一下疲乏的身子，便到楼下去探询有关我自己的事件，一切都和我的想象相反，使我的心又另为烦恼抓住了。

别人说："你走不了，不看这许多人么，都等在这里，不信明天到车站去看，购票登记都到了下月初，要走么；就得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再加上一个月，难道要我在初冬才到达我要去的地方么？我只得再走一步，我不想停留；可是我将走到什么地方去，我一点也不知道。

据说是只有四小时的车行便可以到叫做宜山的那个地方的，我就在下午赶到车站。买好票，车子才来，和我同上这辆车的有几个浙江来的学生，还有一家人——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两个兵，一个五六十岁的商贩。人并不多，行李可着实不少，座位只是相对的两条木板，行李都堆在中间。车身的外观，好象被铁锤打过的洋铁筒，高低不平，油着乌灰的颜色。每个人都用着怀疑的眼睛望它两下，才不安地走上去。怎么能想得到这是运客的车呢，除开

外形和设备，连那副车架也象有些问题的。

可是一切都不容你想，时候到了，客人应该准备好，马达已经象牛似地吼着，它好象嚷："不要不信任我，好歹我也能把你们送到要去的地方。"

它没有错，它实践了它的诺言；可是我们这些人，到了该下车的地方，两只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走路，那个妇人是由别人背走的。

我想，关于这一路上的情况我该多说一点，不是只因为我受了苦，发誓说再也不坐象这样的公路车；我全是为了人道，安排这样车子的是人，受这份苦痛的也是人，人和人有什么冤仇呢，该以这样的折磨加在别人的身上？

这一条路就不大平坦，行车频繁是一个原因，自从由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管理以来疏于修补是另一个原因，可是每一架私用车都得付养路捐，每一张客票也都加上这笔费用，我想他们不是用钱来买这样坎坷的路面。我们的车呢，算是座位的只是两条木板，于是更敏锐地感到这艰险的途程，每一块凸起或是凹下的所在都给我们极深刻的印象，不只是坐着的部分疼痛，连脏腑都抖动了，象绞在一处，同时脑子昏洞洞，若不是有坚固的头骨，也许要冲天而出。想呕吐，又吐不出，虽然风很大，额际上渗出一层冷汗。可是我还得勉强打起精神来，要随时提防堆在中间的行李要倒在我们的身上，我又不能推过去，因为对面也坐着呻吟的人。

我还能忍住自己的苦痛，因为在苦痛的时节我会想到更苦痛的遭遇，在记忆中寻不出来，就到幻想里去开辟，我甚至想到比起我受了极重的体伤，——可是别人的苦痛使我不

能忍受。就坐在我对面的老妇人简直要躺到地上，地上也没有她躺下去的份，她爬着，偶然抬起头来，她的脸完全变了样子，她不断地低叫着，口水从嘴角流下来。有时用手抓着前胸，车一颠的时候她的眼睛一闭。她的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叨唠着，也唸两声佛号，从她的口音我知道她是常熟人。她好象说着："好不容易逃出日本人的手，没有想到这车子要颠死我，颠死我……"

坐在她身旁的女孩子，眼睛里含了两泡泪，她不说什么，有时焦灼地想安慰那个老祖母两句，还不曾说完一句话，就得把头伸向窗外去吐。她用手帕捂着嘴，用身子抵住要倒下来的箱。

那个小商贩，一手抓住一篓沙田柚，一手抓住一篓大芋头，头埋下去。上车的时节他争执着别人的箱子不得压了他的果子，这时他什么都顾不得，车转弯的时候一跳，一篓到他的怀里，一篓溜到我这边来；可是他连头也不抬，这一路他只给我一个发秃的头顶看。

有一个残废的兵坐在前边，等到车停的时候，他大声叫："老子在前线没有打死，回到家乡坐车倒要送了命！"坐在车尾的那一个却憋了一张通红的脸，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好象突出来，两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支在大腿上，在用全副的力量来和这颠簸的车对抗，有的时候他也皱皱眉，用手掌抹一下脸上的汗。

三个学生原本唱着救亡歌，到此也就变成入秋的鸣蝉，嘴微张着，呆呆地坐在那里。那个二十多岁男子的黄脸显得更黄，苦痛地扭着，他还得时时站起来拉住箱箧，免得落在

他母亲或是祖母的身上。

全车里只有那个男孩子显得没有什么，他照样东张西望；可是不时地也嚷着痛，还没有到地方的时候，他已经两次嚷着到了。他有时候坐着，有时候爽性爬下去。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子被装到宜山。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我们的胃好象变了位置，全身都是疼痛的。坐不是，卧也不是，想站立两条腿又缺乏那力量。我无助地躺在小孤店的木板床上，我没有吃饭，也没有睡着，对着从屋顶天窗中洒下来的月光，我的心里暗自决定：再要是象这样的车，我情愿死在这里！

五 检 查

忽然有喊打的声音在楼上响，由于那声音的洪大和参差不齐，我猜得到喊的不止是一个人。低声问着恰巧站在我门旁的聋孩子，他也许并没有听见我问什么，却懂了我的意思，便用高嗓子和我说："在查夜呵！"

可是这时候又是一阵喊打的声音，还夹有木棍捣着地板的声音，桌上小小的灯火都在跳着。关于检查，查夜这一类的事件，也已经过了几次，但是象这样威严的排场，实在还是初次遇到。一个雄壮的声音在咆哮着。

"你怎么说不出来？呵，一定有毛病，再说不出，就捆起你来打……"

随着这个打字又哄一阵，很象高腔戏里的帮腔似的。

"你要问什么尽管问好了，你不问，要我说些什么？"

"有什么说什么，你的嘴怎么还这样硬？"

"它生来除去吃饭，就是说话的，有话总得说出来，不然不就变成哑巴！"

"刁恶的东西，难道你要违抗命令么？"

"倒没有那意思，入乡问俗，谁要我得在这儿歇一夜呢，有麻烦我也得受。"

听着这些话显然这个被检查的一定也不是毛手毛脚的家伙，否则那几声喊打就该把他弄昏，可是他的回答有条有理，毫不惊惶，那个检查的人一定也被他弄得没有法子，只得从头问起一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什么事情，还有姓名籍贯，年岁等等……

这次的回答也许吻合了，随后大约是该检视行箧吧，又是一声咆哮！"不要你动手，我们自己来！"

总在十五分钟以后，才有脚步移动的声音，我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五六个人。有四个人背着不同式样的步枪，有一个人拿一面写着巡查两个字的小黄旗，还有一个四十岁左右背武装带的矮汉子，或许就是为首的人。

我也是照样地被问过了，还好，没有用喊打的声音来威吓我。因为是从上海来的，却引起来那个为首的兴趣，他象自语似地说上海他也到过。

"唔唔……"我只是随意地应着，这时候那个拿旗子的人已经在检查我的箱子。他把三星蚊香拿起来问我是什么，枕套也问一问，连被单也象一生一世不曾见过，问我那是做什么的。我已经很气忿了，那个为首的人还很有兴趣的问我

大世界还有没有？

“我在上海从来也不去那种地方，什么大世界小世界我都不知道，……”

我没有好气地回答他，我的眼睛始终望着那个翻着我的箱子的人。他真是什么也不错过，一双拖鞋，一条毛巾，最后我的几封信象是被他发现至宝似地，爽性就着灯光读起来，我不能忍耐了。坐到椅子上等候他们，我向那个为首的说：

“检查我是不反对的，不过象这样，麻烦还是小事，时间的化费实在太多了。幸亏贵县不太大，旅店也不太多，否则这一夜不都要化在查店的上面了。”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微笑着，那个检查的人也笑着，可是他不放松一小件。我想对这样的人缄默也许更好些，于是我就任他们翻动，若有问询，就用最简短的话回答。这样在二十分钟以后算是完事了，留下凌乱的衣物，由我自己一件一件地整理，他们却吆喝着向别的房间去了。

仿佛我觉得很疲乏，随即睡到床上，似乎入睡了又醒转来，而那堆人和洪亮威武的喝声还没有离去。我确切地知道那时我并不是做梦。

六 夫　　妻

不提防一阵车轮雨，从那个朝天窗口直泼下来，只顾去收拾打湿了的床帐衣物，忘记了还在大开着的天窗。还是因为雨水滴到楼下去，那胖老板才三脚两步赶上楼来，关了天

窗，我的忙乱才能有个终结。可是我那间没有窗口的房子，就黑得仿佛在夜间一样了。好在我留在那里原没有什么事，枯坐度日也不会引起我的焦躁，静听着雨声反使我朦胧地睡去。既是夏天又在那么一个南方的小城里，我的困倦原是不足怪的。

一阵人声吵醒我，我先就听到那个聋孩子用高声来说房间的价钱，好象来的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下江口音，叽叽咕咕地商量了一回，还是那个女人不耐烦起来，几乎是在叫着：

“少打点算盘吧，这大雨天还走到哪里去？多花点不比淋出毛病好？”

那个男人果真就不做声了，于是那个聋孩子就去倒洗脸水，取循环簿，又大声地问一回要不要预备饭。

也许为了自己是流落人，在这个语言习俗都感到陌生的小城里，更殷切地盼望能听到自己能懂的话，甚至于还有一份不该有的奢念，那就是会无意中遇见往日的相识，因为这样，我就静心地侧耳谛听那一对新客人的话了。

我先就听到那个女人在怨天，说是怎么这样巧，才下汽车就下大雨，没有车，又没有轿，烂泥都可以沾掉鞋，衣服还浇个透底湿。“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那个女人重复地说了几遍，于是我就听到低沉的男音说：

“等等吧，停下行李来了可以换件干衣服。”

暂时间他们沉默了，过些时果真脚伕把行李送过来，由于脚步的声音，我知道脚伕是把行李一直挑到他们的房间里，那个女的好象猛地被刺了一下尖叫起来：“哎呀，我的天，这可怎么办？你个死东西，你来看，都湿了，都湿

了！”那个男的这时候好象正在付脚伕钱，象是没有那么驯顺地听女的吩咐，那个女的就跳过去扯男人，（这是由于楼板的颤动我听出来的）不依不饶地说：

“你可给我过来呀，你看，我要你看……”

男的显然是有点仓皇了，因为脚伕也在争钱，女的又嚷，就不耐烦似地说：

“慢点不好么，看你这样叫，要别人听见象什么？”

“谁听得懂。到这种地方我都听不懂他们的鬼话，他们怎么能听懂我的话？真是前世没有做好事，今生跟你受这番折磨。……”

男的到底多付些钱把脚伕打发走了，至少他想那副神气别人总看得明白的，可是只剩下两个人的情形象是更恶劣些，那个女人继续用高音叫：

“谁象你呵，要你买一个箱子你不肯，你舍不得钱；这下子可好，什么都淋湿了，这可怎么穿？”

“你什么时候要我买箱子来着？”

那个男人好象忍不住了，不得不反辩一句，就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我没要你买？呵？你们做男人的自己不知道买么？你又不是三岁五岁的孩子，连这点事理都不明白。这下你看，可就好了，就是晒干也穿不得了，颜色都褪得不成样子……”

“我也算不定路上会下雨。”

“我没有告诉你么？叫你想法子把车顶的东西拿下来，你又不肯说，好象怕别人似的，哪个男子象你这么傻！”

"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包车，车夫哪肯听我们的话？"

"你又没有说怎么知道人家不听你的话？你要是说了，他如果不停你就可以说你不停车淋坏了衣服可得赔我，他还敢不停么？我真也不知道怎么倒了霉，会嫁了你这样一个没有用的男人！这么些年，我哪里享到一点你的福？罪可受得不少，东奔西跑，如今随你来到这个地方，你看，要是把我冻死了，尸骨都不得还乡呵！"

"事情也不会有那么严重，再说，这还不都是日本人么，要不然我们也到不了这种地方，你只是抱怨不也--点用没有，快想法子把衣服弄干，省得受凉也好。"

"你连话都不叫我说么？要把我憋死，别人跑有跑的好处，我跟你跑不过受一辈子苦，冻不死饿不杀的那点钱，我就不信你到别处捞不到，看这一路上罪还受得不少么？白天赶路。夜晚喂蚊子，炸弹差点没把我炸成粉，我总算活了这么大，什么都经历过了，要不是有你这么一个好丈夫，我还能享得到这么多福么？"

"你扯得这老远有什么好处！"

"我偏说，我要说，你不配管我。我再不说，还要把我闷死呢！"

"女人就是这样唠唠叨叨没有完，事情过去就算了，何必总提？"

"什么女人女人的，难道你不是女人养的么？——"

在这半句话说出之后，突然那个女人带着哭音高声喊起来：

"——你要打人么？你活了这么大旁的学不会，你倒学

会打人了！好，你就打死我吧，我也不想活下去了，这倒爽快，省得跟你受罪，慢慢把我折磨死，我早就看透你了，你打，你打……”

一切的演进，隔壁的我实在无法臆测了，从言语上听来，女人是利口的，那个男的拙口笨腮，即使在做事那一面是无能，也不会粗鲁得是一个打老婆的汉子，可是女人那么叫喊，在听者这一面，真是没有法子想。可是我明白，由于路途上的劳苦，人的性子很容易变成暴躁，那个女的我想是如此，那个男的，只由于语言的推测，知道也许平时真就只有绵羊般的性子。他从此并没有再说一句话，或许就躲在屋角的木凳上，用手掌托了下颏入定般地静坐吧。于是只剩下那个女人啜泣的声音，随后就昂然地在室内阔步，使整间楼的楼板在她的威风下颤抖着。

屋瓦不再响了，想着雨已停止，不知道谁又拉开天窗，可异的是焦灼逼人的阳光陡的就照下来。我想这也好的。我的衣物可以晒干，那对夫妻的争吵也可停止，因为这么好的太阳正好也把他们的衣物晒干的。不知道怎么样我正想到也许日本飞机要来吧，还没有等我想完，果然号声起了，钟声也敲起来，街上的行人一面用仓皇的步子奔跑，一面叫着："警报，警报！"

"走吧，走吧，警报来了。"

这是那个男的说，我也没有听到那个女的回答什么，就只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们已经跑出房门。是那个女的匆促地说：

"快点。快锁好房门。"

为了他们这一番争吵，倒引起我的一点好奇心来，我原是不躲警报的，却要看看他们的样子。待我赶出房门，跑到甬道那里，我只看到仓卒奔逃那一对夫妻的手牵着手的背影。

七　乡　长

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那一声响亮的嘴巴，又清脆，又爽快，继之而起的就是气汹汹的叱骂。那当然不是被打的人所发出，也许他在用手掌揉着被打的部分。隔了板壁，自然我看不见；打者的余怒还未止，几下沉重的脚步，连我的房子也震动（这是因为败劣的建筑的原因)，那定然是追过来。这时候我走出去，真的看到扪着嘴脸的小侍童，后面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挺胸凸肚地追过来，嘴里还咕哝着：

"打不死的奴才，怎么听不出我的话；叫你快点，你偏慢吞吞故意和老子为难……"

那个青年，不肥胖却极结实，体格也好，声音很洪亮，想来也许做过一时半时的小军官之类。那个小童却是极可怜，发育得不好，脸黄黄的，我只在这小旅舍中住了两天，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聋子。因为聋，很容易引起旅客的误会，叱责是有的，可是这响亮的嘴巴还是第一次听到。

也许因为看到一个生人吧，那个气冲冲的青年并没有打第二下，只是把那个小童连骂带追给赶到楼下去了。

事情的原委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个会生气的青年却引起

我的好奇：——若是在前五六年，我或许会给他两个嘴巴，要他明白人不应该欺负人的。如今我只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天生的性情呢，还是一种倚势凌人的家伙呢？可是他把那个孩子追跑之后，就象归洞的蛇一样又缩回他自己的房中去了。

我也退到房中，随即听到那房里响着女人低低的媚笑，而那个男人，也用温和的音调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样我才知道他的房中原来还有一个女人。

在下午，当我从外边回来的时候，却看见他高踞在这小旅店的柜台上，穿了一身灰布制服，在抄写着什么。一旁还有几个和他穿着同样的衣服的人。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他从眼镜边溜过去偷偷看他的符号，原来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民团里的什么，只是写出姓名，加上××县××乡乡长的字样。我的眼睛再往下溜，看到他写的原来是一张呈文什么的，写出解来壮丁若干名，并运送物件若干，途中全无缺少逃亡，故此具结。他的几个同辈和他笑谑着，可是我听不出来他们说的是些什么。他的态度也还和气，只是当一个卖猪耳朵小贩走进来，他又威武地扬声叫着："切二两猪耳朵给老子下酒！"一个同辈笑着拉拉他的耳朵，他狠狠地在那个人的手背上打了一下。

晚上我不能寐，油灯已熄了，才要矇眬睡去！就为沉重的脚步声惊醒，我算定是乡长来了。还是一男一女，以为别人都入睡了，所以才畅所欲为地谈着，他们点起灯恰恰就从板壁的缝隙漏过一线光在我的脸上，那光晃来晃去，我的床也在摇，那么不必去窥视也知道那两个人在房里踱着，同时

不断地唧唧咕咕地讲话。我以为不久他们就要睡下，想不到他们象有一生一世的话不曾说完。有时男的睡下女的在走，有时女的睡下男的在洗脸，有时两个好象都睡下，不多时又都起来。这大约惊扰了全楼的人，那些人都是要早起赶路的，有的故意大声叹息，有的拉开门，用破扇子使力地扇着，有的叫一声。乡长虽没有发出威风，却也象百战不馁的将军，屹然不为所动，仍然谈着，走着，好象没有他人的存在。

我想或者他以为还住在他做为一长之乡中……

我也不知道到底他是什么时候才安静下去的，也许就一直也没有安静，我终于被疲劳克服了；好象当我才睡着的时候，就又为极大的嘈声惊醒，在人声之中我听到远近两声悠长的鸡鸣。

大约又是那位乡长命令着，吩咐着，随后是有力的脚步，此后便寂然，得使我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过了两小时，晨起后用高声来问那个聋孩子，果然，乡长赶早车回转他的乡间去了。

八 夜行记

汽车喘息着窜进了河池县境，本该就此停下来，歇一脚，拂去两肩一身的征尘，（用在这里的这两个字，既不夸大，又不是用空泛的典故，每个在公路上走过的人，自然能会心地体贴出这两个字的真实性。）因为看到了车站边旁一

排旅舍中每个窗口都有那么两三个自得的身影，或是把那颗才洗净的脑袋探出来，自足地，毫无同情地，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地望着我们这后来的几辆车，便赌一口气，把稍慢下来的速度又恢复原状，象不屑一看似地，迅速地又从城的那一面窜出去了。

太阳正疲乏地停在西方，阳光失去炙人的威力，只是把树，茅屋，和走在前面车辆的影子投射得大大的，田野显得又阔辽，又寂寞，而路旁的狗，更惶恐地朝飞驰过去的车吠着。

躺在前面的路，无尽地，蜿蜒地伸展着，从斜坡的这一面上去，就从那一面溜下去。有时候路象是断了，可是走到那里，自然有一个转角，领入另一个天地中。时常错觉地以为奔驰的不是汽车，而是那带子样的路，连同路旁的大小树木，一齐急速地退回去。

可是天渐渐地罩上了一层灰暗的雾，躺在前面的还是那无尽的路。

云的艳红，逐渐地黯淡了，成为紫，成为苍紫，蔚蓝的天空，也失去了它那海洋般，透明的美色，早现的星星，已经稀疏地挂在这里那里了。

这时候车正在起始爬上一匹山。

"今晚我们要到哪里宿呵？"

"南丹。"

"南丹在哪里？"

"翻过山去就是。"

于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翻过山之后的时候了。可是

车不停息的走着，开了‘助力’，车是不断的哮喘着向上爬，一直那沉滞的声音不间断，那难闻的油气使呼吸都感觉困难，因为坐处离发动机极近，难耐的热气使两条腿感到极大的不适。

天更黑下来了，显出满天的繁星，早就开了的车灯，这时更显得光亮些，它的光，正好照着前辆车所翻扬起的尘土和细小的石子，再有就是那时时都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前一辆车的车尾。我们都不再说话，虽然不明白地知道也想得出的紧张的情绪紧紧抓住我们，甚至于都忘记了该停在哪里，该有怎么样一个住处来安顿这疲乏的身子；只是想着怎么样我们才能翻过这四大山。

更焦急地该是坐在我身旁的司机，他再不闲逸地把一支香烟衔在嘴边，或是哼着小调，侧过脸去，在黑暗中仿佛看到他那一双发亮的眸子，一只手放在转动盘上，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助力’。有的时候我看到前面的一辆车为过深的车辙困住了，一些时那车轮是徒然地转动着，扬起更大的一阵烟雾，于是凭听觉测知前面的车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车就钻入那烟雾之中，有的时候前面的车的速度更慢下来。间或鸣着喇叭向后退，于是我们的车也鸣着喇叭，满山满谷都起着回应，等到我们的车也走到前面的位置，才知道那正是一个险峻的小弯路，路面是倾斜的，多走出一寸去，下面就是不见底的山涧等在那里。

我们是走在什么地方呀？那只是一片想来吞噬人的黑暗，只有天上铺满了繁星，可是它那个微的光，丝毫也照不到地上。黑暗紧紧地包住我们，只有车灯的光，好象极困苦

地为我们劈开一条路，使我看到坎坷的路面，千万寻的悬崖，狰狞的危石，和隐藏在山林中一切不可知的灾难。也许路旁能跳出一群拦路的强人，或是几只野山的虎豹；在上有飞石，在下有深涧，只要有些微的疏忽，我们就将永远沉在黑暗之中了。

等我们爬过这四大山，远地的灯火果然隐约在望了，轻松了的车，轻松了的人，喇叭愉快地叫着，朝那光亮的地方奔去，司机又高兴地唱着，一支纸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衔在嘴边，所以他简直不是唱，是唔唔地哼着。

闯进南丹，最后的一家茶店也正在落灯关门，这一群人和车惊扰了那小小的镇市，于是我们有热水洗脸热茶解渴，看看袋里的表，已经是差一刻就是十一点了。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邻居们

“那是最好的时候，那也是最坏的时候；那是智慧的年代，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纪，那也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季节，那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有望的春天，那也是无助的冬日，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是走向天堂，我们都是走向相反的路——”

——狄更斯《双城记》

在艰辛的生活的压迫之下，在苦痛的日子的煎熬中间，人们的情感多变得粗糙了。他们都过分地夸张着他们的喜悦和悲伤，今天有嚣喧的欢笑，明天又是无言的悲伤和不断的争吵，不断的眼泪，把我这个孤单的人包在他们的激情之中。我是住在那么一所大楼里，四面都是人，头顶上和脚底下也无非是人，不同的人和永远在变换的情感紧箍在我的周遭，显得我是那么渺小，几乎我都快要失去了我的存在，唉，唉，在这里，我不就是一个顶可怜的人了么？我想这些

空洞的语言，不能使你们得着具体的印象，我还是停止我的烦躁的漫步吧，安静地坐下来，用我拙笨的手和拙笨的笔，勉强地画出一个轮廓来吧，第一位我先说到的，就是：

胡子先生，

因为他不久就要离开我们了，在几年的辛苦奔走之后，他就要做×××××的委员了，他再不那么过分地谦恭，不过当他把那张新印的有官衔的名片送给我，好象我也应该感到一份荣耀哩！

对于诸位，我想他也是不陌生的。他的名字时常印在报上，只有一次，好象不大妥当，那是在启事栏中，用特号字排的："警告×××"，连我看到也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以为他不是那样一个坏蛋，我们虽然是紧对门的邻居，每次他遇到我总是嘴里喃喃地，使他的身体弯到九十度以内，为了回答他的敬礼，我也只得弯腰相候；于是我就看到了他的美丽的长髯简直拂着地上的尘土了。他也许比我看得更清楚，他既不说什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千万不要被他的长髯吓倒，说起来，他还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他生得很矮小，可是很有精神，只有他的那一副大眼镜总是那么懒散地挂着，每个人看见他，自然心里就会暗自想着："唉，我替他扶一扶眼镜才好。"说实在话，那不是架在鼻梁上，简直是落到鼻尖上了。人们都为他空耽一份心，生怕它会跌碎；可是看到那一把又厚又软的胡子，总能放下点心，因为它可以减轻它下坠的力量。

他时常要捋着他的胡子，头摇着，不时地嘻开那张包在胡子中间的嘴笑着。他是一位“在野”的名人，他参加许多会，对于抗战好象尽过许多力似的，他有时很严重似地偷偷告诉我：“我有五十万群众呢！”如果我们是那么不识相地多问他一句，他就会告诉我：“他们散到各地去了，每 个都是抗战的坚强分子。”

也许他真的有过群众来的也未可知，他曾经做过什么校长，不过听说有一次由于他的不负责，在敌人的手里牺牲了不少：他可是安全地回来了，就把他的名字留在那里，成为一个恶人的典型。

好象他是一个人住着的，有时又有一个高大的女人来和他住几天，有一次，恰巧我在街上遇见了，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穿斗篷的女人，她的头上还顶了一个帽子，她的样子很壮，很象一位军官在他的士兵前面的阔步，左手好象提了一个大包袱。走到近前，原来是我的错误，那个包袱正是我对门的邻居，我们行过礼之后他正式为我介绍：“×××先生，×××保育院院长，我的内人——这是邻居×先生，”

为了不失礼，我把手伸过去迎着她那早已伸出来的手，这却使我上了当，她的手力还真不差，我只是忍着才不叫出声。可是微笑还挂在我的脸上，一看到他们夫妻二人，我不得不快些告辞，转过街角，让我自己得机会发泄我自己的感情。

因为是对邻，所以我们时常有谈话的机会，于是我知道了他做过高级参谋，××省的民政厅长，××周刊的编辑，……后来好象是由于自我觉悟，才从事民众运动，说起来直

接间接地他对于这次抗战还是一个推动者呢！

平常他还好说那种生硬的四川话，他曾经告诉我说那无非是为了适应环境。

我们虽然做了很久的邻居，谈话的机会也不少，可是我对于他的思想和意见总抓不到一个中心。“在朝”的他反对，“在野”的他也不赞成；他的消息多，秘密性也大；愤慨多，冷嘲热讽更不少，有的时候我都分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了。可是他实在该算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许多集会都有他，如果有照片，他一定把他的脸，眼镜和那长胡子挤到照片里，脸上还故意装出来一份表情，有时候是慷慨激昂，有时候是悲世悯人，——可是从来没有带出来阴险奸诈的样子。

其实这个人我以为早就该做官的，自从发表之后，他沉默了几天，后来，说到许多事的时候，他常用“然而”或是“不过”来转折，他变成乐观，觉得一切有希望。他的举动，他的胡子和他的眼镜也都着实值得人尊敬哩！

可是我这个光荣邻居，他就要走了，这够多么使我难过啊！

正当这个时候，顶在我头上的那一间屋子忽然起了极大的争吵，那是一对

青年夫妇。

我知道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不知道究竟是女的工作来养男的，还是男的工作来养女的，总之他们的生活是一重一

轻。现在，我听到，玻璃的破碎声，桌椅翻倒声，女人的尖声的号啕……可是简直听不见男人的声音。我还以为她在和自己怄气，一直到从楼板淌下许多水来，才有一个慌张的脚步，在我的门前停住；敲过门，推开来，一个男人带着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来向我道歉，说明打翻了洗脸盆，一定把水漏下来，然后又急匆匆地上去了。可是那个女人把哭泣换了斥责，还在不依不饶地叫着：

"我嫁你，有什么好处？受了这么许多罪，还不知道体谅人，难说是我前世欠你的？"

那个男人并没有回答，也许我正在忙着拂拭桌上的水，听不见那较低微的声音，我只听见那个女人吼：

"你说，你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天天跑出去，早出晚归，可曾抱怨过一句？想不到，你倒管起我来了，我的爹妈都没管过我？"

那个男人还不说话，这连我都惹急了，我都要代他回答："要是你的爹妈好好管过你，你也不会凶到这样！"

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别人夫妇争吵，最好什么话也不说，尤其是青年夫妇，他们自会和好的，果然不久我又听见女人的哭泣，声音是平和多了，还夹着男子低音的哭声，隐约地我还听见男人断续地说着：

"唉，为什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有三百六十天都过得不愉快呢？难说我们不该好好过日子么？都是我不好，引你生气，你原谅我吧！"

在这一节话之后，好象那个男人为更大的哀恸抓住了，呜呜地象牛似地哭起来，那个女人好象止住了哭声，反倒劝

解着：

"你不要难过，也是我的不好，我太疲乏了，性情就躁起来。我还忘记告诉你，今天发了五十块津贴，明天正是星期，我们可以去买点东西，唉，那面镜子，怕二十块也买不下来。"

男人也慢慢止住悲伤，时候已经是深夜，别人怕早都睡了，楼上的争吵平息了，接着是亲爱的蜜语；可是我却又听见我的间壁的那位小姐往返脚步声，她是××医院的一位

女看护，

平常人们都称呼她王小姐，其实她说她已经结过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军医官，在×战区服务。

她至少也有三十五岁了，可是问到的时候她总偏着头笑着要人猜。她的脸颊好象垂下来，她的眼睛时常眯着望人，那是因为她近视可是不戴眼镜的缘故。她的工作有时在日里有时在夜间，可是每次她下班回来，她穿着那双半高跟鞋咯咯地由远而近到来时，必定要敲我的门问着：

"×先生，有我的信么？"

为了客气，最初我总是含笑的回答："没有。"可是这简直成了她每日的课程，我有时就不耐烦地告诉她了：

"您的信，我想最好还是寄到医院方便些。"

"不，医院太杂，我自己有邮箱，因为我的信实在多不过，我生怕朋友们会把信寄到这里来，尤其是我的先生，——"

“您的先生常有信来吧？”

“那才多呢，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一天两封，现在是少了些，哼，最近有些天没有来了。”

说到末一句，她的声音低下去。

“好，好，以后有信送了来，我一定给你代收。”我同情地和她说，“不过我自已会送给你，——”还有半句话我没有说出来，那该是：“请你不要敲我的门。”

可是我的话并没有生效，她仍旧来敲我的门，有时候我真气了，想和她不客气地说几句，不过一看见她那么焦灼的神态，我又把话忍下了。

她搓弄着两手，抖着一条腿，头偏着，眉皱着，用极平和的声音和我说（我听得出，她的声音实在有些颤）：

“密斯特×，是不是这一向的Air mail断了？”

“我想不致于吧，不过，非常时期，邮件照例慢点。”

“I worry——”

她并没有说出来她愁些什么，只是把眉皱得更紧，摇着头走了。

到晚上，应和着我的踱步，她也走起来了。我踱着，是在想什么事；可是她的脚步，扰乱了我的思绪。我就停止了，躺到床上看一本书，可是她的脚步还是没有停止，“咯——咯——咯——咯——”，等我快要入睡了，那声音还是“咯——咯——咯——”，睡了一大觉醒转来，发现曙光已经偷上我的窗口，那声音还是：“咯——咯——咯——”。

早晨我们又遇见了，她照例和蔼地和我说：

“Good morning, Mr.×.”

我也微笑着和她点头，然后她似乎很活泼似地走了，那“咯——咯——咯——”的声音由近而远，由大而小，终于算是消失了。

不知道是她的行走的姿态引起他们的好奇，或是受了他们的父亲或母亲的暗示，一群大大小小的

孩子们

象一阵风似的追上去了，“咚咚咚咚”地下了楼又“咚咚咚咚”地跑上来，相同的是他们的五官四肢和好闹的性情，不同的是各有一副讨厌相，肮脏相。对于他们的双亲，当然每一个都是可爱的小天使，在别的双亲的眼中，他们又都是小鬼也不如；可是对于我们这单身人，我们是既不爱，也不恨，只希望他们能安静点，不要震塌了这座楼，不要吵得人坐立不安。

有的时候门上被敲了两下，也许正要午睡，就赶紧起来，一面说请进，一面拉开门；可是门外却什么也没有，迟疑了一阵后，才关上门，就听见那尖细的笑声，再推开门望出去，就看见黑暗的角落里一对对闪光的小眼睛。对于他们的母亲和父亲，这也许算是聪明的举动；可是对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自然引不起好感。由于一点可贵的经验，才什么话也不说再关上门，如果有点不满的表示，那么他们的母亲便会挺身而出替她的小天使说话。她先说孩子小，犯不上生气，而且打打门也算不得什么，不信去问问警察局，敲敲门算犯罪么……这都还算客气的，如果这些可尊敬的

女人们

自己碰上了自己，那么整个楼就要在她们的愤怒之下战抖了。那起因也许是一碗水，一条柴，孩子的一块饼干，或是两家的小狗起了些争执，她们真就都是一个个勇敢的战士，虎虎地发动了。吼叫的声音是上天入地，好象要一口把对方吞了似的，如果亲爱的丈夫也在家，他虽然为了身份和面子的问题，不便直接参加；但装着看报，用报纸遮住嘴，也要为太太想怎么能骂倒对方的语句，象躲在幕后的提词者似的。她们甚至于象历史家似地追溯到对方的祖先，又象预言家似地说到对方的将来，总之要骂到使对方无地自容的地步。若是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对方很容易就凑到一处，互相揪着，翻到地上，象两只在坑里的猪似地滚着。于是整楼的人都被惊动出来了，有的去解劝，有的叫好，有的鼓掌……可是只有一件事使全楼的人的情感一致，那是不久才发生的，在我们的

顶楼上

住了一家人。说起来那好象是一个化外之地，原来是一大间矮小的屋子，在三层楼的上面，用以堆积什物的，却被他们那一家人占据了。我是最近才上去过一次，在他们的房里我简直不能伸直腰，可是他们就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多了。他们原来是一夫一妻，三个孩子：丈夫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当了一名科员，总算不愿意做顺民才跑到这里来；大孩子有十四

岁，是女的，原来在××中学读书；小的两个男孩子，没有读过书，一个十岁，一个六岁；生活一直也没有舒适过，不久之前孩子们的母亲死了，是因病重而死还是因为没有钱治疗耽误死的，一直也不知道。可是我们都知道，自从米价高起来，那一家人简直就陷在悲苦的境界中了。

有一天，他就把他的孩子强迫毒死了，他自己也服了毒；他的孩子们死了，可是他倒被救活了。但是从此他就变成一个疯子。

正巧那天我们的房东派人来收房钱，我们的房东是大囤户，那是社会尽知的；可是他神通广大，没有人能伤他的一根汗毛。我们就想要他出点钱吧，我们正派了一个代表和那个人商洽，他却误认那个代表是来替死去的一家缴出三个月的欠租。这激怒了我们，七手八脚地就把他打倒了，打不到的人向他身上吐口水，还不断地骂着："刽子手！刽子手！"这小子却机灵得很，不知怎么一溜烟跑了，我们大家想："明天一定要有事，我们得组织一下来应付。"到明天，果然来了另外一个人，我们正想给他点颜色看，他却和蔼地和我们说：

"昨天的事，我们东家很抱歉，人死了疯了，欠的房租当然不算数，我们东家另外送十块钱，算是一点意思。"

十块钱！我们都在想，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也不能说送的不对，不知道由谁接过那张纸票，立刻买来纸帛，当着那个人的面，在顶楼上烧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样处理没有意义，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其他的法子好想，最表示不赞同的就是那位

牧　师

他有一个高身材，象一段烧枯了的秃树干，他的脸色恰巧是乌青的，他住在我们的楼下那潮湿的房子里，他有六十岁了，可是他的太太不到二十岁。由于每天关在那狭小的笼里，她的脸色是苍白，从来低着头，不敢看人。

他反对的最大的理由，是说那是一种迷信的举动，非科学的行为……我们之中的不晓得哪一个忽然哈哈地大笑起来。立刻，他带了一副极不愉快的脸色向四周搜寻，笑声顿然消失了，他才恢复了上帝告诉他的应该对人的面容，那永远的微笑又挂在他的脸上。人渐渐地散了，他又回到那潮湿的房里去。

他简直是介乎神和鬼中间的一种东西，他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的灵魂，他显得那么和善；可是回到他的房子，他就是一个魔王。他会吼得象一只饿虎，他的那个可怜的少妻，就只有尖声的啜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矛盾呢？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配合呢？没有人能猜得出来。当他们才住进来的时候，已经费了我们一番猜测；想着是祖孙，或是父女，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是夫妻的。如今我们对于这种无边无涯的猜测已经厌烦了，而且谁没有自己的生活的烦恼呢？就任他们那样存在下去吧……，不是我们这里还残留着欢乐的人家么？那个男人原来是一个

投机商人

从前本是××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最初囤了些洋钉子，这一笔生意就使他发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于是他把家眷接出来，在我们的二楼最好的部份租了三间，特别修理一番，别有天地，和我们这一群仿佛是隔绝了。他辞了××公司的位置，就起始他个人的冒险。

他的太太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永远抱着一只猫。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这份家眷，原来是从清唱班子接出来的。他们有一个男孩，和他们一点也不象。有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宠上天，有的时候就锁在家中，整天没有人管，哭号一天，那一定是又没有找得着合适的用人，丈夫出去了，太太也出去了，剩下那个孩子独自在地上爬。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那里最阔绰的一家。她的丈夫往返上海、香港、海防（不，最近是仰光了）、昆明、重庆之间，他还立一个公司，替他经营一切，当着物价高了，人人都忧愁，他们却高兴起来；当着物价又跌了，人人松一口气，他们却忧形于色。有一次，仿佛不是价格的关系，他们，也着实忧愁了，男的就几天也没有回来，可是雨过天青，一切照旧，他们又复满意地生活着。

他的太太真是那些女人们羡慕的对象，她总是在馆子里吃饭，理发店里梳头，话剧和电影没有一次缺席，她有用不尽的三花牌化妆品，“寇的”香水……每次他的丈夫“远征”归来，总要为他的太太带一件新式大衣，流行皮鞋，一九四一年式的手表，或是法国丝网，和那些花花绿绿的毛线。到冬天，连她养的那只猫也穿了一件极好的毛衣哩。说到

我自己，

我可真是一个可怜的人物，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些人的中间，他们生活在我的旁边，他们的情感包围我，淹没我，我甚至于连一点呼吸的自由也没有了。

我的屋前原有两扇窗的，可是我不能打开，随时都有呛人的炊烟钻进来，到夏天，还有一股不能耐的热气。

我有往返踱步的习惯，为了不惊扰别人，我常是换一双软底鞋；可是这样也不能使我的楼下邻居满意，就用极粗暴的声音从下面顶上来：

“不要走了，烦死人！”

于是我就真象孩子一般地听话，坐到椅子上或是躺到床上，可是底下跟着又叫起来：

“听见没有，叫你不要走！”

声音还是从我的下边钻上来，可是这时候我才听到原来是隔壁的女看护在“咯——咯——咯——”，那我怎么办呢？我当然是无从负责的。为了不愿意听这两种声音，我就用被蒙了头。

可是我不能入睡。夜是深了，春二月间，田野中的青蛙的鸣叫已经隐约可闻了。市声沉寂下去了，人们都已安睡，他们应该得着精神的休憩。可是那又是谁呢，在梦中大声伤恸地哭起来？更有谁呢，又在梦中高声欢笑？在这么静谧的境况中，还有幸和不幸来扰乱他们的安眠么？

我，我可是可怜的人，隔壁的“咯——咯——咯”渐渐由地板上升到我的头脑上，她简直在踏着我的神经。我感到

一阵昏乱，顿然间好象眼前的世界缩小了，不，是我自己缩小了，一直失去了我的存在。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么店子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红　　烛

为了装点这凄清的除夕，友人从市集上买来一对红烛。

划一根火柴，便点燃了，它的光亮立刻就劈开了黑暗，还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阴暗的网。

在跳跃的火焰中，我们互望着那照映得红红的脸，只是由于这光亮呵，心才感到温暖了。

可是户外赤裸着的大野，忍受着近日来的寒冷，忍受那无情的冻雨，也忍受地上滚着的风，还忍受着黑夜的重压，……它沉默着，没有一点音响，象那个神话中受难的巨人。

红烛仍在燃着，它的光愈来愈大了，它独自忍着那煎熬的苦痛，使自身遇到灭亡的劫数，却把光亮照着人间。我们用幸福的眼互望着，虽然我们不象孩子那样在光亮中自由地跳跃，可是我们的心是那么欢愉。它使我们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风雨，还忘记了黑夜；它只把我们领到和平的境界中，想着孩子的时代，那天真无邪的日子，用朴质的心来爱别人，也用那纯真的心来憎恨。用孩子的心来织造理想的世

界，为什么有虎狼一般的爪牙呢？为什么有那一双血红的眼睛呢？为什么有鲜血和死亡呢？为什么有压迫和剥削呢？大人们难说不能相爱着活下去么？

可是突然，不知道是哪里的一阵风，吹熄了那一对燃着的红烛。被这不幸的意外所袭击，记忆中的孩子的梦消失了，我和朋友都噤然无声，只是紧紧地握着手。黑暗又填满了这间屋子。那风还不断地吹进来，斜吹的寒雨仿佛也有一点两点落在我的脸上和手上。凄惶的心情盖住我，我还是凝视着那馀烬的微光，终于它也无声地沉在黑暗中了。

我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眼前只是一片黑，怎么样还能想得到那一对辉煌的红烛呢？怎么样还能想得到那温煦的火亮呢？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

于是我又想到原来我们是住在荒凉的大野呵，望出去重叠着的是近山和远山，那幽暗的深谷象藏着莫测的诡秘，那狰狞的树林也是无日无夜地窥伺着我们这里，日间少行人，夜里也难得有一个火亮的，我们原来是把自己丢在这个寂寞所在，而今我们又被无情的寒风丢在黑暗之中。……

我们还只是坚强地坐着，耐心地等待着，难说这黑夜真是无尽的么？不是再没有雨丝吹进来了么？不是瓦上檐间的淅沥的雨底低语已经停止了么？风是更大了，林树在呼号着，可是它正可以吹散那一天乌云，等着夜蚀尽了，一个火红的太阳不是就要出来么？

“是，太阳总要出来的，黑夜还是要消失的！”我暗自叫着，于是不再惋惜那一对熄了的红烛，只是怀了满胸热

望，等待着将出的太阳。

一九四一年冬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窗

在记忆中，窗应该是灵魂上辉耀的点缀。可是当我幼年的时节，象是有些不同，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无窗的暗室里，那窗口也大着呢，但是隔着铁栏，在铁栏之外还是木条钉起扇样的护窗板，不但挡住大野的景物，连太阳也遮住了。那时我们正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真是象监牢一般地把我们关在里边，顽皮的孩子只有蹲在地上仰起头来才看到外边——那不过是一线青天而已！那时我们那么高兴地听着窗外的市声，甚至还回答窗外人的语言；可是那无情的木板挡住了一切，我们既看不出去，别人也看不进来。

就是在这情形之下，我们长着长着，……

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五光十色使我们的眼睛晕眩了，一时张不开来，胆小的便又逃避般地跳回那间木屋里，情愿把自己关在那一无所见的陋室中；可是我们这些野生野长的孩子们，就做了一名勇敢的闯入者，终于冲到纷杂的人世中去了，凭着那股勇气，不顾一己的伤痛，毕竟能看了，能听

了，也能说了。于是当我们再踱入那无窗的，遮住了窗的屋子里，我们就感觉到死一般的窒闷。

最使我喜悦的当然是能耸立在高高的山顶，极目四望，那山呵河呵的无非是小丘和细流，一切都收入眼底；整个的心胸全都敞开了，也还不能收容那广阔的天地。一声高啸，树叶的海都为那声音轻轻推动，刹时间，云涌雾滚，自己整个消失在白茫茫之中了，可是我并不慌张，还清楚地知道，仍是挺拔地站在峭峰之上。

可是实生活却把我们安排在蠢蠢的人世里，我们不能超俗拔尘地活在云端，我们也只好是那些蠕蠕动着的人类之一，即使不想去触犯别人，别人也要来挤你的。用眼睛相瞪，用鼻子相哼，用嘴相斥——几乎都要到了用嘴相咬的地步了。

于是当我过了烦恼的一日，便走回我的房子，这时，一切该安静下来，为着从窗口泻进来的一片月光，我不忍开灯，便静静地坐到窗前，看看远近的山树，还有那日夜湍流的白花花的江水，若是一个无月夜呢，星星象智慧的种子，每一颗都向我闪着，好象都要跃入我灵魂的深处，我很忙碌地把它们迎入我的心胸。

每一个早晨，当我被梦烦苦够了，才一醒来，就伸手推开当头的窗，一股清新的气流随即淌进来了。于是我用手臂支着头，看出去，看到那被露水洗过的翠绿的叶子，还有那垂在叶尖的滚圆的水珠，鸣啭的鸟雀不但穿碎了那片阳光，还把水珠撞击下来，纷纷如雨似地落下去呢！也许有一只莽撞的鸟，从那不曾关闭的窗口飞了进来，于是带来那份自然

的生气，它在我那屋顶上圈飞，终于有点慌张了，几次碰到壁角或是粉顶上，我虽然很为它耽一份心，可是我也不能指引它一条路再回到那大自然的天地中。我的眼和心也为它匆忙着，它还有那份智巧，朝着流泻光亮的所在飞去，于是它又穿行在蓝天绿树的中间了。我再听不到那急促的鸣叫，有的是那高啭低鸣的万千种鸟底声音，我那么欢喜听，可是我看不见，我只知道少数的几种名字。还有那揉合了多少种的花草的香气，也尽自从窗口涌流进来，是的，我不能再那么懒睡在床上了，我霍地跳起来，也投身到窗外自由的世界中！

我知道人类是怎样爱好自然，爱好自由的天地，我还记得，当着病痛使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医生的时候，我象一只羊似地半躺在手术台上，更大的疼痛使我忘记我的病痛了，额间的汗珠不断地涨起来，左手抓着右手，我闭紧嘴，我听到刀剪在我的皮肉上剪割的声音，我那半呆的眼，却定定地望着迎面的大窗，花开了，叶子也绿了，白云无羁绊地飘着，“唉唉，”我心里叫着：“我为什么不是那只在枝上跳跃的小鸟呢？那我就不必受这些苦痛了！”

我渐渐也懂得那些被囚禁的信徒们的心，看到从那高高的窗口透进的一柱阳光，便合掌跪在地上，虔诚地以为那就是救主的灵应，大神的光辉，好象那受难的灵魂，便由此而得救似的。是的，他们已经被残暴的罗马君主拘捕了，把一些不该得的罪名全都堆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中的一些，早被丢给那凶猛的狮虎，他们只是生活在黑暗潮湿之中，忍住啜泣，泪淌到自己的心里，忽然那光降临了，也许突然间使他

们睁不开眼，可是那只是刹那间的事，那是光呵，那是不死的希望呵，那是万能的上帝呵，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划着十字跪下去了，求神来接受他们那些纯洁的灵魂吧，他们深知，那被照亮了的灵魂，该永远也不会走上歧途，纵然他们明天也要追随他们同伴的路，丢给那些野兽，或是再加以更惨酷的刑罚，可是他们已经没有畏惧了，他们已经得到整个的拯救。他们把幸福交付给未来，他们眼睛一直望着遥远的所在，追随着光明向远飞去。

可是我并不曾得到拯救，我只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我为每日的工作把背坐弯了，眼看花了，可是我还是在不安宁之中。当我抬起头来，我却得着解放。迎着我的那窗口仿佛是一个自然的镜框，于是我长长的喘了一口气，我的心又舒展开了。我的眼又明亮起来。我把窗外的景物装在我自然的镜框中。我摇动我的头部，因为我具有一份匠心，想把最好的景物装在那中间。我知道蓝天不该太多，也不能都被山撑满，绿色固然象征青春，可是一派树木也显得非常单调，终于我不得不站起来，于是蜿蜒的公路和日夜湍流的江也收在眼底了。我好好安排，在那黑暗的屋顶的上面有轻盈的炊烟，在那一片绿树之中，虽然没有花朵的点缀，却有经霜的乌桕；呆板的大山，却被一抹梦幻般的云雾拦腰围住，江水碧了，正好这时候没有汽车飞驰，公路只是沉静地躺在那里，夕阳又把这些景物罩上一层金光，使它更柔和，更幽美，……我更看到了，在那小桥的边上，还有一株早开的桃花，这还是冬天呢，想不到温暖的风却吹绽了一树红桃。

跟着我象有所触悟似地打了一个寒战，我就急遽地摇去了那株桃花，因为我分明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看到一些人埋葬他们冻死的同伴，就是在那株树下，他们挖了一个坑，那三个死去的人，竟完全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精光光的，被丢到那个坟里去了。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叹息，那正是一个极冷的天，严霜把屋顶盖白了，树木变成淡绿的颜色，江水好象油一般地凝住了，芭蕉已经转成枯黑，死沉沉地垂萎下来！……

如今，水绿了，活泼地流着，枯死的芭蕉又冒出尖细的长叶，那些被埋在地下的人，却使那棵树早着了无数朵红花！想象着它也该早结成累累的果实，饱孕着血一般的汁液的果实，我不忍吃，我也不忍看，我已经急遽地把它抛在我那自然的镜框之外了。

可是现在，我那自然的镜框只有一片黑暗，因为这正是夜晚，我已经伏案许久了，跳动的灯火使我的眼睛酸痛，我就放下笔，推开了窗，正是月半。该有一幅清明的夜景，不料乌云障住了整个的天，凡是发光的全都隐晦了，我万分失望，不愉快地摇着头，当我的头偏过去，我突然看到在那不注意的高角上，有一点红红的野火，那是烧在山顶上，却也映在水面。红茸茸的一团，高高地顶在峰尖，它好象不是摧毁万物的火，也不是博得美人一笑而使诸侯愤怒的火，也不是使罗马城化成灰烬，而引起暴君尼罗王的诗兴的火；它是那个普洛米修士从大神宙斯那里偷来送给人间的，它是那把光明撒给大地的火。

我尽顾书写，当我抬起头来，那火已经好象点在岭巅的

一排明灯，使黑暗的天地顿时辉耀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还是腊月天，桃花却已开了，乍看到那一丛丛深红浅红，还以为是另一种冬日的花树，待走近了，果真是伴着春天的艳桃，其实燠热的天时也告诉我那真的是春天了，溪水涨着，河边的垂柳柔软地挂着，被暖风吹得打绉的水面，——可是人们还正在忙碌着过旧历的新年呢！

"汗淌下来了，早临的季候使人们有点失措，中午的时分，太阳高高地挂着，简直有初夏的那份炙热，'唉唉，真是到了夏天可怎么办呵！'象这样想着的怕不只我一个人。

"一切都不必忧虑，陡地起了一夜寒风，把我们住的那座小楼好象丢到海里一般，门窗开了，四壁和屋顶都簌簌地响着，整个的楼都在抖着。惊惶地起来，不知怎么样才好，星月早被乌云儿盖住了，四围也没有一点火光。我们真象孤独的航船，遇到恶劣的气候，知道危险包着我们，可是我们无能为力。林间的宿鸟惊鸣，山中的野物慌奔，凄惨的嗁叫增重我们的恐惧；可是我们只知坐在那里，先还警戒地张望

着，过后倦意压到身上来，便又自然而然地倒在床上，任凭那风声雨声，化成了梦中的滔天白浪——仿佛到了极寒冷的极圈，波浪都是凝固透明的，当着两个相碰的时节，便清脆地响着，散了满目的灿烂冰花……

"原来天已亮了，一阵风又吹开床头的窗，不曾盖严密的棉被溜进去一股寒风，天是真的冷起来了，我仓卒地关好门窗，又钻进温暖的被里，懵懂懂地过了一刻，再张开眼，使我更留恋地不肯起身了，可是我要起来，猛地一下我就跳入了冰凉的大气里，冷确是冷的，可是我并不为它吓倒。

"'这才象冬天，'我的心里总是这么想着，于是那冷落了许久的小泥炉，又烧起熊熊的红炭，我不想出去，为我厌烦的是那无休无止的冷雨。顺着势，斜吹横打，就是张了伞也要弄得遍身湿淋淋的，在遥远的北方，雨和冬天原是有着极遥远的距离。

"可是什么落在我的屋瓦上细碎地响着呢？什么象是轻飘飘地落在大地上发出微细的声音呢？我放下为你写信的笔，站起身来，推开迎面的窗，——呀，一片白色已经罩上对岸的屋脊上了，在我的视野里那白色的片絮兀自纷乱地坠着，那不是迷濛宇宙的雾，那不是凋零万物的霜，那是雪，是雪！——"

我简直高兴地叫出来了，我不再伏案疾书，我站起来，深深地吸着那清冷的空气，顿时感觉到非常畅快，我贪婪地望着它，从那灰濛濛的天空一直落到地面沾水的地方立刻溶解了，高处却增厚了白色，它对我是熟谂的，可是我们已经阔别了几年，谁知道是哪一点因缘我们会在这温暖的南方相

遇，我妄想掬一把，伸出我的手去，可是立刻它就不存在了，只是点点的水，沁入肌肤，于是我大踏步地走出去了，让它自由自在地堆积在我的发上和肩上吧，我恨不得要雪片飞入我的心胸，使它溶去或是净化我那被忧烦与愤懑所腐蚀的心，让我回到往昔的日子里吧，人们那么和善相爱地活着，一面抵挡着作乱的魔鬼，一面反抗那云山间的大神。

突地我想起来了，我不能徘徊终日，我该在泥雪中跋涉我的旅程。于是我加了一件寒衣，真的走在路上了。路可是泥泞的，它已经失去了平日的光滑，细石和黄泥搅在一起，它吸住我每一步向前的脚，笨重的衣履又压住我的身手，才自走了短短的一节，额间的汗就涔涔地渗出来了。我也感觉到一点疲惫，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喘一口气，拭去要淌下来的汗水，我抬头一望，戴雪的高山好象慈和地热望着我，飘飞的雪花在引着我，不可见的路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怎么应该停下来呢，纵然路是艰苦的，我也要向前——于是我紧了紧鞋，脱下一件外衣放在肩头，我又努力走向前去了。

那封写给友人的信，是当我走到山城的那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的：

"……我很困倦了，可是我也很高兴，毕竟我还是到了我要到的地方。雪送了我一程，泥泞滑了我一路，可是我并没有跌倒，也不觉得灰颓，当我走在城中的石板路上，我的心都笑起来了，我的鞋上全是泥，我的裤脚也沾污了，也许那些城里人会笑着我这个赶路客，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走过这样的一段路，今天我停歇下来了，明天自有明天的旅途等待我，我不惧怕，我想我能如愿，我相信我自己，我想你也相

信我的……"我就这样结束了写给友人的短简，我的心全被愉快充满了，当我放下笔，又推开窗，积雪的冷辉照亮了天地，不断地飘着的雪把黑夜也冲淡了，我是那么高兴，竟自呆了般地凝望着无声地落下的雪花——不，它是有声的，可是它不会惊醒任何一个睡着的生物。

一九四一年冬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沉默的旅车

风雨吹打了七天，到我上路的那个清早，田间的泥水灌满了我的鞋，冲毁的山径断了我的路，横风斜雨淋湿了我那不能被油伞遮盖的衣裳，仓皇惊险又使我冒着大汗；我是上下里外都湿了，我的心还在不停的跳着。当我跨上了那辆舒适的旅车，把我那疲惫的身躯交付给那柔软的椅垫和靠背，听着马达的怒吼，觉出来那车已经开动，我那忐忑的心才静下来，把一个惜别的笑容留给送我的人，就任那些景物迅速地退到后面去。

我早就厌恶这个城了，可是在即将离去的时候却又生了依恋之情，我贪婪地望着窗外的那一条雨雾山水，恰象米氏的一卷长幅，无尽地伸展过去，那是树，那是山峰，那是迷漫的天野，在乳白的上面覆着一片翠绿，在苍碧的丛树间又是一抹素绡，……突然这急转的景物，在我的眼前静止了，我的神收回来，才知道这辆车在路边戛然地停了。

“唉，唉，才走出来五公里呵！”

一个长着大胡子的旅客拖长了悲哀的语音这样说着。

“没有事，只是喇叭不响了。”

那个年青力壮的司机很乐观地说着，随后就跳到车下去打开那个铁盖。

“我早就听那声音不对，象伤风似的……”另一个穿中山装的这样说，随着就很悠闲的拿起一本《西风》看。

外面还在落着雨，司机弄了五分钟，便放下车盖走进来，还没有等他坐定，大家异口同音地说：

“修好了么？”

这本来是一句多余的问话，却得着一句想不到的回答：

“没有修好。”

“那可开不得呀，危险得很！”

这又是那个长胡子旅客的话，可是那个司机显然没有注意他的话，已经在发动马达准备走了，这可惹怒了那位看《西风》的乘客，他把书一丢，猛然地站起来，好象要扑到司机的身上似的怒吼着：

“你怎么，你拿我们这些国家人材的生命做儿戏！”

“好！那我们不用走了。”

那个司机又毫无其事地把马达关了，掏出一根烟来点着。

“你怎么，你想把我们放在这里，耽误国家大事么？——你简直是汉奸！”

“先生，你为什么要骂人，我们司机的就是当汉奸也为害不大。”

“算了吧，算了吧，想个好法子，这样吵也不是事，

——”

这是别人的声音。

“这又不是我的事，我还不明白这一段路？自从抗战以来我就为公家服务，从来也没有出过岔子，再走八公里就是修理站，二十分钟就可以修好，还有得了什么危险，想不到这就算汉奸？……”

“少说点吧，我们赶路要紧，走吧，走吧！”

果然车又走了，不到十五分钟它又停下来，这时那辆车连同二十一个乘客都停在修理厂了。

司机转眼不见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工匠起始修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扬着那张污秽的脸，请乘客按一下试试。可是连响声都没有，他皱皱眉，抹抹汗就又跑了。

“你看，那个司机还不是汉奸？他把我们放在这里，他连影子都不见了。我是公事呀，他误了我的事那他可没有好处！”

那个公务员样子的人又咕哝着，可是没有人附和他，因为我们那些老百姓不便张口就骂人汉奸。他自己就又端起那本《西风》。

又是一个大工匠来了，他弄了一会，敲了一会，那个喇叭真就响了。全车的人都觉得爽快，就不断地要它响，把那个司机喊出来，于是我们的旅车就又继续我们的旅程。

车愉快地走着，山在我的右边，水在我的左边，斜飞的雨丝飘在空中。人们都觉得很满意了，闭着嘴，闭着眼睛，谛听在山谷中可爱地叫着的喇叭。我是一个好张望不好说话的旅客，我东看西看，有时还得留意我身旁那个熟睡的青年

人时常侧过来的烂泥一般的身躯。我正在想不通那个不平的河床，上下有五尺高的瀑布，怎么还会有航船往来；突然有个人大叫：

“不好，什么烧起来了，臭橡皮味。”

“停车，停车！”

在大家一致的嚷叫之下，那辆车陡地停了，没有睡觉的身子一摆，睡着的把前额交付给前面的椅背，砰地一声醒了，司机的又是很敏捷地跳下去，掀开前面那个盖，才发现是电线碰到电线，燃起来了，他很熟练的捏断电线，不再冒烟了；可是他又报告我们那个不幸的消息：

“喇叭又不响了！”

这次，人们却沉默着，并不是把性情养好了，因为知道争也无益，不如还是任那个司机摆布也好。我呢，我也正在闲静中观察，自从车停了之后，我的眼，就向前望，挡住我的视线的是一颗长满了大小疮疤的肥大的脑袋，几条纹路，几个坑窝，还有几个小肉疣，那份凶恶的形状正合他的身份，因为开车的时候，他曾向宪兵说他是稽查处的工作人员。

车又在走了，好在不远又是一个修理站，这次那个司机早就和我们说好，修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吃饭，免得等起来心焦。看情形这一次他是下了决心把它彻底修好的。

其实我倒觉得无所谓的，没有喇叭的喧哗，我正可以静听鸟语水流，我既不能有那份清福在车上睡觉，又无法静思学问人生之道，——而且我还得时常记住我是一个“学而无路则商，”我的身份证明是属于一个半官半商的机关。一切

都还可以遮过人的眼目，也许我的那份悠闲不大合我的假身份。我也一点也不急着赶路，吃过了饭，我还在那里吃茶，别的乘客就不同了，有的埋怨，有的暴跳，可是那位国家的人材，却一手很有趣地捧着《西风》细读，一手抓着自己的脚。

远远听见喇叭叫了，我们就象是听见娘唤孩儿似地，急匆匆地跑去了；可是当我走到的时候，修理还没有全完，司机也还不在，喇叭原来是心急的乘客按的。

十分钟之后我们又上路了，我们起始爬一座小山，当着转弯的时候，司机大约多按了两下，它一气又不响了，司机爽性也不再按它。就是那么一言不发地东弯西弯，在山谷中盘旋。还是一个不曾睡着的好事的旅客问了一声，司机才答着：

"可不是么，早就不响了！不要紧，明天爬大山才重要，今天到了宿站再好好修理一下。"

旅车的沉默，对于我们不过是存在着可能的危险而已，如果不出事，还没有什么影响的；一路上却惹得鸡呵狗呵的，惊飞狂跑，担米的乡下人落了挑子，赶场的女人跑掉了鞋。原因是还没有听到声音，这个怪物已经来到身边了，那些生物们就不得不张慌逃避，只是当迎面有车来了，在这荒寂的路上该有一个热烈的招呼，我们这个哑了的车只能避开一点，一声也不响，好象有些失礼似的。

才过中午，我们就到了宿站，其实我们还该走一段，司机有他的充分理由，我们就不得不在那个小镇上消磨一个下午和一夜了。我倒真是无所谓的，虽然在赶路，我的心却彷徨在中途，我离开那个生厌的城，那里面却住着我的一些亲

人；我奔向一个陌生的所在，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我鼓舞的对象。我的生存原也只是一种苦辛，我只是一个苦作的人，我的身心永远和安乐有极大的距离。旅途中我倒可以忘却一切，我记得我是在走路，——在行旅中仿佛我还可以得到一点休养。

很早我就上床睡了，依照我的习惯我面壁而卧。谁想到那熏黄了的壁纸上歪歪斜斜地写满了欠通的诗句，我转了一个身，惊走一只偷油的老鼠。

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赶去上车了。那辆车静静地停在那里，它那蒙尘的车身被一夜的寒露冲出本来的绿色。每个人都想到今天要走一天险路，爱胜过恨，一位军官还象抚摸他的良驹似的用手拍着车身。这时候正在上汽油，那个军官赶过去捞了一把擦着军装上的油渍，随着他就自语的说：

“唉，糟了，这是代汽油！”

不管是汽油或是代汽油，总之，它能把我们送到远处去，我们很满意的跨上车，那辆车也就很傲岸地冲出了那小小的停站。

果然一匹大山迎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的车毫不迟疑地便奔向前去，虽然马力大，气势足，遇见那陡坡也只是象一辆牛车那样迂缓地爬着。上了一个坡又是一个坡，过了一个弯又是一个弯；向上望是无尽的山路，向下看是螺丝纹般的盘道。

山谷原来是寂静的，马达和喇叭搅翻了它，那声音回荡着，撞击着，群山响应形成一份闹市的嚣喧。我时常警惕地想着：“如果它多爬一步呢，如果它少爬一步呢？”于是我

望着崖下，那里不还有一辆破烂的车身，一株不知名的开着小红花的植物还从它那隙缝中钻了出来。

还没有爬到山顶，那个喇叭又不响了，这可怎么办呢？斜坡上停车是困难的，而且也没有好处，回去的路和向前的路也差不多，再说好容易爬到这么高了，再下去，必须得重来一次，那个司机不管乘客们的咕哝，抽完了一根烟，象一赌气似地说："走吧！"

明明知道这不是一件妥当的事，可是也无法反对，但是从此这四十四只眼就瞪得溜圆的了。有喇叭的时候，它随时可以超越笨重的货车，只要它不耐烦地叫着别人自会让出一条路来；现在呢，它只能随在别人的背后吃尘土，要不爽性停在路旁，等扬起的尘土平静下去，再走那孤独的路。但是谁知道在路的转角处会遇得见什么呢？猛可地一辆滑下坡来的车，几乎要相撞了才擦身而过，这时候就每个人很自然地冒了一身大汗。

"唉，唉，真险，我的这条老命呵！"

只有那个带胡子的旅客还有这份余裕来发出他的叹息，此外，再也没有人说话了。可是我猜得出，每个人的心都非常迅速地跳着，有的人紧紧地抓了前面的椅背，有的人一遇见惊险就把手蒙着眼睛，有的人不断地用手绢来抹头上的汗。……我呢，我的心也在想，我想，如果要是出事死了，那我可冤极了。

到了山顶，车停止了，司机走下去，松松手脚，拭去满脸的大汗，山风带来的是寒冷，我们再朝来路一看，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那个沉默的旅车走过这样的路而不出事也该

算是一种奇迹了。

“前面就好了，下坡路。”

司机掏出一根烟来，很高兴地说。

“下坡可更要留心，出事总在下坡，千万可不要关油门。”

“先生，你放心吧，我比你还得仔细，我不能坏了我的名气。”

“哼，坏了你的名气，出了事连你的命也得送上，还管什么名气！”

一个旅客低声地说着。

“司机，到前边站上不管早晚都得好好修理。”

那个穿中山装的公务员郑重其事地说。

这些话说得虽很顶真，可是一两天来的行旅，人们已经生了一点感情，并不象先前那样激动了。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大家又都上了车，那辆沉默的旅车无言的把我们送下去，我们不再催他赶路了，在那个小镇上安顿下来，那辆车只是喘着气，它还是一声也叫不出来。我们就各自带着随身的行李投奔小镇上的旅店去。

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桂林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珊瑚坝

湍急的浊流滚着淌过去，只是在枯水期中才又把那不毛的沙滩从河底托上来，于是水流就被把尖角劈开了，过了这一节复又合成一股洪流向下游驰去。

用慌张的脚步人们赶来了，跨下了几百级石阶，去渡过一条水，便又得用那慌张的脚步跑进那座席棚，守在那里的还只是一些冷清的木椅，总使那样一个赶来的人放了心，喘一口气，大汗就直冒出来了，用手绢擦着，——冒着，擦着……

一船，一船又一船，把那些焦急的旅客，惜别的送行人，潇洒的关员，情感麻木了的航空站办事员，那些无喜无忧终日接货送人的干员还有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全都送过来了，这时候，那个火辣辣的太阳也被送到天上来了。

人多了，嘈成一片，连那办事员也皱起了眉头，咕噜着："从香港来，从仰光来，从桂林来，从成都来，从兰州

来，从昆明来——到香港去，到仰光去，到桂林去，到成都去，到兰州去，到昆明去。”一阵台风，把这些航期都聚到一天了。人已经满了，可是人们还是不断地一船一船装过来。

挂在那个肥胖商人手臂上的是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她有一张姣好的脸，却有那么瘦的一条身子和两根手臂！前后左右都是人簇拥着，他们自然有座位，自然有好茶，过不久之后，她那涂了深红唇膏的嘴自然地在吞着一块含着鲜血的牛排。

那边，到香港去的在过磅了。不辞炎热，连秋天的大衣也披在身上，衣袋里还塞了两本书。行李已经磅过了，放在木架上，于是就开始检查：违禁品、钞票、货物、文字、书籍……还要象对犯人似地再三把眼睛从相片上移到脸上，再由脸上移回去。

这一批客人完了，正待结束，突然又赶来一个黑矮的胖子。他戴了一副眼镜，那么大声地喊着：

“我也是到香港去，我也是到香港去！”

对于这个最后的客人，大家象故意似地多给他一点麻烦。先是那个看磅的人不给他好气，过后那个海关关员就应用他最详细的检查，——那个仓皇的旅客，毛手毛脚的一面在擦汗一面在应付，那个关员还故做礼貌地向他说：

“我可以把你的箱底撬开么！”

并没有等他的回答，他的箱子底层已经被掀开了，看见一无所有，才表示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个旅客可忙坏了，他不断地擦着汗，不断地说着话，

而且他的脚随时都想拔步跑去，——那位检查员却细心起来了，他不放过他的每张册页，每面日记，那个旅客要笑不笑地咧着他的嘴，他的心里一定以为旅客已经上去了，马达已经发动了，所以当那个检查员把手一挥，他就迅速地盖上箱子，转过身就跑，不提防身后的行李，绊住他的脚，整整把他的头送到地上，脚向着天，他赶忙爬起来，喘着气，拭着汗和泪（他的身体和他的年龄都不该摔那么一个大觔斗的。）又仓卒地向机场跑。没有人拦阻他，没有人告诉他一句。一直到他在白花花的机场上转了一圈又回来，那个收票员才擦去眼睛上笑出的泪水，那么悠闲地和他说：

“先生，飞机还没有到呢！

这才使他的心放下来，也许他还以为那架飞机丢下他飞走了！他还是喘着，嘴张合着，象出水的鳜鱼，他想把自己安顿在一个座位上；所有的座位上又都是人，那边有一个空椅子，他坐上去，那个椅子就散下来了。

这场哄笑并没有继续好久，天空的机声引去他们的注意，他又要跑，一个报告的声音止住他，他知道这个飞机虽是从香港来，还要飞到成都去。许多人跑到棚边仰视那个打着旋的飞机，一个大声谈笑的人赶紧穿上他的制服，（连长裤也是才套上去的，）他不慌张，临了他还喝了一口茶。当着飞机已经从跑道上过去的时节，他才缓步的走出去。

一块不许入场的木牌挡不住成群的文武官员，一群进去了，一群又出来了，这时在前面走着一个大官，他不时地皮笑肉不笑地微笑点头，不时地又保持他那高贵的严肃，严肃得有些杀气腾腾了！后面是依着阶级有条不紊地跟着那群人。

又一些人围上来，他一摇头一挥手，那些人只得怏怏地散开了。想不到那个肥胖的商人赶上去，他们象老朋友似地握着手，交换了几句亲切的谈话，过后才互祝健康和平安分手了。

大班轿已经等在外面，他坐上去，随送的人和空着的轿子都渐行渐远渐小地过了河，象一群蚂蚁似地爬到石阶上去了。

那边可出了事，不开眼的人惊奇地说着：

“这一下查着了，十二只表，二十支自来水笔，你看，不就在那边么？”

顺着那呶着的嘴望过去，却是一个非常安闲，嘴里叼着烟，穿着“鲨鱼皮”（Sharkskin）夏装的青年商人，惊讶的倒是旁观者，他自己好象早就知道这么一手，就毫不动情地数着钞票，准备应缴的罚款。

“哼，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谁那么低低地说着。

那边，正检查一个女客的衣箱，年青的关员把每件衣服都用鼻子嗅着，一个人取笑着说：

“这个人前生要不是一条狗，——那么他就是今世的贾宝玉，他虽不吃残脂剩粉，却爱闻女人的衣裳！”

“算了吧，别人在执行职务呢，那是在分辨新衣旧衣，要是新的多了，免不得给国家尽点义务。”

衣服倒没有什么，零用品可多了，那个关员一面看，一面检在一边，那个鼓着眼睛的女客忍不住用粤腔的国语爆发了：

“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要上税的。”

“我又不做生意，凭什么要税我？”

“你带得太多了，——”

那个关员说着顿了顿，那下半句咽住的话仿佛是：“谁知道你做不做生意？”

“你们真不讲理，本港都许我带过来了，——”

“哼哼，那是香 港，外 国 人 的 地 方，——这里是中国。”

那个关员轻松地回答着。

那个悠哉游哉的关员，知道如今只有一件事情要他做：——那就是接受罚款。便很自如地把烟斗装上那个驾驶员才送给他的英国烟丝，叼在嘴里，两手插在裤袋中，全身松快地抖着，用剩余的那一半嘴还在哼着一支歌调。

“哼，这种人，连一点Good-manner也没有？”

她已经一面挥着烟气，一面打开那个钱包，掏出来印着英国老头子的花纸。

可是这边又起了争执，原来那个去香港的矮胖客人乘着那一阵变动找到了一个座位，想不到方才坐在那里的人又回来了，他就是大声谈笑临时套制服的那一位，当他动了气的时候，他的声音更大：

“老爷，难道你要把我吞下去么？”

那位客人低声下气，十分可怜地说着。

“我就是吞了你又怎么样？可惜我没有那么大的嘴！”

他吼得这么响，嘴可不小，脸上的大汗珠一颗颗地朝下落，闷热加上叫嚣，全席棚里 的 人 都 把 厌 恶的眼光投过

去。

“我怎么知道你要回来，我一直看你上了坡我才坐过来。——”

这句话象是伤害了他，他更大声地吼着：

“本来是么，我为职务所限，我忠于职守，我每天都得到这里来，随时要上坡下坡，不信你去问。——”

“唉，你要我问什么哟！——”那个旅客好象有无限的感慨似的说，“你不能够给我留一个最后的好印象么？这一年我住够了，我告诉你先生说吧，三年五年我不得回来了，我受不了这些闲气，临走的时候我还得受这许多欺负，好，好，我让你坐。……”

那一个还不满意，一面脱制服，一面坐下来，还翻起眼珠子说：

“这也算是欺负你！”

那个走开去的旅客听见这句话就回过头来摇着手：

“不算你欺负我，算我欺负你好了。”

这时飞机不断地来，不断地走，人们都被那些正事给忙住了，这小小的争吵慢慢沉没下去。过磅，检查，上机，下机，检查，放行，来往的人就象那两股水流似地淌着。人生中一些离聚悲喜的小小插曲，在这喧闹的席棚中也不断地搬演着。一个短小精悍的人跳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就惊讶地说：

“怎么，你也走么？”

“我不走。——”

“那你来送谁？”

“我来送猪鬃。哈哈哈！——”自 己 笑 了一阵才说：“你想不到吧，我现在××公司里做事。”

“我还当你在大学里当职员呢。”说这话的人并不会有惋惜的意思，还颇以为他的相识的变迁是值的欣忭的。

“大学职员！哼，那不如到我们那里当一个听差！你看我这身衣着象在大学里的那付寒酸相么？”

这样他站远了一步，使他的朋友看个清楚：那是生胶底皮鞋，缩口花丝袜，白哔 叽 短 裤，透明的胶裤带，箭牌衬衫，巴拿马草帽，怕他看不出来，他的手一挥，给他看看夹在指间的半根烟：

“我这是camel，才到的，你来一支吧。”

他说完掏出那 个 烟 盒，一按，盖开了，一支烟跳上来了；再那么一按，一个火燃着了。

“你怎么样？是送朋友吧？”

“我，跑跑香港。——”

“你也不在中学教书了？”

他还象很诧异似地说着。

“再教，连我自己的命也得送上了！——反正就是混个热闹，抗战终了，再回到本行去。”

“可不是，都得图个热闹。天下事尽如此，就说那个中央航空公司吧，有六七条航空线才有三架飞机。说起来是个笑话，事实却如此，不过他们工作态度倒顶真，每次机件检查很仔细，有一点疑问都不飞，所以他们倒从来也没有出过事。”

“那就好，那就好，我刚好买的是中央的票，听说驾驶

都是中国人，我的心正在发愁呢。”

“那倒不必，老兄，如今看起来还是我们自己人可靠一点！”

那个人沉默了，想了想，换了话头。

“怎么要我们七点钟来，到现在还不飞？”

“还早呢，全是为乘客安全，要天黑的时候经过敌人占领区，没有警报的话，总在下午两点钟起飞。”

“唉，那可怎么得了！”

那可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人来了，人走了，那个席棚还是黑压压的一片。阳光恶毒地晒着，江水潮湿地蒸着，从嘴里冒出来的是热气，从毛孔钻出来的是汗水，整个的席棚象架在火上，象放在热汤里。那位大声说话的，已经几次穿上脱下那套制服，如今更忍耐不住了，他敞开汗衣的扣子，露出来毛茸茸的胸口。谁说他不是完成一件辛苦的工作呢，每天他都得忍受这份炙烤，他还不能离去，大约还有要送迎的人。

水都没有了，每一只杯子都是空的，人们忘记了礼貌和身份，一壶开水才提来就犯了抢。过后，许多人捧了杯子直奔那个炎炎的火炉旁去了，还顾得了什么，那个肥胖的商人，也亏他有那份涵养，还能伏在桌上睡着了，打着鼾；他的美人却皱着眉尖，扯开衣领，用一条浅粉色的丝帕绕在颈子那里，她放下了那把细罗扇，拿起一把乌木黑纸扇扇着。连风也是热的。

没有一株绿草的地面，把阳光反照到没有遮掩的席棚里边来，受着热气袭击的人们，简直是无处藏躲。正在这时

候，两个宪兵架着一个嘴角挂着白沫的青年人，谁这么说着：

“政治犯？”

“不是，不是，政治犯我们就看不见了——”一个职员接过去说，“他要到兰州去，才上飞机就发了羊角疯。”

“唉，可惜那么一条好汉子！”

“总是受了什么刺激。——”

“这年月，谁没有刺激呢？”

可是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却坐着那么一个安静的青年人，他也是很早就来了，没有人来送也没有一个相识，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来的时候，他整齐地穿了两件衣服，为了热他只敞开一件的衣扣。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用那无邪的眼睛望着熙攘的人群，——高官，大贾，学士，美人……他既不怨，又不喜，他也并不感觉到自己的那份落寞。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喝一口开水，只是有时候他象小孩子似地把一个手指送到齿间咬着，——突然自己记起来了，用闲着的那一只手拉下去那一只，可是过后不知不觉地又送到嘴边去了。

一直到昆明的乘客上机了，他才站起来，随着人群的后面走着，他的帽子可笑地顶在头上，他那宽阔的肩膀和壮硕的背影如同阿波罗的雕像，只有一个职员指点着他说：

“那就是最近打落三架敌机的那个空军，昨天临时订的座位，调去防守昆明空野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我坐在公路车上

我坐在公路车上，大山以它那狞恶的巉崖想吓住我，长河以它那澈莹的绿水想诱引我；可是我的心却那么空，任那些都遗留在我后边，我不动丝毫的情感。忙碌的是车的轮轴，幽静的是我的心，——若干年的苦辛压住它了，来处和去处又牵拉了它，所以途中之情再也不能沾染些许了。

当着K城近了，我喘一口气，热心的旅客已经高兴地指手划脚，肯定地说是只有八公里或是七公里，那旅车，因为是在宽坦的公路上，也快活地鸣着喇叭飞一般地跑着。在远处，横在路的中间，象是有一群人站着，——原来他们在挥动手臂，要我们的车停下去的。走到近前，车是停下了，我那近视的眼睛才看到卧在血泊中的人和马，倾在路边的还有一辆卡车，不知道是取了一个什么方向翻在那里。车上的木桶打破了，桐油流满地上。那个司机呢，头挂着，手垂着，已经走上永恒的沉默的路。还有人叫着，原来是几个不曾受伤的人，扶着八个变了形的伤人，想要我们带到K城去的。

那是什么样的脸呵，鼻子和眼睛都看不出了，只是在那染满污血的象发糕一般的脸上转着那苦痛的眼睛而已，有的手臂断了，自己用另一只手臂托着，脸全是姜黄色的；有一个头骨裂开了，血不断地流下。……女人们和孩子们吓得叫起来了，我也不忍再看，把眼光移开；可是在地面上我又看到躺在血里辗断了腿的汉子，他咬着自己的嘴唇，流出血来了；可是他一松开，就不得不大声地哀叫。我的心在颤抖，我把脸转向车中，一个军官也用手掩了眼睛。

我们的车并没有载那些伤人，实在因为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了。说是后面有一辆空车，他们要求我们做一个障碍，果然，三五分钟之后那辆车到了，我们的车挡住它之后，才又继续向前去。

那份快活的心情全失去了，每个人的心都被这一笔抹得黯淡了，那旅车也象是无趣地驶着。

"那就是和我们争渡的那辆车。"

这是那个司机说，我的心中就想着：如果他若是知道自己是奔赴死亡，他也许就不那么抢着争先了！

我不断地想着那辆争胜的车，它以高速度向前飞驶，不提防路上的一支队伍和走在前面的骑马的军官，那匹马惊起来了，它冲上去，连同那个军官都在刹那间失去了性命；可是那辆急遽间要停止下来的车，把那一队兵士横扫过去，还不能止住，就翻了一个觔斗，把车上的人和油都倾倒下来，从他们的身上又翻了一下，便倾斜在那里了，而那个失去控制能力的司机也就那么了结了。

我想当时乘客中这样想着的该不止我一个吧，而且时时

想到自己的车辆若是遭到同一的命运会怎么样，也该不止我一个吧？

快要到D站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在中途耽搁了，还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天就黑下来。我们的司机就拧亮了那个独眼的车灯，好象斜着身子似地载了二十多个人的旅车就在暗黑的路上驰骋着。

山谷间的夜怕是更要黑得浓些，在望不见面前几丈远的崎岖的山径上那辆车跑着，山猫和狐狸之类被惊得跳向树林中去了，可是在道旁，从生的树下正遮蔽着万仞的深谷，设想那辆车向外二三尺……

有的人已经在悔着了，觉得与其赶这样的夜路还不如在方才耽搁的小城上歇下来，现在是不能后退，只有向前的一条路了。日间也许还看得见绿丛中一朵不知名的小红花——或是红色的果实，也许就是经霜才变了色的树叶；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那独眼灯光所照出来，特别显得不大平坦的地面。

要经过一个小谷间的桥了，车的速度更慢下些来，那么使乘客们就看到了一辆倾斜的货车。

"抛锚了，——那才麻烦。"

"你看，那里还有人，躺在车轮的旁边，——"

"是睡了么？"

"哼，死了的，——"

这话象电一样通过了我的心脏，我觉得我打了一个冷战，坐在我的前面的那个一直低诵着佛号的中年妇人，本来

也停了嘴，从窗口大胆地望了一下，之后，她又大声地念起来了。

在桥的栏杆上，我又看到一个俯在那里的人体，——还有一个乘客大声嚷着说他在桥下又看到一个死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就谜般地存在人们的心中，只是因为意外的失事使人死了，那倒还算一件平常的事；当着有一个人说着：

“这有点奇怪，怕是图谋。”

人们的心便陡地又紧张起来了。车还是在走着，过了些时，忽然在路旁看到两个蠕蠕动着的黑影，人们就象又得到一番证明。当着我们的车从他们的身旁飞驰过去的时候。有人还用手电在那两个“凶手”的脸上照了一下，并没有看得清，因为已经望见D镇的灯光，那车是欢快地迅急地驰行着。

我们该舍弃无轨的旅车走上有轨的列车了，可是我们还得忍耐最后的一番磨难。当我们到了H镇的时节，那里的旅舍再没有容下我们一只脚的地位了，难得遇见的好心的站长，他把女人和孩子们留在车站的办公室里，我们就象没有家的狗般地在路上巡着。卖饭的馆子摘下了高悬着发着绿光的煤气灯；旅店也收下招牌去，我呢，幸好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想不到会遇见的旧相识，我就分了他那间湫隘的小室中的那张大床的一半，才睡熟，我们就被一个女人的尖叫惊醒了，以为是火灾便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想不到还是一个无意识的梦呓，担着这场虚惊又睡在床上，心里总象记着些什么事似的，仿佛才闭上眼，又被鸡啼叫醒，于是匆忙地又起

身，攀上了最后三十里的公路车。

C城安静地躺在那里，它只有下午到晚饭后才显出它的辉煌，当我去的时候，（那是上午七点钟）守卫正在执行强迫疏散，我们几乎被阻于那座美丽的桥的一边：当我走的时候，天还早得很，人和城都在酣睡着，我们被领上那辆破烂的车上去，先是不相信它就是到G县的车，过后又不相信它能完成它的使命，再后我们又不相信它怎么能装那许多客人。

我们的忧虑是过分了，二十多个人居然都坐下去，虽然我们不得不扁着身体。纳了费的行李又堆到自己的面前，其余的空位，就被二十几号以后的客人占据了。他们并不争执，很安然地坐在污秽的车板上，想来他们过惯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连一声叹息也没有了。

天才亮的时候，车抖着，以它衰老的姿态前进了。幸而路是平的，小山不过大坟堆那么高，那还都适合它那消化不良的胃口，车板上的破洞，使车轮卷起来的灰尘一直扑上来。D笑我，我笑他；可是我们把眼向那边一望，坐在车板上的几个简直变成了几尊泥菩萨，他们也不拂除，用一方手帕掩着嘴，闭着眼睛，我分外看得清他们那沾满土珠的眼毛，我甚至于想到，如果他们再不张开，眼睛怕就要瞎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瞎，到了停站的时候，他们张开眼，阳光的照耀下我看到那簌簌下落的细尘，真是象春日的细雨一般的哩。

中途的站上，有人下去了；在中途的路上，时时也有人

上来，先是那个司机的看到路上肩了雨伞，提着小包袱的人就大声喊叫，我还以为是喇叭坏了，可是开到行路人的身边，速度就减下来。

“是到××去么？”

“是呀，好多搭上去？”

“五块钱。”

“三块半吧？”

“不可以，顶少也得四块，”

成交了，于是那个赶路人跨上车，把四张花花绿绿的纸塞到司机的伸出来的一只手。

一路上象这件的事多着呢，检上来又丢下去，到后来，爽性踏板上也各站了两个，有一次遇到迎面的车，那个站在踏板上的慌了，想跳下去，还没有等他落下，那辆车就擦身而过，我们的车因为急遽的煞车，倾斜了一下，过后一车人都骂那个慌张的“站客”，可是他也早吓呆了，脸上失去血色，又跳到路上去踽踽地走了。

还没有到F省的时候，一路上耳朵里早已装满了耸听的言词，他们有的是F省人，有的是从F省出来的，他们都说山高路险，我不说话，我的心里可想着：“我走过更高的山，更险的路，这些话也吓不倒我。”其实他们没有吓倒我的必要，一个青年的旅客激动地说着他的故事：

“……那可不是玩的，……车子没爬得上去，……那个助手赶紧跳下来用三角木去塞车轮……一下漏了空，……这可好了……顺着那个陡坡溜下来了……站在外边看的助手倒

嚷起来，在车上的却苍白着脸一声不响，……那个司机跳下去了，车一直下去，一直撞到那根大树，……我的天，……大家才被震了一下，恢复过知觉来，大声地喊叫……可是那时候，……危险已经过去了，……车子卡在那里。……”

我还是不大相信，我还以为忽然有了那棵树和忽然有了那桩意外是同等的，事实上没有那么大的严重性。

到了R县，天黑了，第二天早晨，我就和它告别了。只有二小时的路程就可到C县，我还想可以早些到那里，早些找到一个住处，得便就看看那个城。

我们上了那辆一吨半的又破又小的客车，我那化了十分之九票价的行李原来也和别人自己抬上来的一样放在乘客的中间和下边，（那车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坐在行李上）好在只有二小时，就是走也走得到的，当着车一开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着：一会儿就可以到了。

真的，走了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中间站K镇。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告诉我们：轮胎坏了，要等C县开来的车把轮胎带来，我们才可以开行。

“什么时候可以来？”

“总在下午四点钟，C县的车三点钟开出。”

好了，这个小地方，大家只有蹲在路边的份了。一个内行的乘客不满意地说：

“我就看出来前胎不中用，在R县怎么不换？”

“R县根本就没有，”

“那么从C县开出来的时候怎么不检查一下？”

“检查？哼，我早就知道这辆靠不住，——”司机悠闲

地吐着烟说，他还算是一个爽直的汉子，所以毫不顾忌地说出来："站长他一定要我开这部车来，有什么法子？老实讲我开这部车就一点把握也没有，象一个八十岁的又干又瘦的老太太！"

这还有什么说的，如果真是一个老太太那我们还得搀着她上路呢！现在只好在它的身边蹲下来，为的是它还可以为我们遮住南方的炙人的阳光。

我们真就在那个地方等了八小时，C县车开到的时候，黄昏的影子已经洒下来了，幸亏我们的司机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家伙，他一个人敏捷地修整，乘客们都站在一旁恨不得替他用力，到我们的车又能移动的时候，天真的黑下来了。

我的命运注定又是一只独眼的车辆，（有人说一只眼还比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些）我看不见路的险峻或坦荡，我们的司机倒是一个好手，他精悍地迅速地转着轮盘，两只小眼在黑暗中也射出光芒，看他那紧张的样子和不时起伏的车身，想来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终于看见C县的灯火了，我们的车不久在狭窄的街路上走着，有些地方，那些点着灯草的食物担子不得不提向边些，我们的汽车才能勉强地通过。

怀了满腔的欣喜，跨上从C县开行的汽车，因为那是我最后一天的旅程。

车上也是挤满了人，问起来才知道那是些三十里五十里便要下去的短程旅客。中间有许多是来C县开会的乡长，有一个很象我们的旧友，便无端地也觉得这个人颇可亲了。

他正坐在我身旁，也象很关切地低低地告诉我说是昨天

晚上有一小股匪，经过二三十公里外的××乡。

这却给了我一个希奇的感觉，因为我的全神经一点也没有准备接受这样的意外，我也想不到，千辛万苦地来到F省却把自己和小小的什物全交给盗匪，他也许注意到我微惊的样子了，便又低低地耳语："不要怕，已经派队伍去了，他们也不一定到公路上来。"

我用微笑来表示我的镇定，可是我的心真是在不安之中，我的心思很复杂，最后我想只要我能平安到Y县也就是了。

车开行了，在我意料之中的，不到一小时便停住了，前面停下来的车上的人，好心地大声叫着："停下来，停下来，有匪，有匪！"

全车的旅客都震惊了，没有带武器的军官更显得不安，那些乡长却把身边的手枪拿出来，于是大家就拥到小站的办公室里。电话忙碌着，有的人们不断地谈着遇匪的经验，胆小的人苍白着脸又惧怕又要听地坐在一旁，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一小时。没有消息，也没找到匪的行踪，先是那个开邮政车的司机不耐烦了，他站起来，上了车，开走了。另外一辆货车也开了。还有在我们后边的一辆车也抢先地走了，我们的司机也催促乘客上车追在它们的后边。心里暗中想着的是：即使有匪也是他们先遇上，可是我们的司机好象不甘心落在别人的后面，用更高的速度追过去，在那狭窄的路上飞奔，烦躁地揿着喇叭，一直等到那辆被追上的车服软似地让在路旁，我们的车才得意地擦身过去。司机并不顾及乘客们心中的不安，他还是逞能地迅速行驶，他一直想追过

第一辆的邮政车，可是他不但追不上，一直连影子也没有看到。

才走到一座小山岗上，突然在路旁窜出几个拿枪的汉子，挡在路的中间，我的心一沉；那个司机发怒地骂着。

"你们这群人，为什么不能跑回去，硬要挤上来，车的载重已经超过，出了危险谁负得起责任？"

原来他们是派在这一带搜索匪踪的××乡的团丁。

当着那一场虚惊过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车真的在走一条险路了，山并不高，也没有大水；可是桥面烂了，木架也残缺了，车走在上面的时候象跳远，因此我们坐在里面就象跳高。下面没有水，却很高，我知道如果我们扔下去，连车带人也都得破碎。可怜的人们，没有法子保护自己，只是紧紧地抓住前边的椅背或是窗口，聚精会神地注视前面。如果车在向上的时候，人们的情绪更紧张，好象都在用着自己所有的力量，帮助那辆喘着气的车爬上那个四十五度的陡坡，而且这一路，那不必要的高低弯转是那么多，右边是伸着石牙的山壁，左边是三五十丈的深谷或是河流，在路面上，全是尖角朝上的小石，这里缺了一块，那边又高了一块，汽车行走的时候，恰象在海洋中遇到不好天气的一只船。当着那辆车好容易转过一个弯来，正在调直了方向，不提防路面的一个深坑，立刻那辆车象受到巨浪的冲击，左右凶猛地晃着。胆小的叫起来了，许多人不说话咬着自己的嘴唇，心里觉得一阵冷一阵热的。

是的，别人和我说的话一点也不虚假，一个陡坡又是一

个陡坡，一座破桥又是一座破桥，有时我都觉得是奇迹了，不相信地问着自己："我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呢？"再看到那不平的路，想着如果故意把那些石块排成那样，倒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他们计算得那么准确，当着车在高山上转弯的时候，路面恰恰适合，再要是跨出一寸或二寸，自有那三十丈或五十丈的深谷等着我们！

所以当我们好容易渡过这一段天险之后，车又奔驰在一节平坦的路上，我们简直象坐在穿行白云间的天国的车里一般。这时候人们才记起来说笑，识途的旅客又有把握地说前面就要到Y县了，可是天已经黑下来了，怕是山遮住我们的眼睛，我们所看到的仍是一片黑，转了几个弯，果真看到灯光了，车就更快地跑着，不久就在那明亮的车站里停下来，这时我们才放松了手，拭去掌心湿漉漉的冷汗，把随身的小件从椅下拉出来，半愉快半懊恼地自己说给自己："以后我再坐这段车，我就不是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两路口

有人泣于歧路，
因为等了两个星期，
他还不能离开首都！

当着整个的城还在沉睡的时候，当着那两扇城门还紧闭着的时候；（我想我还是说得坦白些吧，那就是当着一根麻绳还横在马路中间的时候），在上城和下城来的人，早已在那两路口的车站里聚集着了。这边是一排，不错，那边又是一排，也不错，因为有的是无事忙的老百姓，有的是忙中闲的公务员，他们都自安分地站在两条木栏之间，恰象两条扭曲的长蛇，有时还做着轻微的蠢动，迎在他们前面的却是那紧闭着的无情的窗口，看过来，好象连那扇门还锁着哩！躺在木椅上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的，蹲在墙角的，……那好象是另外一批人。下了几天的雨，已经使室内的地上积着水了；这时又从屋顶漏下来，人们就躲躲闪闪的，可是不是上边就该是

下边总得弄个湿淋淋的，那些蹲着的，躺着的，坐着的，不时地叹一口气。

“唉，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成功？”

“也许可以吧，雨不大，——”

“不大，不大才怪，你听——”

听什么呢？人的嘈声早已盖住一切了。

“我反正不管，我就睡到开车的那天！”

这是那个躺在椅子上的说，可是那边坐在行李上的原来是两个畏畏缩缩的女学生，她们小声地向自己说：

“这可怎么办？过去五天了，只有三个星期的寒假！”

“真要是等到一个星期就不用回去了。”

“不回去，我妈要说我的！——”

“这倒不是你妈的事，这是老天爷的事。”

“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下雨也不开车，又不是什么大雨，把道路冲坏，把桥梁冲断，左不过是冬天的滴滴答答的雨，又有什么关系？”

这是另外一个男人议论，他有满肚子理由，也有满肚子气，只有他的钱袋是快要空了。

“老兄，你知道，我们是要坐敞篷卡车，下雨吃不住的。”

“这样等下去，我也吃不住呵！”

“唉，谁吃得住呢！”

这不知是谁那么低声地说着，这时候那个坦然平静的站员，大声地叫着：

“今天到××的车子不得开了，请诸位乘客明天清早再

来买票。”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雨大，还是不便开行，那是我们站长的一番好意，怕诸位客人淋了冬雨要生病的。”

“那为什么不开有盖的客车？”

“这是非常时期，有车子坐就算是好的了。”

“这是什么话，化钱还得受罪！那些不化钱的倒逍遥自在，天天小汽车跑来跑去——”

“别个是公事嘛！”

“什么公事？公事不公办？把卡车装一下有什么困难？化得了多少钱？这可好，把我们等得山穷水尽，你们还有良心么！”

“这是什么话，不识好歹，狗咬吕洞宾，——”

那个站员半愤慨半得意地说着。

“谁是狗？谁是狗？”

坐着的躺着的都站起来了，象爆竹一样地响着他们的话语，鼓着难以发泄的怒气，就紧紧地围拢那个斜眼睛望天的站员。那个家伙不知怎么一高兴，低下头来，狠狠地吐一口口水，从鼻子里还哼了一声。

“好，你在骂人呵！——”

不知道谁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飞来的一口痰正中在那个站员的鼻子上。他象激怒了的一尾蛇一般，正扬起头来找寻对手，也还敬他一口痰的时候，不提防四面八方的口水都来了，人们的圈子自然远了些，集中地吐过去，他也毫不示弱地向四面八方吐过去；可是不久他的口水就干了，只有挨

的份了。他先还呆呆地站在那里躲闪着，有时用手臂护着脸，过一下才觉悟了，迅速地冲出去，跑到宪兵的跟前哭丧着脸，那位宪兵正在忙着撕报纸，那是他才打走了那个卖报的孩子遗留下来的不准发卖的日报，为了完成他的工作，他把它撕得粉碎。等他撕完了的时候，才扬起脸，这才看见那个制服上，手上，脸上全垂挂着痰的人。

“同志，同志，你看，你看，……”

那个宪兵愕然地看了一眼，因为看到挂在眼睑上那一口，他不得不努力忍住笑，还没有等他开口，那个站员就气急败坏地说着：

“都是他们，都是他们……”

他的手朝里面一指，可是被指的“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在那边的两条长蛇，一条已经从那个窗口取得恩票，渐渐短下去；另外一条也因为希望的闪烁，把行列自己整齐一下，有条不紊地站在那里。在一番搜索之下，他才看到椅子上还躺着一个，他就象长了翅膀般地扑过去：

“就是他，就是他，……”

“我什么？呵，我什么？”

那个躺着的人从被里伸出他的脑袋来，一点也不示弱地回答着。

“他吐口水来的，他……”

他的眼睛斜望着宪兵，希望他能主持正义，把那个躺着的人拖走。

“我吐你的？我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的口水倒好了。”

那个人说完又把头一缩，钻到被里去了，他正要去抓，

宪兵倒做起和事佬来，拦住他。

“算了吧，同志，与其这样争，还不如快点去洗洗，再说吐口水也算不得什么罪，我在别的地方服务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用口水打架的，大家又不是小孩子——”

那个站员正要悻悻地有所争辩，那边忽然大声嚷起来了：

“宪兵同志，宪兵同志，请你过来一下……”

剩下的那条一字长蛇阵的人群都那么大声地嚷着，他们都指着那个紧闭着的无情的窗口，原来还挂着一块木牌，上面有八个大字：“汽油缺乏，客车停开。”

“宪兵同志，你知道我们都是抓着公鸡尾巴来的。”

“凭什么，特约车开得出，怎么客车开不出？”

有人捶着那扇小窗门，它不动地挡在那里，宪兵过来说：

“同志，你捶掉了门，也没有用，他说开不出，售票员就不会还在里边——”

“那可不行，我有要紧事，请你去交涉一下好么？”

“我的责任只是维持秩序的，我看诸位还是明天早晨再来吧。”

“明天？我已经连跑了三天也没有走成，谁叫我上了把年纪，要不然哪个要坐这龟儿车！”

一个长了白胡子的老年人，简直是这样咆哮着了，他的身材短小，在说话的时候不断地颠着脚尖挺着身子。

“我还是劝诸位平平气散开吧。吵也是无益，要我去也无从交涉，没有汽油当然开不出。——”

“没有汽油，满马路的汽车，难道那是神力开动的？就说方才那机关特约的车不是照样开出去？”

“那都是公事总得维持的。”

“什么公事，”一个人悄悄地说，“那是鸟事！”

正在这时候屋顶上的一块灰泥片忽的一声落下来了，正落在那个宪兵的面前，把他吓了一跳，他赶忙一跳，却跳到水洼里去了，他的皮鞋湿透了，还溅了别人许多泥水。

“真险，真险，……”

那个宪兵叫着。

“真倒霉，真倒霉！……”

别人这样说着，有的就起始散去了，有人兀自倔强地站在那里等待，有的又是存着侥倖的心幻想着一部奇迹般的车。

雨更大了，由屋顶不断地漏下来，地上也不泄地积着，等待的人先是坐到栏杆去，伴了些时候那里很冷清的车站，便也无趣地走了，他们低着头走着，没有一句咒骂，因为是连一个听得到的人都没有了。

天已经大亮了，乌云使天色显得暗沉，泥浆被雨点激起来；可是一辆汽车却使它飞扬四散：那里面是一个涂白抹红的女人，和一个洁白的狮子狗。

四一年十二月一日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给一个忧郁的孩子

……窗外喧嚣的水声一直也不曾休止过，我知道那是发自那条小小的溪流；可是来到这个陌生的所在，我都还不知道它是流向哪一方。夜雨在屋瓦上和檐前响着，潮湿的空气从板壁的隙缝中钻进来，摇曳的烛光被挤得小了，仿佛我又看见你那美丽而忧郁的脸，那紧锁着的眉尖……我才要说了，可是一切又都倏地消逝，使我意识到这里只有我自己的存在，秋风秋雨陪伴我，却更使我寂寞。

告诉你，寂寞已经不能给我些微的伤害，我会沉默，我体味到无言之美；可是我很坚强，象路边的一方沉默的立石。多少人从我的身边滚过去，多少事萦绕着我；既不能使我摇动，更不能使我倒下，我还是孤独地固执地守在那里。

是的，你懂得沉默，你也善于处理孤独，可是，我的孩子，什么事使你的两眉中间皱起来象一座小山？当我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会用手为你抚摸，使它舒展开，我知道那时你会笑了，那么天真地笑着，正象一个孩子，山平下去了，

在眼角里会闪出两点晶莹的光，是含着泪的微笑呵，还是微笑里的眼泪呢？我不问询，若是问到你的时候，也许你要爽性把脸埋到两只手掌里吧？

我知道你有坚毅的性格，别人早就告诉我了，说你们被丢在那个笼子里，才只两三天，那个坚壮的汉子就哭了；可是你只是咬着自己的嘴唇坐在那里，你守着静默，没有一丝恐惧和屈服的心，我知道你的泪不是为那些事而流的，我更看见过你，当不快抓住你，你就一个人坐到那长着叶子的大树下，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它，说它象生在海底的珊瑚，你顺了那条蜿蜒的公路望向远处，望到天边，天边却被树和云遮断了。你那么专心地望着，甚至于听不见已经站到你身后的我的脚步，我也看过去，——那却是一无所有。忽然在我的眼前显出来急遽间你那还没有改变过来的愠怒的脸，我觉察到你的脸向着我了。那么我也显在你的眼前，你就微惊地叫着：

“呵呵，想不到，你怎么站到我的身后了？”

是的，我也想不到啊——你就勉强地笑着，可是躺在你两眉的那座小山，兀自躺在那里。

“又有什么不如心的事了么？”

“唔唔，也许是罢！……也许不是罢？”

这可怎么办呢？连你自己也不能确定了呵，可是我仍然分明地看到那座小山躺在那里，于是我就不得不伸出我的手，使它平下去。

是的，我说你是一个智慧的孩子，你能了解到人的心的深处；可是为什么心不能了解你自己呢？你，一个二十岁的人，

正是该享受你美满的青春，宇宙都应该匍匐在你的脚下。童稚的过去固然引不起你的兴趣，可是你丰富的生命，和那无限的对于将来的幻想，都该象你的年龄一样，蓬勃在你的胸间，世界原是你们的，你们原该能尽情地享受，没有一种力量能和你们的力量相抗，没有一颗心比得上你们的那样热烈，坚强。可是你，显然地被忧郁的虫咬住了，它不放松，你的眉皱着，人也一天天地瘦损了。

是的，每次我看到你瘦长的身子便觉得心里十分难过，消蚀的应该是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是一些人生旅途上的老马，千万里的路程在脚下过去了，看得多了，却说不出来，背负的重载和心的重载都不知道在哪一天就把我们压倒了，我深切地知道，我们一倒下来就不复站得起，因为即使好心人把压在身上的取下去，可是压在心上的却无法取去的。

夕阳中，你独立在山头，微风扬起了你的长发，你那纤弱的身体因了你只用脚尖着地就显得更高更瘦，而抹在你身后的是一片火一般的云彩，我为这幻象所欺，以为你真是被烧着，就迅急地跑了上去，想把你从那封焰之中拯救出来，待我跑到上面，已经一无所有，只是你那双显得有一点张惶的眼睛在迎着我，我还说什么呢？风在树梢上低低说了，细流在溪涧絮絮地说了，我还说些什么呢？

你说："你赶到上面来了。"

我说："是的，因为我看见你——"

"你说我忧郁么？过于忧郁么？"

我只点点头回答我的话。

"可是我知道，你也忧郁的！"

好象我被人窥见了隐密似地，不得不逃避般地，拔脚跑开了，我头也不回，气也不喘地一直跑了六十里路的山和水，我驻足在这个陌生的所在；于是当我看见你忧郁的面容再显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向你叫喊。

“孩子，你听多了山风的细语，流水的潺潺，它们不能告诉你些什么，只使你的忧郁加深，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你的，宇宙该在你的面前俯首，你正该好好享受你的青春，时代是你们的……”

你听见了么，当我这样喊叫的时候？

仿佛我又看到你的笑脸在我的面前涌现，你告诉我你高兴了，你时时想笑，比那一天我们的出游还高兴，你说你们又踏着你独自的足迹遨游，笑永远随着你们，你也象朝我大声喊着：

“别人的话是对的，可是我们否认我们是痛苦的，纯真的情感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也不受任何的影响，若是说无形中真要是有所谓命运主宰着人生，我们也要奋力地打破它；你相信我的话么？”

我相信你，孩子，只要你能移去你眉间的那座小山，我就知道你的力量了。

窗外泼剌一声，怕是一尾不耐的鱼的跃动吧？雨已经停歇了，寒冷却更甚，原来夜，夜是更深了，遥远的路程，也许使你们没有法子听到我低微的祝福吧？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给忧郁的人们

想不到那篇写给一个忧郁的孩子的信竟引起那么多的反响，仿佛这情绪原来是深闭在各人的心的深处的，一旦提起了，就再也按捺不下去，从远的近的不同的地方，纷纷地送来你们的话语，虽是陷在忧郁之中，却充满了热情；要我怎么来说呢？在摇曳的灯光下，我怀着同样的热情展读那些来书和文字，仿佛我的耳朵里听到高的低的男的女的不同的声音，都争着要我先听他们的诉说，似乎我还看得见一个个郁结的眉头，一张张忧愁的脸，我想来说你们了，含一点训诫的微意，当我拨弄灯花的时节，在那青灯的油面上，我分明看到一个结得最紧的眉头，愁得最深的脸，我张开嘴，才意识到那原来是我自己的眉和脸，我只得恍有所失地闭紧我的嘴，放下笔呆呆地坐在那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凝视着那跳动的灯火，从暗夜里，从窗门的隙缝中虫蛾不停的飞进来。它们迳直地扑向火焰，一旋再旋之后，不是被火焚化，就是落在油中淹死；想到那小小的虫豸，竟能

那么勇敢地奔赴死亡！

若能有殉道者的决心，忧郁也该不复存在了吧？几年来血火的磨炼，那些闲愁闲闷早该抖落下去了，放在肩上的是一个重负，要完成的是一件大事，要打击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在这伟大的感召之下，忍住了千辛万苦，把要流出的眼泪淌向心头，咬着牙齿丢下生死的兄弟们，一颗火热的心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在这里，在那里，为了这个在苦难中的国家，随时交付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人民，死在敌人的手中也该是快乐的。

我知道你们的多少亲爱的人们就这样躺在地上了，我们那些受了伤的不死的人，怀着热情遥远地飞回来，你们是疲惫了，象采食归来的晚鸦，你绕树三匝找不到一个能收容你们的栖巢，也许那守林的巡鸟正因为你的到来发着警报，于是群鸟就磨啄以待，等待你的血肉做为他们一顿丰盛的晚餐，呵！眼泪是不宜流淌的，还是奋力远飞吧，我知道你不情愿死在这里，即使中途风急翼折，坠在荒原的手掌上，那你也还是回到母亲大地的怀抱中，不落在恶人的肚腹里。

幸而你找到一个栖息的所在，你住下来了，体肤上的伤痛和疲惫或许能很快的消失，你的心却陡然为愤懑填实。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了你不怀疑自己的时候，你便怀疑别人了，我知道你禁不住要大叫一声：难道几年来的苦斗，还为的保全这许多蠢货？

是的，这些蠢货，这些只顾个人利益的蠢货，灾难从来不会落在他们的头上。你们的家没有了，他们的家更兴盛起来；你们的骨肉死亡了，他们的人不会损伤一根毫毛，你们

穷得没有一件蔽体的衣裳，他们有万万件放在仓库里腐烂；你们没有一间蔽风雨的茅舍，他们有无数的大厦在市内，在郊外，在香港的山上，在瑞士的湖畔。他们是擎大的撑柱，——真的，就是天塌下来，他们也自信压不到他们的头上。你们可不，精神的和物质的灾害不断地朝你们来，抱着不饱的肚腹，反侧着寒冷的身躯，夜半醒来是满腔的怀恨呵，到朝来就有一只无形的手掯住你的嘴。那嘴不是用来喊叫的了，不是用来说话的了，那是一道紧闭着的闸，挡住了要冲出来的怨懑。抱怨就显得软弱，诉苦就显得无能，有所指摘那就显出你心浮气躁，是一个不满现状的人，还是咽住吧，为人看到的就是那愁结的眉头，为人看不到的是那无人处从眼角激出来的泪珠，你们不是哭泣，点点的珠泪揉合了千万种不可说的情感，唉！在这个大苦痛的时代，谁不曾暗地吞饮自己的眼泪呢？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的，当着众人苦痛忧郁的时节，他们却张开大嘴哈哈笑了，他们原来就是活在别人的不幸上面。以为人们都能好好地生活就是他们的不幸，于是多少人，不曾死在敌人的手下，却无声无息地死在安宁的地方，他们是冻死的，饿死的，……当我听一个人说到："我真饿极了，隔着窗口我看到里边热腾腾的饭菜，随着那打饱膈的、红光满面的客人钻出来的一阵香气，我只得紧紧裤带，我的眼前一片黑……"我要哭出来了，因为那象是我在饥饿中，我们许多人都在饥饿中……

也许我们还算不得饥饿之群，有一大段时日我们不还靠腐烂的米过日子么？那米的霉臭气，一闻到就使你打饱膈，

可是你又不能不吃，这是那些慈善家的恩惠呵，总算打开了陈仓，给我们一条生路，那是老鼠和霉菌吃剩下的，我们真是还比不起那为害人类的卑贱的小生物，更不必说比不得一条狗了。狗大约是不懂得忧郁的，也不知道恐惧的；可是他自然得着主人的爱抚，能横亘长空万里；我们却只能为忧郁所腐蚀，为怨恨所啮咬。成日成夜地在苦痛之中。

还是想一想无数在前方和敌人肉搏的勇士们，在各角落流汗生产修筑的工人们，在那些伟大的英雄之下，我们真是显得渺小了，那就让我们这点不宜有的忧郁之情也随着渺小下去吧。

四二年四月二日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给孩子们

得到你们从不同的地方的来信，就象在一个郁闷的夜晚，一阵大雨之后，我急急推开窗，想不到的满天闪烁的群星。它们纷纷地投向我底怀抱，照入我的胸中，我充满了希有的喜悦张开两手去捧持，去拥抱，扫去了斗室中窒息的不快，而残余的檐滴正清脆地打在阶石上，象你们从遥远送过来的话语，不必谛听你们说些什么了，我已经承受不住那点喜悦，那些光亮的星星早已溶漾在我的泪光之中了。

那不是星星，那仿佛是我临别夜晚的灯光，那时节我的眼睛也润湿了！我说不出话来，松林被微风扫动着发出音响，我看不出什么，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怎么还能看到你们，静静地坐在不为人看见的树旁，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聆听我那不贯串的话？到了一只想不到的手，偷偷地牵动我的衣角，把一张热情的纸塞到我的手中，那时我哭了，我想我不应该离开你们，我不该舍弃你们，因为你们对我是那样好。

是的，这几年只是你们宝贵的情谊填满我那空虚的心，只是它使我忘记了身受的苦辛，想起那些终日相遇的人们，我还能安愿地过了几年，该是一个奇迹，我那不入的率真的个性，早已引起他们的不满来了，我不在泥中翻滚，我也不闹攘争血，终于我不得不走了。那正是夏天的六月，我低头望着地面，跋涉着泥泞的道路，才抬起头来喘一口气，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可是热汗的水气濛住我的镜片，我一面应着，一面掏出手绢来擦拭，到我再把它架上的时候，我才看到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那个朴实的农科学生，一件行李在他的肩上，两只裤管掩在腿上，泥沙结在汗毛上，摇幌地垂着，我们互相惊讶着要离开这个城了，可是他要到北方去，我却到南方来，他因为在私情上开罪一个教授，弄得只有转学，便无法再继续读书，那时候我记得我向他说："好，多走一个地方也好，正好多看看，"果然他到了，他也看了；可是他告诉我些什么呢？"用荒凉来形容这个地方都觉得不够，触目的只是一片单调的土色。房屋，土地，山丘，连风也是挟着黄沙，把蓝天也遮住了。没有雨，连泥泞的路也看不到，更不必说墙边的一株小草了。塞外的风和干亢的气候，简直是把那山谷吹成砂石，砂石又化成尘土，我想我们若是长此住下去，也会化成细沙随风而去了，……"可是我能告诉你们些什么呢？我是走到这江南的好地方了，山是绿的，树也是绿的，屋角不见阳光的藓苔也是绿的，我生怕这样住下去连自己的心也蒙上一层绿的颜色了，那时候我就该变成了阴沉沉的人，用窥伺的眼睛来偷觑外物，心胸狭小，把天地化成一粒沙，那么微渺了。但是我想你们也许

不会耽心我的，你们知道我，正如同我知道我一样。

是的，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当着我离去的时候，我可以不向那些平日和我挂着笑脸的人们告辞，可是，我走到每个地方都不忘记找寻你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因为穷苦，你们被撵出来了，就分散到各处，我也就想来看看你们，如果还有一点力量，也想献出来的。我记得当我听说一个从东北来的孩子，没有饭吃了，竟想到自杀，我是又气愤又焦急，我不断地在四壁碰头的斗室中往返踱步，嘴里不停歇地喃喃着："真呆气，真可怜……"一直到我听说他已经离开险境，我那一颗悬着的心才安稳地放下来。在C城雨中我走了一大节徒劳的路，在K城我也做了半个月的枉然的等待，正是我怀着怅惘的心绪到这个陌生的小城住下来，那个叫做山的写来的信就寄到了，那只是寥寥的几个字，从语气上看出来仿佛已经写过一封信了，可是没有得着回信，便又探询地写了这封信来，以为这封信仍然不能落在我的手中，我就急急地告诉他这是我收到他的第一封信，随信而去的是我那遏制不住的渗进纸中的喜悦，因为我知道原来他还是好好地生活着。回信很快地来了，以为是不曾收到，却意外地接得来书，便告诉我那欢喜是说也说不出的。但是他告诉我就了那么一种不合宜的一种职业，想想自己也好笑的，随后就象是颇值得骄傲的说也已经从事一年了，还没有什么不宜。他又絮絮叨叨地问着我那些还在一起的孩子们，说是他们是不是又受了别人的欺负？他说一想起来心就不安，连夜梦也不得宁贴。可是我能回答些什么呢？我还不是和他一样，和那些孩子们千万里相隔，要说也无从说起，正当我踌躇不定的

时节，他的信又来了，当他牵记别人受到欺负，他自己却受了人家的欺负；我正要笑他不合宜的职务，他却好象哭丧着脸和我说："果然我不成，我又没有饭吃了。"

于是我急急地为他安排，好象我自己在饥渴之中，总算还有可走的路，能使那有用的生命赓续下去，我才象释去两肩的重负一般，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可是他那几个字，有力地镂刻在我的心中："这一年多，我显得老了，可是，我愿意告诉你，就是全飘着白发的时节，也不愿意忘记先生的。"

这点不相忘的情感，当然是可珍的，可是，不又平白地增重了心的负担？我记得一个孩子只写了几句话来："我回来了，看不见先生了，我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我就象丢失了什么似的。不，我是被亲切的人丢下，就难过地哭了，"唉唉，哭有什么用呢？当你一想到我的时候，我不恍然又站在你的面前了么？正如同我一个人孤寂地住在这里，倏忽间，我又觉得你们还是围坐在我的周遭，仰着那稚气而清明的脸，谛听我那低沉的言语，我记得那个是欢喜笑的，那个总有一串不断的疑问；我还记得谁的心极美，又极柔弱（她至今还时常寄来柔弱的话语）；我也记得谁全象一个男孩子，在任何地方都不让步（可是如今她变了，她说"我沉默了，我什么话都不说。别人都说我变了，可是我知道我自己，不变的该是我的心。"）我还记得谁最浮躁，过度地想着忧和喜；我还记得谁已经死了，至今他那戴着眼镜的苍白的脸，伛偻着的矮小身材，常在我的记忆中跑着。他默默地死了，没有人知道他，要不是一个住在更远的写来一封信，连

我也还以为他仍在忍受人世上的苦痛。死亡自然不是一桩好事，它却象影子一样贴近我们几万万的人民，可是死并不是终结，要相互地活在人的心上，那么最美的最神圣的坟墓，如一个人所说，该筑在不死者的心头上。

孩子们，不要看见我的泪点便以为我又被哀伤打倒了，我还是很坚强的，看见了你们的信，我忍不住要哭也要笑的，可是那并不是哀伤。我们离得很远，重重的山水把遥望的路也遮断了，让我们互相地想念着吧，让我们永久地记忆着吧。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迎着逆流

——大故事里的一节小故事

他的那点好兴致，早被那群嘈嘈杂杂，挤挤哼哼，拥成肉壁的一堆人给打得烟消云散了，就存心要欣赏似的，在对面的一家小茶馆里的板凳头上占了一个位子，堂倌为他泡上一碗沱茶，独自观取着左右上下晃动着脑袋的小丘，看他们怎样嚷怎样吵，看那个小小的窗口，怎么能打发这一群人满意地散去；这时耳边却低低地响起一个神秘的声音：

“先生，你是要到××去么？”

心里已经忘记方才胸中所激起的不可抑遏的愤怒，突然间被提起了，就不怀好气地说：

“我不去，你管我做什么？”

“不是，先生你要是去的话，我会给你买到票子，只要你先生，………哈哈哈！”

这时候，他才转过头去，看到那一张黄瘦，油晃晃的脸，在他那咧开的嘴里，还有两颗发乌的金牙。

他不曾再回答，只把头点了点，身边的那个人就毫无声

息地跳走了，转眼间就失去了他的所在；可是当他低下头去啜饮第一口茶之后，那个人又幽灵似地立在他的身边了。在那枯黄的，又被烟草熏得更黄的中指和食指之间，夹了一张红粉连的纸券，站在那里的人不说话，只是朝了他嘻嘻地笑着。他明白，收下那张票，把该付的和额外的钱一齐送给他，于是又付了茶钱，觉得有点轻松似地立起身子，仔细地东西张望一下，然后就拔脚走了。

拥挤着的人群还是那么乱糟糟的，象一座肉筑的炮垒，不见多，也不见少，照样挤在那里。

一程的鸡鸣送他上坡下坡，在这个山城里赶着早路。时候是五点半钟，离开船还有半小时；剩下的一节路，平地要十分钟，爬坡下坎，大约要二十分钟。

这里没有清明的早晨，浓雾锁住了天地。怕雾气要损害肺的，把手绢掩在嘴边；可是辛苦的奔波，使他感到窒息。这个城面积虽不大，可是有极大的坡度。那全是毫无理由地忽然要向上，忽然又要向下，污水潺潺地在沟里流着，肥大的老鼠，猛然间从脚边跳过去。

待他赶到船边，差不多就要开船的时候了。那一段石级，他走得特别匆忙，在上面就看到一只漆得燥红色的高船已经等在那里，他的心就起始忙乱，三步做两步，一步还踏了空，几乎从上面滚下来，到得下面，才看见一切都还平和，行李箱笼都堆成了山，大脑袋小眼睛的过磅员还很安稳地处理那些物件，定使那些站在他周围的人无端地躁焦着。

“忙啥子，迟早还不是把你们都运到地方？”

他正听见这句话，和那两只翻上去只见眼白的小眼睛，他因为没有什么，就笔直地朝入口走去，可是蓦地里一个人拉住他，和他谦逊地说：

“对不起，先生，你的票子借给我用一下好么？这里办事真不讲道理，每个人只带二十公斤行李，我的过了十五公斤，他要我送回去，出运费也不成，我只得求你把你的船票用一下，这样我就免去许多麻烦了。”

对于这样的事他原是无可无不可的，只要在船离岸的时候他能跨到船上，那就一切都好了。于是他从衣袋里把票子摸给那个人，他自己就等在一边。

十分钟后，那个人就高高兴兴地把票子还给他，和他一路走上船了，那只船，已经象是一个吃饱了的不知事的孩子，可是它还腆着个大肚皮停在那里，不知等些什么。

站在船舷的茶房要客人下舱，只要站在舱口，就被那一舱黑压压的人吓得缩了头。在上面呢，后来的人又挤住了，不能再走回去。夹在中间的他，心里想到：

“我哪里是旅行，简直是受罪。”

说是受罪，也还不过是一个头儿呢。果真汽笛响了一声，那只上身摇摆的船，慢慢地起始动了，他们是迎着逆流，溯江西上了。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一条弯曲的河路

装载他和其余许多人的那只船，一面颤抖，一面左右摆着向前行进。起初人们站着，因为人多，挤住了，所以身子也不会摇动，过后有些人不知道被那些怒吼着的茶房给打发到哪里去了，才从上面递下来许多只简便的帆布椅，椅子连椅子地排起，总算把一个人安顿坐下来了。

他恰巧挤在船头，可以弯着背，把两只肘子支在铁栏杆上，可是当每个人经过他的身后，他必须挺起身子，否则那个人就无法通过的。

眼前却展开一片好景色，他想不到才离开那烟雾沉沉的山城，便能得一幅清翠如洗的江山图，虽然在冬天，山仍然着了一身碧凝的林木，而江水，竟如同江南家园的小山边，一泓溪水的清澈，那是完全不能依凭想象的，那蓝得象海，象北方的深秋天，静静地流着，象一个沉默的少女：可是船走过去，却激起颇大的浪花，那是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么，它是迎着逆流向上的，下水一小时的路

程，上水就要二小时，而且当着夏天秋天，浊黄的急流翻滚着，你就无法设想它是曾经安静过的，曾经使你用处子这两个字形容过它的。）

河身还宽阔的，不过有时江中为一片沙滩占去一大片，这时候那上面有屋有人，听说到了大水，就连沙滩也失去了踪影。

听说河身宽广，可是舵手象忘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条直线似的，摇幌的船一直在走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真不容易呵，赶这许多滩，不晓得一冬要打破好多船！”

对于那些老行客，自然都怀了惴惴之心，可是他却什么也不明白，他贪恋观赏山水，不过有时候看到没有风而起的波浪，同时船就侧一侧身子，转了一个方向，使他能看见起着波浪的水的下面，原来有许多大小的岩石，好象凶恶地立在那里，等候一个新的攫取物似的。

船是不会停止的，燃烧的柴油的劣味在空中弥漫着；可是那速度实在是慢得惊人，岸上的一个赶路人总是或前或后的差不了好远。有时候，它没有移动，反被江流冲下来些，于是它更番地冒着气，晃了晃身子，又朝上顶过去。如果两次失败了之后，茶房就咧开他那河马一般的大嘴叫着：

“划子打不上去啰，请客人们到后舱去一下，赶过滩再回来。”

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移动到后边去，等着船的努力没有落了空，才又就原有的座位坐下去。又有一次，人的移动也无效了，船就爽性傍了岸，请一部客人到岸上去走，过了

二三十丈的路，才把那些走着的搭船客，又接到船上。

不管怎么说吧，那只船象还一直是努力着朝前走着的，说是水路一百二，怎么计算是一百二呢，那就实在有一点摸不清了。

他站在那里，迎面吹来的寒风也使他有些禁不住，就把大衣的领子拉上去，尽可能的把头缩下去，象昼间的猫头鹰。

路是在走着呵，那是飞龙口，听说当年有一条飞龙落在那里的，可是如今什么都没有，只听说出产大量的鳝鱼，在水急难生鱼的这一条江中，也算一个小小的奇迹。再过去。又是两小时，什么都没有呵，然后到了。一个长胡子的本地人告诉他，再走二十里，就是吉祥场。

对于这些陌生的小地名，他有什么兴趣呢！他原是一个过客，在过客的眼里这些场呵镇呵的，实在是没有了不得的兴趣，他不过瞥一眼看，那几百级的石阶引到上面显得歪斜的房屋，于是缭绕在上面的就是炊烟，他要看河心中。下流的或上流的，斯文的穿的长衫不穿裤子头上还裹了白头巾的水手，他们少气无力地摇着桨，同时还唱着抑扬有致的歌。顺着流，也许漂来一具浮尸，头向下，中间的部份高起来，全身肿涨发白，象霉了的豆腐。

船还是在走着，一时又到了石村。说是石村，看不见一方石，只见黄沙上的岸边，被水冲刷得下部空了。长胡子的老人捻须微笑了。他高兴地告诉他，没有多少路，船就要到地了。

他倒并不一定因为可以到了便感到欣喜，他原是要来看

的，索性张大了眼，一路看过去。看，白仙庙已经在望了。出产乌金墨玉的地方，偏偏要叫白仙庙！快拢了，山顶缓缓地行驶着全省唯一的轻便火车，好象一不小心，就要滚下江心，可是这只是人的幻想，属于真实的却是那上面住了些黑手黑脚黑脸膛成天在高热的煤洞里的工人，还有些黑心的只在利润上打算盘的资本家。

船不曾停，穿过小三峡，那个北山实验区就遥遥在望了。

这是只要十五分钟，船就停下来，客人走下来，这个短短的旅程，就告了一个结束。

——接“迎着逆流”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绿河行

小船走着一段艰险的路，在寒风的吹嘘中，三个船夫通身都流下汗来，为了耽心和胆小的缘故，乘客们也多是一抹冷汗渗在额头。水仍然是清澈可爱的，江底的卵石自有一份难得的润泽，可是人们多已失去鉴赏的心情，只惴惴地不知该怎么才好，生怕一失手连人带船都翻入那可爱的碧绿的江流中。

虽然说是枯水，那险峻处却一点也不曾减少。一个站在后梢把舵的船夫不说了，两个在前面的，把篙撑下去之后，一直把身子平躺到船板上，等到那个同伴把篙下稳，才急匆匆地站起来，赶到船头去再下一篙。倘若是一篙落个空，那么这一叶扁舟的命运，就交付给露出水面的一些岩石上，那是毫无情感的东西们，如果船身不能撞碎它们，它们就会傲慢地毫不费力地使那只船成为一片片。顺着流一直得到白仙庙去……

一番游山玩景洗温泉的好兴致早被这艰险的行程消散

了，惟自在心里咕喊着："下次可不这么来，这 真 不 是玩的。"两只瞪得大大的眼睛却无目的地搜寻着，看到那边有几只不透水的空油桶，知道那是以备万一的，可是桶有六只，人却有八个，船夫们还没有算在里面。

真要是遇了事，两个要丧失性命的好象已经一定了。但是这种想头，一过了大渡口也就烟消云散，因为不再有滩，也不再有浪，船夫们已经扯起篷，一面乌路路地呼风，一面拿起竹烟杆来，装上一段叶子烟，悠闲地在船头抽起来了。

坐船的人仿佛也松了一口气，回望那无时不在响着波浪的浅滩，既恐惧又厌恶地把头转向前，——那是两面被林树都遮盖起来的山峰，而江水是恬静地安娴地在它们的怀抱中流着。远处，有潺潺的流泉，这就足以惹动了新来的一份诗心。极目力去看，就看到那一条弯弯曲曲下来的一股白花花的流水，耐性地等待，不久也就来到眼前，那是一条自高流下来的冒着汽的细水，经过处，还长了绿茸茸的长苔；可是有一股触鼻的恶气使人不能忍耐，问了船夫，才知道那是洗涤过多少人泥垢的泉水，就流淌下来，随着江流送到下游去做居民的用料和饮料去。

抬头看，崖边一座危楼，显然地还有一线水渍，原来是夏秋间水涨时淹过的。

"那还不能住得人么？"

"什么，哼，挤还挤不上，你先生们挠了上去看，多半还得打回头住到镇上去。"

可是这是谁也不相信的，原来是游览区，要这些不死的住在后方的人还能到这里来透一口气，不能说就要这些人跑

了来又滚回去，而且过了那座危楼，树里山边，隐隐约约地还看到不少座房子，有的是绿竹为盖为壁，更远更高处，还有黄瓦绿瓦修造起来伟大的建筑，难说那只该空在那里，让人只留下一副辛苦艰难的路程，又匆匆地赶着日落前回到那个镇上去么？

还在寻思着的时节，船已经拢了，爬上囤船，踱过跳板，抬头看，一条望不见头的石阶等在那里，能上也得上，不能上也得上，总没有那样的弱者，一看见这么多的石梯，就回头又上了小船，向着下流驶去。有两乘滑竿立在那里，可是没有人抬，害得一个中年妇人扯了嗓子喊一番，结果还是两步一停三步一坐地走这节困苦的路。

"幸亏你，这还不是伏暑天，要不然……"

他自自然然地在心里这样想。

"先生，你可不知道，他怎么能不起得这样高？夏天来了，那一阵子山水下来，就得淹上来，水势又急，一夜就跳两三丈，就是防备也来不及。"

那个土著老人，幽闲地回答他的话，当他恭敬地提出来温顺的抗议的时候。

一面擦着汗，一面道谢，他又只得摇晃着身躯向上去。

——接《一条弯曲的河路》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飞龙泉

绿竹荫下，一条二尺长的石凳，正好为喘息 的 人 歇歇脚，朝那边一看，才知道还有几张帆布软椅，那上面还驮了懒洋洋半醒半睡的人呢！

可是他，并不长此停留，又站起身来朝上去，低着头，跨着石级，猛可地再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已经看见朝东向西的指路牌，好象对他喊叫似地，告诉到什么地方去，该取哪一个方向。可是朝西去，路已经断了，常青树和竹枝，还有春天会簪满身花朵的桃李，和陪伴霜雪来点缀这个世界的红梅和腊梅，都被砍倒了，堆在路边。据说那是在修造一条平坦的大路，为了尊贵人的汽车。原来是的，这一切都基于服务的精神，不看看，大大小小的建筑，每一座都有一个幽雅宜人的名字都住满了，走廊上是碗橱锅灶，甬道里是干菜火腿，和婴儿的尿布。平安原来是用钱可以买得来的，这些住客们，按日付缴房价，他们自然能舒适地住在这里，免到受敌机的惊骇，更不致于牺牲性命（有一回，听说一位旅客因

为躲避，失足落下跌死，那自然是例外的）。

可是他，想来过两天略为安心的日子，费了一番好话，就被安顿在近山门的一座大殿里。那有许多张竹床摆在那里，专预备他们的到来。迎面是吗笑的弥陀佛，两边是凶恶脸的四大天王；可是心也算放下了，原来以为要在月下花间消磨一夜的，如今居然有了住处，也是他的好运。

“你先生不晓得，今年的客人硬是多得很，又都是长客，我们主任实在也想不出啥子好的方法，也许房价再要加，看客人少不少得了，”

“你们的主任从前做过什么事？”

“哼，我们的主任，当初做过县长，这阵子还是道德学社的大师兄，还开了两家炭坪子，呵呵，你先生看，那就是我们的主任！”

顺着那个手指看去，就望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肥胖的人，摇摇摆摆走过来，他有一个又红又大的鼻子，把那张肥大的脸都显衬得渺小了。

到底，他也不是研究人物来的，他一心先去观光，看这个地方有多少雅士，有多少美丽的景物。这泉为有名的胜地，自然那个飞龙泉是最引他的。

跨出山门，向下走，恰巧又要穿过一群难童的课堂，才能走到路上，阴暗的房屋，在角落里还隐约地望得出一些塑像的影子，几十个孩子，把苍白的脸伏在高桌上，有的写字，有的看书。在门口那里，立了一个精明的中年妇人，她正炫耀地，象一个商人讲到他的货品，向一个大肚子，又短又粗的大员富商之类的人讲述她对这群苦孩子们的好心。还有

一个长脸瘦腰的女人，用手绢紧紧地掩了鼻子，不耐烦的站在那里。

他急匆匆地走过，把这些人遗留在他的背后，空听到那尖锐的，不入调的声音喳喳地响着，不过他走远一步，那声音就轻微一些。

顺着指路牌，赶到飞龙泉，原来是把他引进一座小小的建筑。没有清泉，也没有山石，有的是一间间缺窗少门的小室，泉水是从龙头流下来，可以洗濯泥垢的。

“你先生若是不情愿，可以到那边去看看。”

那个领导的人把手一扬，他就走到另一个门口。氲氤的水气一下子糊了他的眼镜，取下眼镜来，只看见活动的人影，使他仿佛记起了幼时看到的做佛事悬起十殿阎罗像里奈河桥下的一群受难者。还有一阵阵的腐草气息扑上他的鼻子。

他忽然记起来一个告诉过他们的话，（当时他以为那不过是妄谈）飞龙泉里有一百几十种不同的细菌；同时他又记起来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里那个倔强的医生，这个泉也相同的，它流出来一座座的建筑，也流出来花草亭池，还流出来主任的肥胖的身躯和通红的鼻子。但是他却被吓得缩回去，想着还是就那竹榻上好好睡一觉吧。

——接《一条弯曲的河路》

（选自1942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红烛》）

沉默的果实

我醒来了，鸡正叫着，天还没有亮。我仿佛是被有力的一击打醒了的，颈项一直在疼痛着，我看不见伸出去的手，它在黑暗中仍然抚到我的脸颊上，有一点热，我意识到那原来是发炎。我应该记得的，它已经使我痛苦了三四天，使我疲倦了睡不下去，睡下又不能转侧，到早晨我又不能起来。就是那一点小小的病痛，使我的半个头和半个身子都痛了，而且我的半张嘴好象封住了，还有那上下十几颗使我疼痛的牙齿。有时候我那么愤怒，可是我的牙都咬不上，我的额上凝着疼出来的汗珠。我想举拳来打掉那半张使我痛苦的脸，可是我的手才握起来就有一股牵心的疼痛又使我放下来了。

我是过着多么无味的日子呵！我早就盼着天亮了，可是早晨来到之后，接着就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动作的一天。从无望到无望，我的心就涂上一层黯灰的颜色，我失去生活的意味，多少天我就是守在斗室中，我有时虽然喜欢一人独处，可是如今伴了我的是这可厌的无尽的痛苦，使我怎样也

脱不开，正象初夏还驮着大棉袄的人，这使我认识了痛苦，不但使我明瞭我是在苦痛中，我也更能同情那些苦痛中的人们。是的，在苦痛中，人们的心才贴近了。当我不眠的时候，我也想起，这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在不眠着呵！

那些鸡是骗人的，我记得，它们是属于一家农场，无日无夜地叫着的——并不是那带来黎明的啼叫。我是多么殷切地盼着天会亮起来呵！我张大了眼睛寻找，我忍着苦痛动着我的头追踪！可是我却找不到一丝浮游的光明的影子。我突然想：一个人大约就是这样死去的，面前只是充塞着黑暗，慢慢地连苦痛也不觉得了，沉入永恒的安息。

可是我还没有死，因为疼痛还在扰着我；我也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许多人都活，我们都要活得好，活得快乐！可是眼前的苦痛使我把快乐都忘记了。我不知道人是怎样笑的，好象我是被笑遗忘了。不，我忘记笑了。当我勉强想笑的时节，又牵动了我那肿起来的肌肉，我是笑不得也哭不得的。假使我有一面镜子，我就时时可以看到我那张呆板的脸了，只要不是那么无表情，就是哭也好吧？但是想起我那发炎的脸颊，我只得保持那份呆板了。

那无尽的夜呵，那死一般的呆板呵！不，它一直在跳着：我的心，我的血管，这更使我感到疼痛。"只要能消失我的苦痛，我是什么都肯献上的。"我不知道该向谁这么申诉着，要不然，给我力量吧，让我击退黑夜，牵来太阳，用一柄锋利的长刀，削去使我疼痛的半张脸吧！

生命也许是值得宝贵的，因为它可以为他人争取生命。如果死是必要的，那就是为了下一代更繁盛的生。埋在土中

的不该腐烂，应该有新生。可是他呢，可是他呢……

他就是那么默默地埋在土中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那喜欢抱怨的嘴已经不说话了，只是紧握着我的手流泪。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几年不见了，那一堆乱发下，显得他那张脸更瘦削了，他躺在大床上，我也在一边躺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着，可是我不敢说一句话，过了一些时候，他睡着了，好象我也睡着了。当我醒转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下来，我就揉着眼睛站起，他这时也醒了。

"好快呵！——"

他迟缓地说，我感到一点茫然，不知他指着什么说。

"是说天么？"

"不，不——"他握着那蓬松的头，脸红涨着，我说的是日子。"你还是那样子，可是我连人形都没有了。"

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口，可是只吐出一半，就接不下去了。突然又引起呛嗽，他的妻忙碌着，孩子们也不知所措，使我站在那里也不知怎样去和他告辞了。

那一次，我还记得，我是摸了夜路走回去的，正是雨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水的小路，到了住处的时候，裤管全湿了，我一点也不抱怨，现在想起来还是如此，因为那一次就是最后的相见。之后我一个人走了一条远路，寂寞地住了两年半，他还是住在那里——不，他睡在病院里，有时他伏枕写来几行，要我为他写文章，而且还说到："不必说医药费了，只说每一次警报吧，我都需要一个人把我背进山洞，这里平均每天都有两三次。"这样，我也尽我的微力帮他的忙，可是他不知道怎样，也许是久病和他的特性揉合

在一起，使他和好友吵翻了，和出版者也弄不对，可惊的是，他的心那么细，连那在商场上争逐的人也敌不住他。可是他自己，渐渐地连声音也失去了，人只是睡在床上，做为人的活动已经失去一大半。到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个城到另外一个省份的乡下养病去了，把他辛苦经营的一份刊物轻易地交给一个人负责，这是我们后来谈起的时候认为又是一桩值得惋惜的事情。

谁也没有想到他以为可以安静养病的乡间，敌人过来了。于是他带着妻儿老小又跑回来（实在说，是妻儿老小把他拖回来的）。回到他那个住了几年的大城。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一层皮包着骨，还不断地吐着血，终于在敌人占领那座大城的前些天，他就闭上眼永远也不看这混淆，黑暗，贪婪，无理的世界了！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也许被炮火荡平了，也许为修筑工事给掘翻了……但是，这对于他都没有什么妨害了，他不会觉得什么，他再不张开眼睛，这些身后的事情，不过，只劳和他有关的亲友焦灼，烦恼，在他也许还算是幸福的，不然的话，若不是落在敌人的手里，还不要在更进一步的流亡的道上丧失他的生命？不要说他，就是一些更健康的，更年青的也在这条路上很悲惨地死去，既得不到渴求的生，又说不上殉难，只是那么一点价值也没有地死去了。

象我们原不必殉难，因为既不享受国家的恩俸，也没有守土之责；当然也不会在敌人的膝下讨生，做一个顺民（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会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倘若一天敌人来了，我们自然有我们的路，人民该有人民的力量，只是为家小所累，不知该怎样好，才是值得人踌躇的。

他也许算是一个聪明的，退到乡边的小县里，那边原来还有一位穷苦的可托的友人，于是息喘方定，不得不把几件衣着摊在地上出卖了。过了三两天，看到只是那些没有胃口的乡下主顾，只好打点一下，想到一个大城去卖一点钱充路费，然后再把家小接出来。他好容易搭上一辆黄鱼车，不曾想坐到一半就坏了。他又上了一架板车摇摇幌幌的，看着只有五里就要到所到的大城了，一声叱喝，斜刺里跳出几位好汉，别的话没有，身边的拿去不算，连身上的也剥个一干二净。好在他还看不起书，所以到了地方还可以把垫在底下的抽出来给我写这一封信："我真不知该怎样办好了，我的家小还在××，我没有法子接她们出来了，我自已也是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这样写了来。当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不但他的妻子住的××早已陷于敌手，就是他光着身子到了的那座大城也早已无声无息地陷落了。

一想到敌人用战争在大路急驰的速度占领我们的土地，我自然也就想起来在大路小路上蠕蠕动着的老的小的，饥饿的，散乱的逃难的人群，他们是一步一步爬着的，原想奔赴祖国，想不到为敌人超越了，再没有向前的路，只有向后的路了，原来抛家荡产，只为的做一个自由的公民，想不到吃尽千辛万苦，又落到敌人手中！到那时候，连愤恨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示了。

幸而跑过来了，一路上风风雨雨霜霜雪雪，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一程又一程只是向前走，可是最终不过是这座不平的山城，它是昂首向天的，只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商大官而存在的，除开那泥泞的大道，冰冷的小路之外是什么都没

有。不该恨，只该歌颂，扯开嗓子唱吧；

呵，呵，我是战时的心脏，
我喷出又吸进，
南来北往的人。
从西向东，象游龙
还有两条大水，把我
夹在中央。我的天上
又是天；地下又是地，
天上是烟，地下是泥，
一片灰，就画得出
全城的风物，我不留意。
哪个在愤怒，哪个又在
抛出无情的嘲讥，我只是
雄伟地，不动地站在这里……

唱的是别人，我只是沉默，沉默，凡是发声的早已喑哑了，我也只是沉默着。早晨我起来了，推开门，望望天，可是浓雾遮住我的眼，我看不出三尺，便什么都看不见，谁知道哪里是河，哪里是山？既然没有鲜明的天气，我就尽快地关上门，生怕那些水珠一般的深雾附着我的体内，于是我就起始在我那斗室徘徊，我说不出享乐，我就是这样虚耗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从鬓边的白发，脸上的皱纹看来，已经消失大半了。

我望着门后的水缸，才知道江水已经清了，想着那清澄的碧流，谁还能记起夏天它曾经那么汹涌地夹着河泥滚卷翻

腾而去的雄姿？它吼叫着，受了阻拦便更大声吼叫着，无畏地向前而去！如果你不服便把你卷去！如今它瘦损了，它那青碧的水色使人们想起了遥远的海，它那平静的水面使浪子们顾影自怜。它只是那么平静地，使人一点也看不出，无声地缓缓地流着。使人会耽心到有一天它会流尽了。使人们忘记它曾是一条大河。

我原来没有对镜的癖好，可是我俯身在那水缸上，我却无心中望到我的面颜了，它是一张多么呆板的脸呵，不喜，不怒，无生，无死，使我自己也憎恨起来了。我不相信原来我就是这么一副嘴脸的。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我勉 强 地 笑着，可是那多么象一个没有修养的画匠所造出来的一张笑脸呵！我就象逃避般拔脚跑开了。

我不能到远处去，我只能在我那小天地中转着，象一只拖磨的牛，因为没有那副遮眼罩，所以我看得清斗室中大大小小的事物，在屋角的上端，一张蛛网还黏着几只蚊蝇的尸骸，下端就是一只堵了又开的老鼠洞。当我低视的时候，正有一只大鼠，从里面阔步而去，它昂首四顾，意气自得，一点也没有因为看到我显得胆小的样子，它跑过去，我的眼睛追着它，它一直跳入米缸里，立刻就有声地吃起来。

"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呵！"

我自己低低叫着，蹑手蹑脚地走到近前，轻轻地拿起放在一旁的缸盖，很敏捷地盖上去，我说不出我有多么高兴，可是被盖在里面的老鼠一点也不慌张，它仍旧安稳地咬着米粒，发出微细的声音，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捉住它？就是想弄死它也没有办法。难道我就这么

守下去，要它吃尽我的米么？苦苦地想了许久，我只得又敞开缸盖，可是它动也不动地在吃着，一直到我叫了一声，它才不慌不忙地走出来，顺着原路走回它的洞口。我也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它那么清闲地走回去，仿佛它是很理直气壮的样子。是的，只有它们是必须喂饱的，如果没有可吃的东西，那么衣物也好，书籍也好，甚至连器具也好，总得要遭它的殃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它们是比人还要高一级的。

不知从哪里来的呵，那无尽的笑声。

从清早起，室中就浮荡着笑了。高的，低的，男的，女的，从四面八方都传了来。使我惶恐地从床上跳起，疑惧地自己想着。

"谁在笑呵，为什么笑呵？"

"不是在笑我？为什么在笑我呵？"

于是我霍地站起来了，向各面张望，我看不到一个人，只听着不断的笑声，有的好象笑得喘不过气来，想得出他的眼睛上一定沾了泪水，使看到的人不知他是哭还是笑？有的却大声哈哈着，仿佛要散尽积在胸中的被压制的情感，还一面笑一面用手掌有力地拍着桌子。有的笑声该是属于女人的，不是高得要刺破蓝天也刺破人的耳朵，就是那么偷偷地低笑着好象用手帕捂着嘴，生怕会被人听见似的夹着孩子的稚气的笑音，……

这笑的海象是要淹没我了，我不能忍受，用两手掩着我的耳朵，可是那笑声很容易地便穿过来了，使我得不着逃避的所在。我愤怒地叫着：

"什么事使你们这样高兴呵，"

“什么事使你们这样快乐呵！”

我仔细谛听，仿佛那笑声又是发自我的心中，我知道，我自己许久都不曾笑了，我早已遗忘了笑，我每日忍受着苦痛，不知怎么样，我的心竟在笑了。我恨不得抓住这个笑着的问：

“你说，你说，你在笑什么？你不知道么？有一个人说过：有这么多苦痛的时代，快乐是可耻的？难道你这个懦夫，没有用的家伙，你连耻也不知么？”

“你说，你说，就说你是只顾自己的一个家伙，你看看你的这副褴褛相，你的孩子都还没有衣服穿呢！他们因为两天没有吃过饭，在一旁哭着呢！你还笑，你还笑点什么？

——这倒怪了，你说你在笑我，我有什么可笑的？我不是那个样子么？和五年前十年前的我一点也没有分别，你凭什么要笑我呢？我还有什么地方足以逗你发笑的么？你活着的目的，就只是为笑别人的么？或是我的存在只是引你发笑的么？你实在应该好好想一下，如果你自己不觉得无聊，你就实实在在使我觉得无聊了，我希望你收回你那无聊的举动，再留给我们一片清静的天地。我们是既不笑人的，也不被人笑，我们懂得怎样尊重你，希望你也尊重我们。”

到我这样责备着那个笑着的人，我才发觉到我的身边阒无一人，那原来是笑着我自己，我自己又责备着我。我呆了一下，于是我悲伤地想着：“我怎么会这样子呵！”

站在那里，我默默地哭了。

可是，我很快地抖落了眼泪，牙齿咬着下唇，我的双手不知不觉地紧紧握成两个拳头。

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我的怀念

"假如一个人，独自地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美景，他才能快乐。"

——西塞罗："论友谊"

我是很疲乏了，当众人都已安静了的时辰中我工作了许久，我是那么寂寞又那么困倦，我努力地把我的脸从油灯的晕光里抬起来，在那黯黑的角落里，我仿佛看到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我几乎叫出来了，可是你兀自和往常一样守着你的缄默，我也只得嘿然了。谁知道我的心在燃烧着呢？许多年了，呵，许多年……我不敢想，也不忍想，可是毕竟你又在我的面前显现了。我分明地记得你那圆圆的脸，你那象一座小山似的眉毛，显出你刚强个性的微微凸出的下颚，还有那把悲伤化成快乐，把地狱转为天堂的孩子般无邪的笑……难道因为我早已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空幻才独自呆坐在这里，如

其不然，是疲惫能阻止我或是横在面前的书桌能挡住我，象多少年一样地，我们早该拥抱起来了。

许多年，真是许多年了，我们都不知道谁在哪一方。我知道，我们离得很远，可是又很近，因为我每当我独自的时节，在别人一无所见的所在我看到你。是的，我看到你了，我还听到你的声音，你说些什么呢？你是用压低了的声音说着的：

“轻轻的，不要惊醒他，好容易他才睡着了。”

我记得，那是十几年前，当我还年青的时节，我突然被疾病打倒了，而你就象亲人一般地守着我。

那时候你的声音虽然那么低，我还是醒了。我那烧得昏迷的眼睛望着窗櫺上浮游着的夕阳的最后的一线光。那已经不是光亮了，只能使人分辨出来窗纸上还有木格，城边的号角凄凉地吹着，蝙蝠早已吱吱地飞着了。是的，我忍耐几天了，白昼和黑夜于我有什么关系呢？在我那睁不开的眼睛上，我只看到一派红光，那时候我真是用力地睁开我的眼睛，可是黑暗塞在我的面前。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便又把身子转向壁间了。我并没有睡着，我听到你的声息，虽然你是那么悄悄地走过来，但是我没有说话，你也没有动静，我只感到你那沁凉的手掌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抚摸着，我就这样又睡着了。

那是多么长的时日呵，我好象踏遍了梦境的每一寸土地，我是那么疲乏，好象我的沉重的脚步在自己的肩上行路，不，我是被人倒悬起来了，我那向下的身子似乎在晃动。不知道我是被谁解了倒悬，我就笔直地跌向山谷，还没

有使我的身躯落在地上，我陡地醒了，我是一身大汗，急喘着，可是一只手立刻伸过来了，我只模糊地看到一个坐着的身影，在你的身后，放着一盏小小的油灯。

“唉，我跌下了，——”

“不，我抓着你呢，你不渴么？”

“我怎么不渴，我走了一夜的路，你呢，你坐了一夜？”

“没有，我才起来，听到你的声音才起来的。”

“呵，有这么快！”

“天，天快亮了。”

你拉着我那灼热的手，可是弄错了我的意思。我是想怎么能这么快你就起来了呢？好象未曾动过一样地坐在我的床前呢？虽然我昏迷，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睡下的时节，你就是这么坐着的。可是那时候我不再说什么，说话对于我是一件吃力而不能忍耐的工作，我只是抓着你的手，放在我的脸下枕着，就是那样我睡着了。一直到我再醒来的时候，抬起我的脸，我才看见那发红的手，我轻轻地吻了一下，两颗热泪突然滴在那上面。我微扬着脸向你问：

“你累了吧？”

“不，不……”

你摇着头笑着大声回答我。

“你要睡了吧？”

“没有，没有，……”

你更用力地张大你那一双眼睛，在你那瞳子里只显出清澄莹澈，净化了我的灵魂，在那里面我好象看到我了，我是

那么渺小，沉在你那更深阔的友情的海里。我并没有灭顶，我，我是得救了。可是我突然又看见，就是在你那一双大眼睛里闪着亮光，我便问：

“你哭了的？”

“没有，没有，——”

“我看到你的眼泪了，……”

“那，那，——”

你那仓皇抹着的手掌使我确知你是哭了的，于是我又说：

“你以为我会死了，所以你——”

“不，不，我一点也不那么想，”你急急地说：“只是我看到又听到你那苦痛的呻吟，我的心就难过起来了，我是在气我自己。”

“气什么？”

“气我不能变做你，代你受这些苦，禁不住我的眼泪就满了，我并不是哭。”

你随又沉默了，可是这许多年，我的睡前时时闪着你那含泪的面容，正就是那时节深深地印在我心中的。

是的，你惯常是无言的，你的语言只是微笑，没有声息的微笑，当你苦痛的时节，你也是笑着的。你把快乐大量地送给别人，把苦痛严密地藏在自己的心底。有时，你的心载不起情感的重负，你的眼睛也会无缘故地湿润了。可是当被看到的时候，你就急急地摇落了残留的泪珠，还笑着说你什么都没有哩！我也就不再问询，因为我们不是不深知呵，由于心和心的相近，连最微细的情感都是相共的，我们互相分

着忧愁，倍分地享受快乐。可是在我们中间忧愁竟那样多，而快乐是那样少呵！有一个时候我是一个人了，——我的亲人死了——于是我不得不一个人守在那大宅子里，那正是冬天，高墙为我遮住了太阳，聚集了寒冷，我仰起头来看天，是崭齐的一方，还时常是挟着沙尘的灰黄色。到黄昏，又是一层黯淡，那时节，我的心真是染透了说不出萧索的颜色。我不得不蜷伏在屋角那里等待着黑夜，——不，等待着黑夜后的天明，这时候，我忽然听到足音（谁也想不到任何人的到来都是使我高兴的）。我再谛听，它由远而近了，我不必看到人，我知道是谁来了，我几乎跳了起来，站在门那里用大张开的两臂和满心的喜悦把你抱住了。我顿然感觉到我并不寂寥，生命也不是那般百无聊赖。

可是如今我离开你这么远又这么久了。尽管我好象时时能看到你，可是再也听不到你一声脚步，一声笑；我是孤独地被丢在人生的路上，你怎么能抱怨我有时兀自倚在那里彷徨四顾呢？我所找寻的并不多，可是却做着徒然的追踪。我也知道你想着我的，什么时候有那一天，当你的幻影在我面前显现的时候，你果然从外边跨进来了。亲热地叫我一声，那时候我该怎么样呢？若是在人世以上真还有天的话，我那斗室该立刻变成天堂了。

可是如今我只能过着这漫漫无欢的日子，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终结，没有你和我一同升天，我倒情愿死在地上爬着。不，我是死在地狱中爬着，我是满身的血伤呵，对着那些鬼怪！可是我还是活着的。只要我还有一点声音，我就不忘记叫唤你的名字，我是多么盼望你，我是多么要你，来，

来，引我上天去吧。——若是天太高的话，还是要我站立在人世间和你相伴地活下去吧，让我多看看你那张无邪的脸和大眼睛，让我多听到你那无声的微笑，让我们一同努力把地狱转成天堂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等　　待

夜终于等尽白昼，太阳被压到不可见的世界去了，转映着它人光辉的星月也被乌云淹没，凡是发光的都阴暗了，这大城顿然象黑茫茫无垠的原野，风呼啸着，从一个街口钻入另一个街口，孩子们也惊恐地叫着。我象所有的行人一样匆匆地赶着路，我是跌跌撞撞从高坡上下来的，我找寻一个藏身的所在，我找寻一张亲切的脸，当我跨进一间草房，连那灯火也倏地熄灭了。

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听见一个人声，我摸索着坐在一张长椅里，（只占了它的三分之一！）我倒有些失悔了。我是从黑暗投向黑暗，我虽然坐在这里，正如同我行走在闹攘的街路上，或是独自蹲在大野里寂寞的岩穴中，——就是我自己。甚至我都看不到我自己，充塞我眼前的是无边的黑，而我的心胸中只是一片无可填补的空白。我才抓到悔意，它又离我而去，不知谁又丢给我希望，等到我意识到希望的时节，它又无影踪地破灭了，使我什么都感不到，我真

不知道什么是我所等待的，在这无尽的人生中，我不知道多少时日是花在等待之中？

我并不曾等待那摇天撼地的大雷雨，它却来了，青白色的电光是从窗口闪进来的，雷是从不可知的地方滚过来的，大雨落在屋顶上，——只是几分钟，它便从屋顶又落到我的头顶上了。

我不知道向哪里躲藏我自己，虽然我有在雨中独步的癖好，可是我并不希望挟着积年尘土的雨水打湿我的头身，倒是藉了那一闪即逝的电光，引我站起来，知道该向哪里趋避，我把我那挺直的身躯依在墙边，静聆室外和室内的雨声，这时候使我殷切等待的，怕就是雨前的宁静的独坐吧？可是那一切都似乎很遥远了，让我怎么不感到人世的可哀呢？

雨声似乎小了，过些时才觉察到的的答答的原来是屋顶落下来的雨，外边的雨已经停了，纵然雷电还在滚着闪着。这时候我不得不走到外边来躲避雨了，云间露出几颗雨水洗过的星星，好象站脚不定似地要投向我的怀中，我张开两臂，可是我只抓到一片空。

清新的空气洗荡着我的心胸，顿然觉得减去不少沉滞。人仿佛能凌空而起。一看到包住我的黑，就兴致索然了，我只得垂下头走进去继续我的等待。

时间，空间和我都好象扭结在一处了，谁也不曾移动，各自都等待着。我是在想些什么事么？或是在想什么人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仿佛什么都没有想过。

但是突然我的手被另外的手抓住了，一个熟习的声音响

着：

“你早来了吧？我知道你是早来了的。……”

气喘使他的声音断续着，可是我知道他是谁，虽然我看不见他，我就和他说：

“你为什么跑呢？路又这么黑！”

“我早就要跑回来了，那阵大雷雨又阻住我，我想到你在等我了。”

我顿然象被解开一个大谜似地澈悟了，可是我却这样说：

“不，不，我没有等你，——没有等多少时候，你，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多么喜欢坐着呢！就是，就是这屋顶有些差，差点弄了我一身水。现在你回来了，那，那，就好了，我还是要坐在这里，你跑累了，你去睡吧，我自己留在这里等。——”

“等什么？”

“等灯火呀，你看，这不是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么？除了睡觉或是死去，眼睛总要看到些什么呀！可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坐了这样近，不是谁都看不见谁么？”

他就沉默了，他不说话也不移动，这时他的呼吸已经恢复了平匀，就没有一点声息地在我的身边。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除开他那对在黑暗中转动着的大眸子，这样使我记起他，记起我们的手原来还是握着。他是多么渴睡的一个孩子，我猜得出他是要睡去了，我分明看到那发亮的眼睛一闭一闭地，只是为了补偿他的歉疚，他才强忍在那里的。

“去睡吧，你等什么呢？”

"我等你，——你所等待的。"
忽然，他惊喜地叫着：
"你听，你听，——"
"你是听到鸡叫么？"
"是呀，是呀，……天就要亮了！"
"这是午夜的鸡啼，天还正黑得浓呢！"
"难道天，天不会亮起来么？"
"不，总是要亮的，只需要——等待！"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鸟和树

鸟的王国该是美丽的吧，不然怎样会引起那个老雅典人的憧憬？（这是希腊的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在他的剧作“鸟”中暗示给我们的）佛朗士又说到企鹅的国度，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里，有这样的国家呢？治理各国家的虽然也用两只脚支持他们的体重，可是他们既不能飞，又不能唱；但是他们是万能的人类中的万能者，承受万人的膜拜和爱戴，役使万人，也使万人成为孤寡。

使人类添加一分幸福一分喜悦的，该不是人类本身的事。清晨，窗外的鸟声就把我从烦苦的梦境中抓回来了，我张大了眼睛望不到；可是我的两只耳朵，全被那高低的鸣啭充盈了。被露水洗清的高树，巨人般地站在我的窗前，使它的枝叶晃动的，该是那跳跃的，飞翔的大小的快乐的鸟呢？如果我有双羽翼，也该从窗口飞上枝头了。可惜我那喑哑低沉的音调，即使是一只鸟，也只好做一只不会歌唱的含羞的鸟。

是什么样的叫出那清越的高音，是什么样的叫得那么曲折婉转？是什么样的叫得那么短促那么急，更是什么样的叫得象猫，又象一支哀怨的洞箫？还有那快乐的，细碎的，忘却人间一切苦痛的，在为那不同的鸣叫击着轻松的拍子。以不同的心和不同的声音高蜄低鸣的众鸟呵，都不过使这个世界更丰富些而已。

可是当我站到树的下面，以虔诚的心想来静聆它们的鸣叫，我的身影就使它们惊逃飞散了。这却使我看到它们华丽的羽毛，翠绿的，血红的，在蓝天的海上漂着，我极自然地心里说："山野间怎么能有这样好看的鸟！"——随即领悟到鸟对于人类的厌恶不是无端的了。

是的，人类惯于把一些樊笼和枷锁加在其他生物的身上或颈项上，只是为了自己的贪欲，所以鸟该是不爱人类的，可是它却爱树，那沉默的大树伸出枝叶去，障住了阳光，也遮住风雨，可以安置它的巢，也可以供它短暂的休憩。它站在山边，站在水旁，给远行人留下最后的深刻的影子；招致仓皇的归鸟，用残余的力量，迅速飞向枝头，它就是那么挺然地站着，那臃笨的身躯抵住风雨的摇撼，小小的鸟呵，在它的枝干间自在地跳跃。

如果我是一株树呵，我要做一株高大粗壮的树，把我的顶际插入云端，把我的枝干伸向辽远。我要看得深远，当着太阳沉下去了，我用我的全心来迎接 四方八 面的失 巢的小鸟，要它们全都栖息在我的枝干间，要它们全能从我的身上得着一份温暖，用我的汁液做为它们的养料，我还为它们抵挡风雨的侵蚀，我想那时候它们该真心爱我了，因为我已经

不是那个属于使它们厌恶的人类中的，我失去了那份自私和贪鄙，为了小鸟的幸福我情愿肩起最辛苦最沉重的担子。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被砍伐了的树

如果再有一只想吞食它的恩人的中山狼，随同那个行善得恶报的愚笨的东郭先生，也以那棵大树做为他们的公正人，那段已经躺在地上的大树干，必定把全身的苦痛，全心的悲哀都迸发出来：

“吃掉他，人是最负情的动物！”

我同样地担负这一份斥责，我既不能有所辩，又不能无动于中，我只默默地在炎阳下看望着它躺在路边的沙土上，失去了深入泥土的根，也不再有那苍绿的蔽天的枝叶，只是那段臃肿的树干，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树干，不是在天地间直立，而是躺在沙土的上面；在两端凝积着泪水一般的汁液。它已经被人类斩断了生机，可是在它的身上，还有嫩绿细小的枝叶钻出来，远来的小鸟，还是在它的身上快活地跳跃着，感到那应有的恬适。我也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久，许久都不想移动我的脚步，一任炽热的路烫着我的脚，阳光象火一样地从头顶炙下来。……

记得两月前（那还是春天），正是土地从寒冷中苏醒过来，各物都孕育着无比的生机的时节，我也同样伫立在那里，我的心随着它的尖顶而参天，随着它的枝叶而向四周伸展，也随着它那看不见的根钻向土地的怀中，那是一棵多么高大，多么美丽的树啊！它巍然地立在旷野之中，既不受人的浇灌扶持，也从不会为人类增添一点点的灾害，它无意地站在那里，远远地向四方招引，使远行人得顺着它的指示走过来，坐在它的荫下，承受那一份沁人的凉爽，抹下额上的汗；休憩疲劳了的身心，于是人们得着那份闲豫来观看了，高高仰起头来观看，——那还是一棵连理树呢，两支大干象两只铁的手掌擎向天空，托住了那云盖一般的枝叶，看那上面，跳跃着的，鸣啭着的，有多少大小的鸟啊，它是众鸟的依托，那些鸟啊，就成为它美丽丰富的点缀了！鸟大约是从天间得着那些灵感，再唱出来，使休憩着的人觉得那么熟识，就忘记远离的乡井，忘记心中的所恋，天下到处还不都是一般么？

风来了，群鸟惊慌地鸣叫着，它的尖梢也微微晃动和风接语了：

“呵！你是想加害那些无辜的小生物么？……呵！你是想使它们巢破羽折么？……还是停了你的邪念吧，……在我的翼护之下，一切都不能蒙受些微损伤的，……去吧，滚回低洼的洞穴去吧！……”

雨又来了，人们张皇地用手掌遮住头，用身躯挡住简单的行囊，它又大声地说了：

“你想损伤那些在旅途中的人么？……你想执行你的惩

罚么？……你是说那些恶的应该被惩罚么？……可是善的你并没有使他们受福，你还有什么权利来惩罚恶的？……而且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无分善恶都走过一节迢 长 的 路，……如今他们疲乏了，……应该得到休憩，……你不能弄湿他们……好，如果我说不动你，我就承受你的惩罚吧，……可是你忘记了我是一棵大树呵，……你是不能损害我的……风也对我无用，……我无所喜，我无所惧，为了他 人 的 幸福，我情愿担当一切苦难……而你，可怜的小丑，你忘记了我的力量了……几百年前你若是不能损害我……如今凡是灾难早已远离我而去了！……”

风雨果真就停了，是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呢？还是认识了那大树的挺拔广溥？它并没有受到损失，枝叶又更显得青绿了，鸟又愉快地唱着，雨后的空中，浮荡着清新的香气，远行人站起来，拍拍土，又揹起行囊往前行去了，在一切的感觉上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步一回头，望着那棵大树渐渐地在他的眼睛里小下去，“唉，不知他年何日才会再和它相见呵！”

可是不知几千万次了，它和这些陌生的远行人 相 聚 相别：几百年间，它兀自不动地站在那里。它置身于寥廓的旷野中，既无所求，又无所争，它也应该不必蒙受人 类 的 灾害。

它高高地站在那里，观看人类，它看过他们的父亲，祖父，曾祖——再追溯上去的祖先，它看过他们是在沙土上爬着的婴孩，渐渐地长成了人，于是就在人群的社会中活动起来了，把贪婪和自私发展到极度，把那点善良的赤子之心全

部蒙蔽了，为利禄为虚名把一身的筋骨都使生硬了，赢得满头的白发，伛偻的背，和一双发蓝的眼睛。终于，虽然是极不情愿也不得不爬进坟墓中去，当他们是孩子的时节，嬉戏在它的身旁，它用绿荫来遮住他，不受阳光的残害；当他们又躺到土地的怀抱中，它用细语为他们唱着眠歌，时时看望着，不使他们的骨骸受到兽物的啮咬。但是最使它伤心的，是当它看到，每个人的正直和热情，只是刹那即失的善性，渐渐地就没有那颗人心，重复着自己父亲和祖父的错误和罪恶，而且一点也不觉得羞愧，还有一点可耻的沾沾自喜的心情，觉得人该是这样生活的，该是这样贪鄙地生活的，它有一点伤心了。他们的雄心，只是用在个人的私利上；可是一生的劳碌经营，不过使他更快地走近老年。于是有一天，他也许又得着那份余裕，扶着拐杖，走到这大树的根下，坐在那里，使他又想起了从前他曾经在这下面过的，人是有生有死的，只是这大树是不可撼地挺立在宇宙之中。

是的，它看过了不少的人的生死，世事的兴与衰，它却从来不笑人类的愚蠢茫昧，每当他们来到它的近旁，它总是那么温柔地给他们一份爱抚。想不到有一天，这愚蠢的家伙们，竟会用斧斤来砍倒它了！当我看到的时候，它是就要倒下去了，那丁丁的声音使我的眼睛湿润了，那不是悲伤，那仿佛是为了疼痛而流出来的泪呵！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那些愚蠢的人们它必得丧失它的生机么？唉，唉，可怜的人类呵，你忘记了生命是无所不在的了，你不看它的躯干又长出细小的枝叶来么？小鸟还以它为依托的。它是不断地生长着的，总有那一

天，它还会成长蔽天的大树，可是你呵，早化成了灰泥在土地中腐烂了。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合　唱

我曾努力提着我那喑哑的声音，想与你那在蓝天上划行般的高音相合，——不，让你那嘹亮清明的歌音在我那低沉的声音上高高地浮着。我看着你的脸，永远挂着微笑的脸，还有你那自如地翕动着的嘴，生怕我会被你的声音丢下，便从此沉浊地，寂寞地被遗落在地上。我并没有失败，因为我的全心全神都在注视着你，我那一身的力气都运用到我的喉间，我是那么小心谨慎从事的。

你戛然停止了。我也赶急收住我的声音。我不再看你了，我只呆了般地望着窗外的远山，和山顶上不成行列的杉树，和挂在树林间的白云。一切都是宁静，一切都是安谧，不知在哪里的流泉在山石中淙淙地碎响，小鸟在林间跳跃着，触着了雨后附着的水珠，纷纷地落在绿径上，微微在树的梢顶轻轻地低语着，在无言的天地中，我自己才感受到和谐和恬适，我才感到我自己已是这世界中自然生长的一草一木，我不是这世界的累赘，世界也不再使我苦恼，我生来是

只做这个世界小小的点缀的。

“你吃力么！”

你抬着那孩子般的脸向着我。我看见你的眼润湿了，那是为情感激出的眼泪。

“不，”我摇着头，用手抹去眼中为用力而蕴着的泪水，和挂在额上的汗珠，“我不怕用力的，可是我的声音却这么低。”

“不，只要相合，低也不算什么。”

“谢谢你，——”在我的脸上挂着苦作后的微笑，下半句我该说：“你不知道我怎么用力来的！”可是我没有说。

我想沉默该是最好的，人的语言恰足以扰乱那大地间的宁静，——天不是沉默的么，地也不是沉默的么！为什么生存在这中间的人扰攘不休呢？凡是有音的必该合乎自然的节奏，才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呵呀，漂走了！——”

我忽然叫出了口。当我知道我的声音扰乱了这一切宁静，想来止住，却什么都来不及了。于是你又扬着你那小小的圆脸，微微皱着眉，轻轻地询问着。

“什么！”

“我说是挂在树枝间的那朵白云。——”

“呵，我也看着的，——”

“它没有坠下来，是向着云天的蓝海漂去了！”

“那不好么？凡是能够脱去羁绊的都愿他们重得自由，天和地都是自由的，它们既不相近，又不相远，它们守着那伟大的默契；为什么万物不在一个默契之中自由地走着它的

路呢，何必有所附着，又何必有所依恋，只要在一个韵律之中，人人都可以张开他的嘴去歌唱。”

“那么，这宇宙不是全被这嘈音充满了么！”

“不，不，那是一个大合唱，象我和你这样调协一样，那是人类的声音，应该充沛天地的，天地都应该在这万万人的合唱之下颤抖的，——”

“那不是违反了自然？”

“我们要创造自然，最合乎人类的自然，天地也应该在我们的面前俯首。——”

“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么？”

“人的力量是大的，不是个人，是众人的，你要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于是当你歌唱的时候，你的声音就不会抖颤了。我们再唱一次好么！”

“为什么呢！”

“也许我不久要到远处去了，在我离开你之前，让你熟习这歌调，那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唱了。”

我听从你。我们就又唱了。我不再望着你那发音的嘴，我望定了远天，——天依然是蓝的，飘着的云朵却烧成红的了，而向西的太阳，正把柔和的晚晖，泼向山岗和丛林。那光是那么辉煌又那么寂寞。我好象看见我的歌音已到达那边了，因为，我望到它们应和般的婆娑，拨开了那寂寞的境界，风又吹向万山的孔穴，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合唱。

万物齐鸣了，那嗡嗡泱泱的伟大的合音填塞在天地的中间，将要降落的黑夜为它支住了，即逝的光明又为它牵住，那光辉映着宇宙的一切，凡是嘈杂的都噤住了，凡是沉默

的，都张开他的嘴，顺着这大流人们齐声歌唱，这是光明的赓续，这是人类的力量的显现。

呵，发光的原来已经不是太阳。我看见了，那是遍山遍岭的野火。它烧得大，烧得高，点亮了天，也照亮了流着的河水，——河水也炫耀般地在流过石滩的时节高声地唱着。黑夜不是没有降落下来，却为火照退了，不知缩到什么地方去了。

而那大合唱一直响着，响着……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萤

郁闷的无月夜，不知名的花的香更浓了，炎热也愈难耐了；千千万万的火萤在黑暗的海中漂浮着。那象亮在泡沫的尖顶上的一点雪白的水花，也象是照映在海面上群 星 的 身影。我仰起头来，天上果真就嵌满了星星，都在闪着，星是天间的萤的身影呢，还是萤是地上的星的身影？但是它们都发着光，虽然很微细，却也为夜行人照亮眼前的路。路是很平坦，入了夜，该是毒物的世界，不是曾经看见过一尾赤练蛇横在路的中央么？它不一定要等待人们去侵犯它才张口来咬的，它就是等在那里，遇到什么生物也不放过，它是依靠吞噬他人的生命才得生存的。

可是萤却高高低低浮在空中，不但为人照亮了路边的深坑，也为人照出偃卧的毒蛇，使过路人知所趋避。群星在天上，也用忧愁而关心的眼睛望着，它自知是发光的，就更把眼睁 大了（因为 疲倦，所以不 得不一眨一眨的），它恨不得大声喊出来，告诉人们：“在地上，夜是精灵的世界，回

到你们的家中去吧，等待太阳出来了再继续你们的行程。”可是它没有声音，因为风静止着，森林也只得守着它们的沉默。田间的水流，也因为干涸，停止它们的 潺 潺 了。在地上，在黯黑的夜里，只有蛙发着噪聒的鸣叫，那是使人觉得郁热更其难耐，黑夜更其无边的。守在路中的蛇也在嘶嘶地叫着，怕也因为没有猎取物而感到不耐吧？它也许意识到萤火对它是不利的，便高昂起头来，想用那吞吐的毒舌吸取一只两只；可是可爱的萤火，早自飞到高处去了。向上看，那毒蛇才又看到天上闪烁着那么多发光的眼睛，一切光，原来都是使人类幸福的，它就不得不颓然又垂下头，扭着那斑驳的身躯，不情愿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中去了。

那成千成万的萤火虫，却一直愉快地飘着，向上飞在高空中它的光显得细弱了，它还是落到地上来。落在树枝上，使人们看到肥大的绿叶间还有一丛丛的花朵，那香气该是它们发散出来的吧？落在路边的草上，映出 那细 瘦的 叶尖，和那上面栖息着的一只小甲虫；落在老人的胡须上，孩子更会稚气地叫着：“看，胡子象烟斗似地烧起来了，一亮一亮的。”落在骄傲的孩子的发际，她就便得意地说：“看我的头上簪了星星！”

它们就是这样成夜地忙碌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当着太阳的光重复来到大地，它们就和天际的星星互道着辛苦隐下去了，等待黯夜复来的时候再为人类献出它们微弱的光辉。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短　　简

一

××：我亦没有法子给你一个恰当的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本书里为什么只写下来那些凄惨的故事。同你一样，我也愿意人都活得好一些，也快活一些，每次我提起笔来的时候，就暗自想着："这一次我该写一篇使别人高兴也使自己高兴的小说；"可是笔落下来，就又不能自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平静的生活的后面看到不幸的各相，反是那不幸的影子在我的脑子上刻印得更深，所以自自然然地我的笔就描绘下来那灰暗的轮廓。

我知道，读了我的小说而不快的人不只你一个，我曾得到些相识及不相识者的抱怨，说我不该把故事安排得那么无望和凄凉。请原谅我，我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了，我把我所看到的写下来。我知道我的作品不宜于少年人，所以每次有人写了信来说到喜欢我的小说，我必劝告我的小说是不合宜的，我还要说××的小说更宜于少年人。

××的小说想来你是看过的了，他的小说中也有死，也有凄迷的空气，只是到最后总有可期的光明，或是闪着光明的影子。这也许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呢，我只是一个渺小的我。

虽然只是作为一个人的我，我却并不愿意庸碌地消磨我的一生，我不愿意随着众人欢笑，我静心地观察，我就寻到了那些不只是含笑的脸。他们多半是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有的也是生活过那么久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留意。有许多就那样无声无臭地灭亡了，腐烂了，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么大，又这么辉煌，尽可以盖住了一切，轻易地骗过了所有的眼睛。我都是在那么阴僻的所在把他们寻觅出来了，要他们显露出自己来，说出他们自己要说的话来；我早就知道他们只有悲惨的遭遇，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一颗快活的心。有的已是一半或大半腐烂了，我并不曾留心他们带给我们一些什么不快的印象，我仍是要他们裸露出来。不管是怎么样，这是真的他们自己呵！

我不是来做空洞的叫喊，我也并不夸张，如果你觉得我所写出的故事是悲惨的，那么将来由于你自己小心的观察，也许有更悲惨的故事。那时候你要怎么样呢？大约你不能再说我只写了些悲惨的故事了吧，那时候是不是你又要埋怨这个天地中为什么有这些悲惨的人物存在呢？

谢谢你的关怀，我的身体还算好。要我也像你们一样快乐地过着日子，总不是十分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不是象你们那样年青。年青的人该幸福一些，不知道忧愁，装满了美丽的梦。为什么不那样呢，生活也许是那么丰富的一件东西

呵，任凭你的幻想，准备着青春的力量去面向着真的人生吧。

沉静的生活也是好的，当着一个人静了下来的时候，他的脑子能有更大的活动。但是活在这个时代中，多动动也许是更好的。我们的年青人也许都太习于沉静了，过于清静的生活能使一颗心死掉的，我希望你的动荡中有一颗沉静的心；在沉静中有一颗血热的活动心！

这正是冬天，几天来阴雨一直落着，在寒冷的地带该下着大雪了吧，那么也许能使心胸畅快些。这滴不完的雨点，淋湿了街道里巷，使得人心也腻腻的了。却不要就为这些引起愁闷来，记得一句诗："冬天若是到来，春天就不会很远了。"我告诉你，南方的春天是更美丽，更年青，你听，脚步响了，地面下草的幼芽正用着全力朝上长呢！……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二

——这晚上我走了很长的一节路。从朋友的家中出来虽是很晚了，为了一仰首间，看到照澈了白云的满月，就想到月光下独自缓步的幽趣，便慢慢地走起来。秋日里，炎热早已消去，一片两片的落叶已经可以被风吹到足下，而一列树的影子，正把路径铺得斑驳瑰丽。自己象是追着自己的影子走路的，那么愈走愈快地，终于鼻尖上微微地冒出汗来。

我走到了河旁，就在那里草地上坐下来，两手抚了膝头，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也许这就是忘我之境吧，

可是我所想到的是那么多，好像脑子里都混乱起来。我呆呆地望过去，对岸的灯光象镶在那一带树木村舍的黑影上，在水面上浮来浮去的那就是大小移动着的船只。

一直到露水湿了两肩，我才懒懒地站起来。

我走回去，仍然觉得是不能舒适地喘一口气。这许多日子我的心就象被什么压住了，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也知道了，可是我不能说。这就使我深深地感到窒息般的苦痛。是的，我没有家，我还是一个人，我想把我化成一个火花，我却遇不到引火的种子。所以我想如果我是瞎子，我是聋子，我将更幸福。

我回到了家，在黑暗中爬上三层楼，我自己的房子，我的心胸象为什么所刺痛，在记起来，那是躲在巷口暗角里凶狠的眼光，当着我走进来的时节，一直逼送着我，这几天来他们总有几个人站在这里，小心警戒，好象我们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装的能和他们对抗的兵士。但是从这举动上你就能说他们是英勇的而我们是胆小无能的了？

脱去了上衣，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只是在六七天前还被我抱怨的嘈杂，近几天来大大地变过了。这是因为许多人都搬到别的地方去，里巷中的人减少了大半的缘故。虽然只是十点钟，什么都象死一样的安静了。

我坐在那里，铺开纸，原是想着写些什么的；可是我不能写出一个字来。更多的感触使我不知道怎么来说才好，而静夜中有铁钉的皮靴踏在水门汀路上的响声清晰地传到我的耳中，好象那不是踏在地上，是踏在我的心上，——踏在我的心上，一下又一下，我们的心都为它们印满了钉痕。我们

也是有血有肉的汉子，我们也要有深刻的记忆。

我仍然是不能写出一个字来，住在二楼的友人突然轻悄悄地来到我的身后，和我低声说：

“你还没有睡觉呵？”

“没有，没有，……”

“早点睡也好，省得灯光引得他们注意。”

“唔，唔，——”

我随即立起身来，关上窗门，挂上窗幔，友人微笑着凑近我，问着我有没有什么消息。我摇着头……

在激奋中写了出来的上一节信，就放置在一旁，不曾寄给你。到了今天继续地写着，已经有着两月的间隔。现在真是要寄给你了，譬如在暗夜中望到了一点光亮，我求着这光亮能成为一颗星，一弯月，一个火红的太阳。我要叫，我要嚷，而你是最适宜听取的人。我要告诉你当着我们的人在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时节，显出自己的英勇，不止使当其冲者披靡，就在这里两月前耀武扬威的勇士们，也大大地削减了勇气。知道人在这个国度里不仅只是一群群的绵羊。是的，我们都不再是绵羊了，我们将是狮子，我们不再驯顺，我们要复仇！

我们要做复仇的狮子！……

（选自1940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雾及其它》）

三

……这里是雾引着云，云引着雾的，早晨才推开窗，雾

气便拥进来了，半厌恶半愉快地又关上窗，以为阳光是可期的。那真是一片大雾啊，锁着山顶，压着水流，塞住人们的嘴，细细的水点，连面颊也扑湿了。可是过不久那水点渐渐大起来了，乡下人赶快收拾他们陈在场上的谷子，狗也仓皇地跑到屋檐下去了，那实在不能说是浓雾的水点了，那是雨哩！

我充满了厌恶地倚窗而立，又是雨，雨，雨！再也想不到在冬天，终日喘息在豪雨的低气压下，什么山呀，树呀，江呀，又都被雨脚和水气全盖住了。在我的心中滋生起来的一半愉快的幼芽，也连根拔起了，太阳没有了，人们只和在湿冷的寒雨中过日子！

我望着雨中的天地，我挑战似地站在那里，我想观看天地自然能给我多少损害；可是我的心蓦地一跳，跳到千万里之外，我又想起了我曾经居住过的，你们还在住着的那座雾城来。我象被什么啮咬了一下似的，我的心感到疼痛。

好象我把我的爱和恨都留在那个城里了，做着千万里跋涉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城的只是空空的兀然一身。我时时会呆住了，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似的，——面前也是一条汹涌的水流，前后也是淹没在绿树的海里的大山，只是失去了别人的和我的相通的心。而且在早晨，眼前的一座大山把阴影盖住我们；近黄昏，身后的一座山又把阴影盖住我们，我简直象是生活在山谷里呵！只有在中午，阳光才从顶上射下来，虽是冬天，却有着夏天的燠热。不管怎么样，它总是可爱的，可是云遮住它了，雨中带来潮湿和寒冷。使人抖战着。那条水流也变成粗暴了，发着更大的声音，三五天前，

把横在江中的一条浮桥也冲去了。于是我们就烦闷地活在这里，和其他的人中间有一条宽浊的河，却失去了可往来的那座桥。

我们就被孤独在这里了，一条小船，载不了多少来往的人，一不小心，便顺流而下，——湍急的险滩等待着，矗立在江中的，隐在水下的岩石等待着，……于是我们就成天地等待着，等待着那座可以通到外面去的桥呵！墙还没有拆去，桥又断了，难道人与人之间只能这样隔膜地生活着么？

生活在这里的人呢，也和那里的人一样，矮小，瘦弱，每个人都是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方言说话，“安达的”原来是“不知道”的土音，现在变成本地人的别号了。他们富足，懒惰，也是有既笨又狡猾的特性，可是他们并没有那张能说话的嘴，只有在对本地人卑视这一点上，和一些人们的意见是相同的。他们虽是同一个省份的人，却因为不同的地区就存在了显然的不睦。他们不能站在相爱的这一面，却以为人们应该在相互的仇视中过着日子。

这真是我不解的事了，仿佛我不止说过千百次了，人为什么不能相爱地生活，而使仇恨在人与人之间滋长呢？难道人类还不够不幸的么？难道他们从上古以来，从神那里接受的磨难和压迫还少么？是的，人类是渐渐忘记自己了，只知道对神献上血肉和牺牲，对于同类却露出无情的爪牙，忘记了消逝的和善的日子，以为人从远古以来便这样无耻地生存着。……

还说什么呢？路也走得不少了，眼睛也看得不少了，还不多是那一副寡廉鲜耻的脸！把谎言当作真实，把欺骗当作至理，看别人笑脸过日子的，把小小的头颅好象夹在肩膀中间的，打着空洞的哈哈的，象马戏班里的小丑跳跃着的，成天袖着手流清鼻涕的，……这里，那里，真是不少了。可是我的愤懑永远是那么新鲜，因为我热爱人类，我缺少那份死沉沉的涵养。

也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才能和比我年轻的人在同一的境界中生活。我同样地感受你们的喜怒，我没有那超然飘渺的心，当着你们笑了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为什么笑，于是我也笑了；当你们忧伤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忧伤，于是我也同样地忧伤。我能与你们同息同感，接受那可贵的丰富的生命。

这里也是雾，也有山，也有水，也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他们多半曾经在社会中滚过一遭，有的染到那份浮躁、不实；但是大体还是纯良的。我还有什么可求呢？我只准备自己，不使他们丢下我也就是了，我谨慎地记住那句话："凡是忘记了今天的，明天也被人忘记。"我想让时日不忘记我们，我们相互地也不要忘记吧。……

（选自1955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脚印》）

四

你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把我呆住了，我想我应该拥抱

你的；可是那时候我连一句话都没有能好好地说出来，我显得木讷，可是我并不慌张。那正是大清早，我还以为夜仍在赓续着，一切我所觉到的不过是幻象，我不能想到，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在这土地的尽头相遇！于是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你，你那秀美的大眼睛，你那丰腴的面容，都还是依样，所以当你问着我："先生，你看我有什么改变了么？"我就坚定地回答着："没有改，没有改，还和从前一样。"

我们谁都不会改的，永远也不会改的，我们既有自信，也能使别人相信，迢迢的路途迈过去了，串珠的日子溜转去了，我们不还都是像分别时候一样？可怜的是另一些人们，跨到可哀又可悯（还有一点可笑）的路上，我听到你告诉我在××市街上看到××，带着就要做母亲的征象，说是已经结婚了，自身就像遭受到什么侮辱似的。我一直把她看成一个非凡的孩子，她的聪慧只使我景仰，即使不能跨着大步走在坚实的路上，也该跳到半空里，做一个云雾中绝顶智睿的仙子，我再也想不到她还是选了那平凡又平凡的路，把自己交付给庸碌的生活，把有用的生命在无用中磨损，难说这不是我们人类的失败，还该是什么呢？但是我听到××很快的便和一个不足道的男人结婚了，走了，我一点气愤也没有。因为我早就想到她只能走这一条路，正如同我对××的断定一样，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是一个浮躁不实多疑的青年。

可是你所最关切生怕会受了别人欺侮的××，如今却陷在寂寞无欢的生活中，在她的来信中问到你想不想她？而且还告诉着常常在梦里看见你的；末了，她要求若是对你没有什么妨碍，要和你恢复通信了。不要你说，我知道，她是一

个好孩子，只是过于柔弱些，她也是一只有双羽翼想飞的鸟；可是她却那么无力，三程五程之后，就疲惫地坠地了，自有那友情的软网托住她，使她不受到一点损害。在她得到短暂的休息之后，如今那些人就要东西分散了，把那面悬空的网轻轻地落在地上，于是她才感觉到地面上还存在着小石和沙砾，使她失去那份安适的生活。于是她想起了她的家了，在遥远的松花江边，当她和我说起的时候，我也想起来，因为那个城对我也是熟稔的，因为这想念有不可及的障隔，于是只得坐下来，凝望着远处，也在静聆着“樱桃园”的故事，那不可见的伐木的斧斤的丁丁，正象落在她那颗善良而寂寞的心上，于是那颗心就不得不有一点摇动了，使她把眼光收回来落在她身旁那个诚挚而个性和她极不相同的人的身上，我记得你曾低低地说：“那可不好，连我也不情愿的。”

说起来谁会是情愿的？每个人都在不情愿地饮啜着自己酿造的苦酒，看着远方的和近旁的人们一个个陷入生活的深渊中，自己也还会有意无意间把脚步跨下去。时间实在是可怕的东西，看多少蓬勃的意气消沉了，看多少强悍的灵魂软伏了，我真感到悲哀，可是我的眼睛里没有泪水，泪是不可轻弹的，但是我每看到一代人重复着一代人的错误，我就感到激愤，我却相信你们，如同相信我自己一样，我们不会走到这条无望的路上。

我在这边沿的省分上，曾经和你走在一条傍山依水的路上，那是我独自漫步或是和另外一些孩子们走着的路，我再也想不到有这一天我竟会和你走着，我不叹息世情的变幻，

也不说人事的无常，我只有一点希奇的感觉——真也想不到我们会在这条路上同行了，于是你说着：

“他们一定羡慕我能和先生走这一条路的。”

“如果他们来了，我一定也对他们这样好——”

“我知道先生会这样。”

能够了解这一点，在友朋中也就算颇难得的了。岁月的磨折，苦难的锤炼，人们都各自跳进自己的小天地中，抱着一份自满自足的心躲起来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哪里还有舍身救人的勇敢的孩子？只有那勇敢的聪明人，时时要露齿相向，守住自己的窠穴，于是人就感觉到孤独了，我虽然不愿意重复那个刚愎医生的最孤独的是最有力的话，我却相信孤独也并不能使人倒下，而且我还深信我是不孤独的，你们和我站在一起，更有许多良善的孩子们和我站在一起，我们情愿做点缀原野的不知名的丑陋的小黄花，却不愿蛰居在地穴中，依了他人的血肉，得到自己的大富大贵。

我们只是走着最艰辛的路，过着最困苦的生活，而我们有着最快乐的心，你看，你来了，我领着你的手走着，仍然象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样，我随时问你：“冷了么？饿了么？”有时，还象有一点责备似的和你说：“不要太拗了，想着一个人在外边，比不得家里，小事不必使性子，可是——”我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和我使性子不要紧。”于是，你的眼睛就全涨满眼泪了，我知道你们，你们不会对我使性子的，我记得另外一个孩子的话，当我说：“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吧！”他的回答却是“不愿意把不快活的脸给先生看的。”唉！唉！可是快活的时候有多少呢？只

有在一节苦恼的等待之后，看到我来了，便急急地从房里或是林子里跳出来的时候，张开两只空了的手，也许我曾留下一包花生，或是一束龙眼，微笑着象是和我说："先生你看，我什么都光了！"

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便到我的身边来吧！我不是一个富人，所以我不吝啬；我不是一个官人，所以我没有那张多变的脸。我只是愿意把能给你们的都供献出来，能放到我的肩上的由我担起。如今你也来到这个僻远的地方，山水都对你陌生，话语都对你隔阂，让我好好地来待你吧！像待我自己的亲人。不要只是唔唔地应着，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我情愿把一切苦辛压在我的身上，让你们生活得快乐，生活得好，我想你相信我的，是不是？

五

这许多天，不安在我的胸中冲击着，可是几次我提起笔来却写不出一个字，我坐下去，又站起来，任那张洁白的信纸寂寞地躺在那里。我想即使我在你的当面，我也一句话说不出的，——你也不会说什么，这是你的个性，我知道的。

就是对于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我，你还是守着你的缄默，告诉我一点端倪的，也还不是你，不过，你该知道，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猜到了的，也说过的，只是想不到他走了这么一条下流的路。在你，好像很早也就有了预感，已经把这些事看淡了，就准备着怎么样也好的；可是这怕也不是你所想得到

而能忍耐的，我想当你听到他这样来了，也着实吃了一惊吧！

唉，唉，谁想得到他会这样呢？他的浮嚣我们可以解成向上的朝气，他的夸大我们可以解成天真，他的狭窄我们可以解成倔强的个性，他的自作多情我们可以解成他的才子的气质，……而且这一切也都有所本，那是因为他过多地崇拜那个既热情又冷峻，先狂放而后表面持谨的德国大诗人；可惜的只是他没有学得一分长处，却把他的不好的习性全部承受过来了。可是这算什么呢，这只是重复着他的祖先的错误，还沾沾自得，该是使那个盲诗人不得不惋惜，因为这实在是使人们怀疑人类是在进步着的这一回事。

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来和你说明的，据说他还没有回来的时节便已和你说明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写的，他那自诩为极美丽全是诗意的文句，不知怎么能把这一件事来述说明白。听说你是准备好了的，一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就离开，自己投向外面的天地中。——只是这件事，我想朋友们没有不为你欢快的。现在我知道你已经独居到河的那一面去了，想着他必是得意归来，带着他那个用钱换来的女人。苦的却是××，她好像哭丧着脸远迢迢地来向我诉说："我就要离开学校了，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的住处太窄小，我不能再去给她增添麻烦，原来的地方我不能去，我也不愿意去。想不到如今我也成为一个没有家可去的孩子了，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的，而今一想起来便忍不住要哭了……"

对于你，能离开那个樊笼，又飞回自由的境界中，当然是好的，这几年来你的生活也算够受的了。当初他用浮泛的爱

情来笼罩你，他待你很好，却又希望你能如他的意长成，所以他强迫你喜欢他所喜欢的，还要你丢开自已所喜欢的，我真不明白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你甘心俯首做他的俘虏——于是，在你们理想的王国中，只有他一个人在跳梁。他自有一份蛮强，否认一切的存在，只有他自已是他的无尽的赞赏的源泉。也许你们那算是过着一段诗的生活，但是那诗的品格既不高，你又像一个启蒙的孩子被提着耳朵强制读那像是高奥而极其平庸的诗篇，其中的苦乐，今日你当然能一一回味了。但是当时你们的生活，能得到一份和谐，就是做为朋友的我们，也都为你欢喜，一切既然都在想不到中实现了，仿佛还美好，在这想不到之中，朋友们也只能为你衷心祝福，是的，我们情愿我们的观察错误，见解偏颇，只要你能得到好生活，朋友们就没有理由不为你欢愉，只是觉得他处处都要胜过你，把自己造成你的大神，你只听从他的吩咐，这一点我们还都不能甘心的。

渐渐地，你就被领到生活的狭窄的角落上了，说不尽的情爱已经枯竭，理想的日子也不得不停顿；于是整日你就被琐碎的家事缠住了，油盐柴米生儿育女，这一些事件就忙得你手脚都没有安放处，你当然不再有那份余裕用手来写出你心中的语音了，甚至于连怅望着蓝天的一口长叹也被孩子的哭叫打断，你就整日地不知为什么忙碌着。一些人看到你们的生活很安静，更近的朋友看出来你那说也说不出的苦，但是衷心默祝着的，仍是你们一直和谐下去的生活。

看到你们从来不争吵的日子，真是又喜又惧的，喜的是这表面的沉静使得你减少许多麻烦，惧的是怕你们的生活到

了漠不相关的地步，那么所谓生活的意义就要全都失去了。

果然，今天你失去了——但是失去的只是那束缚你几年不变的情感，你应该感到初春脱下冬衣的那份爽快，广阔的天地重复在你的面前展开，深挚的友谊又在向你召唤，我想你从前所走的路，多少人都这样经过了这一次的磨难，该更知道从前的生活的可珍吧？为了大路又在你的面前伸展开去了，只要能坚定地举起脚来，里程就会在你的足下滚过去。我知道你不会犹豫的，更不会悲伤，我希望你也把多数人的苦难肩起一份来，在这不平的路上勇敢地向前。

是的，这才是生活，快乐与悲伤和万人相共，不再囿于个人的狭隘的情感之中，也不再被蒙住了眼睛。看得远，看得大，生命才真的有意义。丢开那些华而不实的诗章，丢开那无谓的日子，揉合着血泪写出在苦痛中人类的伟大的史诗来！

我写得这么枯窘，这么空洞，因为我一直还是在激动着，我想你会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正和那些极关心你的朋友是一样的，我想你相信的。

六

弟弟：明天就是母亲的生日，不久母亲的死忌也要来了，一到这些日子，我总是凄凄惶惶，无绪地不知怎么是好。我像等待什么，又怕着什么，我不安地在室中徘徊。寒风从板壁的缝隙中钻进来使我战抖，我的心也在抖着，当

我往返地走着的时节，我的眼睛不时地落到悬在壁上的母亲的遗容上，她总是那么安详地用着慈爱的眼睛望着我们。

是的，我的倔强使我只在母亲或是真理的面前低首。我厌恶谄媚的笑，我厌恶那人类的卑鄙的心，一切世俗的是非不能增减我丝毫，我总是直挺挺地站着，走到任何地方我都是如此的，只有当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在她的面前却顺从得象一只猫。我不反驳，不说任何人世的是非：为了使她忘记自已的老年，我装成一个把头纳在妈妈的怀抱里不知事的孩子；为了使她忘记病痛，我每次要她笑着；而我，我是用了多么大的力量去忍住心中的怒愤，装出由衷的笑容呵！可是她，她教给我沉默，我常时看见她倚在门旁用两手插在衣袋里无言地凝望着天空——天空一无所有，也许在她的心中那上面写满了生活的苦辛。苦是不必说的，我记得，她只是不停地工作，我也从她那里偷取了一点精神，我总是埋头苦作，我冷眼观看嚣喧的人群，翻觔斗的，打滚的，在地上爬的，在天空里飞的……使他们每个人在我的心上留下不同的影像，我忍住我那不说话的嘴，却使他们从我的笔尖流到纸上，使他们自己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厌恶，可怜。那副嘴脸，唉，真是如同别人已经说过的，真是变成可以穿裤子的嘴脸了！

就是在这样蠢蠢的人世中，我活过了三十多个寒暑。自从母亲去世，我就仿佛走入完全陌生的世界中。我象一根大木，在泛滥的河流中冲下去，水涡使我旋转，礁石击碰着我的身躯，唉，我流淌了不多远，就已经遍体鳞伤了。难说我是一个不爱人的人么？难说我是一个只想在人生中取得些什

么的人么？你知道我，我也知道我，妈妈也知道我，可是我遭受了不该有的伤害，诬蔑，有时候我悲伤地哭了，我不是因为懦弱而流泪，我是为那可怜的人类伤心，他们愚昧地臣事撒旦，不自主地把脚迈向那恶的路上去，没有正义，没有温暖，没有一颗人类应该有的心。我张开两臂原来是想热情地拥抱他们的，想不到却受了他们无知的暗算，我并不伤恸一己的创伤，我为人类流着悲痛的眼泪。

可是，我并不灰心，我还用我那爱人的心来拥 抱 全 世界，我一直站立着，我不会弯倒，我只能折断。——这也是母亲的教训，我记得，我也这样做了。

弟弟，记清楚，不要感谢我，去感谢母亲吧！凡是我告诉你的话，都是母亲告诉我的；那时你们或是幼小，或是远在他乡。感染着这不屈的，爱人的，沉静的心情，该不忘记我们的母亲，而且她原是无时无处不用她那安详的眼睛慈祥地在望着我们呢！

七

……要他们到我这里来吧，和我过几天日子，我不会使他们烦恼的。当我听到你说起：“他们还欢喜你，不过他们从你只得到忧愁，只得到苦痛，——”那时候我知道你要说“为什么你不能使他们快乐呢？”你没有说，可是我从你那稍稍扬起的眉毛张大了一些的眼睛，和那微微露出一抹牙齿不曾闭紧的嘴唇，……我知道你要那么问我的。我 没 有 回

答，那时候天已黑下来了，窗外的细雨在日间使天色阴黯，入晚却又冲淡了夜色。我们都守着沉默，于是我们就默默地分开了。

我穿过夜，在雨雾中走了一节路，任细水珠湿了我的头发，我只是缓缓地行走，远远地望到从我的窗口透了出来的灯光，我才仓促地赶回来，像对不起久待的朋友似地，我坐在灯边，铺下一张纸，于是你的话语又在我的耳边响着，我就写下了开头的一句话。

下面我又要重复我自己的话了，“我从来不把不快活的脸给别人看的，”凡是和我相识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喜欢谈笑的人，我想这你也知道。我们原不是陌生的朋友，你不记得么，我是最喜欢笑的了，虽然我笑得并不好，我也时常要别人笑的，尤其是在最愁苦的时候，或是在最不愉快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在那时候，你们就笑吧。”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面前立刻涌起一张苍白的脸，和一个张着的嘴，原来她是歌唱着的，可是当着她自己唱到最高亢的时节，她的声音仿佛枯竭了，于是在她的嘴角那里显出那么微微的带一点痛苦的苍白的笑，——这救了她自己，也救了听着的人，她的声音就此圆转过去了。

只是在极少的时候，我忽然沉默了，我退到静僻的角落去，终于守着我的沉默，我和众人远离了，我只是一个人，像现在一样地，当着天黑下来了，我就点起灯，我静待着人们的声音沉下去，于是我就像从枯泽逃出又回到海里的鱼那样快活了。没有人和我说话，可是我能够说给我自己。许多夜晚，我都是这么过去的。当着一个人说给他自己的时候，

他该没有什么顾忌了吧？夜是这样静谧，除开细微的虫声，什么都没有了，人睡了，大地也睡了，我感到这样愉快，想到人世，想到可怜的人，于是当着这时候我就把悲苦流泻到纸上了。有时我是那么抑郁我是那么沉重，我不得不把我的头抬起来。我就望到窗外，那也许是大月亮的夜晚呢，这样我看清了窗前的花架和那上面像细发一般的茑萝，它又为月光遮了一层纱，就使夜更美丽了。可是我一想到又将到来的昼间，我又忍不住了。我原不是不爱光明的，但在那光亮下使我看到的是些什么哟？我的心又黯然了，于是悲苦的人生，无望的世相都一齐闪过来了，让我告诉你吧，有时候我不但是悲苦，我还时常哭泣呢！

你还记得我的笑么？你也像别人一样地感染了我的忧愁而得到苦痛么？那么你向我要什么呢？你不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么？"苦痛是快乐的母亲，也是快乐的儿子。"我们是快乐过的，我们正在苦痛着，但愿它能快些生出下一代的快乐吧。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

"——这雨还不曾停，这雨还不曾停！"当我践着发光的地面赶早路的时候，我这样大声地叫着，我是独自一人，我不知道在我之外还有谁听得到，可是我毕竟这样叫了，使那堆积在我心头的郁闷才稍稍消下些。我不是只为我的脚找不到一方干土而气愤，也不是因为雨雾和灯光的混照中使我在这个不平的城中迷失了路途而怒恚，我只是想到你，想到你告诉我的："天下了雨房里也下雨了，我什么都不说，缩到墙角那里静静地望着。我的心境也很平和，我不知道我的性

情算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你没有变坏呀，不是你见了谁都笑么？你用笑代替了皱眉。我记得，这还是我告诉你的，你向人笑，向事笑，有时独自一个人也笑了。唯其是我告诉你的，所以我才知道你笑是为了什么。

可是，这是深夜呵，不，这是黎明前最浓最浓的夜呵！你一定在酣睡吧。你是多么渴睡的一个孩子，我知道的。有时我会为此责备你，可是我知道睡眠对你该是一片多么好的乐园吧？你也许有梦吧，许多许多美丽的梦，在这些梦中，我或许有时也是你微小的点缀。你梦见什么了呢？你梦见一颗莹澈的星星，从天上落下来了吧？落在你的头上，呵呵，就是你的发上，多么沁凉呵，你成为一个簪星的玉人了。呵，又是一颗，落在你的脸颊上，象什么了呢？是不是一朵花？一朵冬天的花，连同霜挂一起落下来了。它溶化了，因为它洁白，它就不能在尘世久存，你也许正为这叹息么，可是一朵一朵地都落下来了，堆在你的身上，你都不忍反侧，怕伤害了它们细嫩的花蕊，可是那溶解的冰霜仿佛把你置身大海中，呵，那不是海，那原来是水！当你叫着惊醒你自己，你才知道什么都是空，自己还得仓促地披起衣裳，躲到一向荫护你的角落里，这时候，你还是笑么？天还黑着呢？没有人看，也看不见。我虽然很关心你，可是我也想不出你是否在皱着眉头。

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安抚你，这是最使我牵记的雨还在落着，从天上落到屋顶上，再落下来，落到房里。那单调的，无味的声音怕不只打到地板上，也打在你的心上吧？你会想到偌大的世界，你还没有找到一小方天地足以使你躲避

风雨的侵害的。是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快乐满足的天地，可是你还没有。你要为这些人生的小琐碎，自然的侵袭和伤害发愁。可是你，你还是正是该享乐的十八岁的人呢！日间你要跃动，夜间你要睡眠。可是当着日间我遇到你的时候，你总是那么疲惫，象一个远行客一样，手脚都是沉重的，随时都要把自己交付给一张舒适的眠床；可是到了你真该睡的时节，你又不得不爬起来，向着一无所有的黑暗张着你的眼睛。有时你也许支持不住了，但是你必须猛醒过来，把低垂下去的头突地抬起，为的免去自己滚到那积着污水的地板上，你守候着——你守候着什么呢？雨是无休无止的，夜也是无尽的，……

我告诉你，那一天，当着我走尽了夜的时节，我是倍分地愉快，因为我想得到，障在你面前的黑暗也消褪了。自然所给你的威胁也少了一件，待得太阳出来，雨也就不再是你的不欢迎的客人了。

（九月十五日）

——“太阳终于还是出来了！”当我看到墙角的高处映了一方黄色的金光，我就在这样叫出来的！在纸上，我却只能这样平淡写着；可是当时，我叫过之后立刻跳下床来，双手打开昨夜还耽心会吹进雨来的窗门，耀眼的阳光猛地扑到我的身上来了。在这二十天的阴雨之后，谁不象等待亲人一样地等待晴天呢？地早湿透了，心也潮湿了，在阴湿的地方发着绿霉，可是太阳终于还是出来了！

我跳到外面，清新的空气好象洗荡着我的心胸，麻雀在

湿地上跳跃着，我俯下身去，看到它们留下来细叶一般的爪印。我再看过去，这几天才从土中钻了出来，细草象顶着珍珠一样的戴着水珠。那是发着光的，有的是红色，有的又是紫色，有的是黄色，有的又是天蓝色。当我稍稍移动我的目光，那不同的美色，就纷纷地变易了。每一茎顶着它的新色兀自闪着，好象警告我似地，若是我再不看取，它就又要变换了。我就好象听从什么似地那么注视着，在那小小的方寸中我找到富丽的天地，这使我记起了勃莱克的诗句：

“一粒沙里看到世界，
一朵野花中找到天堂。”

宇宙是这样广大，又这样渺小；永恒和刹那也是那么贴近。可是这样就使我悲伤地想起来：人为什么还是那么可笑又可悲地争着呵？好象这出戏不是一生演得完的，总是赓续着，赓续着……

在这短暂之间，我却忘记了这闹攘的世界（也许是世界忘记了我），我忘情地沉没在我个人寻到的小天地中（它是那么小，还容不下我的一只手掌）。那里是一只蚂蚁死拖住一只小甲虫的腿。其实这说法还不恰当的，实在是那只甲虫拖着蚂蚁的，虽然它死死叮住了。过后又是一只蚂蚁来，迅速地又叮住了一条腿，过后是三只五只，总有十只上下，每一只都是那么用力地咬住，甚至使那只甲虫翻了一个身。它虽然还能动弹，可是它已失去行动的力量了。就这样被那些蚂蚁簇拥着，胜利地拖过去了。

我追随着它们，生怕一不小心就失去它们的存在，跟到它们的穴口，那么小，仿佛在它们平静的生活上，无端地又增加一番烦扰，在得失之间，我倒不知何者是有利的了。

我又抬头观看，杂沓的人影在我的眼前晃着。原来人的活动重复起来了，有脚的匆忙奔波，有眼睛的左右转视，有鼻子的向四方尖着闻嗅，有耳朵的象风帆一般的张了起来，有嘴的大开着——露着发亮的利齿和血红的长舌，有脸的早已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在这时候，我也只得默默地走回我的斗室中。

（九月十九日）

八

当你问着我，我只得告诉你："我的生活是苦痛的。"这也许会使一般人惊讶，却在你的意中，因为你若不是窥到我的隐密，你就不会这样问我的。若是在当面，你就能看到我那红涨的脸和不知所措的举止；现在我却是一个人，安静地在纸上写出我的简短的回答，放下笔，重复陷在深思之中。

这正是冬日的夜晚，空气好象凝住了，油灯的火焰好象被寒冷箍住，包在无形的网里，只有微光，没有热，而我就在这微黯的光下低头写着。

我要写些什么呢？我极自然地把头埋在手掌之中，我好象睡着了，当我被如水的寒气浇着，打了一个寒噤便抬起头

来，这时灯火只留下红豆般的细光了，寂静的夜里我只听到他人的梦呓和反侧的声音。

若是当我睡着的时候，有一个清醒的人会为我的梦呓和反侧所惊吧？我不知道我曾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否我在梦中发出哀吟，我只知道当我一入睡，我就不断地被恶梦扰着。我的身体和我的心不断地忍受这虚幻的折磨。几次自己庆幸地逃出一个恶梦，不提防又坠入了另一个恶梦之中。我是在苦，乐，生，死的边沿上挣扎着，好容易我醒来了，我从床上跳起来，迎着众鸟的欢鸣我跳到地上，可是不久，我就被真的苦痛抓住了。我想着我还是在做一个梦，我希望有一天我真是醒了，眼前的世界全是另外的一个样子，那我才真的能把苦痛丢下，象丢开一件污浊的外衣，那么我可以无忌地笑着跑着了。

假使是一个梦的话，我这个现实的梦该是最不幸最悠长的一个了。我从无数短暂快乐或是悲伤的梦中醒来，自然地坠入这个长梦里，它是我生命中一切美好的和丑恶的点缀的无边的背景，可是它早已浓浓地涂上了灰色，使我无法再使我的生命发生夺目的光辉，我只知度着无颜的岁月。

可是我并不是一个枯衰的老人，我也没有未老先衰的心情，我的心还是火热的，我的血还是沸腾的；可是我要爱不得爱，要恨不得恨，每天过着违心的日子。我不得不用我所有的力量管住我的嘴，生怕一不小心，那从心底迸发的语言就会从齿间偷出来。这使我感到困恼，因为我是用全心力来应付它的。只有在梦中，我象是回到自由的天地中，我说了，我笑了，我也遭受到一些苦难和一些危害。睡眠不曾给

我休息，只是使我的灵魂在更大的宇宙中奔驰，白日尽了，我是把困倦的身体交给夜；永夜消了，我又把疲惫的灵魂交给昼间。日和夜还有它的交替，我可是得不到一点休憩。当你遇到我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我的面上找不到爱或喜，我好象是麻木了，我的情思是平板的，想到自己的生活，真想跑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痛哭一场。

只是我一个人过着这痛苦的日子，我的心也许能保持一分的平静，我的罪愆是在于把他们也引进这苦痛之中。他们原是天真的，过着无邪的日子，他们信赖我，听从我的话，随着我走来，我没有把他们引进更美好的境界中，却引到苦痛的深渊的边沿。我们谁都不能再多跨一步，因为横在前面的就是那莫测的悬崖。我没有话可说了，我的脸苍白着，他们也噤住了，苍白着脸，我把他们青春的生命涂上一层浓黑，虽然他们不抱怨我，只要我看到他们那失望的眼光，我的心就在抖战着了。

我还有什么可以解说呢？凡是我所说的，他们都听从了，可是，我却把他们带到这么一个绝望的地方。于是我立定了脚步，苦苦地思索，为了这，我的头象被铁锤击打般地疼痛，我连睡眠也得不到了，爽性抱着我那欲裂的头在我那斗室中徘徊。我想除非我们陡然生出双羽翼，我们就不能超过这苦痛的深渊而在这青天的海上自由地翱翔。

飞翔应该只是梦境的事吧，做为人类的我们只要有一点较高的理想就被拖到地上的污泥中来，只要你在凡俗的路上消蚀个人的生命。终于是化成泥，化成灰，做为后人的不坚实的踏脚石。可是我不情愿，如此地牺牲了我个人我已经是

不情愿了，我更不情愿他们也踏上这不幸的结局。在没有路的途中我们要寻找路的，当我们不能飞翔我们也要 能 跳 跃的。

是的，我们能超越过去，无视这陈在面前的深渊，我们有强烈的信心，我们就准备引着手跳过去，——当我们都跳过去的时节，我才能愉悦地回答你：

“不，我没有苦痛，我是极其快乐的。”

九

这是一天底最好的时候：阳光从嫩青色的天空爬过来，把大地照映得辉煌了，——却把暑热还留在世界那一边，风从山谷间吹出来，成熟的稻子象敬礼似地微微低下 实 穗 的头，鸟群在这绿色的海上斜掠过去带着一点惊惶一点欢悦地细碎地叫着。是的，我还忘记告诉你在我窗前的杉树上，一些会歌唱的鸟正用尽它们的喉音，高高地站在树顶上，迎着太阳献上它们的颂赞。我无言地谛听着，忘记了自己，只是这充满了生命的世界紧贴着我的身心，……当我记起我自己的时候，我也记起了你，于是我铺下纸，用这好时间来写给你。

昨天我睡得很迟，我一个人仰卧在门前的木桌上，凝望着众星闪烁的天空。没有人声，一切都在静谧之中；可是我的心一直是不安宁的。只是那美丽的星星摄住我，好象有一张无比的大手扭转它们似的，使它们闪耀着，发着 不 定 的

光，——这使我记起当我幼小的时候，母亲告诉过我天体中的那许多星星，并不都存在的，有的早已殒灭了，只把光留在人间。

“不是留下来，——”母亲曾为我解释着；“因为和大地离得远，它生前的光，才照到人间来。”

随着这温柔的语调的，该是那轻轻挥着的蒲扇的微风拂着我的身心。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孩子，在夏天的夜晚，在庭院中的竹榻上，听着母亲的故事，有时会把飞萤误做流星捉到手中，还和母亲打着赌。母亲就微笑着说：

“星星是捉不到的，孩子，它高得很，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也要这样。人也要高，做到不止好人和你相得，就是恶人在你的面前也要低头的。”

那时候我并不了解她的话，可是我记住了，在我那小小的心上，我把这几个字镂刻下来了。当我了解它的时候，它只有不灭的光辉，因为你知道，我的母亲早已死去了。

是的，我就是记着母亲的话而生活下来的。我虽然没有能使所有的恶人在我的面前低头，至少他们在我的面前会有一点不安。和穷苦的人们，我们却更相得，因为我们并不是刺蝟，我也不是狮子，或是在他们面前就变成狮子。我们同是善良的羊，我们有着同一的命运。我们象兄弟般相爱，我决不会增加一分他们所负担的不幸。

可是有一天，当着太阳沉下去的时节，只是黑暗和溽暑来压着大地的时节，我从外边走回来，忽然看到我的门打开了。我叫着没有人答应，可是我看到一团黑影伏在我床边。在我把灯火照起来之前，我绝没有想到那是一个人的，——

尤其是我待他很好的一个人，在摇曳的火光下我才看到那是一个人，他低着头，使我看不见他的面容。可是我从他那头顶上的疤痕看出他来了，我知道他就是那个不能听也不能说的仆人，他的面前正放了我的衣物。我呆了，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我要他站起来，他就埋着头默默把我的衣物放回我的箱子。我要向他说些什么呢，他要向我做一番怎样的解说呢；不止我们没有共同能够了解的语言，我实在也象被什么塞住了，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我很羞愧，也很难过，这耻辱象是我自己的，我静待他悄悄地又从我的房里走出去，我的眼睛湿润了。是的，我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哭了。

于是我又熄了灯，掩上门，独自跨到庭院中，就是那个星星显得更是明亮的无月的夜晚，我的心真是寂寞极了，正象那一次一个告诉我女仆用力洗我的衣服，使它很容易就破烂了，那个人就问她："为什么你这样下力洗呀，衣服就要破了，先生说不定会骂你的。"

"不，×先生从来不骂人，他的脾气好，衣服要是洗破了，他会送给我们的。"

"难道你因为他会送给你，你就把它洗破了么？"那个人告诉我她虽然没有肯定地回答，可是从她的态度上，知道她正为了这个原因。如果我的好心成为别人作恶的根源，那么该指摘的不是他们，还该是我，我助长他人的罪恶，我的罪比他们的更重大。我的心烦扰着，于是我许久许久仰卧在那木桌上，群星同时就来到我的眼前。

他们相互地映照着，或大或小都把光散向人间，它们并不一定就是发光体，它们取得了光，就毫不吝惜地 施 与 人

类。使我这不安的心被这些星光照亮了，我的烦恼不复存在，我想着我还是不该放弃做好人的心愿。我们都不该放弃做好人的心愿。用我们的善心洗涤世上的罪恶吧，用更大的爱淹没世上的罪恶吧。

昨晚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更坚定的信心而愉快地入睡的，早晨我就很快地跳下床来写出我要说给你的话，答应我，你也这样做，结合我们的能力来挽转世界上的颓败，不怕人间一切的罪恶，面对着它，使它消灭下去。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知道在你那边，升起的太阳也在照着你，在阳光之下，黑暗只有灭亡了。

十

“——你看见过一个沉默的人么？他屹然地站立着，两眼笔直地望着远方，紧闭着嘴，却用自己的牙齿咬着自己的下唇（也许都有血渗出来了）！他的肌肉凝固着，好象大匠从巨石雕斲出来的，兀然地迎着风雨雪的吹打，他连睫毛都不曾闪动。他不用一张嘴发音，他却是用全身来说话。

海是沉默的，可是它并不柔弱。沉默不是屈服，沉默也不是顺从，沉默是看不见的力量，听不出的声音。

我不曾哭泣，我是挺着身子站在这里的。我很感谢你，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对我真挚的关怀，可是我不能不说你，由于年龄的差别，由于生活的远离，对我的见解是错误的。

难道我喜爱过雾里的生命？难道我怀恋过凄惨的月明？

难道我歌颂过朦胧而美丽的夜景？难道我只想用眼泪来美化这悲苦的人生？难道我只要你等待，我也等待，便可以实现我们的美景？

我要好好地告诉你一声，我的孩子："不！"

认识我的人也会告诉你许多声："不！""不！"

但是当一个人驮着遍体的伤痕，他又是百般困乏，他也要在没有人的所在，轻轻地透出一声叹息。不是一只大虫也要到静僻的地方舔着伤口的鲜血么？

你记得"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得莱亲王么？当他受了重伤，和死亡相近，躺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却看到青天和飘浮着的白云。这时候一些自然的小点缀来到他的眼前了，细微的情感在他的胸中起伏着；平日所忽略的，所不曾留心的都涌上来了，为了不和这个世界隔绝，他自然也不能推开这些小物件的闯入。假使你知道别人正遮住一个人的视野，把他的天地，限在一小方中，你会很快的同情他，站在他那一面了。

你也许以为我不该歌颂人，个人的友情和爱情。别人是走着由窄而阔的路，我却是由大路跌入深坑中。当我张开眼，我也看见云天，我看见无所不在的生命。我又看到远逝的亲切的一些面容，还有那远逝的熟谂的语音。于是我记起来了，那些难再的日子，我更看重坚贞的至情。人是要懂得爱他的邻居的，才会关心到万人的快乐与悲痛，当着一切都是那么困恼着，我自然地想着一些使我愉快的人；我知道如果他们在我身边，不，如果他们充塞了这个世界，那么人间就不再有悲苦存在了。这是我的心，我并不甘心把自己囿于

狭小的笼里，我也并不以可数的他们就使我满足，我还是要把苦痛和忧愁的字样从人类中抹去！万人的安乐，才是我的安乐，这一直是我的心所向往的。

也许，有一天我永远放弃语言，那时我全抖落了一切羁绊，我就和你们手牵手向前走去的。

（以上四——十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忆上海

我对着这个跳动的菜油灯芯已经呆住了许久，我想对于我曾经先后住过八年的上海引起一些具体的思念和忆恋来；可是我失败了。时间轻轻地流过去，笔尖的墨干了又濡，濡了又干，眼前的一张纸仍然保持它的洁白，不曾留下一丝痕迹。我写，勉强地把笔尖划着纸面；可是要我写些什么呢？

首先我就清晰地知道，上海距我所住的地方有几千里的路程，从前只要四天或是五天的时候，就可以顺流而下的，如今我若是起了一个念头，那么我就要应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化费周游世界的时日，才能达到我的目的。但是这样艰苦的旅程完成之后，对我将一无乐趣，仿佛投火的飞蛾一般，忍受烈焰的焚烧。否则我只得象一个失去了感觉的动物一样，蛰伏着，几乎和死去一般。但是一切是我所企求的么？每个人都可以代我回答出来的。

然而要我在这个小市镇里，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先从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数回一百年或是二百年，去遥

念那个和世界上任何大都市全不显得逊色的上海，我们往日的记忆，都无凭依了。我先让你们知道我们穿的是土布衫，行路是用自己的两条腿或是把自己一身的分量都加在两个人肩上的“滑杆”，我们看不见火车，连汽车也不大看见（这时常使我想到有一天我们再回到那个繁华的大城里，是不是也同一些乡下人一样，望到汽车就显得不知所措），没有平坦路的，却有无数的老鼠横行，（这些老鼠都能咬婴孩的鼻子！）没有百货店，只有逢三六九的场，卖的也无非是鸡，鸭，老布，陶器，炒米，麦芽糖……

我们过的是简单而朴实的日子，我的心是较自由，较快乐的；可是我总有一份不安的情绪。仿佛我时时都在准备着，一直到那一天，我就可以提了行囊上路。许多人都是如此，许多人也是这样坚信着。从前我们信赖别人，我们不能加以决定的论断，现在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说。我都不敢多想，因为怕那过于兴奋的情感使我中夜不眠。

什么使我这样惦记着上海呢？那个嘈杂的城不是在我只住了两三天就引起我的厌烦而加以诅咒么？初去的时节好象连誓也发过了，说是那样的城市再也不能住下去，那些吃大雪茄红涨着脸的买办们，那些凶恶相的流氓地痞们，那些专欺侮乡下人的邮局银行职员老爷们，……可是渐渐地我也习惯了，因为知道都是为了钱的缘故，所以人们才那样不和善，假使在自己的一面把钱看得淡了，自然就有许多笑脸从旁偎过来，于是生活就显得并不那样可厌了。几年的日子就在这样的试验中度过，一切可鄙的丑恶的隐去它们的稜角，

在这个“建基于金钱和罪恶的大城市”中，我终于也遇到些可爱的人：他们自然不是吸吮他人血肉的家伙们，他们更不是依附在外人势力下的寄生虫，他们也不是油头粉面蓄着波浪式头发的醉生梦死的青年……

除开人，那个地方后来也居然能使我安心地住下来了。在嘈杂中我也能安静下来，有时我挤在熙攘的人群中，张大眼睛去观看；到我感到厌烦的时节，我就能一个人躲回我自己的小房子里。市声尽管还喧闹地从窗口流进来，街车的经过虽然还使我的危楼微微震颤着；可是我可以不受一点惊扰，因为我个人已经和这个大城的脉搏相调谐了。

但是它也和我们整个的民族有同一的命运，在三十个月以前遭受无端的危难。虽然如今它包容了更多的居民，显露着畸形的繁荣；火曾在它的四围烧着，飞机曾在上空盘旋，子弹象雨似地落下来，从四方向着四方，掠过这个城的天空，飞滚着火红的炮弹。人并不恐惧，有的还私自祝祷着；好了，一齐毁灭吧，我们不把一根草留给我们的敌人。

它却不曾毁灭，而今它还屹然地巍立着，它是群丑跳梁的场所；可是也有正义的手在开拓光明的路，也有高亢的呼声，引导着百万的大众，为了这一切它才更有力地引着我的眼睛和我的心，从不可见的远处望回去，从没有着落的思念中向着它的那一面。

我想念些什么呢？使我念念不忘的难道是那些仍然得意地过着成功的日子的一些人么？或是那一座高楼，应该造得成形了，使那个城有了更高的建筑，也许又造了一所更高更大的划破了那被奸污的天空？也许我只是从利禄的一面看，

计算着有多少新贵或是由于特殊环境成为百万富翁的人？

这一切的事，有的是我想得到的，有的我不能想到；但是我总可以确定地说上海是在变，向好的方面或是向坏的方面。真是坚定地保持那不变的原质的该是大多数人那一颗火热的心，那只是一颗心，一颗伟大的心。

我看见过它，当无数的青年男女舍弃自身一切的幸福，安逸的日子，终日地劳作，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又看见过它，当着那一支孤军和那一面旗，最后地点缀着蔚蓝的天空，河的这一面是数不清的企望的头和挥摇的手臂，河的那一面，在炮火的下面，在铁丝网的下面，是年青的人和食品一齐滚进去；我再看见它。

当着节日，招展在天空的，门前的都是大大小小鲜红的国旗，好象把自己的一颗热诚的心从胸膛里掏出高高挑起来，还象说："喂，来吧，试试看，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

假使那时候我能跳到半天空我该看到怎么样的一个奇景呵！无数的旗将成为一面大旗，覆在旗下的心，也只有一颗大心；这颗心，一直在经历艰辛的磨折，丢去所有不良的杂质，它是更坚实，更完美的了。在我们的心里，他是一颗遥远的灿烂的星子，不，它是一个太阳；在他们的那一面，它是一个毒癌，不是医药可以生效的，不是应用手术可以割除的，它生根地长着，不动摇，不晦暗，一直等到我们最后胜利的一天！

当着那一天到来，朋友们，我将急切地投向你们的怀中：那时我们要说些什么呢？我们是絮絮地述说着几年来的

苦辛，还是用为欢乐而充满了泪的眼相互地默望呢？朋友们，时候迫切了，为了免去临时的仓皇，让我们好好想过一下吧。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忆北平

窗口整个地被黑夜塞满了，没有江，没有山，也没有树林，只是当一个行路人过去时，他那闪亮的火把才在我的视野中辉耀了一下，于是我探身到窗外，看到那泥泞的小巷，还有那象羽毛一般飘着的，不知是雨啊还是雾啊的东西。

在这个小镇上，卜居将近一年了，夏日的炎热，入冬的雨雾，使我的心情更陷于不安；而且这里的人，惯于用那高亢的语音说话，好象他们故意在我的神经上搓揉，使我更增重我的憎恶。

可是今天的夜晚，一切都是安谧的，等那个行路人的火光不见了，万物又落在寂寞里。这时，穿过那宁静的大气，响来了几声或缓或急的钟声，使我刹那地忘记自己，忘记了从四方吹来的血腥的风，以为还是在四年或是五年前，独居在北平的那座小小的院落里……

那是一个长方的院子，对面有两排房屋，在狭长的天井里，花草为我添一分热闹。也是当春天来了的时候，日以继

夜的播种和浇灌，才在夏天有了绿叶和小小的花朵。可是到了秋天徒增满地的残花败草，增重了几分萧索的气象，真为我刻心不忘的，是春雨中飘来的槐花香气，只是三天或四天就要消失了的，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于是我会冒雨走出门来，迎了我的脸的仍然是皇城的角楼，我一转身就不再看见它了，我那时是向着那不知所自来的芳香走去。也许是我走错了路，我所看到的只是那长长的饥饿的行列，他们是年老的和年幼的，因为不甘在敌人的铁蹄下才跑向祖国的怀抱里，他们那一脚踩得出油来的黑土地，早被我们的敌人强占去了。于是我不再寻求花香，怀着无比的激愤又回到我的家。

有许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到过我的“家”，说是一个家，自然会使人脸红的，可是我那么生活下来，我不因为孤寂使我失去向前的力量，正和那个城一样，不曾因为古老，就显得死气沉沉的喜安乐者，终于寻到他理想中的城，象一只懒猫似地卧下去，晒着南来的阳光，连眼睛也不想张开来，就那么等待着衰老和死亡；可是年青的孩子们，有沸血在胸中翻滚的，不曾衰颓了半分。他们在大刀的下面逃出了性命，幸而又不死于秘密的处决，在一切的恶势力之下，他们不曾露出半分的妥协；水龙的急流至多不过把他们冲倒地上，可是他们能很快地站立起来，再朝前去，……用这样的精神和勇气才打动了那些率直的士兵，使他们知道哪些是兄弟，哪些是敌人，终于有那么一天，端平了上好子弹的枪，向着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敌人射击。

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如今烧遍了全中国，为了将来更好的农作物，野火该烧得旺，烧得广。当敌人一个城一个镇

地占据了，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些无用的灰烬呵，我知道那些在斗争中长大的孩子们，已经把他们的脚印踏遍了全中国，和敌人们作殊死的周旋。有些不忍离去，守住那陷落在敌人手中的城的近郊，随时向着敌人的要害做着奋力的挺刺。

对于那个旧日住过的城，我徒然的追忆落了空，我知道它会屹然立着，在英勇的青年人拱卫之下，它是极其倔强的，坚固的，紧紧抱住我们的敌人，使他们只能完成他们沉默，无言的凯旋。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忆广州

曾经被问起广州市政府的建筑，因为不记得看见过，就一点影子也不存在，也许被目为一个乡愚人，或是荒疏的过客；可是那不断地进行着的执着火炬的行列，和那贯串了长街和街旁观者的心的歌声，总是在我的心中闪现着，起伏着。……

六个月的居留，自然应该说是短促的，而风习言语的迥异，使我不能更多地了解它，也使它不能顺意地抚慰我；可是几经生死，恨和爱蓬勃地在胸中滋生，和那些居民一样，我也曾仰首戟指着那成群的飞行的刽子手加以恶毒的詈骂；在每一次从死的边沿溜了过来，我更热烈地爱那仍然倔强地存在下来的城市。

记得才到那里正是春天，天空也是蔚蓝的，没有大鹏状的，百足虫状的轻鸢；打着旋的，或是瞬息即逝的却是飞机。望着不过是发亮的小点，可是有洪大，可憎厌的声音。（这份憎恶的心情，自然是在我知道了那是敌机之后才有

的，我无法，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保持我超然的地位和观望，当我亲眼看到多少活生生的人被它们杀戮之后，我的憎恶就愈益深厚了。）

"那就是敌机，"

一个朋友很安逸地指给我，当我知道了那是敌机以后，朋友平淡的态度甚至于引起我的厌恶。但是后来我也平淡了。在两次汽笛声之后，只在警察岗位上加了黄旗和红旗，一切都没有变动，没有中国的驱逐机，也没有高射炮，人们照样地忙碌着，真是看不出一点的不同来。事实上他们那时只注意切断铁路，所以还没有闲暇把那只毒手覆盖那个住满了人的城。

当时，住在那里的人是多的，虽然有许多富人早已搬到香港，但是一些青年人却仍然撑满了那个城。那许多青年人，从上海或是北方流出来。一下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大约更不甘于那奴隶的待遇和麻木的日子，再跑一步，便到了广州。于是他们张大了喉咙，眼睛里充满了泪，用尽了力量叫喊，和当地的青年，工农，以及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结成人的洪流，从一条街冲到一条街，从河南冲到河北，用宏亮的声音，叫开高厦的窗口，在灯影里光泽的男头和蓬松的女头都探出来，打个寒战然后羞惭地缩回去。多少旁观者被打动了默然地加进那支长流的队伍，使它更长，更没有终结……

渐渐地敌人的魔手不再放过那个城，在这里在那里撒下来毒恶的种子。火，漫天地烧着，残碎的肢体排满了生着青草的空地。可是人们不恐惧，不畏缩，隐避在树阴下的救护

员遥指着落弹的方向，立刻就冒着扫射的机关枪奔过去了，多少个就是这样子丧失了他们的性命，死者把责任留给生存下来的人，生者含笑地，勇敢地接受了。因为热爱别人，才把自己的生命看成一粒尘珠。

就是这样，在广州，我过了六个月的日子。多少街路夷为平地，多少栋房屋化为颓垣；可是它有一颗坚心，那是炸不碎，毁不灭的。

但是也有一天，随了我们许多大城的不幸的命运（我要说它是不幸中的最不幸的），简而易举地落在敌人的手中。空使那些才从睡梦中醒来的市民们，还以为是自己的弟兄们，在万分的仓促中只得遗弃了一切的所有，拔脚飞逃。怀了一腔爱乡爱国的热血，加到游击的队伍去，拼那未曾被炸碎的身躯和未斩下的头，使自己的故土重复获得自由。

空洞的追忆是无用的，我想，对于广州，对于广州骠悍的市民们，在一切的胜利的起始，它是不会落后的，让我热诚地期望着，让我们热诚地期望着。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忆哈尔滨

一面怀着爽快的心情，过着晴朗温和的冬日，一面又耽心着过度的干燥和燠热，会影响今年的农作，一夜间，就什么都改了样，先是为寒气侵袭着，独自在眠床上反侧，醒了来，窗外没有弥漫的雾，阴黯的灰色的天，几乎象间不容发地塞住整个的窗口，用来遮夏日炎阳的竹席，正自淅淅零零地响了雨点敲打的声音。

象往常一样，小镇上的石径早涂满了泥泞，小心地低头行走，看到那上面竟然有倏忽就消灭的雪花，这是值得诧异的，仰起头来，真的觉得落在脸上的是比雨点更寒冷的东西，虽然是那么飘忽，稀少，被我这来自北方的人，很敏锐地感觉到了。

说起北方，我想到遥远，遥远的城。

怎样来记忆那个城呢，必须先在我的回想中填满一片无垠的冰雪，那还不足以说出那边是怎样寒冷的，我还得说出原野中，坚硬的黑土地，生生地给冻得裂开缝隙，而且，那

终日驮了列车的钢轨，会象铸铁一样地断了……但是这一切，都还没有使一个人直接地感到它的寒厉。我要说那边的街路上有许许多多断肢的乞丐爬着，他们的手脚是生生冻掉的，只要五分钟的行走或站立，你就懂得冷入骨髓这句话该是怎么讲，而且你的鼻子是又麻又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仍旧有沸腾的热血，那时候已经沦陷了，我又到了那边，松花江好象表示它的不屈，猛然间淹了半个城，鬼子们失措了，一面防着江水，一面防着谣传随时都会冲进来的义勇军，那时候，我记得他们是由丁，李，宫，冯统率着，在江北在东线，在南线一带，和鬼子们周旋。

许多消息，在私下里传着，说是有多少尸首从上江运下来了，再则是在佳木斯，绥芬河，双城堡，蔡家沟，安达站的一些神奇的战斗故事，一面由于说者那份热诚的情绪，一面也象是在无望中寻求荒诞的安慰也不觉得那些话的不足置信，尽管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也不知不觉地把那些消息和故事远远地传开去了。

居然有一次是这样说着，日本人真是山穷水尽了，打算放弃北“满”，以长春为界，先把妇孺撤散，然后再撤退兵士和人民。

这是可能的，当时我们想。果真在街上就象看见日本妇孺是逐渐地减少了，而且在那相同的狡猾的脸上，居然被我们找出一层阴云来。可是我们的心也不是没有疑问的，鬼子这样做了，那么他们怎样去守那个傀儡的首都呢？可是，一面我们又在痴情地幻想着一支大军从热河，穿过辽宁的中部，

直扑长春……

但那时候日本人不但没有撤退，反倒养了更多的供他们奴役的豺狼，帮助他们杀害善良的人。

那时，我们时时聚集在一间小房子里，把门窗关得极严紧，十多个人轮流地谛听一座无线电收音机，那几乎是我们唯一听取祖国消息的所在，我们听到模糊的时事报告和锣鼓喧天的歌乐，还有那姿情畅快的喝采。有一次我记得一个极使我们诧异，极使我们气愤的消息在日本人的报上用特号字排出来，我们不相信，于是从那遥远的空中，果然带给我们那不快的消息，一个年青的热血的孩子，就气得猛然哭出了声。

虽然没有什么足以鼓舞的好信息，那边的热血汉子们却尽了他们的职责，他们有的到“山里去”，有的潜藏在城市里，做成各种不同的装束，时时来一次不及提防的突击，也许他们是轻举妄动，可是正好使一些人记起了祖国，和祖国的不屈的战士。

如今又度过了一节时日，当着全中国热血男儿，和敌人搏斗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乘机出动吧？我们得知他们有的早就牺牲了，有的在不断的搏斗中练成一个凶猛的勇士。我们有的是人，有的是那颗沸腾着热血的心，早该回应着进击的号角，向我们的敌人的心脏猛刺吧！

（选自194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沉默的果实》）

我们的血

血，血，血染红了广漠的平原，青翠的冈峦，锈损了敌人刺刀的利刃，还洒满了闹市繁盛的街路。

那是忠勇壮士的血，那是好男儿的血，那是手无寸铁平民的血，那是无辜者为意外的灾难所流出来的血。

死者安静地躺在那里了，血像泉水似地流着，伤者任血从脸上或是身上淌下来，不说一句话紧紧地咬了牙。

自从抗战以来，这许多日子的历史我们都是用鲜血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我们是用血来灌溉我们的土地，我们是用血来培养我们的土地，我们是用血来保卫我们的土地，我们愿意我们的土地仍然做我们的保姆，我们希望在这土地上，能生出一朵花——一朵自由的花。

在这土地上我们活过来几千年，一代一代地我们生长着，衰老之后，我们又爬回土地的怀中去。我们爱她，像爱自己的母亲，她爱我们，正像她的儿女。可是在这上面突然

来了敌人的铁蹄，不止残害了我们的生命，还践踏了我们底母亲一样的土地！往日我们承受她的抚养，而今需要我们的鲜血来润泽她了。

那些受难的弟兄们临终时带了微笑，喃喃地说："我尽了我的责任了，重复回到母亲的怀抱，活着的弟兄们，不要退缩，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母亲，——保卫我们的土地！"

充满了我们这些生者底眼睛的，是热泪，那不是悲伤，那是凝结的愤恨，那是沉默的誓言，在回答："是了，先行的弟兄们，我们记着你的话，我们也要供献我们的鲜血，为我们的土地，为我们后生的人们。"

我们不气馁，不妥协，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爱我们的弟兄，也爱伟大的自由。血是要流的，将染红了大地，培植自由的花在她的身上茁长。

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也许我们的眼睛看不到那朵自由的花，我们能安谧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不再听到敌人的咆哮，也不再为铁蹄的践踏而感到震惊了。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在上海

这些天来我的心一直浮沉在忧闷烦恼之中。我并不是偏狭的悲观主义者，我也并不那么浮浅，由于一地的得失而妄臆将来整个的局面；只是因为我活在这么一个死城中，我的口噤住了，甚至于我也不能自由地喘一口气，这只有黑暗，无边的黑暗……

我知道和我怀同感的有许多人，即使我们遇见了，也深深隐藏自已，谁也不想给谁看出来。架在我们的肩上的只是一张麻木的脸，没有喜怒，没有动作，即使要笑了，也不过是由一把锋利的刀在那张麻木的脸上迅速地划了几刀，使它显出刻板的笑来，于是说："我在笑呢！"

为什么要笑呢？还有什么可以表示心中喜悦的事吗？也许为了不要忘记怎么样来笑，等待着一天，那一天……

人并不曾少下来，市街上堆积的防御物动手拆除了，我真想提醒他们："难说你们以为上海这个地方就这样下去吗？我们的士兵还会来的，还会来的！"我也没有喊叫出

来，我原是等待着，等待着。

没有炮声，没有枪声，却使我感到寂寞。有时午夜偶然听见了些动静，便急急地披衣下床，推开窗，想把自己的呼吸也停止了去谛听，也许响过了重归沉寂，也许就是初冬的寒风。仰首望见天上的满天星，就只厌恶地吐一口气又躺到床上。

为什么这些日子都是晴爽的天呢？我们只盼望急风骤雨，我们不愿意和我们的敌人活在这晴朗的天下。

可是天总是蓝得那么厌人！但是在翠蓝的天边上，时时有浓黑的烟散漫着，那是被敌人焚烧的房屋。这么些天了，火一直没有停。一些无辜的平民不只暂时流离失所，他们将永远没有家！

没有家，只得踡伏在街头巷尾，忍受着饥寒，每晚我走回来都看到一排睡在路旁檐下的人们，他们好像睡得很安稳，可是当我的脚步响着，从单薄的衣被下立刻露出两只无神的眼睛。朝我看了看，便又蒙在那单薄的衣被中去了。他们怕只是挨着那寒冷的黑夜，等到太阳爬出来，给他们一点温暖的光，他们也许复能安适地闭上眼睛。可是那时候店铺该打开门，店主将要学徒们把他们像狗一样地踢醒，驱逐着他们离开。——那他们将到何处去呢？

不知道，不知道，连自己将到何处去也不知道。我尚能忍受这窒息，可是我不情愿忍受到死的地步。但是敌人们正自得意地炫耀他们的威风，有六千人从这城市中最繁盛的一条街穿过，人马的脚蹄踏在那条以红木造成的路上，他们以胜利者自居，可是我们纵然忍受着若干苦痛，我们决不是真

的败北了。

但是我也不像那些空妄的夸大者，说出在若干日之内可以把凶暴的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知道，我们总要有一大段艰苦的路，在路的彼端，复有我们的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关于国旗的话

平日官苛民疲，就是一个守分的小百姓，也感到不胜刁烦之苦，生活下去原是不易的，一切非理的绳法更使一个人觉得做人的困难。记得还是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位友人家中，因为只有里口算是租界，便有警察模样的人挨门查看是不是有一面国旗。友人是一直住在海外的，对于祖国原有一份深厚的热情，便欣欣然地应着，随即捧了出来，可是得到的是不断的摇头，说是近经规定，有了一准的尺寸，说着取出一方，布料粗糙，颜色乌暗，随又说出一个不值得的定价，而且说是官方明令，凡属住户人家，必须备有一方。我的那个朋友原是在一个民主国里住了许久时光，便说了几句气忿的话！那个人就更缠住不走，甚至于还说出一套话来，那些话总不外是："如果你不……便是反……"这时候我从楼上下来了，我明白这些事，劝说着我的友人收了那面规定的旗子，付了钱，于是当着警察晚上来敲门说明天要挂国旗了，他们就把那方规定的国旗用竹竿挑出去。

从此我的朋友夫妇那番热情稍稍冷下去些，而我呢，也觉得那次印象总不是怎样完美的，恰巧在一天张出去的时候遭了雨，红的颜色和蓝的颜色混淆不清了，可是她们并不愿意再买一方，只是到被通知要悬挂的那天，就把那方规定的国旗挑出去。

在先，关于国旗的印象只如上面我所写的；可是一次被它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那是在上海抗战以后，我们的士兵从闸北撤退只有一支八百孤军，守了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在敌人的威胁和包围之下，那还有八百颗血热的心，和一方飘扬着的大国旗。我赶着去看的时节，路上已经有许多人，河那边屋顶上像一个个黑点的是兵士，那一方大旗占了每个人极大的视野。至少我是那样觉得的。再怎么样镇静看到那撤退的消息心也一沉，可是那招展的国旗又鼓舞起我的心，我举起手来摇着，对那些忠勇的士兵致敬，也向着那方孤立的国旗。我的眼渐渐地模糊了，我看到那一片红，——那是红的血，也是再生的火焰。在浮沉不定的胸间，我像是寻得了一个寄托，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守旗的士兵，我也将为那面旗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我不容敌人从我的手中夺去，是将加以任何的损伤，我也会以我的血肉之躯去拚死维护的。

可是他们终于也撤退了，从此在河的那边就不再见飘扬的国旗，有的则是红心的靶子样的旗帜，那只和将来留待我们练习射击的。

更有一次的早晨，那是上海成为孤岛一个半月以后了，才醒转来，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坐起身，在被皑皑白雪盖了的屋顶上面正看到许多面红蓝的国旗在晴起来的天空中飞扬着。

我的心顿时为欣欢充满了，我急急地跳下床看看日历才知道那是一个纪念日。记得往年的这一天，并没有多少人悬旗志庆的，更是在租界里的这些店家，我就匆忙地披了衣服，向屋顶跑去。我不顾那上面的积雪，跑到东面。又跑到西面，跑向南面，又跑向北面，我都望到了，高高低低的都是红蓝的国旗，张在旗杆的上面。衬了白雪，更显出那鲜明的颜色。为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些面国旗，我还看到旗下生活着的一颗颗不甘屈服的心。他们虽然不能多说一句话，可是他们要那些面在风中飘动的旗帜为他们叫出：

"……我们在等待着，有一天，总有一天敌人会被驱逐出去的，那时候我们要把国旗盖满了天，呵！我们的国旗，我们的国土，……"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五月四日

我以这个月日做为我文章的标题，在这一天，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从不同的方向窜入市空，滥无目标地投下数不清的炸弹和燃烧弹，母亲们失去了子女，孩子们丢了他们的慈亲，站在路边用可怜的小手揉着那被硝烟薰炙和由于哭泣而红肿的眼睛。而无数的人从此失去了一切，深幸逃出来的孑然一身，伏在巷角，躺在沙滩上的石块仅望着那个山城吐着凶烈的火焰。……

孩子们的哀号和女人们无救的嘶叫，继续着从高空中投下来的炸弹和燃烧弹，使那间小小的军房颤抖着。我忘记了自己还生存在十分钟以前的世界中，抬起头来，我的视野完全被灰尘和烟雾填满了。我揉揉眼睛，一切都没有能显得明晰一点，硝磺和烧焦的气味使我咳嗽。我迈了一步，脚下全是震碎的玻璃和瓦砾，另外几个人在昏暗中扑来扑去，而且大嚷着说距我们不到一丈的小房子，不知被什么打穿了。

我们只有一个人受了些微的伤，那当然是算不了什么，

可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了，因为火在附近凶猛地烧着。

我首先取了在庭院中小几上放着的一本簿子，那上面记录着这几年来我的工作的实况，而且在那里面还夹了最近友人的来信，和有一些稿件。我一时看不到它。因为它被埋在尘埃的下面；我找到之后，把灰尘拂去了，就秘密地把它夹在我的腋下。为了帮助我的友人，还把几件大衣放在我的肩上，我们就跨出了前门。我们是四个人，两个女的，两个男的。

街路整个地变了样子，对面和左右的房子都震倒了，有的还撑着一副空架子站在那里，可是里面已经一无所有，鸡街口的房子被火焰吞噬了，它好象还不满足似的，把长舌探到对街的房舍来。

我早就知道火是没有沉静的性子，可是变成那么恶毒，实在是想不到的。火焰并不是向上升起，它贪婪地朝四面舐着，无数的火星窜舞着。它想把一切都做它驯顺的俘虏。

人们张惶地走着，孩子们朝火里望，哭喊着妈妈，从一条小路踅出来一个满头灰土满脸汗水的妇人，提着一个大包袱，提着一个孩子的手就走了。那个孩子止住了哭泣，就是绊倒在地上也不做一声；可是留在那里的孩子们，仍然哭着。

路，全不象路了，天黑下来，火光却照亮了天空。我们站在路边，本想等一下还没有出来的友人，可是我们无法立脚，卷在人的激流中，向前滚着。

仿佛我们是生活在一座大森林中的动物，当着一把火使那个森林燃起来，那些动物该以如何惊惶的迅步，互相拥挤

着，无目的地奔逃着！

我们真是不知道朝哪边走才好，在我们四个人中间没有一个对于路径是熟习的。从不同的路上许多人都流出来，多是站在路的中间不知道怎么走，可是火在四围烧着，东方，西方，北方也有，焦枯的烟使我们的呼吸感到困难，老年人，载了尘土，弯着腰，一壁走一壁咳嗽着。

顺了人流，我们朝上坡行。我们虽然不知道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别的许多人也正象我们一样。人们变成又暴躁又可怜的了，谁也不知道这一晚上是不是可以从这危难中逃出去。一个孩子拉了我的衣襟，哀哭地说着："先生，你们带我走罢，我一家人都走散了，我又不知道路。"可是我们有什么更良善的方法呢，只得坦白地和他说："那是应该的，不过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好。"

在黑暗中我清晰地看到那一双失望的眸子，我几乎要哭了；可是我们也正是没有法子，多时正停在没有去处的路口，把肩上的食物放下来，稍稍喘两口气。我看着那个失望的孩子转向另一个遭难的人，我的心只诚恳地希望别人能引他一条路，在那一条路的上面，能遇到他的家人。

我们实在不愿意再投进众人的激流里，在没有途径的路上，我们想走一条新的，于是我们钻进了路口，不久，我们就站在路的边沿上。这样，我就看清楚了这处正在燃烧的一场大火，照亮了对岸的楼屋，照亮了天。在污秽的土坡上，我们是溜着滚着下去的。前面的人还没有立定，后面的就因为收不住脚冲下来。咆哮的江水流在下面，我们支持着不平衡的身子向前爬行。越过参差的石块，一步高一步低地走

着。汗水淌满了脸，眼镜的玻璃模糊了，而肩上食物的重量也象是增加了。

可是，我们还是走着，虽然我们不知道路，却相信走着正确的方向，就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出去的。

有时我们的脚完全陷在水流和污泥之中，那是因为救火从这个城的高处流下来的水。于是另外一个朋友，虽然已经疲惫了，也不得不把两个女的顺序地背过去。

我们真的走了一条崎岖的长路，走上去又走下来，近四小时化费在奔波上。到了弟弟的家中。好象抱了自己的腿爬上三层楼，不但衬衫湿透了，就是上衣也加了一倍的重量。

火，还是在燃烧着。

这一天，既不是暴行的起始，也不是终结，那座和平的城市已经被魔手们作践过了，可是他们——我用什么样的字才能给他们确切的形容呢？那么我也说那些是鬼畜以上的东西们罢，——不断地来，使倖免的房屋也塌成一片瓦砾，在瓦砾上再炸成一个丈把方圆的深坑。是的，这个城全变了样子，看不到那些熟习的街路，遇不见拥挤的人群，被轰炸，被烈火，使它成为一片瓦砾场。可是大地亦有片刻的抖动，血肉的灌溉使它立刻镇静了，于是我们，——这些幸而从残酷的屠杀中活下来的人们，站定了脚步，坚实地，毫不恐惧地，送迎着敌人，而我们所有的，是一颗无比的，钢铁般的，坚硬的心。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迎五月

五月原来是美丽的，正当暮春时节，迎春的花朵虽已纷纷凋谢，可是更茂盛的花草孳生在每个阴暗的僻径，蛙鸣叫了，蜂忙碌着，不知名的虫声，响在这里那里，……

可是在我的，——或是我们的记忆中，五月却是不幸的，耻辱的，悲惨的，我记不起美丽的花，也不觉得从南方吹来的温煦的风，我只看到一条条浓淡的血痕划在我们的心上，而且我的肩上登时觉得有万钧的重量。这也许是我狭小的气度，我时时感觉到有什么压着我，鞭策着我，使我不能一刻安宁象许多人一样。

我记得五三，五四，五七或是五九，还有五月三十日。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是怎样被外来的或是内在的恶势力所压倒？城被占了，官员被杀害了；可是我们怎样卑劣地活过来呀！一个改革，一个反抗，只造成了一节辉耀的史迹，而今多少人，经过这社会的巨轮，转到相反的地方去？或对待属国一样，那凶狠的二十一条，怎样几乎象枷锁一样套在我们的

颈项上？在五月三十日，在我们的土地上，有多少我们的弟兄被残杀了，染红了那用金钱和罪恶筑起来的红木马路。

时积月累，我们不但不曾做过积极的反抗，就是大叫一声也没有过；只是象一只受了伤的巨兽，默默地舐着自己的伤口。但是那并不能使那些剧伤平复，每当彷徨自顾的时候，就看到那斑斑的疤痕。

曾经有过一次，愤怒地举起一只前爪来向着我们的敌人；但是却孤独地光荣地失败了，而后又是几年忍辱的日子，终于又是一次猛壮的怒吼，同时，我们奋起每一根毛发，朝着我们的敌人扑去，这不止惊住了我们的敌人，也看呆了那些旁观者。

谁能想得到呢，我们不但迎战了，而且做着持久的争战，这几乎是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我们再没有犹豫，再没有烦恼，也再没有耻辱；我们的弟兄们用他们的精神坚定了我们的心，用他们的鲜血洗去我们的耻辱，拚却他们的头颅保卫我们的母亲的大地。我们虽然过着一长串艰苦的日子，可是我们却是快乐的，自由的。让那些动摇的人滚罢，让那些居高位而怀贰心的人滚罢，我们是坚定的一群，忠于自己，忠于土地，忠于全民族。铁要经过锤炼才成钢的，时日的路程愈遥远，愈能清出那些庞杂的人物。

五月从此也将脱去那耻辱而悲惨的衣衫，更大的一片血泊盖住它，由于血的灌溉，大地上将生出来一朵胜利的花。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黄桷树。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卑污的屠杀

正自惊叹着山城冬季里难得的好天气，象哭号一般的警报呜呜地响起来了。

这是有蔚蓝的天空和温煦的阳光的第三日，从夜晚便锁笼来的雾罩，到十点钟左右便渐渐清散，对岸的屋宇树林和描着大大的两个“字水”的山石，才象扯去了面纱；象哭号一般的警报呜呜地响起来了。

象往常一样地我们坐在那里，也不愿意去躲避。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有着不该有的倖念：“敌人大约不会来轰炸市区。”这真是毫无理由的想头，那时不只亘在我的心头，许多人也都这样想着。更由于住处的不便，增重了我们的惰性。

在我们寓所的那条石巷是和一条繁盛的街与浩荡的江平行的。站在巷边，便可望见滩上移动着的人形，甚至杂列的卵石，所以当紧急警报叫着的时节，我们仍然守在房里。

同院居住的人，起始仓皇图逃，走到门口，两个壮丁拦

在那里，说是敌机就要来了，不能再走到街上去。

在一番小小的争执之后，那些人才沮丧地坐在门洞里，果然敌人的飞机声响起来了。那是迟钝的不快的声音，渐渐地更大，更清晰了。

于是我们从三楼走下去，楼下这时已经有些人，突然就有一下爆裂的炸音，把所有的人震了一下，还没有等辨别爆炸的远近，更大的第二声又响起来了。

这时飞机已经在头顶上盘旋着了，机关枪击着屋顶的瓦面，象夏日的骤雨打在尘埃上，飞机投弹时俯冲发出的凄厉的声音，象在每个人的心上划一刀。

人们全都变了，孩子哭号着，一个中年人立在墙角，苍白着脸紧咬着嘴唇，一个年青女子，原是拢在一个年青男人的手臂中，身子缩下去，整个脸可怕地拘挛着，她像是想哭又哭不出，她蹲着，在寻找一个可以容得她的地隙。

我同情地望着她，可是我自己也知道这同情没有一点用，在这晴朗的天空中，卑污的刽子手，正任意地飞行着，施行残酷的屠杀，宁谧的天地被搅得昏乱了，每个人的心都象从胸膛里跳上来，哽在喉咙那里。张大眼睛谛听着，可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除开那几张紧张着，想从悲惨的命运中逃出来的脸。

忽然又是一声，先象无边的落叶，随后就发出强烈的爆炸。门窗都自动地开了，头颈间两条肌肉感到倍分的酸痛。我不自主地张开嘴，别人也都象塑像似地呆定在那里。

我怀有满膺的忿恨，捏紧的拳头不知道该落在哪个的身上。我觉得这是极不公平，极可耻的行径，他们不只炸死我

们的人，即是生存者，也加以无上的精神的迫害。……

到晚来，我拖着疲倦的身心走到街上，惊惶的人群在路边涌着，每个人张惶地洞空地朝前走，没有笑语，没有欢乐，脸上象蒙了一阵熔铅，半掩着的店铺里透出摇曳的烛光，一家茶食店才把一盏煤汽灯悬起来，我就看到一架担架床，那上面没有人，血污的帆布变成浓紫的颜色！

我也杂在张惶的人群中走着。

一月十六日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小城远简

年青的友人们，如今我旅行到一个小小的城里，和你们所居住有三百万或是四百万人口的上海比起来，我只得加上“小”这个形容词，因为由于我的估计它不过有几千居民。城是小的，城墙也不过一丈高；可是它并不偏僻，有多少过路人每天要经过这里，歇歇脚，睡一夜硬板床，再继续他们的旅程。

在先，这些过路人也许只是一些本省的小商人，或是从镇里到大城去的学生们，来到这里，也和他们的家乡差不多，一切语言习惯都相通；而今却不同了，多是些外路人（还有外国人），坐了一日公路车，到这过一夜，第二天乘早赶路。

这个小城，在抗战以前若是成心到地图上去找也许还是看不到，现在只要说起从香港到重庆去该怎么走，到了梧州之后，第一夜公路车的停站，就该说到这个小城了。再往下说，还要说到更小更小的城，为了要达到目的地，他们不多

计较路上要多么苦恼，这个那个小城是怎么样子，他们唯有欣然就道，用焕发的精神来克服旅途的辛苦。

我先说到住处罢，我所住的是城中唯一的大酒店，大也还算大的，有一座黑黛黛的大楼，前面还有一方上海所少见的大庭院。可是胆小的人，就连那座大楼也许不敢跨进来，因为在黑的外套之内，它还有一张黑色的嘴。你看不出那嘴里藏的是些人还是些精灵，同时他们会用你所听不懂的语言来招呼他。那种语言，好象是介于广东话和福建话之间的，使他一个声音也听不出。如果你回过头去和旅伴说一两句话，躲在柜台后面的小女孩还会一面吃吃地笑，一面学你的语音。笑总是觉得你的语音不中听，学起来总含有一点善意的戏弄了。这时赤足短衣的伙计领你上楼了，楼上铺的是小砖地，打开房门，还是那样，另有一股潮气扑人，也许连玻璃窗都没有，推开木板窗，才看得见外面的青天，白云，绿树。那个叫做床的东西，真就是两块板，一张草席，再就什么都没有了。屋顶，墙壁，破烂的用具，都蒙了一层尘土，好象考古家才从地层下发掘出来一间古代的居室一样。那时候你想走么，如果你不想经历露宿的冒险，你只得就在这里安顿下你的身了，至少天下了雨不会淋到身上，夜露也不会打湿了两肩。

等你安坐下来，你才更能发现一些新奇的事物，桌面上或许正有两队蚂蚁在对阵相持，屋顶的角上也许有碗大的蜘蛛，墙根下有连猫都可以出入的耗子洞，……这些都还不算，夜间如果醒来，仿佛耳边就有他人的鼾声或是细语，待惊醒地张大眼睛来看，仍是一个人躺在宽大坚硬的木板上，

一切声音原都发自隔了一层木板的别人的房中。

可是它到晚间就成为嚣喧的，住满了来客的人，他们多是一个大清早走了，冷清寂静重又塞满了这古老的高楼。

年青的友人们，你们大约梦想不到这些，你们一直住在上海，上海没有这样的“大酒店”，上海我也住过的，我知道它包含些什么，虽然陷在敌人的手掌中，我也知道它怎么样存在着。不是有更多的人到上海去了么，为了贪图一时的苟安许多在内地走了一遭的人又回去，它不正常地发展着，人多工作少，空气混浊，娱乐场所增加，日子是容易过的，只要脑子麻木些，神经迟钝些，我知道他们一直可以活到老死，而且觉得什么都很好。我相信你们，我知道你们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我该提醒你们一声，要立刻准备刻苦的生活。安逸的日子增长人的惰性，有朝和艰苦的生活面对着才会后悔着已经迟缓，我曾看见多少可爱的热血青年为了不能适合困苦的环境倒下去了，这不是极可痛惜的么？要知道当着整个民族在危难之中，我们都该自己对自己加以磨炼，准备将来做为支撑我们的民族的一粒小石子。我们不该是泥，只该是石子，如果有着泥的本质就要投到火中去烧，丢到太阳下面去晒，放到水里去浸，使之终会有着石子的坚硬。

我还得告诉你们，在这个小城里我吞着石子一样的饭粒，那里面有时候真的混着石子，可是我的牙齿已经够坚硬，我可以把石子磨成细粉，吐到地上，或是咽到肚中。

在郁林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孙寒冰先生

将近二十天的日子都是空洞地，无着落地过去了，我不相信我自己，也不相信别人，我以为一切都不足凭信，我时时象还听到他那乐天的，有活力的语音，或是眼前闪现着他半身倚在床上幽静地抽着烟的样子。就是在我写着的时候，也仿佛听见他的脚步走近我的窗下，然后一张脸露出来，笑着说："还没有睡，我们谈谈罢，"可是如今我的窗外原是一片田野，大雨的午夜，连遥远的夜行人的灯火也不见。雨无尽地落着，有时象从天上倾倒下来似的，使我警惕地想起来他躺卧着的那个小山坡，生怕雨水大了会冲下来，……但是连同而来的是那激愤的现实，是那悲伤的记忆，我的手都顿然软下来了，颓然地丢开笔，呆呆地望着因风摇动的不定的火焰……

当我再提起笔来，是第二天的大清早，雨已经停了，玉蜀黍经过一夜的浇灌，在微风中愉快地摇着它们肥大的长叶。使我直忆起十五六年前的江南，那时我才是一个大学

生。说是大学生也勉强的，我原来是一个大学预科生。那个清早我很早地爬起来了，因为昨天的通告说英国文学的教授孙寒冰先生已经到校，今天就要上课的。摇过铃的时候，果然他来了，他竟是那么年青（当时的教授都是年青的，他是显得更年青些！）到后来他和我说："才上课的时候我也慌的，许多学生好象比我的年纪还大，预备起功课来常常不到半小时就完了，没有法子，只好就下课。"这话我想也许是指的其他课程，对于文学好象他的学识很博，虽然他没有十分确定的见解，对于我们那些预科生，他引起我们莫大的惊喜和对于文学的兴趣，甚至对本科的英文学课程也持着一种傲然的态度。我记得他选济慈的《夜莺》歌，卢骚的《新哀绿绮》思，杜斯退益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和雪莱，可是他也选王尔德的《狱中记》，还有世纪末的颓废诗人道生的几首诗。好象他还选过高尔基的《她的情人》。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却从来没有要我们读那些空洞的只是卖弄文学技巧的作品。每一篇作品都有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故事。

当着上课的时节他时常是笑的，他的语言很清楚，但是他也窘过 那是当一次考试的时候，两个不守规则的女学生就在他的面前进行她们的商讨，他的脸红着，爽性一直望着窗外，那正是冬天，迎窗的只有一株没有花也没有叶的玉兰。

做为师生的关系之间，我可以说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的。见面的时候我们颇友好，可是我不曾和他长谈过，也从没有到过他的家。但是在我大学时代少数我服膺的教授之中，他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当我离开大学以后，我们就相隔得极远了，在空间的距离和精神上，也许那完全出于误解或是他那永远向着善良一面的天性，他的一些言论使我不能同意，就为了他那和什么样的人都能相处或是放大别人一星的善性掩盖其余的恶点的个性，就极容易地把自己陷入使别人不能了解的地步。那时候我们无从相见，我想如果能见得，我一定会向他剀切说明的。

离开上海六年之后我又回去了，人，在心境上和体质上都觉得踏入了中年的边缘，一次，无意中我们相见了，他还是年青的，和十年前一样，而精神上也是极其愉快的，我们无言地热烈地握着手，久久不释，在这里导源了不知怎么样就增厚起来的感情。我记得他还介绍我和文摘社同人相见，我只记清其中一位：贾开基先生。由于他那样充满了青春的力量，倒使自己颇为惭愧，人原来应该能摆脱一切使人的苦恼忧烦而从事工作的。

在上海的期间，先前我们的过从也并不密，有的时候偶而在茶店或书店相遇了，便谈一些时。当时我住在朋友的家中，不便招待客人；自己的事情又极繁忙，也无法到别人的家中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他也很忙，朋友很多，方面又很广；我是极不适宜于热闹的场面，所以我们相见的机会就极少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起始代《文摘》选“每月创作推荐”，每次用电话通知，可是为了避免麻烦起见，并没有说明是由我推选的。

“七七”发生之后，上海的人在窒闷的空气中生活着，

徬徨，不安，许多事情又都停顿，终日焦灼着“八一三”到了，天气好象立刻开朗了，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地工作着。除去了过去的成见，大家合心努力。过后不久，我就听到他病倒的消息。我记得我是和叔威一同去看他的，他安详地睡在床上，检阅杂志和报章，全不象病的样子。问起来才知道也许是伤寒，所以静静地等候病症的发作。说是静静地等候那实在也是错误。因为他的住处在西北区，相近苏州河，枪炮的声音是无时止息。他还是乐观的，一面悠闲地抽着烟，一面谈着关于战争的事。好象那时候《文摘》已经迁入内地了，他还要从杂志上负责收集拣选翻译的材料。

那时，他的朋友并不多，而且他极希望有人去看他；所以我就常时去了。

去看他的时节，他显得瘦削了，嘴边的微髭冒出来（平时他极注意整容的），把嘴里的试温表取出来就含着笑向我说：

“果然是伤寒，被我等上了。”

“你也真有耐性，象等客人似的等病。”

我也笑着回答，他还是安静地抽着烟，既不呻吟，也不唉声叹气，正和我另外一个害伤寒的朋友相反。我不大多和他谈话，到了他家里脱去外衣就在一张迎床的舒适的椅子里坐下。等到天将近黑了，就悄悄地走出去，他醒着，便和我道着再见；若是睡着我也不去惊醒他。

由于他那极端镇静的个性，凶烈的病症，也不能打倒他，将近复原以后，他告诉我他要搬家了。他为什么搬家，他并没有告诉我，可是从后来事实的推测，那完全是由于经

济的原因。

许多杂物卖去了，从极宽大的房屋迁到一间简陋的前楼里，好象排了四张床，以致房屋只有极小的空隙。可是他仍然是微笑着，病后显得清癯的脸上，没有一丝愁容。这个住处在成都路的一个小弄里，相近我时常要去的一个出版社，所以我时时到他那里去。有时约他到外边去吃茶。有一阵他的一个孩子病得很重，因为无法隔离，几个孩子都轮流地被传染上了，当时我觉得那是极悲惨的。幸而他的孩子们都恢复健康。但是在那个住处，清洁和卫生都说不上的，那个楼梯异常暗黑，每次告辞的时候他一定开了电灯相送，厨房里的油气就会冲上来。

他象是比我早些离开上海。在香港我们匆匆地相遇，过后就是在广州我们又相见，那正是三月二十九日之后，在《黄花冈》演出后的一个座谈会上。他来得很迟，退得又早；可是不久我们又见到了。在广州，我是从编辑一直做到送货员，又加上整天的警报，人实在是分不开身。记得有一次黄昏到他的住处霞飞坊去，他没有在，我看了看房子，觉得很满意，想着不久我们也住过来。

没有多少天之后，敌机在广州市区投弹，一面自己坐在楼下等候自己的命运，一面也在关心相熟的人们。还没有解除警报，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所住的地带中弹。我赶着到黎明书店去问，才知道他的住处直接被炸，可是他才在十五分钟以前到中大去上课。这时我的心才放下来，正告辞，就看见他走进来了，他的脸异常地红涨着，我们握过手之后就沉默地对坐，过后他就匆匆忙忙吩咐了几句，他的朋友用汽车来

接他，我们一同走出来。

只是一天或两天之后在爱群酒店看到他，他的精神就恢复了。还是笑着，不过，提起死去的朋友他黯然地说：

"她前天还说起想和你们认识，我和她说我和你们都认识，哪一天在家里预备两样菜请你们来谈谈，没有想到——"

他说不下去了，把头低下去。

他不悲观也不做空洞的乐观论调，只是踏实地努力自己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他也和香港一家书店为了销售问题争吵起来，他平时不急躁的，这次总是为了文化商人过分的剥削和《文摘》的推广前途不能再忍耐了，象这样的事，在广州和香港我们时常发生的，因为我们那时既是作者又是记帐员，还是送货的小伙计。

我比他早些离开南中国，走了一节悠长艰苦的旅途之后到了重庆，广州失陷的消息也立刻被我知道了。当我离开的时候，计划着不久还可以回去；可是事实上我只得停留在这个崎岖的山城，过着不愉快的日子。

被找到母校来教书是颇使自己惭愧的，因为我既没有说话的才能，更没有一点经验，而且在个人的品德和工作的热心上也不足为青年人的模范，但是终于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其中一个颇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和许多相熟的人再见，重温十多年前的旧梦。

最初却是颇使我失望的，因为在菜园坝，每去教书一小时，要坐两小时的车，而且那边我简直没有相识的人，也没有人认识我，除开一些同学和那个看门的工友。后来我找到

一条路，可以从那边翻到两路口，于是在重庆村我可以看到九姑（她是我才认识的朋友，可是我们很快地象极熟的朋友一样），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可以看到石。过不久之后我就在重庆村看到他，他是从香港来的，怀着希奇的心绪我们握手了，这是谁也想不到的，在迢迢的万千里之外，我们又相见了。

下一个学期我也来到黄桷树，被安顿在王家花园的一间小小的招待室里。那时候几乎是时常在一起的，我看出来，他把莫大的信心托付给青年人，他爱他们，即使有些不宜的言行他就尽力地劝导，而且把好的一方面竭力扩大，他用真心去对待他们，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个学生始终不被他感动，仍然用不忠实的态度对待他，他说："我实在不能再和她说下去了，因为我，我简直要忍不住我的泪。"

但是爱他也忆念他的学生还是极多的，他们接受他的指导听从他的话。他用极自然诚恳的态度和同人相处，几乎没有人和他不好的。他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要是有的话我只听见他说过两次，都是一个人，由于那个人不检的行为他愤愤地说他下流，遇到一些纠纷和不如意的事发生了，他就认为都是生活得不好，所以每个人的脾气都变得不好了。

他可说是那么温和的，不大多说话；可是到了晚间我们就爽情地谈着。在剑岚的面前他显得顽皮些，完全象对一个长兄那样，尤其是他有什么不舒适，剑岚为他处方，于是他一时抱怨药太苦了，一时又笑着抱怨医道不灵。他简直是孩子一样地说着笑着，夜深时也许我们打开大门跑到醪糟店去吃一碗，就是下着大雨的时候，也冒雨去过。

每次我要走到自己的房里的时候他总要说：“再坐一刻钟罢。”我想也许他极不适宜刻板的行政事务，他不欢喜穿起制服来，他也不愿意用堂皇的语句来欺骗青年人。（这我想是使他的心十分痛苦的。）我曾经看见过在陪着视察老爷的时候他那莫可奈何的笑脸，可是当着他在九姑，友三、剑岚这些人之间，他真是快活得再高兴也没有的了。那时候大家无忌惮地谈着，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说一些笑话，讲一点有趣的故事，有时是在警报的夜中，看不见人，除开抽烟的人一张模糊的脸的轮廓，可是高的低的笑音起在这里那里，整个房子好象微微地在摇动了。

他那过分大度的宽容有时使别人都觉得难过，有的人用卑劣的手段利用他，有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无耻；他仍然对他们很好的，有时还为他们提出解释来。其实在他的心中比别人也许还看得清楚，可是他不说，或许希冀着他们能自觉地向着善的一面罢。

这一次来，他的性情好象有些变更，他更高兴些，在初熟的朋友面前；他也极沉默，尤其是对于青年人那一面。也许他有什么顾忌，他的胆子小了些，象是更深一步，感觉到人生的路是难走的罢。有一次，他、剑岚和我一齐过江到对岸去，那时我的孩子才生下没有几天，他已经几次和我说看我很高兴似的，在江上他又说：“人生原来有三件大事：结婚，生孩子，再有就是死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完成第三件。”当时剑岚就说：“这话太不吉利，我们不要过江了。”可是那天终于过去了，还有警报，我们泰然地在朋友的房里谈笑着。

那一天的上午我在电话室里还看见他，露着不快活的样子，问起来才知道因为复旦中学被炸，跟着警报声音就起来了。在第三次敌机经过的时候他还站在王家花园后山上用望远镜瞭望，谁知道为什么他又走下去，谁知道他又为什么当着听到炸弹落下的时候他不伏在地上。假使我不抱了才生一月的婴儿，我会和他同走或同在的，即使在同样的险境，我也能提醒他；那时我只能和他说最后的一句话，催他立刻离开，我记得他答应了就来的，没有想到他就这样地倒下了，他的眼睛半开着，不过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和人类了。可是在生存者的记忆中，他是生动地活着，正如同二十几天前一样。

谁说只有悲伤的眼泪和无用的叹息是我们全部的哀悼，只用愁苦的眼相望着有什么用呢？让眼泪畅快地流过之后就不再淌了，使他活在我们许多人的心上罢，那样他所遭遇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无涯的永生。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忆罗淑

对于个人的死亡而表示过分的哀伤，在如今的时日，似乎是不必要的。但是当着我想到她，更是我写出了她的名字。——一张苍白而慈祥的脸顿然就在我的记忆中辉耀起来；对于宗融，她是一个贤良的妻子，对于小弥她是一个好母亲；对于我们，她是一个姊妹样的友人；而对于许多读者，她是一个被崇敬的新作家。

和她相识是在我两年前到上海的时候，在那一段时日中我见到了许多新的友人，可是能使我很快就厮熟了的几个友人之中，他们是其中的两个。我是不大能和生的友人熟起来的，尤其是女人，见了的时候脸就先红起来，有话也说不出；可是遇到宗融，他仿佛就是我的老大哥；罗淑呢，俨然就如自已的姊妹，这并不是由于谁来强自分派，完全是自自然然地就觉到这微妙的关系。

她是极关心我们的，我们时常赶到她的家里去吃饭，那时候也许他们已经吃过了，饭菜还没有拿下去，她安排我们

坐下之后，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她了；可是过些时她随着女仆和新添的菜肴又走进来，一面说并不是要加什么菜，实在是因为我们欢喜吃这两样菜。饭后我们的闲谈就开始了，什么话都说起来，一直到深夜才告辞，于是走出他们的前门，和××一路谈着走回自己的住所。

读着她的《生人妻》的原稿的时候，我们已经相识了几个月，好象那还是由××带给我，要我看一看。在她那朴质幽美的笔调之外，还有两处刻心的真情的描叙打动了我（后来别人的批评也都说到那两点），好象那天晚上我们就又见到了，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意见，她有一点羞赧似地谦逊着，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头低着，当时我很激动，面对着一个友人来说自己真心想说的话的时节，我常是如此；可是当我抬起眼睛来，立刻就看到她那极兴奋的眼光里含了些莫名的感激之光，——那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空妄的阿谀，那是因为一个苦心的创作者作品中的心血不曾被人忽略时所应有的衷心的喜悦。

《生人妻》得到许多读者热烈的赞扬，可是她并没有就大量地写下去。她时常和我们说起她又在写一篇，许久许久也不见写出来，问到的时候她就和我们说在写着呢，烦琐的家事搅着她自然是一个原因，而她对于写作的严谨不苟的态度，将是更大的原因。

有一大节时日她随宗融住到广西，到暑假他们又回到上海。她说她想安静地在上海住半年，宗融为了教书的事，又到广西去；她和小弥，住到树德坊的一所小屋里。

不久，上海的抗战就起来了，我还记得我和两个朋友，

因为一切交通工具都断绝了，走了极长的一条路去看她。宗融既不在上海，我们自然应该来照料她。可是她却很镇定，说起了宗融，她就说他一定慌了。果然没有几天，宗融就打电报来要她决定离开上海。那时候她显出一点焦躁，那并不是为她自己，却为了宗融。她让我们为她决定去留，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谁知道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她终于决定走了，在她行前的几天，我们天天去到她的家中，很象有许多话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我象预感到有什么不祥将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我并没有想到她会死去，我只想到将来相见也许较难了。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我常拉了小弥到庭院中做稚幼的游戏。小弥是活泼的孩子，她欢喜和我玩，我自己也正好躲开了一向不善处的窘境。

到她走的时候我们一齐送她上车站，人很多我们只能在栅栏那里和她握别。我们象失去了什么似的走回去，每个人怀了一个空虚的心胸，炮声和机关枪声正断续地响着，头顶上的空中正有几架敌人的飞机在盘旋，象一群觅食的饿鹰，那时候我忽然记起她在大世界前落炸弹之后和我们说的话"总算好，我们的熟人还没有遭得牺牲，这总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我想我们不会死的也不该死的……"我恐惧地想到也许她乘坐的列车会遭到残酷的魔手，或是我们被落下的一颗炸弹完结了生命。很可庆幸的是我的一切想头都属空幻，我们知道她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终于和宗融回到了故乡。我们正推开了沉重的苦闷的心情，欣慰着他们的安宁，却又来了那不幸的消息，我突然地震惊了，和××默然地对坐，过了许久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那温和的语调还宛然

在耳。苍白的脸型仿佛也在目前；可是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了。遽然间我怎么能相信呢？我想这中间一定有错误的，是我的耳朵和我的眼睛。还是那盲目的命运错误了呢？

我重复地说，为了个人的死亡不该过于哀伤，在这次抗战中，多少人直接地间接地了结了他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强暴的敌人，他们一定都安宁地活着。如今他们躺在路边了，他们一具具的尸骸正是我们的计程石，要我们清晰地记得和我们敌人的仇恨有多么长多么远，前面还有更艰苦的路要我们这些生存者来走，抹去了一切想象勇敢地踏上去，不要回顾，一切都刻在心上，是的，我一切都刻在心上了，在一些不相识不知名的死难的同胞之外，我清晰地在我的心上刻了“罗淑”这两个字。我竭力忍住我的悲苦，如今那一笔一划都流着血淌着泪。因为我认识她，我敬爱她，她是一个象姊妹一样的友人。……

选自1946年6月万叶书店出版的《血与火花》）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远山连着近山，一眼望不断。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也是坡坡坎坎，如果有一方平地，早就在地名的下面加一个“坝”，表示它是多么难得和希奇。这些年来，我一直就生活在山里，山是我的亲人，它日夜地望着我，如果我感到孤独和寂寞，我抬眼就可以望到矗立在远峰顶的一株老树，它的背弯着，驮着年月的重累，可是它不会倒下去，在大风雨的摇撼下生长着，它只是一个，没有向一个人说过话——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走在它的近边。它就是那样站在高不可攀的峰顶上。如果我感到不能忍耐，大江在我脚下流过，它挟着千万年和千万里的不平和愤怒，吼叫着翻滚着流向远方。

因为山高，河也就深了。枯水过渡时虽然免不了抱怨那二三百级的石阶和半里左右的石子滩，可是洪水来了，每个人都想河床为什么不再深些呢？石阶为什么不再多有七八十级？看着，看着，还有三级五级就要上岸了。

水是大的。撞岩过滩的吼叫声反倒没有了，浩漫无涯，河心的水流高凸着，岸边旋着白色的泡沫。不是没有声音，伏在门板上，抓住一根木头的人力竭声嘶地喊着救命，可是谁还能救人呢？船是早已没有了，住在岸边的人已经连夜抢救杂物和自己，有的什么都没有拿上来，光着身子发呆地望着水流；住在岸上的也在整理物件，有的已经抬到高坡上去了。

可是这个大城的河水终年和两岸差不了一尺两尺，到了夏天，雨大了，积水宣泄不尽，河水虽然没有上岸，街道却变成小河了。那水，发着腐臭的，见不得人的气味，因为是从阴沟泛上来的。那不只是污泥，脏水，还有垃圾和粪便，在那被高大的建筑压低了的街面积得更深。没有淹死人的力量，可是困住人，使人们走不出一步，只好成天守在鸽笼一般的小房子里，望着那灰色的天，灰色的墙，还有那灰色的水！

这臭水对我倒没有什么，我没有去做计时论资的工，我也没有要签到的公司办，我倒想起来没有地方住，躲在贴了封条的空大楼前阶上树下的无家可还的露宿人，他们不知要到哪里才能得到一夜的安息？

有的人要睡觉可是没有地方睡，有的人该睡却不去睡。在这个大城里，不睡的人可多着呢！舞女，妓女，和她们作乐的人……等在门外的车夫，有钱人家里牌桌边的四位女战将，吃鸦片烟的老太爷，还有在身边一直打瞌睡的小丫头……那里可不是这样，就说有了电灯，因为是水电，天旱，灯光从七点到九点就完了。用油灯“照亮”的人，为了油贵，吃过晚饭，就把灯熄了。在暗中，大家张着眼睛静

坐，过些时有点困倦了，就摸到床上去睡。睡不着呢，就睁大两眼望着黑暗，望着从窗缝飞进来的萤火虫。墙外轻轻地走过不睡的人，低低地吹着口哨，做为互通音息的记号，那是贼。在那里叫做强盗的，捉到的话免不了一番死打，他们所采取的对策是“文进武出”，遇到事主追上来就应用身边的武器先下手为强。

这里的偷是日夜行进的，时时有人丢失些什么，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人被偷了，卖票的人不管，同车的人不管，甚至于同行的人也不敢管，因为怕那些成群结党的人下毒手。偷到了就卖，有许多街巷是他们的市场。小偷大偷，小骗大骗，小卖大卖……造成了这个繁荣的市面。

这里都是买卖，都是生意，亲子间，夫妻间，兄弟间，无非都是买卖。要不然就是一角五的利息。物品有用，钱更有用，只是人没有用。如果法律不禁止的话，人肉倒也有它的价值，说急了实在就可以咬一口的。

到处是声音，到处是争执。到处是买卖。交易所，大公司，小商店，街头上的玻璃柜和地摊，还有一幢房子里的二楼到三楼，三楼又卖到客堂间，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卖，正如同高尔基说过的：“从猪一直卖到良心。”

良心的行市是多少呢？怕没有一个人知道吧，良心是商品，许多人却都知道。在这个大城里，良心是不存在的，正如同高悬在国际饭店上的四个大字：“礼义廉耻。”

人们都在隐藏自己，用不同的脸对不同的人，多半都懂得见了狮子就是羊，见了羊就是狮子的原则。善变的不只是脸，还有整个的人。让我们这些从山里来的人，更感到说不

出的惶惑了。

只有加油站的工作者是把自己完全显露给人的，他那小小的屋子是用玻璃建造的，他坐在小办公桌的前面，当他有点什么事要背过身去做的时候，后面正和前面一样，也是街路，也是来往不断的行人。当我年青的时候我就想过，如果把我放在那里面，不到三天，我准定会疯了的。我想每个人也都该如此吧，就是极短的时间也好，极小的地方也好；使自己能躲起一下。因为职业所关，不得已生活在四面见人的玻璃房子里，站在十字路口总该是很少数的人吧。再没有想到在一个大建筑里我也看到了，几十丈宽的房子，从这面一直可以望到那面，中间却用玻璃隔了许多的小间。我不知道这边有一个人因为一个问题不得解决忽然往返踱步另外一间的是否还能安坐办公？我不知道一个人偶然因为无聊对镜拔着鼻毛是否许多望到的人都要发笑？我不知道万一一个人实在因为疲倦打了一个呵欠，是否象传染病似的使许多人都应和着他的呵欠？我总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这个场面，一直到引我上来的朋友低低地在我耳边说：

"你看，我们这个办公厅象不象水族馆？"

我才恍然大悟，想起十八年前在青岛所看到的。我更好奇地隔着玻璃望进去，坐在那里的人很安然，很愉快，很自足。他们的自信心仿佛都很强，只要每天能按时办公，天下就太平无事，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可惊的。正如同在下雨的日子，走在街上，看到穿着全透明玻璃雨衣的男女在雨中得意地穿行，我只觉得有点不惯，有点碍眼，同行的友人却一语中的地说出来：

“你记得在桂林时我们吃的纸包鸡么？”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朋友也笑起来，我们清楚地看到瘦的，胖的，穿花衣服的，裸着手臂和腿部的，正象我们隔着纸望到哪个是鸡腿，哪个是脚？哪个是翅膀，哪个是前胸？……

我还是怀恋我那山中的日月哟！逢三六九的场，使我不忘记从身边转过的日子；在空中成群飞过的敌机，使我不忘记我们的苦难。可是没有人笑我的寒伧，因为如果在我的衣上找出一个破洞，那个人的身上也许能找出两个。我们熟悉了他们的话语，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爱那秋冬雾，虽然那对人的身体有害，可是它给人们半年宁静的日子。我们可以及时起身，及时工作，及时吃饭，也及时睡觉，四围虽是群山，脚下却展开一片平原，那有四时不断的花草，晨午夕夜鸣啭的好鸟，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傍江的梧桐荫路，还有从小路走下去的江边。如果江水是安静的，又有月亮，天上是光，水上也是光，拢着膝头凝望着一去不返的水，听它低声的呜咽，好象诉说藏在深心中的情感。那是没有字的诉说，如同无音的美乐，只能用细微的心去领会。当着一个人，百般疲惫了——他正好在这里得到好休憩。他伸直了身子仰卧在软沙上，月光洗荡着他的心胸，他感到那样的恬适，好象睡在母亲的，或是最爱最爱的人的怀里。

可是现在我来到这个大城了，这里没有山，却有矗天的大楼，那楼上长满了眼睛，好象永远瞪着我，使我这个渺小的人更不知道怎样镇静自己了，我再也不能安步在街心摇摆，我也得像小偷似地东张西望才跑过街去。别人用好奇的

眼睛望着我那变了色的防空裤，更望着我那十年没有上油的，微风就使它变成飞蓬的头发，他们更用稀奇的眼睛看着我这许多年来逃警报赶场两用的布袋。他们也许以为我是还了俗的游方和尚，还舍不得丢掉那讨钱讨吃食的布口袋。

他们看我觉得新奇，我看他们觉得糊涂，我弄不清他们该是些做什么的，那西装革履的我向他握手，原来他是让我坐的理发匠。我起身点头接过卷发时装的主妇的一杯茶，主人却告诉我她是女仆。我向一个大官痛骂汉奸的无耻，我的朋友好心地拉一下我的衣角，过后才低低地和我说为什么不留心那个大官微红的脸还有那不快的面容？因为他曾经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一个人，他两边送情报，两边拿钱。

对于路，我也是如此，八年的相别，已经使我忘了许多，它又换了许多名字，更使我弄不清东南西北，有一天，我迷了路，我向站在高台上的指路人请教：

"对不起，××路向那边走？"

"在北边吧？"

"我找过了，没有。"

"那么你向西边去看看。"

"我是从西边来的。"

"那么你向东去试试。"

我看到他那样子，听到他的话音，我并没有移动我的脚步反问他一声：

"你也是从××来的吧？"

"是呵，"他很快乐地和我说，好象遇见一个亲人一样。"我才来了一个月。"

"你的路也不大清楚吧？"

"可不是——"他的声音低了，失去了脸上的笑容："总是两个名字，搅也搅不清。"

"我也是这样，想这个城太大了，街道又多，记不得算不了什么。"

这我们才互相原谅，互相了解，脸上都露出来惶惑的，莫可奈何的苦笑。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选自1955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脚印》）

大城颂

喂，你没有看见过上海么？就是那边，你看，那一派红光。那不是火，傻孩子，那不是我们那里烧山的野火，那是那个不眠的大城冒出来的光。

你说我们这里早就黑了天，邻舍家有的都睡着了，不错，上海的天也黑了，那是人的力量使它发光。你看不出吧，那一边是出卖宇宙牌雨衣，这一边是找寻礼义廉耻。有的在推销香烟或是蚊香，热心的宗教家，还藉这五颜六色的灯光在说教呢！你要问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无论你有多么大的罪恶，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立刻可以升天哩！你看，这多么方便，做了一生恶事，只要你皈依上帝，不但洗去了你的罪恶，还可以一步升天，和那些美丽的安琪儿在一起呢！

你没有看见过安琪儿么？地上也有安琪儿的，就是在那说教牌下面每晚都立满了“街上的安琪儿”的。他们从头等，二等，三等，一直到没有等级，没有房屋，只好在街灯

的下面向路人微笑。她们是不得不笑的，你不能责备她们当着人类在苦痛之中，她们还要笑的。她们是用笑来卖钱的。

在这个大城里，谁是最快乐的，我说不出。到处都是欢笑，谁知道在那笑声的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神经敏锐一点，这笑声会使你发疯的，因为那不是笑，那是一根根的利爪在抓你的神经，使你的神经变成一团糟。想想看，假使神经变成一团糟，人还怎么能受得了？可是上海人不怕的，他们在喧闹之中取得镇静，你看每一个电车停站，每一辆装满了人的车，说是沙丁鱼都不足，因为挤得不分彼此你我，只好说象阿根廷的碎牛肉。（我用这些外国罐头做比方，因为你更能了解些。）你再看那两条马路上的黑市场，你穿过一次就通身是汗，满耳是吵嚷；可是他们整天在那里，眼忙，耳忙，口忙，两脚也忙，那是怕万一有想捞外水的警察来了，不得不拔脚跑开，免得人财两损。再有那交易所，理论家说那是多么利国益民的，可是事实上那是一座扰攘的大臭坑！投机家在那里睁大了眼睛，不，我说错了，真正的大投机家并不在那里，他们只坐在公馆里，电话旁，从那里发出他们的一吸一放的命令；忙的是那些楼上楼下的人们，汗珠象黄豆大，拥在那里，手掌向外，或是手掌向内，还在那无数的要塞住一只耳朵才听得到的电话，嗡嗡地响着。你一分钟都站不住，他们的一生都在那里，全部的理想，全部的情感也全在那里。明天他发财了，什么都属于他的；如果他失败了，连他自己都不属于他了。

更奇怪的是我曾经在一座大楼里闻到檀香的气味，刚好门开了，我看到一间雅致的佛堂，问起来才知道也原来是屠

宰公司经理的办公室。你以为这是一个讽刺或是一个矛盾么？不，事实是这样的，比这还巧妙的是不久才发生的，绑票匪把肉票藏到市政府里！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说起来真象一个虚构的荒唐的故事哩！事实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可是，昨天我在街上却遇到严密的搜查，仍然是那些巡捕执行的。（从身材和态度上我只知道他们是忠于大英帝国的巡捕。）照样是提了手枪，手指还扣在里面，准备任何时候都能射击。当我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我时时受到他们的搜查；二十年前在另一个城里，通过"日本租界"，常常受到日本兵的搜查，今天我又受到搜查了，你相信么，而且还有冲锋枪，手提式。等着你要是拒检，不但打死你，还得打死路上许多行人，好在我们的命不值钱，打死也算不了什么。

这是说你走在街上，就是住在你的家里呢，不久就要有人来拜访你了。他们是奉公来的，什么问题你都不能拒绝回答，他要造成纪录，将来分门别类，把你定成几等几级，有个风声草动的，马上就可以得到线索。想逃也逃不出去，你就变成了孙猴子，这个大城的主宰，就是如来佛的掌心。

这么说来，居民应该高枕无忧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有一次的绑案赎金竟到了五十万美金，你算一下看，有多少圈圈？绑匪的口气比贪污的官吏还要大呢！论本事，也着实惊人，俨然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团体，周密，敏捷，在效率方面说起来实在是不可比的。有一次，几个绑匪带着肉票，舞场，饭馆，公共场所……什么地方都到过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发现出那极不自然的关系。我想，如果我是其中任何方面的一个，我却会手足失措，形色张皇，早被

人识破。可是识破有什么用呢？这个大城的居民向例是不管闲事的，遇见邻居有盗匪，照例是关门闭户，除非失了火，那是因为怕连累的缘故。

不要说路人间没有感情。不是前两天有一件案子，一个妻子把丈夫杀了十二刀！这十二刀怎么砍下去的，我连想也想不出。可是一个男人就是这样被砍成多少块，那个犯罪的女人（还是一个瘦小的年青女人）还有那好事的记者把照片制版刊出呢！

这里反正有的是制版材料，有的是白报纸，也有的是那许多无聊的事。记得前一阵，曾经创造了一个父亲节，一个最伟大的口号是"如果不纪念父亲节，就是不孝！"（我想那一天，"不孝"的人实在太多了。）当天的报纸上，就有一个孝子向父亲献花的照片。彬彬有礼，假里假气，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这一对孝子慈父流传千古？这些天呢，你没有看见么？在选举小姐皇后，满纸都是照片哩！选举票是用钱买的（这一点也还爽快，说明是要钱救灾），可是我无论如何总没有这样想的力量，不知道怎样把瘦骨嶙峋的灾民和花枝招展的女人想在一起。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矛盾。

这个大城，原来是以大矛盾出名的，不是前些日子有过一次粮贷么？那用意也许好的，怕米粮涨价；可是这笔钱一来，制成涨价的资本。说是利民，反倒害民，有点看不过去了，火烧出来了，于是大雷大雨一阵，等到最后的有关人物也从外洋回来，反倒一点声息都没有了，谁知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米粮，真是一椿古怪的东西，它没有情感，也没有生命，可是它支配人类的情感，主宰人类的生命。这许多年来，它不知道使多少人升上富有者的天堂，使多少人堕入贫贱者的地狱。我只可怜一位老教授，他因为错领了二斗米，受到处分，因此羞愧致死！还有一个粮官，因为无法从百姓那里压榨出米来，自己投水死了。一死并不能了事的，人总还是要活的，这又使我记起多少年前，曾经有一些没有饭吃的穷人，啸聚山中，自称是“米党”。用米当做党名，当然是前后所无，倒也一语中的，开门见山，没有废话，更不扭扭捏捏，装疯卖傻，充分地把米的重要性表现出来。

只要肯说一句真话，在中国，就是最值得敬重的。遍天都是谎话，美丽的，强项的，连自己都骗不过的……没有一个商人说他垄断居奇，贪图万利的；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商人在四民之首，过着最豪华的生活。没有一个大官不夸说自己的奉公守法，廉洁清明；可是他们从来不感觉生活迫人，他们一直骑在人民的颈子上。没有一个汉奸不说自己是为国为民的，再切实一点就说到是地下工作者；可是他们没有被日本人发现捕捉，一直到胜利了，也不曾邀功候赏，却多半是费尽心机抓了来的。在这个城里，连妓女都夸说是贞洁的；可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曾被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强奸了，还染了淋病！

这就是上海，我的孩子，这就是使许多人做梦的上海，这就是那些飞来转去的大官富贾时常夸说的上海！

怎么，你说这不该叫做上海，该叫做下海。这倒是一个新鲜的名字，可是下海我们也说不上。我们只是些水上的浮

萍，上不去也下不去。今天我们漂到这里来了，我们还是聚在一起，就是有了大风大浪，我们也不耽心淹没，海水不过能滚过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冲不散也沉不下的。

好，我的孩子，今夜有满天星，明天该有一个炎热的响晴天。如果你不怕发痧，让我 明 天 领着你们到上海去下一遭海吧。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

（选自1955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脚印》）

人世百图

楔　子

自家生也不文，本不懂得什么艺术与文学，太平年代原是一个识字的乡下人。战事一起，弄得家破人亡，既不能为国效劳，也不愿意留给我们的敌人一个壮丁。故此抛乡离井，东跑西颠，备尝人世之苦。来到战时的首都，喘息方定，吃饭的问题，又成眉急。既无贵亲显友的提携，又没有逢迎周旋的本领，平时也不曾号召民众用来垫脚，更无法献书当道以求参政，正自徬徨街头，拟效子胥吹箫，忽遇当年友人××，寒暄已毕，他请我吃了一顿饱饭，他说："你是个闲人，何不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有什么写下来，可以投投稿，换几文来糊口。"当时自家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大城市的是不凡，会写三五百字也能吃饭；忧的是世界这么大，事情这么多，怎么看，又怎么写？而且用笔不比用锄，真怕有点使不上劲，老友怂恿再三，我勉强点头，（其实我所以点头的，一大半还是肚子的关系。）从此滥竽充数，也将列身

文人之群，自知不能写得出万世不朽的杰作，只得检人家不要写的写下来，图个新鲜，写得如何，不暇先顾，只看写了几百字的楔子，握笔有如抬山，便知道这碗饭也不大易吃也，丑话先说在前头，献丑还在后头呢！

一九三九年元旦试笔几百如意

苍　　蝇

"嗡嗡，嗡嗡，嗡嗡，……"

才跨进息烽那个小县分，什么还没有得着闲空上眼上手，便被这不断的嗡嗡的声音搅得自己仿佛头晕似的。它们好像欢迎重要人物的专使，立刻就朝着旅客的周围冲来，然后密集地落在旅客们的头脸上，手臂上，还许有一个不谨慎的家伙钻进鼻孔或耳朵里去。这样的刺激将不为那个旅客所能忍受，就霍的一掌拍过来，等着自己的手掌拍到自己皮肉的时节。那个苍蝇又会安然地，闲逸地飞向另外的所在去了。

"嗡嗡，嗡嗡，嗡嗡，……"

旅客们每人捧着一个饿瘪了的肚子走向道旁打尖的小饭馆，俨然是钻进了苍蝇的王国。在一阵骚动之后，眼快翅快的苍蝇们，早又检定它所喜爱的部分落脚；于是乘着旅客匆忙地装满自己的肚子的时节，它们也乘机装满自己的肚子。一个不小心落进汤碗或菜盘里，就连同满胸未酬的壮志，死了自己，也糟踏了别人的食物。

苍蝇并不只是一种，有麻而大的，有金头绿身看起来仿佛有八面威风的生物。其实说起来不过肚子里多装一点蛆虫而已，表面却像煞有介事的样子，而且飞起来嗡嗡的声音又特别大，和人与物相撞，也不至于自己先就昏厥。本来是的，当这荒乱的年月，能养得那么肥壮，自然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啊，何况在太阳光下，飞起来灿烂夺目，俨然是一方长了翅膀的宝石，不会使人一下就想到是那么污秽，可恶的东西。凸出两只大眼睛，又像戴了一付厚玻璃的眼镜，如同一个饱学之士似的。飞起来又平平稳稳，目不邪视道貌岸然的样子，而且停足在任何地方，都是那么不慌不忙，又好像时时都在沉思之中。

人们不是不讨厌它的，最厌恶它那一肚子的蛆虫，果真拍死了，在清洁的衣服上，在手掌上，在头发上，不就会弄得恶心终日，一身都连带得不爽快么？可是它都懂不了这许多，尽自飞着叫着，极像唯我独尊的样子。

“嗡嗡，嗡嗡，嗡嗡，……”

在苍蝇群里忽然引起一番争执来，那是关于尊位的问题，小蝇子自然是无分的，它们一生一世不过是为别人助威，为自己图个温饱而已；麻蝇和青蝇却要分个高下。青蝇靠了自己一身的好颜色，就想居群蝇之王；可是麻蝇从鼻子里出气，表示着看不起的样子，还说：

“你不过徒有华美的外表，我可是有学问的人，你不看我一身的麻点，正如同人类的文字，表示我是熟读书史，才能治国的。”

这纠纷从此就起来了，嗡嗡的声音比平时更大更响，谁

也不肯服谁，各立门户，颇有互相敌对的样子。可是不知就里的人们，觉得它们更絮烦了，也不管它是麻的是绿的，一下驱散它们，要它们飞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

猪 的 悲 哀

“猪的悲哀”和“鱼乐”该是一回事，做为人的我们原是无法感受的，这是极明显的道理。已身既非猪，就不能恰当地体味到它所忍受的悲哀，即使勉强说来，也是不痛不痒，猪如果也看得懂我们的方块字，一定破涕为笑了。就是因为它倒也不会看得懂的，所以才大胆信笔挥来，落得几文稿费，好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来就是骗来骗去。

那蠢猪们既然长了一身丰腴的肉来饱人的口腹，照理说它该得到一番优渥的待遇才是；可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这自然一半是因为它们本来生就一副肮脏相，再因为“人事”极繁，实在也顾不得它们。于是它们生下来了，一大堆，在一间小猪圈里打转转，只有喂养它们的农人，才显露出些欣悦来，但那绝不是生的快乐，而是想到年底又可以多卖出几口猪，帮助他们过一个松动的年。

猪如果懂得人的话语和那颗玲珑透剔的心，那么它才落到世上来，就该陷于悲哀之中了。一生出，就被人打了个死去的算盘，这样还不知道悲哀，那真是一个透顶不懂事的纨绔子了。但是强说它是不事生产的纨绔子，实在是冤枉了它的，它不是终其生为的供给人类一餐好饭食，而且它的鬃

毛，又是出口的大宗，还可以为国家换来一笔外汇。也许换进来外汇是老爷为国家的主张，把外汇换到自己手里是太太为自己的主张，但这些都离题太远，不说也罢。

这样说起来，它倒并不是一个十足的浪费者，而是一个牺牲自我，俨然有"跳火坑"精神的生产者了。对此，享受它的利益的人类，自应另眼看待才是，可是还是那么马马虎虎，忘记它们对于人类的伟大的贡献。

病是能制一切生物的死命的，猪自然不是例外，而且猪的病是那么单纯，毫不掺杂一丝躲避性，政治性，换一句话说，它真是"为病而病的"，好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有了病，就容易想到"对症下药"这句成语，药自然是要吃的，靠近城郊的几座山墙上用白粉清楚地写出"专治猪药，每包一角"的字样。这才真足以悲哀了。因为无论猪害的是打摆子，屙肚子，牙齿痛，肺结核，心脏病，失眠症，大便不通……药就只是这一种，不用诊断，不用检查，而价钱又不多不少只是一角，在另外一垛墙上，也许为的多招一点生意的关系，在"猪"字的下面还加了"牛"字，那就说这药不只为猪治百病，还为反刍的牛也治病。药的万能自然可佩服，可是猪的悲哀，却愈发深重了。它如果能说话，一定要愤慨地叫出来"太不拿我当个猪了！"

其实真若是病死，在猪那面也许是幸福的，因为病死的猪在大城市里是不得应市出售的。那么它或能落个全尸，埋到土中，了此一生。（如果在乡间那就不大一定了，就是瘟死的猪，也免不了碎尸分体，用贱价卖给一些贫苦的农民。）真是福禄双全，养得肥胖宜人，总有一天，活生生地被杀

死，一日之间，烟消云散，不知分到谁的肚子里，化成什么东西了。这简捷快当的步骤，几乎打破了万物不灭的定理，临死前的挣扎是没有了，几声哀号也不复在人的记忆之中了。

至于豢养它的主人呢，早把喂养它的猪圈装了新的几只小猪，他没有一点怜惜之心，一件悲惨的死亡丝毫引不起他一点哀伤。也许他还乘兴去那家屠夫要来一只猪耳朵在灶上煨熟了，赶晚下二两白酒解解乏。

在猪的那一面，它是为什么而生呢？它是为什么而死呢？如果它能有这一点灵性，稍稍加以思索，立刻就该深切地感到悲哀了吧！正因为它不觉得悲哀，做为人的我们，就倍分地觉得它们的可哀了。

说来说去，无非废话一大堆，看那群尖嘴，长耳朵，一身黑毛的畜生们，不还是无忧无虑的在污泥中打滚，在粪坑中撅拱么？

蛙

小时候好逗弄蛙的，因为它时常鼓起肚子，好像宽洪大量，其实是心胸窄小。我们是玩弄到鼓起肚子就完事，一松手放了它，要它自以为胜利地跳入水塘或是跳进田塍；残忍的孩子们，一看到它鼓起肚子，就用脚拚命一踩，拍地一声，稀烂的一堆，就放在路的中央了。

到后来就不大喜欢了，因为它通夜的鸣叫，不是吵了我

的读书，就搅了我的睡眠。夜中不眠气更容易发，就立誓见蛙必打；可是这个誓言，是随立随忘的时候多。

来到这里，住所的后面恰巧有一垛颓垣，一座废井，夜晚人静时井里面发出像鸭子的鸣叫，可是谁家会把鸭子养到那里面去呢？疑神疑鬼，一夜间倒使自己颇为不安起来。第二天清早到井边一看，在苍绿的苔萍之中，安然地浮着一只很大的癞皮蛤蟆。它适意地浮着，用两只眼睛翻翻我，就不再觉得我的存在，傲然地盘踞在下面。

自然，从这一次看过后，我也不再疑惑了，每听得仿佛鸭子的鸣叫，就知道是那个大蛤 蟆 不 知 发 的 哪一份春愁呢。

一天，那垛墙被大风雨吹倒了，正正地盖上那口井。在我呢，自然不觉得什么；可是井中的蛙，却惶惑得不知该怎样才好了。

它还自尊地骄傲地浮着，突然轰的一声，都没来得及使它思索一番，便一下钻到水底去，好先躲躲眼前的灾难，在它的身边不知落下去多少石块泥土，砖头之类，好在水中的浮力，减轻地心的吸力，所以才没有使它受伤。可是受了满腔的冤气的它，咧开大嘴便边叫边哭地起来了：

“呱，呱，呱，我的妈，
地又陷，天又塌，呱，呱，呱！
打碎我的梦，毁了我的家，
搅烂了安静，摧残了高而远的美丽的花！
呱，呱，呱，呱，呱，呱，呱！”

这一悲伤，情感摔了一个跤，才被它虚心下气望到一线光。它追着那道光游过去，居然游到一个池塘中，顿然这个陌生的地方，使这只一直生存在井下的蛙，感到一点惶惑；天地大了，不知名的事物多了；而不多久间，一群同类的蛙很快地把它包围了。先是问询，知道了原委之后，大家又安慰它，爽快的还极慷慨地请它做它家的上宾；可是它却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受不了呀，我住不惯呀，我自己的井是多么安逸呀，我怎么能到这么麻烦的环境下生存呀！……”

一群围着它的蛙，感觉一点失措，不知道该再怎么安慰它才好。

“我的天没有这么大，我的地也没有这么宽，我的周围也没有这么烦，……”

“哼，原来是一个个蛙主义者！”一只蛙说了这句，就不屑地跳开去了。

一个年长的，好心的蛙还谆谆地劝着它：

“天原是这么大，地也原是这么宽，社会原是大众组织起来的，……”

“谁说的呵？我偏不信，在我的立场上，由于我的主观，天不过是圆圆的一片，地也不过是圆圆的一片，我是在那里生活惯了，从来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句话，惹动了众怒，正要群起而攻之，那个年长的蛙急忙挺身而出，劝开了大家，然后和蔼地和它说：

“好吧，那就是你的天，只一跳就到你的地，你还是回

去吧。”

一经指引，它果真精神百倍地向那边跳去，年长的蛙才向大家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死它，要它自己跳进自己的坟墓去吧！”

雄 鸡 的 死 亡

每天，由于它的鸣叫，才驱走无边的黑夜，引来使大地重复光明的太阳。一些穷苦的人们，迅速地爬起来了，赶到温煦的阳光下工作着，极其辛苦地，换来了一天的温饱。

入晚，暗夜来了，他们又拖着疲乏的身体，走回自己的窠，把身心全交付给一夜的好梦。

虽然雄鸡每天把他们从梦中惊醒起，他们并不怨恨，因为他们要生活，不能永远在梦中的。

他们一直是和穷困搏斗，所以那只可怜的雄鸡，也是极其可怜地活下来，它是枯瘦得连保温的羽毛也因为和邻家的恶鸡争斗而不全了；可是他永远不忘它的职责，它总是引吭高鸣，为光明划开一条路，使它更快地，更完全地落到人间。

可是有一天，它没有声响了，于是那些穷苦的人们一直昏睡着。到饥饿使他们不得不抱着疼痛的肚子滚起来的时候，太阳又将西沉了。

这时他们才真的怀了痛切的愤恨，准备去惩罚那只失职

的雄鸡。庭院中不见，笼里也没有，走到路旁，才看到它是无声地倒在那里。它的躯体已经僵硬了，没有血，没有显明的伤痕；它 的 眼 睛是大张开的，显出它的死时也有过一番挣扎的。只是在颈下有一条小小的破口，还是没有血。

他们无法知道它的死因，也不忍分吃它的骨肉，虽然他们的肚子原是极饥饿的。还好心地把它埋在土里，要它也安静地躺在土地母亲的怀抱里。

可是他们，因为它的死亡，已经在昏睡中消磨了一个昼间。他们是极其悲伤的，约定在第二天的清晨哀悼那个忠实的伙伴。

他们的住处是那么荒凉，不但没有富贵人家，连人影子也不见：于是当哀悼的时候，为他们守门的是瞎了一只眼的老狗，檐前的麻雀，田鼠，青蛙，都成为他们荣誉的来宾。和它生前斗过的那只鸡也来了，虽然是仇敌，它也尊敬它生前的英勇，算是一个值得追念的对手。可是当着一个有黑嘴圈的黄鼠狼也出现了，却使一切人都奇怪起来。

黄鼠狼是很斯文地，有礼地向各 方 面 招呼，然后坐下来。它那滴溜溜的眼睛不断地转着，心里怀着一点鬼胎；但是它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在这场所出现，争取一些拥护它的群众。而且它还可以乘着这机会，看准了另一只鸡的行踪，然后在不备中又可以做为自己的一顿美餐。

性子暴躁的，早预备把它驱逐出去了；可是顾全大局的年老的人阻止了他们，说是留它在这里吧！看它要得出什么花样来。

哀悼会在悲痛中进行着，说明伙伴虽然死了，他们要另

外找一个伙伴做为他们忠实的引路人。话才说完，不晓得怎么一下，那个不速之客，已经仿佛很昂然的样子站在上面了。

它装出一副悲哀的面孔，紧紧地皱着那对三稜眉，亮亮嗓子，把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后装腔做势地说道：

"这是一件极大的不幸，呵呵，……伟大的同志死去了，呵呵……它是伟大的，总而言之它是伟大的，呵呵，……它给我们带来了太阳，太阳是多么好的东西呀，正好晒着我的屁股睡觉……"

轰轰的声音从四面响起来了，它却养成一份镇静的精神，面容不改地说下去：

"——对于工作我本来是努力的，我不分昼夜地努力，所以有时候，在日里，我也不得不睡了——"

可是下面轰轰的声音，还不曾停止：

"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工作上我们是极好的同志，我们是共存共荣的，……"

下面不但轰轰，连砖石也飞上来了，这时却有一阵弥天的臭气，每个都不得不背过身去掩了鼻子；当着他们再转过身去，那个黑嘴头会说话的家伙，已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于是麻雀和青蛙合唱一节哀悼的歌，由那一只鸡模仿它的音容叫了几声，可是总没有那么雄壮有生气，那么充满了阳光的意味。

狗

天下最忠于主子的动物，莫过于狗了。它们永远不忘记主子所丢给它的一根骨头；一见穷苦人，便能恶状相向，甚至于把那些人身上的破衣裳再撕咬得破碎些。而且当主子把手轻轻拍着它的头部，它就得意忘形地摇摆着身躯，幌动那根小尾巴，好像世上惟我独尊的样子。

主子自然满心欢喜这样的动物，穷苦人不过只能用棍棒打上一两下，聊泄胸头之愤；想致狗于死命的只有穿窬的盗贼而已。

可是最近不然了，倘然说人们是遭了流离颠沛之苦，狗却遭了大劫。

最初好像在一篇外国人的通信里，说是在××地方。因为空袭时群犬齐吠，颇有招致炸弹之险，所以把狗杀净了。那篇通信，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至于怎么样的杀法，还不曾明说，当时自己也不信，而且想起即使吠，也自然是忠于主子的表现，怎样能得来杀身之祸呢？

有一天，可真的被我遇见这“铁一般的事实”。那原是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动机大约也与上面所说的相同吧，执行的是两个全副武装的壮丁，后面还随了一个清洁夫，壮丁的步枪上装了刺刀，远远地看见路边一条狗卧着，便极勇敢地用冲锋的步子赶上前去，可怜那只狗，半声也没有叫出，就被结果了。刺刀拔出来，满是血，肚肠也流出来。舌头不知

从什么时候已经垂出来，咬在牙齿中间。这时那个清洁夫，就提了死狗的尾巴，一条鲜红的血痕便一直上了山。

这样一连几天，小镇上的狗仿佛被杀尽了。不知敌机再来的时候，还有没有狗的吠声？如果真的杀尽了，那就不知怎么样才能有下一代的狗？更无法猜想下一代的狗是否忠于主子的。

鸭 的 生 涯

自从写起人世百图来，原意是打算用这一支秃笔，描绘出人世间的形形相相，没有想到，近来颇有堕入魔道之险，因为一连几节，写的无非都是家禽野兽，看起来实与初衷相违。这真是莫可奈何的事，也许“人事”不易观察，“人话”也不容易说，故此才检些不能说话的畜生们，形容描写一番，即有异议，也无法驳斥，自家颇为逍遥自在也。但这总不免有些出世之嫌，时时想洗心革面，不再沉湎于魔道之中，才提起笔来，又写上这样的一个题目，不忍涂去，只得郑重自许，只此为度，下不为例了。

小鸭子原是极可爱，黑嘴，毛茸茸的，象一团乱黄绒被人丢在青草地上滚着，或是在静水的池面上浮着，虽也鸣叫，喳喳地并不惹人厌烦；可是长大起来便不然了，好像永远在用骄傲的眼睛望着世界，伸着一个长嘴的头部，总是保持端正的地位，走起路来摇摆着肥大的身子，又总是四平八稳地迈着方步，仿佛饱学之士的样子。但是一张开它那扁平

的长嘴，就有一股粗俗难耐的噪音发出。不能不引起人的厌烦了，它却不因为人的厌烦而闭起嘴来，总是不断地絮聒，一直到最后的时间为止。

实际上，它却贪得一分便宜，也许由于它那肥扁的身躯，也许由于脚掌间的蹼趾；于是它在陆上能跑（虽然跑得并不快），入水能浮。可上可下，可东可西；可左可右，可陆可水，无往而不利的样子。如果说驴曾经惊过野兽，那么不识鸭子的人，也必定以为它是万能的了。

这也不是虚妄的，陈皮鸭，八宝鸭，还有挂炉烤鸭，据说最残忍的是使鸭子在烧热的铁板上走，脚掌间的皮肉便贴在那上面，其味绝美。

总之，无论如何，为了人的口欲，它的死总是逃不掉的了。但是它可以说，为了大家的福利，我不得不牺牲自己。

父 亲 和 猪

隔着一堵薄墙，那几天的夜晚，总是被那衰老的病人的痛苦的呻吟所惊醒。于是就被扰着，再也不能安宁地睡了，墙是那么薄，仿佛那个病人就在我的耳根咳着。夹杂着迷糊的字句："唉唉，……我不得活了，……你们哪一个来看我一下呀！……"

稍远处，还有几个沉静的语声，他们极其冷静地商讨，大约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光身汉的弟弟。他们好像有多少事要安排，就一件一件有条不紊地商

量。

那正是冬天，离过年还有二十天，那个老病人果然两脚一蹬，死了。

于是他们极其安静地把他装进早就备好的棺木，趁早就把他埋掉了。

——什么都没有变异，只是他们的头上缠了一块白布的帕子，门楣上贴了蓝纸的丧联。

我的同住的友人和我感伤地说：

“唉，生活磨人，连哀恸也没有余裕来表示，还有比这个更使人伤心的么！”

那正是快过年的时候，他们真是很忙碌，不断地把存粮拿去卖，逢场就去，不管十里二十里。

有一天大清早（那正是过年前的五天），忽然一个哭声从远而近。那时候我们都睡着没有听清楚，在哭声中夹着什么话，接着就起来了更洪大的哭声，这一下震醒了我们，知道这是三个人的合奏。

“这阵子哪个还得死呀，哇哇哇！”

“我的活宝贝呀！……”

“怕是那个龟儿害死它呀！”

这哭声又由近而远，我已经完全清醒，我的友人也和我一样，他还正抽着一根烟。我故意望了他一眼，好像告诉他：他们在发泄他们哀恸的情感了。

我的友人却像一个深思的哲学家似地，一言不发，任那支啣在唇间的烟自燃，忽地他跳起来，披上衣服，趿着鞋，说着：

“我们到外边看看去！”

我们一齐走出去，在门口就看到一只死猪，那三个人还在抢着哭。

我觉得有点诧异，友人也如此。

也许是看见我们出去，有一点不好意思，哭声止住了。只是那个妇人还止不住抹泪，兄弟两个就很客气似地商讨起来了，哥哥说：

“这口猪儿，原来说是你的，该是你的。”

弟弟却把两个大眼珠子一翻，他那黝黑的肤色更明显地反衬着他那一双眼白。

“不得，不得，那一口才是我的！”

他说着，就把手向竹林中一指。

“这是一样的猪儿，有啥子分别么？”

“没有分别，为啥子死的就该我的。”

他又把他的小黑脑袋一摆。

“那一口是我的，别个不要想！”

这是那个妇人挺身而出，把眼泪抹了，大吼一声。

“算是你的呀？”那个黑小子把两只眼睛瞪得更大，“死猪也轮不到你的头上！”

这一句话惹出了是非，这三种力从三种不同的方向冲到一处，又是哭，又是喊，重复起来了。

我们又走进去，我又故意看着我的友人，他就说：

“这正是生活的压迫呵，否则他们不会这样急的。”

大　师

大师原来是以幽默出名的。惯于把大事化小，严肃化成嬉笑，有化无，希望天下一切事，都可以一笑了之，然后抽烟喝茶，故作潇洒，碰上机会销售“吾国与吾民”，让外国的老太太们，看着怪开心的。

自从抗战以来，仿佛也做了点事，其中最伟大的要算阖家大小，一口口从黄金国飞回来，宣称“齐赴国难”。

于是随处说话，登高致敬，一直到把一家人安顿在实验区的小洋房里。几声警报，却把他们惊上了天；既避暑，又避难，全家人又上了山。

真所谓“一人成仙，鸡犬同登”，每天总有那么一个苦工，从山脚抬上鸡呀鸭呀的。

有一天，敌机来丢炸弹，恰巧在他山下的屋旁有一块碎片，于是他冒着暑热，坐一乘滑杆下来，捧着那块碎片，在他的屋前照了一个微笑的照片，不等轿夫的汗淌干，他又匆匆忙忙地上了山。

我们想得到他会把那张相片送给黄金国的刊物上，制成铜版，刊露出来，注明“大作家×××，在残暴的敌机轰炸之下，幸免一死。……”

把这些事都完成之后，好像国难也算是赴过了，便又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这次他是静悄悄地，带领全家大小，又朝向黄金国飞去了。

从此舒适的生活又复包了他。

可是他还要表示他的一份爱国心，在一封通信里他说：“处抗战时期，而寄迹异地，是亦不可以已。不可以而已，不可已依然。”

在末了，还有这样的几句话：

“——性欲与战争之描写皆偏所谓写实主义方面，而所谓写实主义，偏重人间苦痛疾病死亡性欲方面，盖上次欧战以后之文风也。……”

这真是坐了性灵的椅子，不知所云地乱讲一通了；可是这也不便驳斥，因为这正是他的幽默！

引　子

原来还有那么一个呆念头，想靠“笔耕”度日，不曾想物价日高，生活日艰，我那崇高的心情不得不远走高飞了。米，卖到五十多，如果有一把力气，“耕田”也还要得，可惜逃难出来，家乡中的几十亩良田不得——也不能背在身上，那真是使我十分后悔的事。幸而我的生地有福，我那不响亮的语音给我一个绝好的天缘，我就一脚跨进了一爿国家金融机关，薪给虽不高，加上津贴，远非一个大学里穷教书的可比。而且随物价增长，真所谓“水涨船高”，从来不会犯愁，真可谓逍遥自在，好不快活煞人也！

但是几月以来，安居乐业的结果，并没有得着“心灵的愉快”。四顾前后左右的写字台上，都平放着白色无光的帐

簿；更使人受不了的，是一张张对着那帐簿的平板的脸呵！不喜，不怒，不哀，不乐，又满意，又不满意，有一天我偷偷带了一个小镜子，放在自己的面前，——呵，这一下可糟了，在里面照出来的也是那么一张无表情的长脸，要不是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我真要好好打自己两个嘴巴——那倒不一定是谴责，我却想仔细观察一下，挨了嘴巴之后的平板的脸，有什么变化没有？

自此，我才略略想到物质生活的满足并不能致人于幸福，缺乏精神生活也要使人变成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于是我想起来那时写时辍的“人世百图”，重新收拾起来，我诚心诚意愿意做一个“爱美的”“写家”，把路子放宽些，举凡一切人世上大大小小的事物，可爱的与可恨的，可尊敬的与可鄙视的，可喜与可哀的，……只要是我这一支秃笔能描摹于万一的，尽力为之，好在我不愁吃喝，不怕风雨，就此开场吧！

胞　衣

正是每个客人填满了肚子，有的咬着牙签，有的把眼睛空洞地望着，有的去搓揉桌布的一角，忽然有一个清脆的声音说：

“哼，他才养得好呢，都是听中医生王胡子的话，三五天吃一个胞衣，——”

“什么？”

“胞衣呵！——”那个清脆的声音仿佛不耐烦似地把声音提高一点说：“就是女人生孩子时候随着婴儿下来的。”

不知道谁打了一个大嗝，就像有一股酸气冲进我的喉咙，我的心中只是想着那黑红的一团血肉，差一点没有呕出来，胃里的酸水到喉头打一个圈又下去了。

可是那个清脆的声音还在那津津有味地说着：

“用清水漂几天就雪白细嫩的了，炖着吃，壮身体，补气血，有肺病的人最相宜。”

“平常人呢！”

不知道哪一个人还这么问一句。

“当然更好，再补没有了，……”

可是我的心中始终想着那是属于人体的一部，总是人的血肉所造成，我的心起着无比的厌恶，我的心胸好像整个翻了一个身，要不是尽力忍住，我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可是我却服膺他的理论，因为我想到：

“人原来是要吃人的，吃得愈多，就愈健壮，愈肥胖，愈不可一世！…………”

大 富 之 家

我在战争中的中国活了八年，我在战后陷于饥馑的中国中穿行了若干里，使我惊怪的不是那过着贫穷的，卑微的和虫子一样的生活的人民，却是那些大富之家。

想起大富之家，记起若干年前看到的一张影片，就是以

此为名，述说欧洲的叫做罗斯采尔德的一家犹太人。他们真是受尽人间的践踏，含辛茹苦，锱铢必较，终于成了大富之家的。他们，正如同一般人心中所想的犹太人一样，把钱看得比性命还要重；可是当着国家危急了（国家还说不上是他的，不过是他所托身的），他还肯把什么都牺牲，甚至于那比性命还重的最后一文钱。

可是我们的大富之家多半是在国家危难中成长的。他们原来是有一点钱的，一些投机家，买空卖空的，随时都准备遭遇破产的厄运；可是战争使他们的地位稳固了，使他们的口袋涨满了，使他们不必去投机，而机会自己投到他们的怀中来，米涨价了，他不担心，因为使米涨价的就是他们；敌机七日七夜的疲劳轰炸，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的防空洞的设备是完全的，防空指挥部有专线来通知他们敌机的情况，他们可以出来散步，消遣，就是在洞里，也有摆好的方桌，舒适的软椅，麻将也好，扑克也好，就是炸弹直中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除开八层钢筋水泥，还有十丈厚的青石；就是敌人过来了，若是他愿意走的话，西康和新疆早预备好了别墅；若是不愿意走，敌人也自会保护他们……凡是使大多数人悲苦的都使他们快乐，快乐还是空的，正是大多数人贫穷成就了他们的富有。

你看到那门前排列的汽车，你不会再抱怨那难行的山路；你看到那穿着整齐的家仆，你几乎不敢说你是一位来客；你看到那无数的房屋，你会想到为什么那些愚蠢的人竟会找不到一间房子？等到主人留你便饭了，那时你才觉得中国是伟大的，几年来你没有吃到的，一下你都吃到了，假使那

时候你提起青菜要多少钱一斤，米又涨了多少，那将是很寒伧的了。

等到你出了这富家的大门，你才又回到你所住的世界中，仿彿做了一场荒唐的繁华梦。可是那不是梦，汽车还象甲虫地伏在门前，辉煌的大门兀自闪着金光，隔墙传来的是无尽的欢笑，……

当着胜利来了，我来到另外一个大城。这时候中国在饥馑中，全世界在饥馑中，居民排着长长的行列等待买米，可是米呢，又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而我不知道由于怎样一份因缘，去到一家，那一家据说是金融世家，换一句话说，就是钱鬼子世家。他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城，所以他们的房屋不曾倾颓，庭园不曾荒芜，因为和敌人善意合作，所以他们没有一点损失，没有一个人死亡。

我走进那个大富之家了，（我不该说走，我是坐在朋友的汽车上，若是走，当门的豪仆早会挡住我了。）通过曲径，就是无垠的草地，草地上有两组网球，有无数的旁观者，穿白衣的侍者正象蝴蝶似地在绿草上飞，送着冷饮和三明治。右边是五座不同式样的大楼，每一座里都有人，淫逸的乐声穿出来，我想如果我的眼不短视，我该可以看见婆娑的舞影。再过去就是那在阳光下发亮的游泳池，水是从巨兽的阔口里吐出来的，人们就象爬虫似地在浅水中蠕动，每个人有一身好白肉。

我没有再走进去，我没有再停留，我厌恶地逃了出来，我又看见将要倾圮的房屋，发臭的水沟，褴褛的衣服，缺乏营养的苍黄的脸……

我想起这次战争把贫富的距离更拉远了，大富之家高踞在人类的尖顶上，——因为太尖，该是最不稳当的。

路

通到二里外的小镇上，原来是一条“大路”的，——这就是说由长方石板接起来，对面行人要擦肩而过的路，但是若干年来，人们走着这条平易的路，不曾感觉到它的窄小，也不曾感觉到它的狭崎；由于不断的践踏，路的中间还凹陷下去，有时，被水冲烂了，也许把一方石冲到崖下去，自有那修路，补桥的善士们，把一方墓石放倒，填补了那空隙，墓中的枯骨已经化成泥土，墓石上的字迹也磨平了；可是人们，还得着那份利便。

是的，我每天要走这条路，成串从山上担炭下来的人也要走这条路，逢场买卖的乡下人也要走这条路，……

在几个月前，小镇上忽然贴满了红绿的纸条。那是说到另外要建造起来的一条路，好象此路一成，上自国家，下自庶民，无不蒙受利益似的。果然，又过些日子，工人成群地来了，高的铲平，低的垫起，水田化成烂路，才生的农作物连根拔去，一个当地的矮胖子在旁监工，一面看住那些工人，一面也管住那些怒目而视的农人。

这条路始终也没有修成，（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片私人经营的轻便铁路，）可是原有的大路也被掩盖住了，晴天只是不平，到了阴天下雨，那就象一座滑油山，走过的人都免

不掉跌跌爬爬，嘴里自然也就扔出两句粗话。

但是人们并不该责备的，他们原需要一条康庄大道。

钓

路边，有一个池塘，到夏天还有一茎两茎荷叶，耕牛低下头去便可饮水，乡下女人惯于在池边的一方青石上捣衣，悠闲的雅士们在树荫下垂钓。

时时都遇见垂钓的人，想来鱼或者不少吧！他们也许求得一份养性的真味，那些无辜的生物却不得不钩嘴穿胸，终于刮去鳞甲，躺在油锅里受煎炙之罪。

记得看过一篇叫做《渔》的文章，那是表示那种涸小溪而渔的一点激愤，不过那还是牟利之徒，无知的乡民所作所为。可是高雅的钓者呢，用一点埋藏和钓的饵（那也多半是对农作有利的蚯蚓），引来无知的鱼，利用它的弱点，一口吞上，便再不得脱。于是钓者既养性，又饱口福；可是无知的鱼呵，从此就遭了粉身碎骨的大难！

可是钓者还自悠闲地坐在路边，鱼呢也还不断地上钩，我既非钓者又不是鱼，这番饶舌，不是没有着落了么？

禽 兽 们

大锣大钹震得我头脑昏胀，高音的唢呐声抓弄我的神

经，那些蓬首垢面的家伙们：在乡间乞雨酬神唱野台子戏的是他们，在茶馆里捏细了嗓子干嚎的是他们，如今他们应和着那原始的音乐在超度死者的亡魂了。

我既不能静坐，也睡不下去，这两天我被无端的愤慨搅得不安，那有不断的笑语，——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只有一具棺木陈在门首，——在第一天，她就是那么躺在往日她时常休憩的门前，烈阳在炙着，炎热薰着，她就是那样毫无遮盖的躺了一天。

死者是一个病弱的女人，还是年青的，不知怎么失了一步就嫁到这个家里来了，——虽然有一个亲爱的丈夫，上下却有三四个守寡的妯娌。她的才干被那阴森森的日子磨蚀尽了，她的精神忍受那见不到的蹂躏，为人所看到的只是那安逸愉快的日子；可是留给她自己的呢？

曾经想起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由那些多事的邻居们，不顾那些妯娌们的主张，送到医院去又救活了，可是她的神经遭受更大的损伤，她不说一句话，时常象一座石像似地站立或坐着。

那时她的那些亲属们就在面前和背后任意骂着了。可是她好象什么都不知道，她那过载的心再也不能担受一点损害了，她茫然地望着人，也看望眼前的天地；可是我设想一切在她的眼中早已不存在了。

这一次又是她自己跳下门前的那个水塘，那正是午后两三点钟，她忽然悄悄地走到门外去，她跳下去了，她那可怜的妹妹追过去，几乎要跪下去恳求那些恶仆们，要他们救起她来。一个说：“天黑得很，我看不到哪！”另一个会水的

却说水太冷，他不能下去，是的，平静的池塘漾着微波，一个生命在和死做着无望的挣扎！

又是一个邻人赶出来了，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吓昏了的妹妹！

“要他们快点扒池塘，把水放出去，……”

“是，是，你们快点扒吧。”

可是一个仆人就会这样地说：

“可惜得很，一塘的好鱼！”

在两小时之后那个池塘才扒开，水流出来了，那个瘦弱的身体伏在塘底，她那如生的面貌，不曾涨大一点的身体，说明她并没有喝进多少水。她的身体还是温的，可是说到请医生的时候，那个三嫂又毫不动情地说了！

“请医生也不中用了，白化钱！”

是的，一个人就是这样死了，抱了必死的决心的亡者，自然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到了，只使这些生存的人感到无由的激愤。

可是现在这些没有理性的家伙们，这些禽兽们却请来这一群东西成日成夜地来超度亡魂了。

在这烦躁的声音之中，只听见些微的啜泣——哭着的是她那个两天水浆不入的可怜的妹妹！

启 事 一 则

每天总是那十个呆板的数字在我们的眼下跳来跳去，难

怪要把一个人变成无趣的家伙。——对别人无趣，对自己也无趣的。可是为了使生活有趣些，我们真的努力过，就说早晨吧，照例要看报的，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实在要不了半小时就可以看完，就是几种不同的报纸，消息又都一致，于是我们只得在别的地位上搜求了，——结婚，死人，总要占去三分之一，游艺消息又有十分之一，滋补壮阳的药品广告又去了一些，买卖的告白总是很威武地摆在那里。在一个不使人注意的地位，我却看到这样的一则启事：

王××
高××道歉启事×××于二十八年冬派往宜昌招生，以素性昏庸，

赵××女士骗来××，并施以虐待，××女士由刺激过深，而曾自杀，兹乃将××夫妇深悔而遗憾者也。××女士婚后，××无知，复乘其夫病怀孕之际，迭次送函刺激，致抱忿而亡，××等深表忏悔，以安死者，且有以慰伊夫郑××同学，故特此道歉。”

不必说，那位赵××女士已经是“死者”了，她是美是丑，是高是矮，读报的人自然得不着一点印象，就是死去的时候有多少年纪，也弄不清楚，只是从这一则启事中看到她被人“骗”过，而且还受了“虐待”，由于“刺激过深”她曾“自杀”过，终于有了归宿，有了丈夫，还有一个将生的小生命在她的身内孕育。可是这时候呢，那个高××又来了，不用说，她是那个王××的合法太太，于是又迭次送函刺激

（函的内容该如何，我想聪明的读者该猜得出），结果那个苦命的女子，只得“抱忿而亡”了。于是这两夫妇遗憾之后，又忏悔一番，还“特此道歉”，既安死者，又慰生者。……

当时却惹怒了我，忘记我是在办公室里，就大声叫：

“刽子手，刽子手！”

随同着叫声，我把桌子一拍，结果茶杯落地，热水泼在地上，我环顾四面，那些脸像烫红了似的朝我看，不知不觉地，在我手里的那张报纸扯成粉碎，纷纷地也落在地上了。

耕　　牛

耕牛过着劳苦的一生，它吃的是草料，却帮助人类耕耘，使谷类茂盛地生长，喂养役使着它们的人，而且人们，从来没有感恩的心念，无时不在想着它的更大的用途——那双角，那皮毛，……那血淋淋的鲜肉，还可以使人们肚子更好，更肥硕。

屠户是人类中最肥硕的，腆着一个大布袋似的肚子，脸上冒着血一般的红光，他们多半穿着一件油亮的背心，血溅在那上面，油脂涂在那上面……

但是当生命还在它们的驱体之中，它们只是默默地劳作着，虽然它们是迂缓的，可是钢铁一般的土地，要在它们的拖曳之下才笑着样地开了花，于是种子撒上去了，肥料加上去了，从抽芽到结实，把那份喜悦和那份收获都交给了忘恩

的人类，——会使用尖刀的人们随时都想到杀戮。

“牛肉是对身体有益的。”

“那会使人气力增加。”

“那是合于卫生的。”

人们象蝇子一样地嗡嗡，想从人的立场上找出一切合理的原因。

牛只是默默地劳作着，为了人类的幸福。

以为是老爷们的胃口倒了，忽然贴了一张告示，说是不可屠宰耕牛。——不提防下边还有一个注解，说是年老的，重伤的残废的，目盲的在外。那就是说：辛苦了一辈子的也好，为工作而受伤的也好，总还不能算尽了它们的天职，除非把它们的血肉交付给我们的口腹之后。

跳　蚤

跳蚤却真的是传播鼠疫的家伙，它一向吸食人类的血液，当着一发觉有点痒或有点痛的时节，它早已一跳两窜的不见了。人类奈何它不得，所以当着鼠疫流行的时候，人们只得把袜子穿到裤脚的外面，做着消极的抵制，可是那也难保它不一跳两跳地落到颈项里——其实吮吸点血还是小事，把疫菌从老鼠的身上带了来，那才是使人惧怕的，在浮士德中的那个魔鬼梅非斯陀，曾经唱过了一个跳蚤歌：

“从前有一位国王，

畜着一颗大跳蚤
国王将这个东西，
如同儿子般爱好
……”

接着他又唱：

“蚤子现在穿上了，
大鹅毛绒衣和罩袍，
衣上并且有飘带，
十字章也不缺少。
蚤子立时做大臣，
有大星章在辉耀，
他的兄弟和姊妹，
也在朝庭做官僚。
宫中绅士和淑女，
都被蚤子所烦扰。
女士以及宫女们，
都被蚤子所刺咬。
而且不敢伤害它，
痒处也不敢去搔。
但若有蚤咬我们，
我们就把它杀掉！”

于是那合唱又重复了最后两句：

“但若有蚤咬我们，
我们就把它杀掉！”

说是能杀掉跳蚤，我想也是人类的一种夸大，因为它那么小，穷目力所不能见，它又跳得那么快，蹦得那么高，简直是无孔不入，实在很难得对付的。它既不是一个相打的对手，而且又依附在别的事物之上，攀得那么高不可及，微不可察，那可要人类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应付呢！

除开那天赋的本领，人为的地位之外，它也有高超的智慧。不是在马戏班子里，跳蚤戏也占一项，那么渺小东西，竟可以用细发做缰绳，拖拉起车来了。仿佛还有艺术的修养，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居然也能闻乐起舞，还象是懂得节拍。那时候看的人笑了，因为那个小动物竟能使他心旷神怡，而且那些一见了就使人发痒的东西，现在正吸着那个卖艺人的血。

但是这种种好感，毕竟是暂时的，想到由于它多少人都陷于死亡之中，即使算不得一个对手，人类也把无比愤恨放在它们身上，只是它们跳得那么高那么快，人类的眼睛和手实在是跟不上它们的。

鼠

因为鼠疫猖獗，老鼠就成为直接危害人类的公敌了，记得在一个省分里，照例把老鼠看成神的，不准打，更不准

毒，一看到老鼠搬家，还以为连福气也被带走了，所以老鼠更横行无忌，不但衣米食物，连小孩子的脚趾，大人的耳朵边都要啃，甚至于还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瞪着眼睛看人，——幸而那个省分还是在中国，如果飞过了海洋，那些勇猛的大汉和温柔的淑女怕终日要大呼小叫了！因为那些外国人，据说是不分男女老少，一般都怕老鼠的。

但是因为利害冲突，发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另一个省分，人类就不得不用严厉的方法来对付那狡猾的小动物了。用棒打死自然是最简单的办法，此外还把来路去路看好，如果是鼠穴，那就会用毒气薰，过后再用黄泥封住，否则的话，只填补住也就是了，到了这时候，市民已经死去许多了，死了人的区域拦阻起来，不但要施行彻底的消毒，还要实行隔离，走路人都得绕着走那些更小更污秽的巷子。那些没有死的市民们，忙着打针，还把袜子拉到裤子的外面，好象下雨天走路那样。

可是渐渐地，人又忘记了，虽然打针并不怎样痛，许多人也不情愿在皮肤上刺那么一下，过后更因为不愿意走那些稍远的一点小路；"不见得那么巧，会传到我的身上来，"一面已经把脚步踏到那洒满白灰的街路上了。

但这也还是因为损害不大，属于腺鼠疫的，若果是肺鼠疫呢，那就由空气中也可以传染，患者口鼻流血倒地死去，大约那该是最使人恐惧的黑死病了。

把疫疠传给人类，使人类趋于死亡，在鼠的那一面，也许是不情愿的吧？因为它们也同样地要大量死在这疫疠之中，有了病的老鼠，也要显得毫无生气，懒洋洋地东张一眼

西望一眼的，从这一路和人类结了冤仇自然也颇为茫然的，但是照例它要穿仓盗谷，偷油啃布，最可恨的还是把一些书的背脊啃光，在它是吃一点陈浆糊，人们可损害了宝贵的典籍。可是在这些不可恕的行为上，人类只是付给愤恨，一朝在厕坑里看到那拖着大尾巴肥壮身体的老鼠们，便显出了不得的讶异来——据说那个亡秦的丞相李斯，就由此悟到处人世的路，于是他就在不使人惊异的情况下为非作歹，终于把那个只传了一世又一点的秦朝坍了台。——不过那也该算是一桩好事，把嬴家天下倾倒，使万民更能舒畅地喘一口气。

可是老鼠却一直生存着，有时我也起过那个呆念头，想着科学揭示给我们的鼠的生殖率，一代一代地算下去，不久就很悲观地感到世界上的老鼠该比人类多了。——可是事实上却还不如此，人类一直还很多，老鼠也一直不能够超过人类的数目，可是比人类的势力大。

这该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不是么？

官　人

那官人把肥胖的身躯紧紧塞在那车厢里，兀自象一座小山般地在路上移动着，显得更加矮小的车夫不停地挪动着他那两条短腿，——那份重载推着它，坡度推着他，他的那份忠于主子的心推着他，于是就很容易使人想到好玩的蹬轮的小白耗子。这个车夫的矮小正好遮不住大老爷的视线，他的右眼笔直地有力地望着前面，左眼却斜着看天，天上是甚么

都没有的——原来他是一个斜眼的官人。要不是他那一把子年纪，他也会到医院里来一次新法割治；可是他想：人这么大了，闲了这许多年，差不多快躺到那定做的大棺材里，如今当道借重他那一把子的年纪，还是老翰林的头衔，出山也是不得已的，又何必管那些外表？而且他的眼斜得那么好，当年御前召见的时候把个皇帝都招笑了，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行不通的？

在他那向天看的左眼望不见的路边，却奔跑着一个比他年纪还要大些的老头，左臂挟着一个公事包，右手捧着一个很精致的磁罐，每逢听见坐在车上的人咳嗽，他必得赶上两三步，把那个磁罐送上去，等那官人懒洋洋地把痰吐在里面，他再把它接过来。这样一来，他的嘴更大张着了，白胡子落到口腔里，他不得不象马似地喷着气。可是他的主人没有看见他，因为该看到他的那一只眼睛恰好朝天，他的心中只想着他是那个年青力强的刘贵或是李顺，当年陪他读书，为他上树取鸟蛋，进京的时候为他挑行李，还带他去逛天桥。

"怎样，你要告老，这是什么话？连我还不老呢——"他记得那一次想不干了的时候，他曾这样大声申斥他，他很激动，所以眼睛瞪得很大，还是一只朝前，那一只好象盯住了屋角缀网的蜘蛛。"说老，你看看，天下不还是我们的，年青人有什么用，他们自己也明白，把我打倒了又把我拥护起来，我还不是为了忠于——"他本来想说"皇上"两个字，到底觉得有一点不方便，就象吐痰似地厌恶地喷出来："国家！"

"——我是做官的，当然得忠于国，你只配忠于我的

家，你忘记我怎样把你从小养起来的？”

这一说，老头只得含着两泡眼泪，抖着白胡子打了个千退下去了。从此他就不得不卖着他的老命为老爷奔跑。

恰巧一个上坡迎在前面，那车夫再怎么用力也不得不放慢了脚步，伏在车把中，头伸出去，四肢努力地拔着，这正好，给那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老头子一个喘息的机会——可是他还象一尾丢在岸上的鱼大张着嘴，这时候迎在眼前的只是那个土坡，老爷不必再那么费精神地瞪眼睛，于是他唏嘘着，想点不高不下的事，他想起从前他是被抬在肩上，后来又被牲口拖了走，再后来他就坐上那个什么看不见却能飞跑的车（他只接受这一件鬼子的文明），现在又说是节省汽油什么要他坐在人力车上了。这，这象什么，一点也不气派，要是没有挟皮包的当差，那连个官都不象了。车拖得很慢，又很稳，他看看那个挣扎的车夫，心里想："这真象一个——”可是再一想到，万一他失了一步，那不是连车带人都要倒滚下去了么？还是闭起眼睛来，不看也不好，仿佛坐在一块缓缓移行的云彩里。

等他再张开他的眼睛，原来那个坡已经爬上来了。那车夫仍旧迅速地移动着他那两条小腿，那老头又吁吁地跑着，他自己也就又瞪起眼睛来；——还是一只朝前，一只看天。

纨　绔　子

山河都翻了一个身，他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时候连一根头

发也没有乱，他那姣好油腻的脸，残留着昨夜的美梦，不知怎么样，这一夜就把他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了，——不，不陌生，还是坐在那辆从腊戌抢运回来的一九四一式的汽车里，还是穿着他那最时新的服装，袋里还是插着三支真空派克笔，而且路上，正有不少和他说同样的话的人，——他们都那么褴褛，一身都是尘土，小孩子哭着，大人也哭着。

他用脚尖踢了踢一个哭着的孩子，大声大气地说：

“侬为啥要哭？”

“逃难呵，把人逃煞哉！三日没吃物事！”

“格有啥关系，人总归要跑来跑去格，象侬个样子，真个一耐用处也没格！”

于是他从袋里取出一面明镜来，对着晨起的阳光梳理他的头发——那真是很光滑的，就是连他的身上也没有一点土珠。可是转眼看到他的车子，他就不得不绉起他那美丽的眉头，高声把伏在轮盘以上的人喊醒！

“阿二，阿二，车上啥地方来格许多灰尘？”

“少爷，侬弗晓得，昨夜跑了交关路，路面又坏极了，我耽心敌人会追上来！”

“大惊小怪，有啥好怕？——好了，这是啥地方？”

“××，少爷！”

“呵，到了××省了？想不到，想不到，肚内邪气空，啥地方好吃物事？”

“格面就是一爿店，作兴蛮好格。”

“侬等拉，弗要跑，阿拉进去看看。”

于是在那家才把布幌子挑出去的小饮食店里，走进这位

大少爷来了，也许他是晕眩了，他在那小房子的中央转了几个身，然后才象跌落似地坐在一张竹凳上，可是他的眼睛一落在门前那些蓬首垢面的难民身上，他就厌恶地吐了一口痰，换了一个坐位，把后背朝着那些讨厌的人们。那个跑堂的用生硬的国语，胆小地向他说着，可是他没有听，极不耐烦地大声邪许着。

“快点，快点，侬阿是死人！阿拉要吃甜个，侬有啥甜物事，快点弄出来！”

那个堂倌茫然地站在那里，过后，他就觉得很聪明地到里面捧着一盘冒着热气的面点来。

他真是饿了，一下子，就抓起一个送到嘴里，他的嘴才动了两三下，就半张着停止了，然后他的脸上就显出一种要死的神情，好象吞了毒药似地，他的眼睛大睁着；他又咳了一下，终于忍不住了，把手中的半个远远地丢开，嘴就象吐粪似地把咬烂了的点心吐在桌上。

“侬为啥道理，阿拉、关照侬要甜格，侬为啥要把我咸格，格哪能吃法！”

那堂倌还只是茫然地望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是做什么好，——他根本还没有清楚为什么他会发起脾气！

凭他的猜想，以为或者他嫌这些太冷；就勤快地又赶到里面捧出一盘茶，这下子，他可真忍不住了，说起来，象一只狗似地露齿咆哮着：

“侬个死人，侬听弗懂我格闲话？”

那个堂倌还是不懂，可是从那气势上看，他小心地摇着头。

“侬为啥弗懂，真奇怪！阿拉生来就讲格种闲话，没人听弗懂格，我看侬是故意。”

那个堂倌简直不知道怎么好了，只好捧着那盘冒热气的点心，呆呆地站在那里。于是我们的大少爷，从袋里面掏出一张钞票，朝地下一丢，就悻悻地走出去，他的嘴还不停地咕噜着；

“猪猡，猪猡……”

在他的眼睛里，人都是猪猡，就是那些和他说同样话蹲在门旁街边的也是一样。他用手杖用脚尖把那些妨碍他走路的全都踢开打开，而后就又安稳地坐在那部象一只爬行的乌龟汽车里了，那个车夫讨好地问他一声；

“少爷，侬吃得阿好？”

他就十分嫌恶地说：

“弗要问，弗要问，开到重庆去，格地方登弗来，”车卷着烟尘冒着汽走了，只有他最后从窗口吐出来的一口痰，遗留在马路的边上。

年

年，年，又是年，这是涂抹不掉的，深刻在老百姓心上的年，老百姓是任性的，从前是被捺住了，不许过，现在是连捺的人也忙起来了，大家一齐过新年。

人忙着，忙着买，忙着卖；天也忙着，忙着下雨，这许多天一直淅淅零零地不断，可是还浇不熄人们过年的火性，

猪也忙着，忙着去死，——不是情愿的，是被人类捆倒去杀的，这样，就有了不平的悲哀的鸣叫。

鸣叫是不好的，并不是怕引动人类的恻隐之心，一来怕上捐，二来怕那些买主赶到门上来。是的，猪肉不容易买，大家都赶着去，连那“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圣人之徒，也是仓忙地在雨中奔波，想分到半斤八两的，用耳朵，用鼻子，在泥泞中东找西寻，还是什么也没有弄到。就要在雨中踱着方步回来了。

近处却起了钢琴的乐音，还有男女的合唱，在静雨中显得更嘹亮。那女高音像缺油的车轴吱吱扭扭的在人的神经上搔；那男低音，胆怯地用那粗哑，破沙锅的嗓音随着。那钢琴就像不听话的孩子在楼板上乱跳一般，东东当当，又像不熟练的铁匠把铁锤向人们的脑袋上乱敲，那位圣人之徒忽然踱到我的房里来，才推开门，就怔住了，木偶般地站在那里谛听，随后突然地问我：

“你听见没有？”

“什么？”

“猪叫！”

“不是，——”我肯定地说：“明明那家从香港来的归侨在弹琴唱歌。”

“不，也有猪叫，你听，你听——”

我本是虚心的，就遵命静听，果然在歌声之中还有猪的哀鸣，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很佩服他们，实在比这些在内地生长的老百姓聪明。

“好了，”那位圣人之徒得意地笑着，“还是我听得

准，他们在杀猪，我们既有邻谊，当然可以分到两斤，我是无肉不饱的，何况年尾？”

“算了吧，他如果想分给你，也不必费这么大的苦心，来这一段人猪的合唱了。”

“不是，不是，夫子陈蔡绝粮，还弦歌不辍；他们杀的是猪，自可作乐消遣。说不定他们这是替猪念一段外国的往生咒，是不是，外国也有神，也有地狱也有往生咒？”

“我没有那么大的学问，我不懂。”

可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又抢着跑出去了，这时候，乐声停止了，又起来那个女人神经质的高声的亢笑。那是我一听到就头痛的笑声，要每个人的神经打抖，毛孔收缩，恨不得有地缝也钻进去的笑声。每天她都要笑的，她一笑起来我们就说是受难的时节到了，在她，今天好像是特别起兴，笑声格外大而持久。一阵杂乱脚步声音之后，那位圣人之徒乱步地跑回来了，我知道他受不住的。

“糟糕，糟糕，她又笑！”

我忍住我的痛苦，故意问他：

“你买到肉么？”

“什么，什么，……”

他睁大了眼睛两手塞着耳朵这样问着，我知道他听不见，也就不和他说了。

在那笑声之中，我却听见猪的咻咻的喘息，这我才了解为什么今天她笑得这么长，这么有兴致。可是她的气力到底比不上猪，而且猪是发着最后的声音，所以她的笑还是先停了。这时候“圣人之徒”也放下了双手，他好像猜出来的，

我知道他不过是掩耳盗铃，要听的听，不听的就算没有听见，这次却是我告诉他：

“猪还在喘呢！”

他却皱皱眉头，仿佛对于猪已经没有兴趣了，从袖口倒出来一卷他父亲的遗诗，倒在我的床上大声吟哦起来了。

这却是我个人的受难，他的音调正像哭着念经，每天我一听到这声音，立刻就站起来到外边去的，今天却下着雨，又是人们忙着过年的日子，我知道无处可去，只得忍耐地坐在那里。可是那声音实在使我受不住，引起我说不出是喜是悲的情思，我就好意地和他商量：

“对不起，老兄，老兄，……”

我叫了许久，他才愕然地意识到我是在叫他，虽然不发大声，还是摇头幌脑的哼哼唧唧。

“这最好，这最好，何必要那么大的声音？你不觉得伤气？”

“呵，啊，……”他好像并没有听懂我的话，又跟着说：“诗若是不高声吟诵如同吃好菜嘴不响一样，食而不知其味，——”

“不过，老兄，你的味一大，我的味就小了。”

“那，那，……”

他说不出什么来，又把眼盯在书上，过了两三分钟，他又大声吟诵起来，我就不得不走出去。因为我一直知道和这些圣人之徒是有理也讲不清的。

我跨到楼下，在那间堆积什物的小房子里看到滚出来的香烟，原来是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敲着木鱼念经，迎门伏着一

堆，不断地叩首祷拜。我被这新奇的景象吸住了，停下脚，等着那伏着的一堆站起来，我才看到原来是我们那位有钱的房东。他看见我，赶上来和我说出他请了一位高道，禳解一些凶险，原来他近来觉得："他们都想害我，用魔法镇我，我每天夜里都出一身汗，好像打过一场架似的……"

我也没有话可说，雨天又走不出去，只得又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里边是静悄悄的，那位圣人之徒只保持开卷的姿式，已经扯起平匀的鼾声了，我坐下去，天也渐渐地黑下来了。

远远近近响起鞭炮的声音，为人们加重了威风来度这新年。可是当着天又亮起来的时候，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像死去一般。

真像死了的，连店铺把门板都关起来，雨还在落着，添加一份凄清，到黄昏的时候，穿着单薄衣裳的警察搥打每一家的门，有人应着之后就大声隔门传话要他们把国旗扯出来。原来这不是年，这是"庆祝平等新约节！"

父 子 俩

"你看，你看，我有儿子了，我们十年不见，我的儿子就恰巧十岁，不多不少。哈哈哈，我的儿子是由我自己教育的，我用的是天才教育法，明年就可以考大学，读大学用不了多少钱，我连留学费用都给他存起来了。自从他生下的时候存起——"

我的老朋友说得那么热心，使他那上宽下尖的脸显得非常灵活，满头的汗都顺路淌到下颏上。他只要用手掌抓一把，就把汗水都拭去了。在他那得意的谈话中，我不得不打断他，因为这几年战争，把纸币打得不值钱了，我很担心他为他儿子所存的留学费用已经不足半年的小学用度，我就老老实实地说：

"那你存的钱，怎么能够呢？"

"唉，你真是书呆子，谁存钱呵？我存的是实物。不断地存进抛出，一点问题也没有。最近我可存了点款子，在美金外汇从二十升到二千二十之前夕，我给他请准了二千，老兄，你想，这还会上当么？"

经他这一番解释，我觉得自已的过虑实在是多余而不切实的。我只得又放出了呆相，静静地听他说下去：

"——凡事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才可以一步一步做去，有条不紊。我做学问，经营事业，对自己，管理妻子，教育儿子都如此。我要科学化，合理化——"忽然他放开喉咙朝后面叫！"小狗子，小狗子！"

看到我为这个名字有一点惊讶，就赶紧加以解说：

"这是先母的意思，取一个吉利，好养得大，这是本乡的土俗。"

那个叫小狗子的并没有听到他的叫唤就跳出来，这好像惹怒了他，他进去寻找，才一分钟，果然跳进一个来，就好像经过一番魔术，把我的朋友给缩小了，同样是三角脸，下垂的眉梢，又哭又笑的面容，可是他不认识我，转身就向回跑，和我的朋友撞上了，这才使我放了心，他们的确是两

个，不是说他是他的儿子的放大，就只好说他的儿子是他的缩小了。

“跑什么，傻瓜，还不给×叔叔鞠躬。”

他来到我的面前，把头低下去，再扬起来。我看到他们连眼角的皱纹都是相同的，我简直忍不住笑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欣赏我的儿子，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来告诉×叔叔，将来你长大了做什么？”

“我想做一个大人物，像爸爸一样。”

“为什么呢？”

“为了我下一代的幸福。”

当这个孩子说到下一代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显出一副更小的人形，我想果真有那天，三代都站在我的面前，那才真是一幅更有趣的图画呢！

可是当我正遐想的时节，我的朋友好心地提出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真是好久没有见面了，我愿意我们能多谈一下——”

“嗯，嗯，……”

“就留在我这里吃便饭吧。”

“那何必呢？”我这样谦让着，可是一想到要我走出他的家，准保一小时之内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因为他的住处在群山中，我费了许久时候才找到的。“那么，那么，也好，可是请千万不必麻烦。”

“也没有什么可麻烦的，我早和内人有约定，凡是我的客人来吃饭，她就只好牺牲一顿，因为我是要陪客人的，我

的儿子正在发育期间，不能影响他的身体，该把饭让给客人的只有她了。——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她的客人，那么只有我来让了。你看，是不是既科学又合理？”

“怎么，怎么，我没有想到。”

这种慷慨的行径倒使我吃惊了，我赶紧站起来，我想我不该这样自私又这样残忍，因为我的到来，竟使一个人饿一顿饭。

“我们一直过的有规律的生活，又住在山里，处处不方便，我们习惯了这种牺牲精神，你倒不必过意不去，让我们再多谈谈吧。”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谈的，他想留我的举动恰使我要快些离开他，使他们一家人得以安心，因为我早已看到那一大一小的两双眼睛灼灼地望着我，在门窗后，我仿佛又看到一双女人的眼睛殷殷地望着我。

“不，我一定要回去了，”我先只这么说一句，过后当他送我出来的时候，我像心有未甘似地边走边说着：“我住在一个好心的朋友那里，他算定我要回去的，他一定等我吃饭，如果我打扰了你们，使你的太太牺牲了她的一顿，我的朋友也会饿着肚子等我，何苦因为我一个人的关系，使世上多出两个饿肚子的人呢？我想还是我走的好，如果为我这个闯入者，一切都很好的。”

显然我的话很中听，他们父子俩一齐送我出来，那个儿子生怕我走得慢，他老早就赶在我的前面。

在分别的时候，我们相对鞠躬，当我抬起头来，我看到他们才抬起来的头，他们笑着（可惜嘴角都有点向下挂），

加上向下的眉毛，忽然使我想起这父子俩不是在笑，在哭着呢！

献给大神的人们

我自己虽然不信宗教，可是我敬重那些献身给信仰的人，为了一个理想，牺牲自己，这总是勇士的行径，我钦佩他们能全然忘情于世俗的名利，可是我不同意他们所走的路向。所以我不反对人类中存在着这样的人，我却不愿意人类都走向这条路。

在历史上，他们虽然有一些事件使我忿恼，可是使我最不能忍的是当我从杜斯退益夫斯基传中看到那个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修道院长，拒绝了作家的遗体埋到他们寺院的墓场中，那本是遵从作者的遗嘱，他愿意埋在涅克拉索夫的身边。不属于这个世界，不看重作者生前的声誉，只看重了钱，这是最好的讽刺，伪善者的现身说法。

但是这些也过去了，他们不知道是如愿地升了天或是落在地狱中，总之在人的世界中，他们是早已不存在了。当然也还有的，一面不属于这个世界，一面更热中这个世界，甚至于说为了避免将来更残酷的战争，祷求战争立刻就来。这正如同那个死去了的刽子手希特勒的说法，为了人道，他才用最凶残的武器，以便战争早日结束。但是在张天师也可招摇过市、报纸上还刊登玉照的此时此地，这也只好算是那个主教的自由。他可以信口开河，也许有的人还以为他的话中听

呢！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言行不足以动人的人——那许许多多眼望着天，而生根在地下的圣徒之一。他是穿了阴森森的黑袍和我相见的，他的年纪并不大，可是满脸严霜。那正是夏天，我的汗都不流了，还打了一个寒噤。我不必问他的姓名或是请教他的职业，我知道他是站在天和人中间的，我只觉得我的渺小，还有我那说不出也想不到的罪恶。我猜想我是有罪恶的，可是一时我说不出来。

我们虽然见了面，他并不看我，只有我看他的份。他的嘴好象也不是用来说话的，紧闭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有什么跑出来的。别人叫他father①，我想我不必叫。我的father不是他，而且我也用不着这样称呼他。他没有话，我也不会说话，尽管初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是很快就分开了。

在敬佩他之余，我的心中也想到：可惜一条有为的汉子，何苦把自己套在外国袈裟里，把生命弄成一个不死不活？除开耗费粮食和做不必要的祷告之外，他该好好做点事。

那也许是我们的缘分，没有过一个星期，我们又相见了。我原来是赶路的，可是战时交通的一切困难都降落在我的身上，几乎没有一个宿站我不休息两晚的。在相近C省的一个小镇上，我在一井简陋的旅舍停下来，当我吃过晚饭正要入睡的时候，隔壁忽然起了喧嚣的人声！有男人，有女

---

① 英文：可解作父亲，亦可解为神父。

人，接着女人的下流歌唱刺耳地响着，使我感到入晚的郁热更不耐烦了。

歌声才停，就响起了男人的爆炸般的喝采。有个男人的声音更高，揉合着笑和欢呼，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似的，同时不停地把手掌在光腿上拍击着。

起先我是愤怒的，可是当我转身向壁，顺着从缝隙透过来的灯光望过去，我顿时惊住了。我记得该是他，可是我以为不该是他。自然，他的黑袍早已不见了，他穿着短裤和香港衫，左手腕上一只新手表，眼睛上架了一副浅绿色的眼镜，当他笑着的时节，从他那大张着的嘴里像毒雾似地喷着唾沫星子。

我知道我是睡不成了，我的好奇心又鼓舞着我，我这么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竟自起了去拜会他的念头。我翻身起来，穿上衬衫，拉开门，一下就站在隔壁的大开的门前。声音一时都停住了，我就说：

“您是×神父——”

“噢，×先生，我们五天前见过面。”

我想不到他是那么活泼，简直是跳起来和我握手。

“我还当您不记得我，当时您好像没有拿眼睛看我。”

“不，我们是用灵魂看人的人，看了之后，就永远也不会忘记，——呵呵，我想不到您才走到这里，我还当您早已到了F省。”

“我简直烦死了，赶不上直达车，每天至少多停一天，——您怎么也走这条路？”

“我，我还不是找点生活！”他坦然地说着倒使我这个

脸皮薄的人感到有点忸怩了。

"您是行商？"我好像不敢说出口似的，小声地嗫嚅着。

"是呀，可是我还是本着济世救人的教义，我的货品就在那里。"

他说着，朝墙角那里呶呶嘴，那里放着一只三十六寸的皮箱。

"不多呀！"

"也不少，值百八十万，都是西药，阿的平，扑疟母星，大健凰，药特灵，灭疥，还有六〇六，"他怀疑了一下才说出了，接着又加以解释："六〇六是治虐疾的特效药，他治回归热。"

我对于商业原来没有一点趣味，当时我的身体还健康，对于药品也不发生兴趣。看他那么有办法的样子，我倒想起来要他帮我弄车子。他听到我的话，毫不犹豫地答应我了。

"那没有问题，包在我的身上好了。明天早晨车站见，我给你找一部到C城直达的车，免得换来换去。"

"那我真该感谢你了。"

"不要说这些话，我的天职是帮助人的，为人类减少痛苦的。"

他还像老朋友似地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三下，使我的心顿时像有了可靠的着落。

我怀着这满足了的心，向他告辞了。略略把行李整顿一下，就又睡在床上。尽管隔壁又起猥亵的、歇斯的里亚的尖笑，好像因为那是出之我相识的人，而他又那么好心地答应

我，要我明天就可以成行，我也就不再为那声音所扰，很快地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很不巧，天下着雨。隔壁没有一点声音，我耽心他们早已走了。我就赶紧洗了脸，算了房帐，提了行李，冒着雨走向车站。在路上，我的心就盘算着怎样向他说抱歉的话，可是到了车站，我并没有看到他。时间不早不晚，正是客人起始忙碌的时候，为了方便，我只好把行李放在污泥上，东张西望，想找到我的“救主”。可是没有他的影子，一辆客车，又是一辆货车，开走了，我的心也起始忙乱起来。雨水和汗水混流着，我不愿揩拭，实在是我也顾不得了。

突然我看见他了，他是坐在一辆货车顶上，好像在半天空。我朝他奔了去，他微笑着向我招手，只是向我告别。我追赶，可是汽车比我快得多，终于我放弃了一切希望，收了脚，望着他坐的汽车和人渐渐地在我眼睛里变小了，最后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既不能责备，又不能咒骂，因为他想来帮我的忙，原是出于他的一番好心。他骗了我，原是他的职业。

猴　子

在报上的市民之声中有一封来信，说是在某弄堂有一个说是从重庆来的人，带了一只重庆来的猴子，每天放出门外，嘘声咬人，追得小孩跌跌爬爬，偶而有胆壮的还击一下，那畜生的主人就要加以痛打，还要说：“我是重庆来

的，谁再多话，就送你们到法院去关几年！”

重庆来的人有说不出的威风，想不到重庆来的畜生也有说不出的狠处！

畜生的威风当然是靠人的，人又靠什么呢？若说是从重庆来的这一点，像我们许多人就不足为例，因为重庆上海对我们都是一样，多住些日子，还会感觉到后者不如前者。别人也许并不这样，只靠重庆来的这个头衔，就是衣食住行，无不齐备，甚至于连畜生也都能依势凌人，可见它还是有不可埋没的功绩的。

做为畜生的猴子，本身也自有它的智慧，和人有最大的差别的，就是它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不管它经过怎样的训练，它也不会说人话，只是啾啾地叫着。有了人的智慧，而说不出人话来，猴子自己怕也颇感难过的。如果想得更深，也会引起悲哀，因为无论怎么样也只是猴子，不会攀到人的中间。尽管它有利爪，它能攀援如飞，它也算不得人。记得在福建有一种最名贵的茶，叫做“猴子采”，因为茶树生在峭岩绝壁，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上去，所以只得借重猴子，猴子听从人的指挥，把茶叶取下来了，可是一切焙制，将来的饮用，那全都是人类的事，完全与猴子无关了。猴子模拟人的吃烟还看见过的，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猴子能正襟危坐，端着一个茶杯品茗的。猴子原来是长于模仿的，尤其是模仿人，可见想做人的心非常之切，可是他究竟不是人，虽然也用两脚走路，——甚至于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现在说这样的话，应该没有罪过了，不像达尔文的时代，这么一说，把教士嘴里上帝七天造人说打破了，慌了手脚，先把达尔文驱逐

出教会再说。）

除开没有语言文字之外，它不如人的，怕是它不能安静。若不是两只红眼睛一闭，睡觉了，他总是手脚乱动，一时也不得安宁，假使戴了官帽，那就更不知道怎么是好了，那简直连手脚都没有放处，仿佛要升天的样子。世界尽管荒唐，猴子做官还只是见之于虚构的小说“西游记”，孙猴子一做了官，因为它发挥它那用不尽的精力，就把天宫搅得天翻地覆。后来总算归入正道，历尽千辛万苦，去保那御用的瘟和尚去取经。几次要发猴性，都被那头箍给制住了。正如同那个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受制于那块不大不小的轮癣。经取来了，证了正果，不过成为一尊菩萨，我想对于猴子，要他整天动也不动守在那里，这是比什么都严重的惩罚，最深刻的悲哀。

猴子也不是没有悲哀的，因为智慧比较差了一着，免不得要受制于人；不止被戏耍还要被做牺牲，置身刀俎之间。一个在南洋住过的朋友曾经看到一只烫了的猴子躺在水盆里，毛已经剃去，恰像一个可爱的肥胖的婴孩，他就连饭也吃不下告辞了。可是这究竟是少数，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连人肉都可以吃的，何况猴子呢？吃虽吃，礼仍然是不可忽略的，据说是最考究的吃法是把猴子带上来，向所有的客人行过礼，于是在一旁剃光了头毛，便把头伸进特装的桌子里，引颈待敲。因为有智慧，又有情感，免不掉知道大难已至，扑簌簌地落下泪来。那高贵的客人们，当然不会被猴子的眼泪所打动，他们是向来吃人的，照样无动于衷地用银锤在光头上敲击，等到血浆和脑花齐流，然后再用金匙一勺一勺地舀着

吃，我不知道被敲破了脑袋的猴子是否还活着，更不知道它是否还有那么大的耐性不发一声，因为我连旁观者都不是，不过是听人说而已。我相信人类的残忍，我却不相信猴子会那么愚蠢和顺从，因为那是对它本身和身后是全然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事。

那个姓苟的

曾经有人说："站着做人，爬着做狗，……"

我虽然常看见他站着，可是总觉得他象是惯于爬着的，再加上他那无肉的两腮——这也多少形成了他的尖嘴。他那一双手，照例是夹着，半举着，最可怕的还是那一双炯炯发光的小眼睛，无论看到什么总是搜索一番，上下左右，骨碌碌地乱转，同时他的尖鼻子咻咻地嗅着，好像他永远是丢了东西的失主，而你不幸正是那个他所寻找的小偷。

恰巧他又姓苟，不过是"苟且偷生"的苟，你看，他就从那边远远地走来了。

不错，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不像是他的太太，等下你就该明白了。

"久违，久违，幸会，幸会！"他的闷鼻子发出嗡嗡之声，接着他就指着跟随他的人说："这是我的秘书，也是我的学生，——"稍稍放低了点声音说："他的思想很前进的。"

我抬眼观着，见到一个比他还矮小的人，戴了一副大眼

镜，满脸菜色，身子伛偻着，原来两手捧定了他那大皮包。看得出分量极重，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宝贝！

“怎么样，到舍下谈谈如何？”

“太远了，下次再来专诚拜访。”

“一点不远，就是那座房子——”

他用手一指，我猛可地一惊，为了他指的是一座大洋房。他仿佛看出点什么，就加以解释：

“我住在一个资本家的家里，他们剥削了人民，自然可以供养我们，我们是剥削剥削阶级，走，去坐坐。”

我欲逃不能，欲去不愿，可是他在前用手一提，他的秘书连同那个大皮包在后一推，我就做不了主，被簇拥到他所要我去的地方。

那真是个富丽堂皇的所在，有门房，有草地，有排松，有前厅，有说话都有回音的大客厅，我就是被推到那里的。我坐在那里，仿佛椅子太大了，可是他虽然比我还小，却提高了嗓音，使人觉得威武非凡。

“对于老兄我一向非常佩服，因为和我的意见差不多，今天我们受压迫，有一天我们总会得意的，”他说着，咽下一口唾沫，“其实最近当局还请我负责××省政，我不想接受，我永远不忘记我是代表人民大众的……”

他那滔滔不绝的谈吐淹没了我，（这我稍稍夸张了一点，只是他的唾沫星子象细雨般地撒来，）只是最后的那一句话使我记起十九年前他硬派我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而那时他就是代表人民大众的。

我还象呆子一般地坐在那里。

“来人呀，来人呀！”他大声喊叫。

许久都没有人来，他的声音也愈高，在呼喊的中间，他也没有忘记他的秘书，照样象申斥般地夹着叫：

“怎么不去倒茶？——”

那个可怜的秘书懒洋洋地站起来，他象连珠炮的话语催促他：

“秘书，秘书还不是帮我做事的？再说，古书有云：‘有事弟子服其劳’怎么样也逃不脱你的责任呵！这些青年人，半瓶子醋，时代既赶不上，旧的又没有，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就是一条狗——”他顿了顿，好像引起他一点联想，终于又接下去：“我也能把他训练成一个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大人物！就是赶不上我，也差不多了。”他得意地一笑，忽然听见门声响处，一个老头子，踉跄般赶进来，他才又转成怒冲冲的样子，把下颏向后一拉，脸长了一寸：

“怎么连一点规矩也不懂，客人来了，不知道伺候在外边，死到哪里去了？”

“我是看门的，苟老爷——”

“什么老爷，封建思想，叫我先生，你不听见过么，大人物都称呼先生的。”

“是，先生，我是看门的，侍候客厅的去接小少爷了——”

“我不管你们那些闲事，吩咐预备饭！”还没有等我张口，他就朝我说，“不必客气，没有什么好吃的，粗茶淡饭。”

我再三婉辞，最后几乎是恳求了，可是他却接着说：

“你看你的脸色，证明营养不足，你要吃点好的，营养营养才是。他们也做不出好菜，调味和文化有关，这家人教育水准低，什么都谈不上，不过原料还好，各种维他命都不缺，是我最近才根据科学方法给他们拟好菜单的，譬如我们用脑子的，每天至少要吃半斤肉。——”

“不，谢谢你，营养一顿也没有用，我还有事，我还有事……”

我再也忍不住了，拔脚就逃，还没有等他来得及，我已经又逃到门外了。

从此，我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立刻躲开，还是他先前说得对，他代表一种人，我代表另一种人，我们中间本来没有同样的是非。如果他真的代表人民大众，那么我也只好如他所说的是代表资本家了。而我们这些资本家，只用可怜的血肉当资本，他却站在人民的头顶上，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果然，过了一年我看到他，他成为“社会贤达；”再过半年，他成为一部之长。我们的对立，也愈来愈尖锐了。

他再见到我，只是皮笑肉不笑地用闷鼻子哼两声，从我的身边得意地摇着尾巴溜过去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

俑的复活

朋友某，有一腔热血，原来是一位摆在什么环境中都使人信任的汉子，胜利之后，突然杜门谢客，终日与俑为伍，

在他那终年不见阳光的小书斋中，墙上，壁角，橱里橱外，书上，地上，……凡是可以放点什么的，无非都是先后出土的俑，有香客，有舞女，有执戈之士，有骆驼，有马，有牛车，有房屋的雏形，还有一些有人形而长了禽兽头脑的衣冠楚楚者，……本来就不是活人，又埋在土中若干年，阴森之气，在在逼人，要不是一瓶大红花插在那里，那小房子简直像大坟墓哩。

有一天，他突然郑重地和我说："昨夜一梦甚怪，我梦到这些俑都活了，随在我的身后走上楼来，……"

"是真的么？"

"你真呆，我原说是一场梦。"

"喜欢做梦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也不见得不是真事，我仿佛就看到他们真的复活了，长袖善舞的参加竞选，番客当顾问团，人身禽兽面者在各层社会中一展所长，生前执武器的，此时此地，正大受欢迎，入京觐见，供献良策，妄想非非呢。"

"是么？"他反倒问我，"是真的么！"

"谁说不是，他们在土中躺了那许多年，还自以为是的呢。他们忽略了历史前进的意义，或者相信历史只是一个圈子，到他们复活时恰好正逢其时，于是又把那些不入时的谰调说上一通。——"

"什么谰调，可得闻欤？"

"还不是那一套。有的不忘他那生前赫赫的威势，有的还记得跪在他面前索索抖的善良的人民，有的还想着登高一呼便可集合的五十万子弟兵，而且口口声声不忘父老子弟，好像那些好人民真是对他们有什么感情来着。"

“难道没有么？”

“谁说有来着？你不信找一个人问问，看哪一个人会说他们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生前没有一个不是活在人民的头顶上，他们从来不把人民当人看待，他们制造法律，他们滥发钞票，他们拿人民的脑袋当东瓜砍，他们出来的时候黄沙铺地，他们的衙门周围三丈以内若是有人误走 判 定 要罚跪的……只要看这许多年人民在敌人下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这些人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就可以知道了，他们还有脸自诩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真是不害羞哩！”

“这不是害羞不害羞的事——”

“这简直是不要脸！他们还是应该滚到土里去，——”

我猛地一顿脚，忽然天地在我的上下摇晃起来了，我正惊于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忽然连我也几乎站不住了，只听得乒乓乒乓，天旋地转，在上边的滚到下边来了，在下边的又飞到上面去。我和朋友互相扶持着，幸免跌倒地上，耳边嗡嗡作声，零零落落地夹杂着。

“地震，地震……”

几分钟之后，才又安住了脚，张眼一望，满室狼藉，什么复活的俑，连那许多俑都摔得粉碎，不复少具人形了。

我的朋友痛定思痛，苦笑言道：

“这也好，爽性化成一堆烂土，让他们不必再在世间充人了。”

从考古的意义来讲，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充满了惋惜的深意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

老 报 务 员

“险极了，险极了，今天你再不来，这封电报就要退回去了。”

我擦着汗，显得有一点慌乱地把头仰着，把图章和通知单送进去，就从那小窗口里望到一张满是胡须的脸。他接过我的图章，摘下了老花眼镜，注意地看着，突然充满了喜悦地问着说：

“你就是××么？”

我带笑地点点头，他又向我问一句：

“你是从××来么？”

我又点点头，这好象引起他的兴趣起来了，只顾和我说：

“××可是好地方！上个星期我去了，你先生知道，我们是只有星期才有空的，还得不赶上值班！”他兴奋地说着，忘记了他手中的收条，还有混在那一大叠电报中的我的那一封，我不便打消他的兴趣，只得焦急地听着：“上星期我到过了，我是去吃空气的。——”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他却很严肃地和我说：

“先生，你不要见笑，我这三十年，不但卖了我的劳力，还卖掉阳光和空气，我们是难得吃一吃新鲜空气的。——”我本来又要笑的，可是我尽力忍住了，我只得听他说：

"——真好呵，××那个地方，好太阳，好空气，好风，好草，好菜蔬，……青菜，萝卜，……我自己背了许多回来，一个人回到家里烧着吃，味道真是好极了，好极了！"

他咂着嘴，不但自己回味，好象也要我感到同样的滋味。我的心中却是焦急的，我还不知道这封电报带给我的是什么消息，他好象也记得了，那是他因为高兴挥动着手的时候又留意到握在他手中的通知单，他就象有一点歉然地说：

"对不起，我还忘记你的电报，马上我就可以找给你。"

果然，在五秒钟之内他把电报和图章都又交给我了，因为心急，我撕开了信套，我只知道那是从重庆来的，另外是一些号码，我正不知怎么是好，从窗口伸出一只手，猛然地把电报抓进去了。

"我来，我来翻给你。"

他没有翻，只是一看就告诉我没有事，不过问学校几时上课，我的心定下去，可是总有一点怀疑的样子望着他。

"三十年，早把人变成机器了，你们看到电报会心慌，我们成天堆在电报里，这些字你们不认得，我是一目了然，按照我们局里的规矩，还要收翻译费的，我们，就算交了一个朋友。"

"那不是影响局方收入？"

"没有那回事，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这一点起码的自由总该保留的。先生，你常看电影么？"

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他自己就接下去了。

"你没有看'人间的喜剧'么？这名字真不好，怎么是

喜剧呢？我看了的，我看到那个老报务员醉了之后再也醒不过来，我就泪汪汪挤出电影院，到了高长兴，我连喝四大碗，于是我就伏在桌上睡了。没有人给我泼水，也没有人送热咖啡，一直到打烊的时候，堂倌叫醒我，我才叫了辆车回到家里，我总想有一天，我也会这样死掉的。”

他说着，两手一伸，就在桌上做了个势样，我笑不出来，也不忍溜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顺手拉开抽屉，取出一包烟，把一支递给我。

“抽支烟吧。”

他那么好心让我，使我却不好意思拒绝了，他跟着为我擦一个火，我伸着头，算是把烟点燃了，他热心地望着我，轻轻地咂着嘴在我所吐出的烟雾之中显出那个苍老的脸，恍如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惋惜似地摇着头，低低地说：

“可惜，没有能吸取烟的精华！”

我懂得他的意思，我就努力地弩了一口气，让两道烟从鼻子里冒出来，可是我的眼泪也呛出来了。

他满意地笑着，又低低地告诉我：“我真想抽烟，可是新规矩办公时间不许抽烟。”

他那么热心地望着我，好象一个孩子望着一张嚼着糖的嘴，使我不忍遽然离开，我努力地吸着烟，再吐出来，我什么都得不到，只是那时时要咳出来的嗓子还有那满眼的泪。到了，我把那支烟抽完了，抬起头来望望他，谁想到他正把那苍老的，笑着的脸塞在小窗口那里，殷切地盯着我，我扬扬手，和他再见，缓缓地走出那大楼。我想来雨果说的为了使别人少流一滴眼泪，他自己情愿把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

我呢，我没有流血，我是一滴一滴地流着眼泪（不是为了悲伤而是呛出来的），换来了三十年在别人的痛苦和快乐之外的一位老报务员的一丝笑容。

老 丑 角

那个老丑角是一路翻着筋斗出来的，一直到空场的中心，就纹丝不动地竖个蜻蜓倒立着。

谁知道他用全力忍着喘息，谁知道他通体都打着抖，谁知道他的血是从脚跟向头上流？谁知道他的心悬着，象秋风里悬着的落叶？谁知道他几十年的岁月中看厌了人类，情愿忍着苦辛倒立着，把人们翻一个身来观看。

他看到人们都象他似地倒悬着。

人们鼓着掌。

美女飞出来了，马奔驰着，

海豹顶着圆球出来了，

象打着喷嚏，

狮子在电棒下吼着团团转，

当着热闹的戏开始的时候，那老丑角放下腿来，默默地走到旗竿的下面，独自拢了膝头坐着。

他的眼茫茫地望着前方，可是面前的人并不在他的心上落下影子。

谁看得到白粉红硃的后面是一张长满了皱纹的多辛苦的脸？

谁看得到罩在可笑的尖帽下是一夜转白的霜发？

谁看得到他那胸膛被人撕去一半的鲜血淋漓的心？

当着场子空下来的时候，他不得不又站起来跳进去。

人们起着一阵哄笑。

“你们笑我么？我不是丑角呵！……”

又是一阵哄笑。

“我扮演过人类的悲剧……”

还是一阵哄笑。

“人类的悲剧还在演着呢！……”

仍是一阵哄笑。

“你们看到么，我在哭呢！”

总是一阵哄笑。

希世的珍禽异兽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入场了，那个老丑角只得噙着自己的眼泪躲到一旁，他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他突然意识到生来不过是为别人填补空隙的，尽管他是那么对自己都真诚，他有一颗注满了鲜血的爱人类的心。

当着一切的表演都已完毕，观众挂着笑脸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他又得象一阵风似地翻着筋斗，时反时正地看着人群又从那窄门挤出去，他渐渐地看到每一个空了的座位都瞪眼望着他，他才停下自己的手脚坐下来。

他知道捧花的走向少女了，

抱草料的到马的身边，

每一种禽兽都有人侍候。

只是他坐在那空空的场子中间，自己摔下自己的尖帽，让汗自由地淌下来，让泪自由地淌下来，冲淡了脸上的朱

白，他顿时感觉到空虚，寂寞，真的感到自己的衰老。

只有一根阳光的柱子，从棚顶的小孔伸进来，照在他面前的，圆圆的一块。

他用手指在那发亮的尘土上写些别人不识得的字。

人 的 悲 哀

人的悲哀在于用两只脚走路的中间有叛徒。

生下来就背负着不幸的，他要一层层地打碎不幸的枷锁，要合力为人类筑一条平坦的大路，而每人的一生注定要受神的无理的统治，魔鬼的迫害，奴才的诬陷和侮辱，还有许许多多人类自己给自己的不必要的灾难和误解。但更重大的，还是那出卖自己也出卖别人的叛徒。

用全疑的眼去看人，自然是人我之间永远得不到协调，永无安宁；用全信的眼观望，就随时随地遭到明枪暗箭，不得不因悲哀而流泪。

你以为他也是圆颅方趾、会哭会笑的人么？可是他的哭笑和人们站在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人们哭了，他笑了；人们笑了，他哭了。

好心人相信人的力量不但能使好人向上，就是恶人也不得不放弃他为恶的心愿。但是当他张开两臂拥抱一切的时候，他却受了重伤，这伤，正是他的同类所给与他的，通过他那模糊的泪眼，他望见那露出牙齿狞笑的人，这使他不得不放弃了他那温和的思想，不得不把这样的人从人类中驱逐

出去。

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奴才。

奴 才 的 笑

奴才原是介于狼和羊之间的。

当人跌倒的时候，奴才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但不去扶一把，还把脚踏上去，想乘机踩死他，可以邀一份大功。

他们原来也是属于人类的，可是他们自愿地选了奴才的途径。他们有人形，可是他们的眼睛是夜猫子的，鼻子是狗的，牙齿是狼的，手爪是鹰的，没有脑子，也没有心，一切诉之于直觉。他们的直觉控制在主子的手中，论件计值，三个饽饽五个饽饽不等。他们用别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生存，他们还以为是奉公办理哩！

其实他们的“公”也是随时不同的，那就要看饽饽的多少和时代的变易。总而言之，到任何时候他们都有自身的价值。昨天还是敌人的爪牙，今天就又以一番新面目出现了。得意扬扬，恬不知耻，大摇大摆地过街过市，他照样可以欺压良民，无恶不为；可惜方法不变，路道相同，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倒以为，为维护奴才的利益起见，不妨创设交易所，那么买进卖出，多头空头，有一番竞争，有实在的行情，那么他们的价格还可以逐渐提高哩！

魔鬼的纷扰

夜是魔鬼的世界，浓雾又延长了它们活跃的时间。

他们一手提着狼牙棒，一手拿着拘魂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闯到你的家里来。

狗原来是吠着的，可是打了一个招呼之后，知道是有“任务”的，就缩着鼻子躲到一边去了。

上下周围都布置好了，才一手高擎狼牙棒，一手去敲门。

“谁呀？”

“我们是找×先生的。”

“他还睡着呢，明天来吧。”

“明天不成，就是今天——”

里边的人怕是要张望来人的样子，没有想到，才拉开门，魔鬼就闯进来了。可是他们又没有胆量进去，只是用鼻子嗅嗅，占据着门口，高举狼牙棒。

“他呢？”

“我不是告诉你睡着么？”

那是一个女人，很瘦小，她看清了来人，也看清了夜雾中高举的无数的狼牙棒，可是她不怕，象一尊石像似地塑在那里。

“你去叫醒他吧。”

“我不要叫醒他，你要叫醒他你去叫好了。”

“怎么，你不知道我们是办公事的？你违抗命令，连你也要拘捕的。”

“你办谁的公事？”

“我办的是阴间的公事，——不，天上的公事。”

“你忘记我们这是人间了！”

那个镇定的女人居然还微笑着。

“人间，人间，人间也是属我们管的，你要是这样不通情理，我们就要自己上去了。”

“好，你们就上去吧。”

“不，不，免得有严重的牺牲，我们知道他有武器，还是你把他请下来吧。”

那个说话的魔鬼流着汗嗫嚅着。

“好吧，你们等着吧，我可以把他叫下来的。”那个女人不屑地看了一眼迳自进去了。

过后，那个人睡眼朦胧地下来了，他不说一句话，他懂得应付魔鬼的方法；可是魔鬼对他不放心，把他的每根头发都仔细检查过了。

“好，走！”

魔鬼知道他没有什么，就气壮起来，大声地邪许着。

等他出来，魔鬼还是钻到他的家里。他们放不过一个老鼠洞，可是连一张方桌下面也不敢探视。一个魔鬼用狼牙棒挑起桌帘，没有一个敢张望。把米缸当做炸药筒，把睡在床上的孩子当做伪装，可是枕头下花花绿绿的钞票却认得清楚，顺手装到怀里了。

“这是我们过日子的钱呵！”

“什么钱？哪里有钱？”

“你装进去了。”

“怎么，你敢说，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是有武力的，你要再敢说，我告诉你，明天就来抓你！难道你还不晓得我们的厉害！你看，那是什么？”

一根狼牙棒朝墙角一指，立刻，所有的鬼眼都望过去，那是一个漆黑的，发光的，有小南瓜大小的一个东西。没有一个敢过去，没有一个看得出，站在后边的，早就准备拔脚逃走了。

“不要乱动，我知道，都是炸弹！”

为首的大声叫，有点战抖。既不能去拿，又不敢走开，还是那个女人做了一椿善事，走过去，拿起来，交给他们，说：

“不要紧，这是杀蚊子的DDT，用光了，没有关系。我倒盼有一天能发明一种DDT，不但杀蚊子，还杀一切为害人类的东西，那就好了。”

她的话没有听完，他们早一阵风似地滚出去了。

神的灭亡

奴才匍匐在地上，魔鬼随侍在两旁，高踞在宝座上的大神却感到空虚和凄惶。

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片人影，大神不得不站起来，茫然四顾。

原来他的嘴角一直挂着胜利的笑容的，现在，不得不收敛了。

他转了一个身，望了望，大声叫：

“人呢？人呢？”

没有人的回应，只有空洞的回声，这使他更激怒了，更大声地叫：

“人呢？人呢？………”

大神从宝座上跳下来，疯狂地跑着，跑遍了大殿的四角，没有一个人阻拦他，他的脚有时踏在奴才的背上，奴才也不敢动。

“人都到哪里去了，人都到哪里去了？”

一个声音好象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人都死光了，没有死的，早已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怎么，怎么，没有人了，那我是什么大神呢？我是谁的大神呢？我还能统治谁呢？只是魔鬼和奴才怎样建立起我的王国？我知道，这才真是我的末日来了。”

他原来象受了惊的牛奔着，一直到他用尽了最后的力量，他那充血的眼睛才闭上，他那染满了别人血迹的身子才僵直地躺在地上，他才遭逢到最后的灭亡。

后　记

集中所收的“人世百图”不过四一，未能足数。其实把

“百”字加以诠释，未见得就是九十九加一，不过形容其众多也。芸芸众生，各尽其职，在数目上说起来自不算小，可惜的是一心一意想描画人的嘴脸，不提防却写了许多禽兽。这也许正象那些紧抱着“旧道德”的先生们所摇头叹息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冥冥之中，果然就都堕入畜道，现出畜牲相来。

其实畜牲原来也未可厚非，就以占家庭生产重要地位的鸡而言，每天报晓，使人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是雄鸡的功绩（自然也有游“爪”好闲，荡来荡去，向任何一只雌的调情，象洋场恶少那样的），至于母鸡，那该是做母亲的好模范（尤其是现在那些不上不下不中不外的母亲们），当她孵卵的时节，真是含辛茹苦，不食不眠不动，好象她的生存不过是为这一点事。一直等到一只只小鸡象淋满了汗似的从壳内钻出来，这才亦步亦趋地跟定了她的雏儿们，万一有个风声草动或是老鹰在空中盘桓，她就两翅一张，十个八个小鸡就盖在那下面了。我还没有看见母鸡和老鹰争斗，如同屠格涅夫告诉我们的一只老麻雀怎样和衔去她的雏儿的狗来争斗；我想也许她不准备争斗的，不过想牺牲自己来卫护自己的孩子而已。可惜的是不死于老鹰，也要死于无厌的人类的口腹中，早晚她还是要被杀以待贵人，所以有这一首动人的民歌：

鸡婆讲话鸡仔听，
明朝杀了待差人。
“落雪落雨高台站，
出门玩耍看岩鹰。”

小鸡自然是不识字的，也不懂得人的语言，在她们之中，也许在死前真的有这一番叮嘱，自然小鸡也不会哭，更看不见她的眼泪，情感丰富的读者，却许被这几句简单的歌打动。小鸡是不是听了她将死的母亲的话呢？是不是就这样保护自己呢？可惜的是：她长大了迟早还是要待差人的，或者提到市场上，称斤论两地出卖，买主卖主之间也许还要争执着老嫩肥瘦，这大概不是那个惦记着雏儿的鸡婆所想得到的吧？

唉唉，我们万能的人呵，哪一点比得上这么一个小小的畜生呢？嗜杀好肉还不算，自己还要吃自己：老吃少，大吃小，强吃弱，高吃下，男吃女（也有的是女吃男）。幸而没有被吃掉的有些长大了，首先就要张开了吃人的大口，准备去吃别个。在这个世界上，弱小的人只得兢兢业业，生怕一不小心被人一口咬了要害，从此一命呜呼，永远不得还原。活着虽然无趣，死去也还不大情愿，——从这一点悟到无怪从前的一些帝王想求长生不老之药，永远生存，永远在万人之上，永远受人膜拜，永远过荣华富贵的生活。

可惜的是药没有求到，人也早死了，却留下孽种（根据我们自己的说法）欺负我们，向我们挑衅，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就“抗”起来了，这一下，也倒好了，现出一些原形：有的磨去金光，看出不过是一块烂铁，有的扭扭捏捏象再醮的寡妇；有的露出来夹着的尾巴，跳来跳去，……但是对于国家人民，这番洗炼澄清的工夫是要得的。

校阅已毕，感触万端，拉杂写来，以为后记。

再　记

创造了新的笔名，极力掩饰自己的风格和笔调，看大事，写小文章，其中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的。那还正是战时，为了怕“泄漏秘密”，“危害抗战”，检查先生们正用全副精神执掌红笔东勾西抹，对付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好象万一疏忽，就会影响全面抗战似的，于是在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空白，后来，感觉得这空白好象使人知道是有话说不出来，就变了点方法，不许有空白，要随时把文章补进去。打是要打的，不许露出挨打的样子。

文章虽然是印得满满的，可是那些话却不是我们说的。既然有了嘴，不说话是不可能的，我们虽然不象故事中的理发匠那样，把要说的话朝郊外的洞穴去说，却也换了个方法，希望明眼之士，仍然从那中间得到我们的一点意见。

这一下，就把苦找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我就开始用“人世百图”的总名，写一段段的小文章。我用了一个新的笔名，为了使人不知道是我的作品，我用尽力量改变一切。这真是一椿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要表现我的意见，我还得要时时隐藏我自己。坏的是自己虽然是百般努力，可是藏着的自己，不知不觉中时时总要露出来。为了使之不露出来，就不得不费更大的力气。

所以，有时尽管只有几百个大字，写下来已经是遍体淋漓了。

我在各方面取材，思索，再思索，然后短短地写下来。一个朋友很喜欢这些文章，他也就开始了“人 间 百 相”。（可惜他死了，他的“百相”只好永远是残缺的。）有的友人，忽然知道那是我写的，显出极大的惊讶；有的友人却说我不该偷懒，只写这些短文章。他知道那后面有大故事的，所以他才责备我。这好意我自然接受，可是我该说我并没有偷懒，我照样用我全身的力量，一点也没有苟且，至少也是在无可奈何之间，使我不致荒疏。篇幅小，力气可不小。

可是逐渐地我还是失败了，慢慢地我管不住我的笔调，它就一天天地更象我的了。而且不知怎么一来，篇幅也渐渐地长了，失去了短悍的特色。好在是我的意见更鲜明了，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被描述的嘴脸，更快地体会到作者的苦心和本意。

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

（以上选自1948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人世百图》）

呵，“祖国——我的母亲”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用自己的肉体堵住敌人的机枪，让它再也射不出一粒子弹来，让我们的战士冲上去，打开了胜利的道路。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抱起最后的一包炸药，天神般地跃入敌阵，和无数的敌人同归于尽！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当炮架，只要炮打出去，消灭敌人，就不顾个人的生死存亡！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巨人般挺立在敌人坦克的面前，用一束手榴弹和自己的身体挡住它的去路。他不能让它冲过来，他想着的是：他的身后就是亲爱的祖国呵！终于敌人的坦克就象僵死的甲虫一样，再也不能向前滚一步！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抱了牺牲的决心，在敌人面前连续爆破十五次，一个人杀伤了二百多个敌人！

呵，祖国，伟大的祖国，亲爱的祖国，我的母亲！这高

贵而神圣的呼唤经常响在战士的心里；因此在最需要的时候，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就发挥出最伟大的力量，塑就了千古常春的英雄形象。

他们无视前进的道路上的艰苦与困难，他们无视敌人倾泻下来的炸弹和密集的炮火；他们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哨，紧紧地压着敌人，他们逐渐地使战争远离祖国，他们发出了“英雄阵地在，敌人上不来”的豪语。祖国给了他们光荣的称号，祖国也为了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骄傲。

在上甘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的弹药是不分日夜送上去的，公路左右的高射炮，监视着天空。敌机穿不下火网来，就在高空盲目投弹，一位汽车司机同志就这样被炸弹的碎片打伤了。

他三天三夜不进饮食，一直在昏迷的情况中。弹片还没有取出，人是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他不呻吟，也不喊叫，紧紧地闭着眼睛和嘴，护理同志把搀了糖的水放在他的嘴边，他也不想喝。她把嘴凑近他的耳边说：

“同志，你看看，这是祖国送来的磁杯，是祖国人民和毛主席给你的慰劳品。”

说了两回，他听见了，微微睁开眼睛，她继续说：

“你看，你看，这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就是赠给你的，祖国人民和毛主席都要你喝点水呵！”

“呵，呵……毛主席……祖国人民……祖国……我的母亲……我喝……我喝——”

他吃力地说，就这样喝下几口水，而从他的眼角那里，却滚出两滴热泪。

这是对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热爱而流出来的泪。

“我没有立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祖国人民……可是我爱他们，听他们的话……”

这是一个转机，祖国可以使他生；为了保卫祖国，他也毫不迟疑地去赴死。

他们在最艰苦的时候，想起祖国和毛主席！在最快乐的时候，也想起祖国和毛主席。祖国和毛主席给他力量克服困难，祖国和毛主席使他感受着更大的快乐！

提起祖国来，战士的脸上就充满了光辉。从慰劳品中的一方丝帕，他们看出来祖国的工业是一天天地提高了，祖国工人的劳动热情也激涨了。当我们放映队同志到连队去的时候，战士们就要求他们发言，明知他们的任务是放映电影，可是战士说只要听一听祖国人民的声音就很高兴。就这样，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地念着祖国人民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

只要是从祖国来的，任何微小的事物都引起他们的热爱。一个人收到祖国的来信，大家都很高兴；祖国的孩子的一张照片，他们象宝贝一样地放在怀中。当我们才到的时候，战士抢着和我们握手，抢着为我们背背包。我们不好意思让他们背的时候，他们就说：

“两年都没有背上祖国的背包了，让我背，我的心里才欢喜呢。”

这种感情若不是身历其境，就无法想象也无法体会得到的。

一天晚饭后，十七岁的通讯员小李跑来了，他的脸红腮

煦地，手里拿了四包烟，往桌上一放，就说：

“同志们，我请你们抽。”

烟的包纸上印着精美的朝中人民战士的图象，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们带来的慰问品。

“这是慰劳你们的呀，你怎么不抽，送给我们？”

“我还不会抽——”

“那你为什么还带一个烟斗？”

“烟斗？这是祖国给我的呀？”说着，他从左口袋里把插着的烟斗拿出来，“我可真爱这个烟斗，你看这上面这几个字：‘祖国——我的母亲！’”

他有韵致地念着，歪着头，心里象在想着什么。

“同志，我没有念错吧？祖国两个字的下边的一条——，我怎么念呢？是不是拉长了声音就可以了？”

“对，就这样念，你念得很好。”

“这一条——，怎么讲呢？”

这倒有点窘住我了，想了想说：

“这就是说：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

“不错，我也这么想，可是在算术上的等号是＝，不是一条——。怪不得我弄不明白了。”

这又把我难住了，使我回答不出来，幸好他自己象领悟了什么似地自己想出来：

“大概是这样，祖国和我的母亲是相通的，只有一条道。祖国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就是祖国。”

他天真地笑着，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使我忽然想起来问他：

“你想得真对，你真聪明，智慧，再加上你的勇敢，怪不得你立了功啦！”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又不是我的功，是毛主席的功！”

他说着说着脸又红起来，怪不好意思地尽在玩弄着那个烟斗。

原来是他在执行通讯任务的时候，在路上抓到一个南朝鲜的特务。那个特务又高又大，小李的身材很矮小，向连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不是一个人抓到的，是两个人，说着就把毛主席的照片拿出来，他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我两个人抓到的。”

“小李，你实在聪明，亏你想得出。”

“不，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这么感觉的，”他很严肃地和我说：“起初，我真有点怕，天又黑，路上也看不见人，我要是抓不住他，他也许把我抓住。抓住我倒没有什么，损害了咱志愿军的军誉呵！丢祖国人民的脸呵！我一想，毛主席就在我身边，祖国人民就在我的背后，我的劲就来了，胆子也壮了。我把枪一举，粗着嗓子一喊，就把他吓住了；他扬起手来，我就搜出他的武器来，把他给押回来了。你没有看见，他硬是比我高半截！”

“他如果抓住你怎么办？”

“他抓不住活的，顶多我和他拚了，——我相信，我还是拚得过他！”

“你怎么会有这把握？”

“他不过是从前边来的呀，我的左边右边，我的身后都

是祖国的人民，他们望着我，给我力量，毛主席一直又在我心上，我怎么还拚不过一个特务！”

“你想不想祖国？”

“我想，我真爱祖国；可是我愈爱祖国，我愈要留在朝鲜。我一定在朝鲜把敌人打败，我不能让敌人的脚跨上祖国的土地！我还要争取立功，我也是通讯员，我要学习黄继光同志，在必要的时候我准备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的眼睛冒着光，我真想把他象自己亲爱的兄弟抱起来；可是顿然间他在我面前显得无比高大，我只能仰视他了。我伸出手去，紧紧地和他握着，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语言，是所有祖国“最可爱的人”的对人民，对祖国无限的忠诚的表示，是最高贵的道德品质，最神圣的决心。他们是为了祖国千千万万人的幸福生活，为了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为了祖国伟大的建设，为了祖国向社会主义大道上迈进，他们不分日夜，不分寒暖地打击着侵略者。他们站在英雄的阵地前，面向着敌人，一个战士和我说：“我是代表祖国人民向敌人射击的。打上了敌人，是祖国人民让我打上的；打不上，是我的过失。我相信，我打一枪，毛主席和祖国人民都听得见。”一位空军战士和我们说：“我小的时候，从屋里爬到公路上玩，反动派一脚把我踢下去；可是解放了，毛主席和祖国人民要我在空中飞！我在祖国的高空看到的是美丽的河山，我飞到朝鲜看到的是炸平的城市和燃烧的房屋。我不能让战火烧到我的祖国，我就用最大的速度向敌人冲去。有一回，我打下了一架敌机，敌人的驾驶员被我们俘获了，他要和我见面，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每月

拿多少美金呵！'我真气极了，恨不得好好教训他一顿；可是我不能违反俘虏政策呵，我就说：'我每月拿六万万美金，零头还不算！'那个傻瓜还羡慕地点点头！我就是代表祖国六万万人民打击那些野兽般的空中强盗的！"

无论是在空中的，在海上的，在土地上的，他们都是站在祖国六万万人民的最前面，保卫祖国，保卫祖国的人民。祖国是他们最亲爱的母亲，他们是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他们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今天，六万万祖国的人民正在想着他们，盼望着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热爱，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也为了这些英雄儿女，感觉到光荣与骄傲。这是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光荣与骄傲，因为他们争取了和平的胜利，和平思想的胜利。当他们轻轻叫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时候，祖国六万万人民也都同声地应和着："你们是祖国最忠诚，最勇敢，最可爱的儿子。"

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

（选自1953年10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祖国——我的母亲》）

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

我们抬着自已亲手连夜编制起来的花圈和挽联，朝鲜人民还顶着二十样丰盛的食品，几百人的行列，默默地向杨根思烈士碑行进。那正是初冬的大雪之后，万里蓝空 的 爽 晴天。

我们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永垂不朽”四个大字闪着耀眼的光辉。后边就躺着长津湖，湖水象缎子似地凝住，显得异常安谧而美丽。右首的飞鹤山，傲岸地屹立着，在那小高地的山头上，好象杨根思还高高地站在那里，抱着最后的一包炸药将要跳入敌群中；被风吹倒的衰草，正象那些吓破了胆的敌人。

朝鲜原来就是很美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最美丽的地方。戴着白雪的群山环抱着长津湖和湖畔的一些小平原，它象一个温柔的摇篮，杨根思最后就躺在这摇篮里。平时太阳从早照到晚，用它温暖的手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抚摸着长眠的烈士；长绿的松树象成行的战士似地站在那里，微 风 吹 动

着，松针互击着发出喃喃的声音，好象不断地述说着人民对他的热爱与感谢。他的英雄形象，活在人民的心中；在人民的心上，为他修筑了最好的，永远的坟墓。

我们也登临了他和他的英雄排固守的小高地，那是一个不大的山头，敌人的炮火和炸弹曾经把它打翻了；可是如今已经看不出伤损的痕迹，花草又把它铺满了。朱学德老大娘指着一根电线杆和我们说：

"我送饭上来的时候，他就倚坐在那里抽烟。"

她，由于被我们战士的英勇所感动，在战斗的时候，曾经一天送过十一次饭。

我走过去，象亲人似地抚摸着那电线杆，就好象他还倚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看到他那闪着英雄光辉的眼睛，他那削瘦而精神奕奕的脸，充满了信心地在战斗的空隙抽着烟。他面临着一群敌人，他接受了这艰巨的任务，敌人的炮弹，炸弹，烧夷弹和汽油不断地倒下来，他象撼不动的钢塑的战士一般，他的心中只响着营指挥员的命令：

"不许敌人爬上一〇七一高地寸步，坚决把敌人消灭在小高地阵前！"

他和战士们所说的也就是这一句：

"同志们，在反抗美国侵略者正义战中立功吧！坚决守住阵地，敌人上来一个就消灭一个！"

敌人要拔去这把刺入咽喉的钢刀，他们就要夺回被我们占领的一〇七一高地；要夺这高地，他们就要首先攻占高地的屏障小高地。敌人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七次强攻。天上的敌机和远处的大炮配合着，把这小山头变成熔铁

的火海，杨根思和他的英雄排坚决地担负着这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没有让一个敌人爬上来。他们杀伤了大量的敌人，自己也逐渐减员，一直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一人担负着一个排的任务。

弹药将近打光了，手榴弹也没有了，他象巨人般地用驳壳枪射击着远近的敌人。当他打出了最后的一颗子弹，四十多个敌人爬近了山顶。这是最急迫的一刻，容不得一丝犹豫，他就抱起一包炸药，象天神一样地从空而下，跳入敌群中，用自己血肉的躯体，塑造了不朽的英雄巨像。

为了朝鲜人民，为了祖国人民，为了坚决地打击美国侵略者——世界上最顽强，最后最大的敌人，他献出了英雄的生命。

在他说起来，自从他从被奴役和被压迫之中站起来，参加了人民的队伍，成为人民的战士，在党的不断的培养和教育下，他早就有了为人民革命与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决心。凡是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他总是挺身而出，随时准备着付出个人宝贵的生命。

远在一九四六年秋天鲁南的郭里集战斗中，在夜里，落着濛濛雨，眼睛看不清前面的路，地上又是很溜滑，他悄悄地炸垮了敌人的两道鹿砦；他又扛了二十四斤的拉雷，奔向敌人又厚又密的第三道鹿砦，他穿过敌人交叉的火网，两次把炸药送上去，都是瞎火，没有响。他的胸中燃烧着怒火，第三次他把三个拉雷凑在一起，他和同志们说：“再不响，我就不下来了！”敌人的火力打得他抬不起头来，可是他还是顶上去了。接着就是可怕的沉静。同志们以为他下不来了。

正要去抢他的尸首的时候，从泥泞的路上，他却一刺一滑地下来了。跟着就是轰地一声，炸倒了鹿砦，炸开了胜利的道路。

又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枣庄附近的齐村，杨根思背了四十斤炸药，冲到敌人碉堡的门前，他撞上了一个持枪的敌人，他一手就连人带枪都推开了。先丢进一个手榴弹，乘着敌人慌乱的时候，又拉响了炸药包，敌人的碉堡和敌人都飞上天。他就是这样继续消灭敌人的两个碉堡。

在第二天晚上。攻击敌人的旅部。在街口的一个大圆堡和三个暗堡，是我们进攻的障碍。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子弹乱飞，耳朵震得嗡嗡叫，他一抬头，耳朵就被打去一块。这时他就想起抱着炸药猛冲到敌堡前和敌人同归于尽！他记得上级经常说的话："革命战士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是不准随便牺牲的！"他就向上级请求批准他牺牲自己。他的英雄决心大大地感动了副团长，可是他认为解决这些敌人不必要付出一个英雄的生命的，他就派他执行另外的爆炸任务。这时敌人已经不能支持了，被围攻的敌人旅部高叫"缴枪"，他就赶上去抓俘虏了。

在永城夏寨的战斗中，他第一次当了排长，应用他的机智，胜利地突破敌人的阵地；可是敌人的各种口径炮火就都飞过来，几挺机枪都打坏了，他的钢盔也打了一个深凹。连声音都听不见，只能用哨子指挥，他只是记住上级的"坚决守住阵地"的命令。战斗了七八小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

拂晓以前，"一排掩护二三排撤退"的命令来了，他就

安排好伤员和缴获的武器弹药先退下去，他自己指挥火力，坚持战斗，让敌人不发觉我们的撤退。敌人终于还是知道了，用炽猛的火力打过来，他的钢盔都被子弹掀掉了，可是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一直指挥着两挺机枪，最后掩护一排安全地撤下来。他就是这样经常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怀着无比的热爱。

这些英勇的战斗事迹，是一九五〇年我在××参加××军英模大会听他自己说的。他并不善于说话，他的表情也不生动；可是他那沉着，英勇，顽强的神态却一直到今天也还栩栩如生地在我脑际闪着。他说得很认真，做到了不夸大和不缩小的地步；那一次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

就在那年的九月里，我们随了英雄列车北上参加全国英模大会，在火车上，我们就象老朋友似地相见了。在我们那小小的房里，除开我们同去的五位同志外，还挤坐了陈宝富，毛杏表、周文江和他。他把照片分送我们每人一张，而且要我们也送给他，并和他通信。

大会完毕的时候，他就下了决心，我们和他谈起来的时候，他只是微笑着，没有正面给我们回答。那时他就决定了不但为中国人民立功，还要立国际的功勋。

他真是一个好样的，他们是从朝鲜的东北方，最远而最寒冷的地带渡江入朝的。他是江南人，穿着单薄的服装，在零下四十度的气候下作战。就这样，把敌人一直向南压过去，使敌人丢下数以万计的尸首向南溃退，保卫了朝鲜人民，为祖国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他是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完成这光荣任务的。

当我们把敌人赶跑了之后，朝鲜人民从山里回来了，他们并不为他们的家园被敌人摧毁而悲伤，他们却用快乐而感激的心情唱着这样的歌：

飞鹰来了，
小鸡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志愿军来了，
美国强盗就无影无踪了！

朝鲜人民深切地知道谁为他们夺回了土地，重建了家园；他们也知道志愿军英雄们把自己的鲜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才换来了胜利。朝鲜人民就把原来要盖一座大庙的好地方，为杨根思修了坟墓。这墓修了一丈四五尺高，二丈宽，和过去皇帝墓的大小一样。竖了大理石碑："我们最亲密的友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杨根思之墓。"

他的墓，迁回祖国来了。在一九五二年春天，咸镜南道有一万二千九百人，为了表示他们的热爱与敬仰，为他修建了烈士碑，还用松树花草做了美丽的装点。在八月一日修好了，举行揭幕的时候，百里以内的人民都赶了来参加典礼。朝鲜劳动党长津郡郡党委委员长金长立说：

"前年冬天，当我们祖国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地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杨根思烈士就在那时为我们朝鲜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壮烈牺牲。我们世世代代不会忘记杨根思烈士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朝鲜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热爱杨根思，永远不忘记他舍身杀敌的英雄事迹，那个曾经掩护过我们志愿军战士因而受过敌人的酷刑的韩东润女同志，建议把他们居住的新兴里，曾经是激斗的战场，叫做杨根思英雄村。朝鲜人民经常到碑前献花宣誓。在工厂中有杨根思突击队，在农村中有杨根思竞赛互助组，在学校中有杨根思班。他们一面不忘记杨根思烈士的恩德与功绩，一面用他的名字鼓舞自己在斗争中，在生产与学习上，跟随着杨根思的英雄道路前进。

当他的战友和英雄周文江到柏林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的时候，苏联、波兰、捷克和民主德国的青年不断地问起杨根思的英雄事迹。记者们写下了他们的通讯报导，他们说要把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带回他们的祖国去，教育全国的人民。

我站在他的碑前，我感到英雄的光辉照着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骄傲，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最崇高最美丽的英雄花朵。他开得最旺盛，结了种子，落于泥土中，又茁生着更多的英雄花朵。他们开在朝鲜的山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仰望着他们，热爱着他们。如今他的连队，带着“杨根思英雄连”的光荣称号，承继着杨根思的战斗作风，踏着杨根思的英雄道路，奋勇前进！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选自1953年10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祖国——我的母亲》）

寄给朝鲜的春草娜

——从三个志愿军战士写给祖国的两个小学生的信里我才知道你的名字（这封信刊在上海《文汇报》副页上——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那三个战士我是熟识的，我一定看见过你，认识你，就是在那个初冬的清早，美国鬼子的炸弹夺去了你亲爱的妈妈的生命的时候，恰巧我们也在那个山沟里。

我们到了的第二天上午，敌机就来了一次，打了几个火箭炮和几梭子机枪，就飞走了。他们把炸弹丢在小沟外的一个小学的操场上，炸伤了两个朝鲜的小学生。为了安全，谢主任还把自己亲手培养的朝鲜花草铲平了，伪装了松树。可是第三天的大清早，敌人的飞机又来了。

那时大约还不到六点钟吧，有几个人是从睡梦中震醒的，一翻身，就伏到地上。炸弹前后左右地响着，机枪子弹好象就从头顶上飕飕地穿过去。我们还算平静，想着寥落地散布在小山沟里的几间房屋，不会遭受大的损害吧？

敌机走了之后，警卫同志就催促着我们到山上石洞里去。在上山的途中，我们看到还没有消尽的尘烟，谢主任远远地在对面的山脚下大声地向我们致慰。他那亲切的挥手和关切的语调，使我们更快些地向上走，因为我们的安全对他和同志们是一个负担。

不久，×同志就跑上来告诉我们炸死一个人，炸死一位朝鲜的母亲，四个孩子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

他的眼睛湿润着，我们很难看到我们的战士眼睛含泪的，这一次我分明看到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他低沉地告诉我们：就是他们的房东，平时象家人一般地待他们，昨天还偷偷地为他拆洗了一床棉被。他还告诉我只有最大的孩子哭着，那就是你了。其他的三个孩子，天真地爬在山坡上，也许还以为他们的母亲在睡觉呢。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同志们已经赶着把奶粉送去了。

到下午，我们从山上走下来，就经过你的屋前。我们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坐在那里用手支着头呆望着，另外的孩子们我们没有看见。不知道为了什么，那时候我都不敢多看你一眼，我更没有说一句慰问的言词。只是我们到了那个小泉边，久久地站在那里凝视。那是很小的一池泉水，我察看着四周，看有没有一个隐蔽的地方。还妄想着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地方，就可以使你们的母亲不死呢！可是我们没有找到。我就想：如果那时候你的母亲伏在地上就好了。可是我忘记了敌人就在这小小的地方投了四个炸弹。就是她伏下来，难保不有一个炸弹丢在她的身旁，还是要残酷地从四个孩子的身边夺去了他们亲爱的母亲的生命。

当天晚上，我们就和朝鲜人民开了座谈会，我开始就这样说："首先，让我们沉痛地哀悼今天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炸弹下的母亲，我们知道她有四个孩子，有一个还在吃着奶，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母。我们代表中国的母亲，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母亲来哀悼许多为祖国而牺牲的母亲们！我们爱我们的母亲和孩子们和一切亲爱的人，因此我们也爱朝鲜的母亲、孩子和一切亲爱的人……"

你们在敌人面前从来不流一滴眼泪的，可是那天晚上许多人都流泪了，在亲爱的友人面前流露出你们的真情。我清楚地看到你们的×代表说到我们的志愿军，帮助生产，组织了七八个人，为你们没有牲畜的农民拉犁耕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他充满了感情地说："你们的战士不但帮助我们打击敌人，还为我们耕田犁地，这种恩德，朝鲜人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的！"可是随着你们就抹去了眼泪，显示出英勇不屈的毅力来，使我们更认识到你们坚忍不拔的英雄本质。

那天晚上，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酒食。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你们——朝鲜的孩子们为我们又歌又舞，一直到深夜。最后的一个节目是苏中朝联欢舞，在孩子们的心中，也茁生着这伟大的友谊。我不知道那天你是否也在内，我们爱每一个朝鲜孩子，因为我们知道，每个朝鲜孩子同样地受着战争的锻炼，在敌人的面前同样地显出英雄气概的。

朝鲜的孩子们在战争中所受的苦难的考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每天上山，经常有许多孩子们先先后后地到山上来玩。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天天随着我们来，他赤着脚，在铺满砂石的山路上跑得最快。到了山顶，他就不断地用石

块向山下丢。他拾起石块，很急地跑七八步，在削壁前猛然站住，同时用力把石块丢出去。我们很为他担心，生怕他一下收不住脚滚下去，说不定就会送掉性命。可是他说他不怕，他是在学习丢手榴弹，到他再长大一点就可以去打美国鬼子，为他的哥哥和姊姊报仇。原来他的哥哥和姊姊是不久以前被美国鬼子炸死的。

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穿着母亲的又大又破的船鞋，时常背着她的小弟弟上山来。她的手里不是拿了一个小本子，就拿了编结物，有时也在山上采野花野菜。就是她第一次告诉我什么是“拖拉机”的。我想不出那是不是你，不，不会是你的，你在对山的洞口前上课呢。这我也是从那封信中才知道的。从我们这边看过去，你们那个山洞比我们的还高。前面看得出有一个坪子，我们时常看见有许许多多小小的身影在那前边活动。一有了飞机声就钻入洞里。那就是信中说的你每天要走四五里山路的学校了。到了放学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更向上爬，终于一个个拖着比你们身子还长的树木走下来了，你们把它拖回去，帮助母亲积存冬天的柴火。

我知道美国鬼子把你们的学校全毁了。有一次，两个孩子在毁过的学校旧址玩耍，还被机枪打伤了一个的手臂，打瞎了一个的眼睛。我知道你们怎样用自己的小手又在山上建筑了你们的学校，有的要走十几里山路才来到学校，也许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区。就是被打断了腿的孩子也坚持学习，打断了一条腿的自己拄着拐杖，打断了两条腿的不得不由他的妈妈或姊姊背着上学了。这些孩子们英勇地说：“敌人只能打坏我的肉体，打不坏我的钢铁般的意志，我要好好学

习，将来好好建设我们的祖国。”我还知道有一次，一个同学几天没有到学校，全班同学去看他，才知道美国鬼子的炸弹把他一家全炸死了，只从瓦砾堆中找出一顶染满血渍的小帽，这是他生前戴的，他们把这小帽挂在课堂里，全班同学在这前面宣誓，要加强学习来纪念亲爱的同学。此后全班半数以上都成为优等生。在长津湖畔有四个弟兄，最小的一个叫徐孝国，战争来了的时候他是三年级生，他的先生参军去了，在他的小小的心上起了变化，又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很受感动。美国飞机来了，志愿军首先把他抱在怀里，很好地掩蔽着他；后来被炸伤了，志愿军的医务工作人员把他治好。他的大哥和二哥都参了军，负了伤，三哥是模范的游击队员，一九五一年号召春耕，他被敌人遗留的地雷炸死了。他自己除了努力学习和工作，还在学校附近捡废铁支援前线，一九五一年十月被选为少年模范，成为特优生。

你们的小英雄朴金素我看见了。由她的年龄来看，她是高的。她还留着脑后高上去的短发，她有一双有神的眼睛；可是她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哩！如果不知道她的英雄事迹，再也想不到当敌人占领的时候她竟能组织孩子们和敌人做生死斗争的。可是今天，敌人被打跑了，她又成为一个学习模范，她不但自己在学习上保持优秀的成绩，更主要的是能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问题。敌人跑了之后，她首先发动同学建筑自己的学校，一石一木地把自己的学校造起来了。可是冬天来了，没有穿鞋的孩子们不能在雪地行路，因此也就不能来学习了。她又带头和同学们编制草鞋，送给没有鞋穿的孩子们，有了鞋他们也就到学校来了。一个同学，

对于数学学习感觉困难，朴金素就主动地到他家里，耐心地帮助他解除学习上的顾虑，说明数学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为他建立了学习数学的信心。果真他就不再怕数学了，而且有了较好的成绩。这是朝鲜孩子们中间的英雄模范，我想你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多，体会得更深的。

当我们离开山沟的时候，天快黑下来了。经过你的门前，大家不约而同地望过去，我看见你背着三岁的弟弟在看书，因为天色阴暗，你不得不把书捧得很近。你没有看见我们，可是你的身影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清晰地留在我的心上。你们尽管受了敌人野蛮的摧残，担当了人类的苦难，家园被荡平了，失去父母，受了伤，甚至牺牲了生命；可是在你们的身上明显地展开了你们祖国光明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小小的心，是钢铁铸成的；你们的将来，就在这基石上建立起来了。苦难中的锻炼，使你们长大起来必然成为建设祖国的能手，保卫祖国的勇士，人民的朝鲜将挺立在世界之上，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敢再踏上你们的土地。

当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的十岁的孩子南南就问我，我把你的事情告诉她之后，她就说把你接到中国来好了。她还很郑重地说："说少先队的实话，我愿意请她住在我家里，把我的书和衣服给她，和我一齐去上学。"

我就告诉她，这不是一个朝鲜孩子的事，是许多朝鲜孩子的事，有许多孩子已经在苏联、中国和东欧民主国家生活和学习了，说不定你也不在朝鲜了。最后她就说："要告诉她，我向她致敬，向她好好学习。"亲爱的春草娜同志，这不是一个中国孩子的话，这是千千万万中国孩子的话。就是

全世界的孩子也都张着圆眼睛望着你们，热爱你们，你们成为孩子们钦佩的对象，学习的榜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都把你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一样爱护。

当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你看到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场上的末路；当你们长大起来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的末路的。亲爱的春草娜同志，我衷心地祝福你们，祝你们快些长大……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选自1953年10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祖国——我的母亲》）

和朝鲜人民在一起

过了鸭绿江，朝鲜的人民就用无言的微笑和热情的挥手来欢迎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午夜后一时才到达预定的宿地的，在撒着寒冷的光辉的月下，我们看到向我们奔来的白色的身影。她们和我们握手，抢着拿过去我们的背包，顶在头上，在山谷和田野间为我们带路。知道她们为了迎接我们已经在寒露中伫立了两三小时，又看到她们单薄的衣衫，我们也就立刻忘记了露湿的双肩和帽顶，紧紧地随着她们走向早为我们安排好了的温暖的房屋。可亲的朝鲜主妇，又捧上来烧好的热水；孩子们从被里伸出头来，先是费力地张大了惺松的眼睛，带着一点惊愕的神情望着我们，模糊地喃喃着："毛泽东万岁"，笑了笑，转过头去又睡着了。也许他们还在做着梦，梦见中国的朋友从毛泽东那里来了，他们是时常做着这样的梦的；天亮的时候，果然就看见中国的撒拉密（人）睡在他们的房子里。

朝鲜的人民，不论男女，小孩或老人，对我们都是极其

亲热的，他们欢迎我们如同欢迎一个远离归来的亲人一样。在××，我们曾经和朝鲜人民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是这一天的清早，敌人的飞机在这安静的山谷里投下二十多个炸弹，还打了许多火箭炮和机关枪，敌人在一位正在打水的朝鲜母亲的周围，投下了四个炸弹，炸破了她的肚子，使四个孩子从此没有了母亲。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敌人在朝鲜的土地上随时随地制造着这样的罪行。可是到了晚上，朝鲜的人民穿了最好的衣服都来了，会开了，各样的食品陈列了满桌，朝鲜人民向我们献花，向我们献上他们自纺、自织、自染、自己写的一面锦旗。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向英雄的朝鲜人民致敬，向今天早晨被敌人杀死的朝鲜母亲致哀。是的，他们平时是极其勇敢的，从来不流眼泪的；可是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眼睛湿润了，哭了，低下头去。他们告诉我们，敌人到了鸭绿江的时候，这个山沟还是他们自己把守的，成为人民军的重要据点。敌人想来，可是他们不能活着进来，这一片土地，从来没有印上敌人的脚印。所以敌人只能高高地在空中飞行，敌人只能用盲目的轰炸制造他们的兽行。

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全身缟素披散着白发的老妇人进来了。人们好象对她很熟习，也好象一直在盼望着她的，大家极其恭敬地迎她进来。她喘着，神色非常不安地走上台去，我心中暗想着："为什么不要她先休息一下呢？"可是从她的脸色上我看出来她好象有千言万语急切地要倾吐出来似的。她站在那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用双手撕开上衣的前襟，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咿咿呵呵地叫着。里委员长走上去，低低地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她点着头，情绪定了些下

去。停了停，还是很激动地说着，通过翻译同志，我们知道她是两个人民军战士的母亲，他们早已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最近敌人轰炸，一颗炸弹正炸中她的房屋，炸死她的两个儿媳，炸死她的两个孙女，一个孙子。她悲切地说：

“连我也埋在土里的，我爬出来，我的亲人们都炸死了。我只从土里挖出来孩子玩的一个铜铃——”

这时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铜铃，无力地摇着，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淌下来。带哭地说：

“自从我的亲人死了以后，我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我的孙儿孙女们就好象奔到我的跟前；我一张开眼，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要为我的孩子们报仇，可是我老了，不知怎样去报仇。今天，我听说中国人民的代表来了，来慰问我们来了，我就赶了来。我把我孙子的铜铃送给你们，请你们带回中国，让中国人民和中国孩子知道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让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我们朝鲜人民、朝鲜孩子们报仇呵！”

她几乎支持不住自己的身体而跌下去了，就有两个妇女扶住她，抱着她，把她安顿在座位上。我是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泪了，我紧握着拳头，我的指甲好象是掐进掌心的边缘里似的，假使那时候有一个敌人站在我的面前，就是赤手空拳我也要扑过去的。

“我们要为朝鲜的孩子们报仇，要为朝鲜的母亲们复仇，要为朝鲜人民复仇！”

这愤怒的吼声惊动了所有的人，原来是站在墙角担任警

卫的小李同志涨红了脸大声喊出来。就是他今天上午告诉我那个被炸死的朝鲜母亲的情况，他还说他第一次哭了，为了昨天她还赶着把他的棉被洗好缝好，到晚上睡下去的时候才发觉的。

跟着他的声音，大家都叫起来。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眼泪是流在一起的，我们的血也是流在一起的，我们用同样的语言宣誓，我们一定向我们共同的敌人讨还血债！

夜愈来愈深了，寒冷愈来愈重了，这时我们才发觉已经过了夜半。我们不得不散了，因为明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敌机还在空中盘旋，我们不能用灯火，我们是手挽着手一个牵着一个地从山顶上走下来。大家一面走一面唱着《东方红》和《金日成将军之歌》。他们用中国话唱《东方红》，我们用朝鲜话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小李没有跟着我们，在散会的时候我已经瞥到他背起那个诉苦的老大娘首先走下去了。

到第二天，天才黑下来，就有三个朝鲜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前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领着他们；我们从她的手里，又接过一碗带蜡的蜜。她说些话，我们听不懂，幸亏小李懂得几句朝鲜话，勉强地译出来："这碗蜂蜜是特意送给我们的，有蜡的蜜，对身体更好，"最后，她还代表她的母亲，邀我们到他们家中去。

"他们的家很远吧？"

也不用他们回答，小李就说：

"不远，就在对面的山脚下，我们都常去的。"

他还用手一指，可是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朝鲜的夜晚，没有月光的时候，是漆黑的，一丝灯光也不可以透出来，为的避免引起敌人的轰炸。

孩子们的话，我们虽然听不懂，可是他们温暖的小手，紧紧地拉着我们，使我们的脚步不得不随着他们引领的方向前进了。

跨过门前的小溪。只走了几十步的软脚坡，转一个弯，就到他们的家了。迈进高高的门坎，在暗中听到一些低语，原来是我们的战士就着他们的灶火开学习小组会。

孩子们一声叫，黑暗中呀地开了门，烛光就迎着我们照来。我们五个人顺序地脱着鞋，里面的中年妇人，生怕我们看不清，站到门前用烛火为我们照亮。

我们一个一个地跨进去了，那个中年妇人转过身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屋子并不大，墙的一边还堆了衣被和粮食。我们都坐下来，因为坐法不好，大家显得很挤。我的脚朝她的衣被那边一伸，觉得软软的，仔细一看，原来是睡着的两个孩子，我赶紧把脚又缩回来。

大家都坐定了，互相望着笑笑，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想到袋里的小册子，有简单的中朝文字的音译和意义，我们用力地翻着找着，只说了几句问安道好的话。这时小李从门那里伸进头来，我象得救似地和他说：

“你给我们翻译吧。”

“我不成，连五等翻译的影子都望不着，万一翻得不好，要犯错误的。”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过是几句家常话，你先替我们

向她致敬，说她是朝鲜的好母亲，有那么多孩子，将来长大了都会好好建设祖国的。”

小李听完了我的话，怔了怔，把几个孩子都望了一眼，生怕看错了似的；我以为他怕难为情，催促他，他才译着。那个中年妇人带着笑，点着头，指着那个少女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指着睡在那里的两个和另外两个孩子仍然笑着，摇着头，小李就告诉我们：

“那个姑娘和十岁左右的孩子，是她的孩子；另外四个不是她的孩子。”

“那么是谁的孩子呢？”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问。

“就是昨天早晨被炸死的母亲留下来的孩子——”

“呵，是这样。”

我们中间的两位女同志，早已把这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抱在怀里。另外一位同志说出对她的这崇高的品质表示敬意。可是她却极其平静地回答：这是她的责任，而且她特别爱孩子，因为——她顿了顿又说下去，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都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死了。终于她带着感情地说：

“朝鲜的孩子和朝鲜的母亲都是分不开的，死了母亲的孩子应该由其他的母亲来抚养，死了儿女的母亲，应该由其他的儿女来照顾。”她又补了一句：“昨天到会的老妈妈，晚上就是住在她这里；自从她的一家人牺牲了以后，她就住在同里的另一家，他们象自己的母亲一样侍奉她。痛苦是大家的，那痛苦也就不成其为痛苦了，而且化为钢铁般的力量。你们的志愿军，还不是这样么？他们在朝鲜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来了，他们减轻了我们的痛苦和困难，为我们积下了

胜利，为我们将来的快乐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她那怀着感激而愉悦的眼光望着我们，我们也为我们“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胜利而感到光荣；我们最可爱的人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功，保卫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们，为朝鲜人民报仇，不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感激他们，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也都用崇敬的眼光看着他们的。他们真是我们的骄傲，真是我们的光荣！

孩子们不耐这沉寂的场合，他们自动地站到小屋的中间，一面唱一面舞起来了。他们是会唱会舞的，一举一动都合乎节奏，每个音阶都很和谐。他们唱自己的歌，也用中国语言唱我们的歌，他们的歌声好象使这间小屋子变大了，好象在这里边的不只是我们这十几个人，而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全体。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脉搏，我们的感受全都是一致的。睡着的孩子惊醒了，他们没有哭，揉揉眼睛爬起来，过不了一些时，也加入了歌舞的群中。我们也站不住了，大家都站起来用手打着拍子。中年妇人和少女也都边唱边舞着，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惭愧的，我们五个人中间，只有一个文工团的同志是会唱的。她和他们一起歌唱，我们只是拙笨的打着拍子，有时候还打错了，仓仓忙忙地改正着。可是我们的心却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们的血在身体内同样地猛烈地奔腾着。我们的庞大的身影在小屋里闪晃。低飞盘旋的敌机，它死也想不到我们是这样在联欢，这样无视那些飞行的刽子手们！门外的小李也在暗中唱着跳着，住在间壁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听见我们的声音也赶过来了，一点也不迟疑地就在中间跳起来，孩子们也来了，挤不进来就在门外和着我

们的节拍歌舞；在朝鲜人民的家里，凡是听到我们声音的都来了，都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舞蹈……一直到疲乏了，通身都是汗，大家才在“万岁”的欢呼之后坐下去。这一下，我们坐的更紧了，简直是身子靠着身子，前心贴着后心。可爱的朝鲜少女，早为我们几个人捧上来沁凉的泉水和蜂蜜，喝下去的时候，使我们感觉到说不出的甘美，象早晨那样清新和适意。

人是愈聚愈多了，歌声是愈来愈嘹亮了，舞蹈也是愈跳愈热烈了，只有来的，没有走的；在小小的房里唱着舞着，每个人闪着一对发亮的眼睛，我们齐声唱着：

中朝人民血肉相关，
水连着水来山连着山；
长白山鸭绿江连接着我们。
…………

夜深了，我们应该离开了，我们向主妇告辞，一片告别和晚安的声音热烈地响成一片。我们又顺序地穿好鞋，跨出高门坎。天空排满繁星。没有敌机，没有炮火，夜是极其静谧的。他们挤在门口那里送我们，端着烛火，小的，大的，中等身材的，高高低低，足足挤满了一门。走在路上，回头一望，就看见灯火辉煌的门里装满了男女老小的可亲的通红的脸，飘着的白胡子，挥动着的手帕和红领巾都表示着他们的热情，一直到了我们的住处，我们远远地还望得见一个小小门框里许多发着亮的亲爱的脸，他们还在挥动着手帕和红

领巾呢！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选自1953年10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祖国——我的母亲》）

到佛子岭去

一听说我们也是到佛子岭去，那小招待员就瞪起圆虎虎的眼睛，一口气不迭地说：

“嘿，我们这里到佛子岭去的人可多着呢！从华东来的，北京来的，全国各地来的，还有过沙漠爬雪山从新疆西藏来的！苏联老大哥和专家们，国际友人不断地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也来过不少。你看，五一劳动节以后，到北京观礼的代表又要来不少！他们都是参观中国第一个连拱坝，这么大的连拱坝，世界上才有三四个咧！将来梅山水库也是连拱坝，还得从我们这里走，到了六安才转路……”

他说得那么熟习和起劲，好象在说他自己家里的珍宝一样，他的小脸上洋溢着骄傲与光荣。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他又一个劲地说下去：

“你看，那就是才从佛子岭带回来的——”他指着花架上的一盆兰花，那兰花有七八支箭，每支箭上都有十几朵花，这我才找到一进门来就闻到的馥郁的幽香的来源。

“——这还不算稀奇呢，还有四季香的兰花，一年四季都开花。苏联《真理报》的记者才来，他说佛子岭开着五颜六色的花，真是一个大花园！这还是小事，水库修好了，让水听人的话，不会再为害了，还把电一直送到合肥来。水库也变成一个游览区，到那时候，去的人还要多呢！”

听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抢问他一声：

“小同志，那么明天我们的车票买得到么？”

“同志，你们放心，我们是一切为佛子岭水库服务！旅客多了就加车，没有问题！”

他说得那么肯定，那么有把握，倒显得我们的顾虑是有些多余的了。事实也说明这一点，我们的票子晚上就送到了，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坐上了到佛子岭去的公路车。濛濛的细雨，盖住了尘土，汽车是愉快而迅速地向前飞奔。

当汽车在第一个站停下来的时候，坐在最后边的一个乘客大声地说：

“司机同志，我们都是到佛子岭去的，沿途用不着停了。”

司机转过头来微笑着，轻轻地说：

“我们是在办手续。”

这时我看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抱着一个不满周岁吃奶的孩子，身前偎依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这个女人很健壮，粗胳膊粗腿，一张红润的大脸上生着一对大眼睛，态度很安详，好象坐在自己的屋里一样。孩子闭着眼睛吮吸着奶汁，他的小脚轻轻地蹬在我的腿上。她把孩子的腿拢过去，对我含着歉意的微笑。

“不要紧——你是从皖北来的吧？”

“不是，我们是从湖南来的。”

听说是从湖南来的，我吃了一惊，心里想着她已经走过三省的土地了。我不由得带点惊讶的口气说：

“湖南来，走了好远的路！”

“都还好，只走了七天——”她仍然是平静地回答着，“从湖南到汉口，搭船到了芜湖，又从芜湖坐火车到了合肥，今天又坐上了公路车。”

她心平静气地说着，好象是从村前走到村后，一点也不象千里的路途已经在她的脚下跨过去了。

“你也是到佛子岭去？”

“可不是，孩子的爸爸今年春节就写信来，要我们来，他说：‘来看看吧，我们就要胜利完工了，再过几个月我们又要到别的地方去。’可是那时候田里的活还没有搞好，屋里又没有人手，天气又冷，带着两个孩子上路总归有些不方便，就一直拖到这阵。本来我们不想来了，可是想起他的信里说得那么热闹，那么好，我想还是来看看吧。嘿，春天都快完了，快赶上夏天了！”

“他知道你们来么？”

她笑了笑，“这回他不知道，——可是我也快走拢了。”

“他做什么工作？”

“他是起重工人，他的名字叫刘顺起。”

这时不提防坐在前一排的一个瘦瘦的工人，扭转头来，好象遇到自已的亲人那么高兴，大声地说：

“你就是刘顺起屋里的人，怪不得我看着有点面熟呢，老刘早把你的相片给我们看过了。我们是同组的，我叫杨成金，才回家去看了一下。哎呀，刘大嫂，那阵他等你可等得心焦！当是你不来了，就把屋子让给才结婚的小姚，你们这阵又来了！——怎么搞的，这个孩子没有座，坐到我这里来吧。”

杨成金把站着的孩子拉过去，抱在自己的膝头上坐着。

“去吧，去吧，到杨叔叔那里去吧，——”她平静的吩咐着那个微微有一点忸怩的孩子，接着又静静地说：“那怕没有地方住了吧？”

“不怕，不怕，总有你们住的地方。真的没有，两三天包给你起一座小房子。到了工地上，还不是和自己的家里一样嘛！”

“杨同志，当心点，这孩子坐车坐船还有点不惯，怕有点晕车。”

“不要紧，我给她糖吃，她就忘记坐车了。看看外边的景致，多好看呵！到了我们佛子岭，还要好看。单那座连拱坝，就一辈子看不够！佛子岭的春天，真是再 漂 亮 也没有了！”

正说着，汽车驶下一个小山坡，孩子哇地一声吐了。

“你看，你这孩子，不会忍住点，吐了别个一身，快过来吧！”

“不要紧，不要紧，才坐车子，这个汽油味道闻不惯，大人有的也吃不住。”

杨成金一面掏出手帕来为孩子抹嘴，一面解说。司机助

手把一个水壶送过来，这可使坐在角落上的老太太着急了！

“别喝水，喝水还要吐，我这里有晕车的药，吃点就会好的。”

说话的老太太总有七八十岁了，穿一身蓝，还包了一块蓝头布，满脸的皱纹好象刻出来的。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由乘客的手上一个一个传过来。

“不要紧，吐出来倒舒服些，这阵还用不着吃药，你老人家收起来吧。”

“给她吃吧，这是俺孙媳妇给俺的，她说：‘奶奶，从咱山东到佛子岭，又要坐火车又要坐汽车，怕晕，我找点晕车药，是咱村劳模到北京开会时候带来的。’俺揣在怀里，走了几天路也没有用过，怕用不上了。孩子吐，吃下去管保顶事。”

“谢谢老奶奶吧，这一路都是大家帮忙，不然的话，拖两个孩子上路，也真有点淘神。”

“可不是，俺一出了家门，倒真地当了老太太，处处搀俺扶俺，在火车上，同志不要俺走上走下，把东西买来给俺送到嘴边。毛主席真是领导得好，人人都变好了。坐上汽车，一位部队同志还把前座让给俺，怕俺坐在后边颠得慌。说真的，俺活了八十一，劳动了七十多年，受了一辈子的苦，俺还硬朗着呢！”

她高兴地笑了，她那铺满皱纹的脸就显得短些，皱纹更深了些。

“真不容易，就是咱劳动人民才有这身子骨儿。你老人家到佛子岭去看谁啊？”

“俺去看俺的孙子，他爸爸让国民党杀了那年，他就革了命。前年他到了佛子岭，在水利师当干部。他打信捎钱，要他媳妇带孩子来看看的，说他就要学习去啦，他媳妇也是个党员，村里事忙，来不成，俺就说俺来吧。邻舍的人都说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出过远门，怕呛不住；俺说，怕什么，鬼子敌人咱都不怕，这阵有什么怕的？俺也要开开老眼，看看‘社会’，外边还不和家里一样。没想到，外边比家里还强！”

“老奶奶，你老人家姓啥？”

“俺姓李，俺孙子是李贵祥，——”

“原来是我们教导员的奶奶！”

坐在最后边的战士听到了，很兴奋，生怕她看不到，就在他的座位上勉强站起来。论年岁，论辈分，她都该是他的祖奶奶了。

“李教导员就是我们区队的，我是张金明，他是我的老上级，你老人家有事尽管让我干吧。”

“噢，原来就是你！”她擦了擦眼睛望望说，“就是你把好座位让给俺的，倒让你坐到后边去了。”

“那不算事，不要说是教导员的老奶奶，就是老百姓的老大爷老大娘，我们也该让的。”

正在这时候，杨成金手里抱着的孩子又吐了，他的手帕已经不中用，他就用手揩抹。一个挂着大学校徽的乘客，递过去两张报纸。

“谢谢你，不要紧，前边就要停车吃饭，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他对这条路很熟习，果然不久汽车就在官亭停住了。

大家一个一个地下去，坐在后边的战士，跑到前边来，把老太太也搀下去了。

“这小伙子，真结实，就象俺贵祥年青的时候一样，还没有娶媳妇吧？”

“没有，”他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地回答着，“我们还谈不到这个问题。老奶奶，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去办。”

“我不吃什么，我还带得有干粮呢，都是俺那孙媳妇给备好了的，弄点稀的喝就成啦。”

当我走下车的时候，车里已经没有人了。我捡了一个茅棚边的长凳坐下，摆摊的人为我送来一碗鸡汤，一盘卤鹅两个馍。我想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到佛子岭来，看到一路都有鸡吃，还以为特意为了欢迎他们才杀这许多鸡的，他想不到我们广大的土地是这么丰富，什么都生长得又多又好。

那个戴大学校徽的人，正坐在我身边，我看清了，是四川大学的。这着实使我又吃一惊。

“噢，你们是从四川来的！”

“就是，我们是从成都来的，还有一位同志是陕西咸阳西北工学院的，我们都算得上是‘远客’！”他很健谈，跟着他就说出来他姓李，那个姓赵，他们都是“先头部队”，学校里的同学和教授跟着就要来，一共有三百多人。

“——我们都是水利系的，到佛子岭来实习，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实际大学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真幸福！说老实话，过去我们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还不是反动派搞的。他们不干，也不让我们干；只好闷在教室里读死书，闹的读完了

书，就只有书本一套，连个小零件也认不得！出了学校什么都做不起。今天人民政府什么都想到了，跑上几千里路到这技术性最高的连拱坝实习，将来毕了业，立刻就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一辆中型卡车，走下来十几个人，都挂着医学院的校徽，恰巧有的坐到我们这里，谈过两句，知道他们是上海的医务工作者到佛子岭研究阿米巴痢疾，帮助佛子岭的医务工作者，做好预防和医疗的工作。

“你看，政府对于工地的工人是多么关心，派这么多人来！”

摆摊的汉子却接了腔：

“这阵人还来的少多了，因为工程差不多就要完了，一两年前，成天不断地跑大卡车：运工人，运机器，运材料……我们这里可热闹哩！东西赶不上卖，同志们来了有时连座位也找不到！——同志们，你们该上车了，车站在吹哨子。”

我们付了钱，又上了车。这时，天放晴了，阳光把山野、树木、房舍照得发亮，雪白的鹭鸶一只脚独立在水田中央，傲岸地偏扬着头东望一眼西望一眼，等到我们的汽车一发动，它一惊就飞上了天。

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地从眼角溜过去，我由于饭后的慵懒和赶早的疲乏，汽车的声音渐渐小下去，景物也渐渐模糊，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了。可是司机同志兀自保持着高度的清醒，稳妥地掌握着驾驶盘，把我们迅速而安全地载向佛子岭去。

一直过了霍山，大家又都紧张起来。来过的人，知道没有好远就到了；没有来过的人，以为就要到了。有的人甚至心急地自语着：

“怎么还望不到佛子岭呢？”

一个来过的人答着腔：

“不要急呵，不是山挡住了么！要说心急，我们该比你们更着急，离开了佛子岭就想回来，一天望不见连拱坝，就好象要害病似的，这个味道，简直说不上来！”

“那你将来就在佛子岭安家好了。”

“在这里安家？祖国到处都是家。再有几个月，工程完了，我们就要转到别的地方去。治好了淮河以后，我们还要参加修黄河，让那条老龙也乖乖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怎么说，眼前佛子岭总是一个好地方。”

这时，另外有人指点着窗外的山坡，大声地说：

“你看，你看，那红的是杜鹃，紫的是藤萝，黄的——黄的叫什么，我说不上来，和杜鹃一个样，就是花朵大些，不好放在鼻子上嗅，说是有毒的，就叫它黄杜鹃吧！白的是野蔷薇白绣球，兰花一眼可看不见，只闻得出它的香气。这些花，我们佛子岭都有。顶出名的是春兰秋桂，到了秋天，遍山遍野多的是桂花呢。那香味呵，——真是又香又甜！”

汽车三转五转，闯进了一个小小的市街，西边是一派新茅草房，还没有走尽，汽车就停了。我看了看，原来是梁家滩。看到我们迟疑的样子，一位同志就说：

“佛子岭离这里还有三公里，汽车原来到打鱼冲，就是连拱坝的脚下，现在只开到此地为止了。”

“那我们怎么走呢？”

“只有大路一条，大家都走这一条路，不会错的。”

我们下了车，松松身腿，背起简单的行装。那个杨成金，一吆喝，叫来了几个在街上买东西的同队工人，不但背上了母子们的行李，把四五岁的女孩背到身上，连她手里的孩子也抱过去了。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由那个军工搀扶着，慢慢地行走。他的身上背的行李象一座小山，手里还拎了一个花包袱。

我们初来的人，无形中就跟定了杨成金和他的同伴们，杨成金好象回到了老家，他显得象孩子过节般的高兴，不断地指手划脚地说着。才走出市街，他就指着面前的一条河说：

“这就是淠河，你们看，这阵它的水又清又浅，发起水来可吓死人，——”他又指点着河边停着的狭长的、两端翘起的黑竹筏和我们说：“不要看这些竹筏，当初公路没有建起，我们的机器和器材就是它拉上来的。现在到梅山去，它们还要拉一部分器材。”

“现在大水也不怕，我们的坝把它挡住了。你看那边不是有两座桥，一座浮桥过人，一座木桥过斗车。水大了，浮桥就拉开，木桥可没不了。我们的沙石要从这里运上去，一刻也断不得——”

正说着，身后有汽车的声音响，我们侧身一让，看到原来是那些医务工作者的包车过去了。

“你们看，那下边的许多妇女，就是搞沙石的，都是些工人眷属，她们是我们的沙石队，也是参加连拱坝工作。

刘大嫂，你安了家，孩子有人带，也可以来，看你的身体是一个好劳动。”

刘大嫂笑笑，低低地说：“我怕住不长呢。”

“住不长？到了我们佛子岭的人都舍不得走，就是走了也还要转回来的。要走，大家一道走。再说，老刘也不会放你走。你看，这边是小学，那边是医院……”

杨成金不但随时介绍情况，还不断地和相识的人打招呼，忘不了说一声：“这是咱们队的刘大嫂，刘顺起屋里的人。”

转过一个山头，他兴奋地说：

“瞧，那就是咱们的连拱坝，你们看，多么气派！几天不见，又高了好多哩！你看那上面飘着小红旗，就是说已经提前到了顶。——小朱，咱们的拱到顶没有？”

他把话头转向他的同伴，二十岁不到的小朱，开玩笑似地说：

“你真老糊涂了，才走不到五六天，就到顶，照你这样想法，老早就完工了！”

“你这个小家伙，一点也摸不透别人的心，——”他转过来又向我们说：“同志们，你们到指挥部去，朝直走。只有一条大路，那里有招待所，我们要从这里下坡过河了。我们住在河东，到这里来，咱们就是一家人，没有事到我们队里来玩。我们是起重队的，我们一天不在工地就在宿舍，就找我杨成金好了。”

我们望着连接着两座山的一面高坝，象许多巨人紧挽着膀子矗立着，苍鹰在那周围盘旋；那上面蠕动着细小的人

形，就是他们日日夜夜不管大风大雪把这庞大的连拱坝从河底几十公尺的花岗石上造起来的。被管住了的水从闸门流出来发出的怒吼，盖不住钢铁机器的有节奏的巨响。在河的两岸，不断地上下跑着斗车，轰轰的声音，从铁轨上一直送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好象面对着一个虽然陌生而一直热望着的亲人，它们已经站在那里迎接我们，不但是今天，就是千百年后，它们也一样挺立着，挡住背后五亿立方公尺的水湖，迎接着到佛子岭来的人。

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惊奇、喜悦和幸福，毕竟在我们的眼前看到了万人的伟大的创造；战士、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劳动的成果。我们不由自主地和所有的人，加紧了脚步，沿着傍山的大路向前走去。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佛子岭

（选自1954年4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佛子岭的曙光》）

石桂英

我意外地在合肥江淮旅社遇见她，她是来参加安徽省劳模大会的。我找到她的住房，门半掩着；我轻轻敲了一下，没有人答应；可是我分明看到她站在窗前，我就走进去。我的脚步声也没有惊动她，她还是一动也不动地朝窗外看。我也朝窗外看了一眼，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是那条正在翻修的马路和拆得乱七八糟的后退的房屋。我就说：

“石桂英，你在望什么？”

她一听见人声，猛然车转身子，我一下看到她眼里的泪花；可是她很快用手掌抹去了，又把手在衣襟上擦擦，笑着伸出双手来和我握手。她是那么高兴，崭新的制服上别着的大红花都在轻轻地抖动着。

“怎么你也来了？听说你回去了，什么时候又来的？”

“今天才赶到合肥，碰巧你们也在这里开会。——这是大喜事呵，怎么你还哭了？”

“我没有哭——”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太高兴

了，我快活得流出泪来。我这一辈子就流过三回眼泪：一回是看见彭师长的尸骨，一回是我的孩子活活饿死了；前两回倒真是伤心难过，这回可不是，”为了使我相信，她又重复了一句：“真是快活出眼泪来了。”

“方才我来的时候，敲门你也没有听见，望街望得出神，难道这条路你不认识么？”

“这条路我不认识？”她用极其惊讶的口吻回答我，把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瞪得更大，“同志，这一条路的每一寸土地我都用脚量过，每一寸土地都滴过我的汗珠！当年我是在这条路上拖板车的，受尽了牛马样的苦；今天我翻了身，住在江淮旅社大楼里，当上模范，开大会；这条路也翻身了！我越想越高兴，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翻不了身，路也翻不了身，不知怎么的，泪就淌下来了。有人说，高兴也会淌泪，今天我才尝到这个味道！”说着她一面笑，一面又用手掌在眼睛上擦了擦。

“彭师长你也见过么？”听她谈到彭雪枫同志，我就接着问了她一句。

“真可惜，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赶上看；可是他牺牲的时候，咱们那一带的老百姓都哭了。大家都想那颗子弹没生眼睛，单单打上他！好多人都见过他，没有人不说他好的。他们把他生前的事当故事般的讲，讲着的时候就会流下眼泪来。他的坟就在我们那边，天天都有老百姓送菜送花。偏生反动派又滚回来了，他们不但怕活着的彭师长，连死了的师长也怕，就把他的坟刨了。把棺材当了炮楼上的楼板，把尸首丢到城西围沟里。我们都去看了，眼泪向肚子里流，回到

家里，我们夫妻俩一直哭了一夜。一个哑吧，听说给彭师长喂过马的，就把尸首收好，又埋起来。这下子让那些反动派抓住，装在麻袋里，丢进了洪泽湖。他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嚷，他的手指朝天翘着，大指和二指撑开，比出一个“八”字来，浮了很远，他的手指还是顶在水面上。这还不算，因为咱们的游击队打得他们伸不出头来，那些王八蛋就挨家挨户的查。咱家的李玉良，本来是种地的老百姓，那阵还不明白革命的道理，不过和大家一齐合心不缴粮，不缴租，不听他们的话；让他们给抓去，硬说他通八路，打个死去活来。本来彭师长的事就使他的心翻腾起来，这一来，更把他的眼睛照亮了，他出来以后就走上了革命大道。”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停了停，她那黝黑的脸上都发着光，好象她也沾了一份光彩。她的嗓音提高些说：“反动派还以为吓得住咱老百姓，没成想，倒真地给‘逼上梁山’。咱村里那一趟就走了二三十个。他走的时候我拍拍胸膛说：‘你放心去吧，老的小的由我管，咱石桂英虽是个女子，要不是有孩子拖住，落不到你的后边！’他走了以后，可真为了难，日子过不去还不算，那些狗腿子天天跑到家里来要人，说我也通八路。我怕什么？我下生三天，我妈因为穷，差点一脚踩死我，把我丢在草堆里，我自己又活过来的；三岁出天花差点又送了命，七岁就雇给人家放牛，风里雨里长大的。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软硬不吃，一句话不说，朝地上一躺，哭着嚷着要丈夫。说我丈夫给害死了，反来咬我一口！我的老婆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敢和她明说，她又惊又吓，又想儿子，得了场病，又没有钱治，就死了。我把三岁的大

石寄在娘家，抱着吃奶的孩子到了合肥。那时候还没有解放，我拉板车，挣一口饭吃，三天两头吃不上，我不吃还不算什么，奶下不来，就把我那个孩子活活饿死了！”说到这里，她停了停，大眼睛里又转着眼泪，强装着笑容接下去：“同志，可别笑我呵，一想起我那孩子，我就心酸。——可是如今，李玉良参加了志愿军，我在佛子岭当工人，还选上模范；没有毛主席，我们怎么有今天？毛主席的光要是早照上身，我的孩子也不得死呵！你看，李玉良又从朝鲜寄了张照片来——”

说着，她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打开了层层纸包，把一张像片递给我。

“你看，他是不是站在拖拉机旁边？听说他们在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呢。”她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看了看，就向她说：“这不是拖拉机，是坦克。他大概在学习新武器了。”

“唉，他也不告诉我一声，还当我是一个啥事都不明白的农村妇女呢！每封信只是告诉我好好安心为人民服务，不要向困难低头，争取立功，功上加功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你看，他挂的是些什么章子？”

我脱下眼镜，仔细看了看，就告诉她一个是抗美援朝纪念章，一个是朝鲜的军功章。

“军功章必是立了功才奖的，那个纪念章是什么名堂？”

我就又告诉她，那个纪念章，是祖国人民送给他的，也是一种荣誉。

"这个家伙真怪，也不告诉我立了什么功，就是闷头闷脑向我提出竞赛。这次写信，我要好好向他提个意见！"

她好象不满意的样子，可是她那高兴的脸掩不住心中的快活，接着，她又很仔细地把像片一层层用纸包好放到笔记本里。

"你还想到朝鲜去看看他么？"

"不，那是错误思想！我再不想去了！"她有一点忸怩地说。

原来在工地上的时候，她曾经说过想到朝鲜去的，问她什么缘故，她也没有说出口。必是这次来的时候，她又和别人谈过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她才取消了原意，而且还和我说：

"为我一个人，惊师动众的，那怎么成！再说，我们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岗位，我早就说过了的：'不把新中国的水库都修完，我是不回家的。'其实，五一年我和李玉良在合肥见过面。"

"就是在这里见过？"

"唉，哪有那么好的事，那阵子还没有修这座房子，就是有，咱们也住不进来。我们是在路上碰见的。说起来也巧，我看到一个解放军，有点眼熟，可是我不敢认。等他走过去了，我再看他的背影，还是他；我就追上去，低低叫了一声：'李玉良！'他果然站住了，看看我，半天也没有说什么。这也不怪他，那阵我瘦的不象人样子，衣服又破烂得象叫化子。我再看他两眼，心里想：'不错，就是他。'我就又叫了一声：'李玉良，我是石桂英呵！'这他才叫了我

一声：'桂英！——'接着两手抓住我：'原来是你！我打信到家里也找不到你，还当你也让反动派给害了，想不到咱们在合肥会遇上了。'当时，我的心一酸，眼泪在眼圈里转，想起孩子，也想起他的妈妈；可是我不能见面就哭哭啼啼的，我把眼泪硬给憋回去了。他就把我接到部队里，那时候我还有个糊涂念头呢！我想：可好，革命成功了，咱玉良也遇上了，今后他可以养我了；不懂得他是一个解放人民痛苦的战士，要翻身还得靠自己。"

她说到这里停下了，沉思片刻，好象懊悔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头，接着她又兴奋地说下去：

"——到了部队的日子过得可真好，连首长也来看过我，给了我棉花和老布，让我穿上棉衣，盖上棉被。同志们天天来，比一家人还亲热！可是我的心里直翻腾，他的妈和我们的孩子的消息我不敢说，怕他埋怨我，又怕他受不住，我也觉得这桩事我没有完成任务。到底我还是不能不说呵。他倒平静地说他早想到了，还当着一家子都完了，还有我和大石在，就算不错，还好好劝了我一阵子。你看，从前他是一个老牛性子，平时不声不响，犯上他可没个完；参了军，人的性情也变好了。"

"我住了两星期，不得不走了，这是部队的规定。他再三告诉我，现在穷人翻身了，劳动是光荣的，妇女拉板车就怕身子吃不住；现在是劳动人民当家，只要是劳动，就受到尊敬。他的这些话刻在我的心里，五一年冬天他参加了志愿军，五二年春天我就来到佛子岭。"

"是组织上调你来的么？"

“咱又没有技术，不过是个体劳动，我们是接受了一趟任务：一共八个人，拉了四千多斤钢板桩，翻山过岭走了三百多里路，四天四夜来到梁家滩——其中只有我一个是女的。那时候，公路没有修，我们是从小路上来的。过了六安，一路都是山；上山难，下山可更难。四千多斤的傢，下山就要使出全身力气拖住，要是滚下去，连人带车都保不住。就这样，有时还把我们拖下去，在岩石上滚几十丈，把身体都碰破了。到了梁家滩，还有六里水路，那时候，山没有开，河里也找不到船，只有把车从水里拖过去。水虽不深，可是有的地方也淹过车板，我就和大家商量，咱们不能让乌亮的钢板上起黄锈，齐心合力，一根根抬过去。到底让我们把四千斤钢板桩不沾一星水珠送到了工地——我们本来是临时工，领导上就把我们留下来当搬运工人，从此我就在佛子岭参加了工作。”

在水库工地，石桂英是一个有名的人物，提起她来谁都知道，谁都没有二话。她已经两次当上模范，可是她自己呢，觉得这是党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和拥护，个人没有什么功劳也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的。

“我没有文化，技术一点也不懂，连个话也说不完全，合理化建议也提不出，拚体力不是个事，总还得在各方面好好提高，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要看我三十多岁，受了近三十年的苦，我还有劲头从头学起。”

可是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都这样说：

“只要和石桂英在一起，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在工地上能得到同志们这样的信任，也不是简单的事。尽

管她到了佛子岭，指挥部把她编在运输大队；可是有一些男工人，还残留着封建思想，看不起她，不但不帮助她，反而把更重的工作来压她。她挺得住，干得下来，还说服了她那一车人，一个也不回去，都安心在水库工作。

“咱们怎么能回去？谁没有受过水淹，谁没有吃过反动派的苦，共产党给我们拨开了重雾见青天，不干不仅对不起毛主席和共产党，也对不起自己一家大小，更对不起淮河两岸的亲弟兄！”

她想起，淮河一有灾情，她的家乡就是汪洋一片。淹得最狠的一年，就是反动派扒了黄河，让黄河的水一直灌进了淮河，淮河两岸的人民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水退了的时候，老百姓又象群鸟似地飞回自己的老窠来了。

“不回来可怎么办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就长长叹一口气。“那年头，走遍天下也没有立脚的地方，讨口子吃也捞不上，还放出恶狗来咬。躲在屋檐下还给撵出来，天下富人是一条黑心，只好又飞回烂泥窝窝来了。管好管歹，总有一方地，一间破房，穷苦的乡邻们，管怎么说大家多少也有点照应。——我们吃尽了苦，就不想让别人再吃苦。再说，修好了水库，挡住大水，天旱又可以放水，还有电灯电力，叫大家赶快过社会主义的幸福日子呵！”

因此，她在工作中从来不讲价钱，什么都干，什么都比别人干得多。她还遇见这么一个坏家伙，就在她们队里，有一个劳改分子，他不怀好心，成天向她说刺激话。她先不理他，后来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他就给她三个人的活干，还恶狠狠地说：“看你两天不回家去吃干饭！”可是她干下

来了，同时也向上级反映了情况，领导立刻把那个坏蛋又调回去了。

“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人坏人都看得清，可不象以前，只是坏人当道横行。毛主席给穷人做主，咱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就是一心一意把工作干好。”

她不仅想自己把工作干好，还帮助解决同志们的困难，让他们也把工作干好。

有一回，他们拉了一车水泥，忽然看到扶车把的小王的脚一瘸一瘸的，她看了看，原来他的草鞋磨穿了，走不上路，她立刻就把自己的草鞋脱下来送给他穿。

“你给我，你怎么办呢？”

“不要管我，我这一双脚从小就光惯的，数九寒天都不怕——再说，我也知道你脚上的疮还没有好利索，磨不得。”

事实上，她的腿也因为上山抬器材，中了草毒，肿得红胀；她故意把裤管放下来，不给同志们看见，也瞒着领导，生怕要她休息。她算定一个人休息一天，水库上就少了一个人一天的工作。

在路上，水泥的纸袋磨破了，她就把自己的新褂子包在上边，把漏下来的水泥用手帕包好。有的人，还好象同情似地和她说：

“这够多么犯不上，崭新的褂子，包上三次两次就要烂了！”

又一个说：

“这么大的连拱坝，要用上百十万包水泥，漏一点又算得

了什么！妇女总是爱打小算盘！”

“同志们，可别这样说，一包水泥要值多少件褂子？再说，又是好不容易从老远运得来。百十万包水泥，要是每包都漏，要损失多少！咱们就是受点损失，影响不大；公家受了损失，那就计算不出了，影响了水库工作，是千万个农民的事，是咱们国家的大事。既然当家做主，就得多顾国家的事，少管私人的小事。从前，私人的事想管都管不周全，少不了挨饿受冻；今天多管大家的事，私人也有受不尽的好处。”

过河过水的时候，她首先把一百斤重的水泥顶在头上，生怕沾上一点水，水泥就用不得了。别人看她是个妇女，也不怕烧坏头发；大家都学她的样，一个一个把水泥顶在头上运过去。

一个青年工人懒洋洋地不起劲，她就象老大姊似地和他说：

“你年纪轻轻的，应该好好干，将来越干越好。再说，你一个不干，两个不干，水库哪一天才能修成？我还是个受苦的妇女，一个人都能干两三个人的活；象你这样年轻力壮的，还比不上我？让别人看看也不象回事呵！”

过旧历年的时候，组织上号召大家不回乡，为了能在汛期前修好连拱坝。她就首先表示坚决不请假，同队的人写好了请假条子，也偷偷撕碎了和她一同上工，而且还比平常多干活。十四个人抬五百斤的壳子板，上坡下坎地一天抬了二十一趟，就是说说也让人不相信。

春天上，家里来了信，她找小队长念。原来是她的孩子

病了，妈妈也病了。她听了以后，脸沉下来，可是一句话也不说。下班的时候到邮局讨了一张汇款单，要小队长帮她填写，把身边的二十几万都汇回去。

“石桂英，他们要你回去看看，你可以告两天假。”

“我又不是治病的先生，人回去也不管用，钱汇回去就是了。”

她把钱汇了之后，领导上找她谈话，费了好大劲，才把她说服回去一趟，免得家里人有意见。还把车票给她买好了，她不得不勉强上了路。

回到家乡，一眼差点认不出；回到自己的家门，还生怕找错了，破房盖上了瓦顶，烂篱笆换上了砖墙。孩子跑出来怯生生地望她，过后就扑到她的怀里。母亲的病也好了，只是躺在床上唠唠叨叨想留住她。

“你们的病都好了，还大老远地找我回来，谁给你们写信的？”

“镇公所指导员写的，指导员也说能把你找回来顶好，照顾家方便些，又可以在自己家乡里当个骨干。我们的病，也都是想你想出来的，过年的时候，大石一宿不睡，睡了也喊妈妈，看见了你，病就除了八分。”

“你们把我叫回来，我可就要害病了。妈，当年你看我劳动好，不放我出去，要是早参加了革命，和妹妹一样多给人民服务了。今天，我的劳动对国家更有用，——你可留不住我了。”

她说这些话，没有一点夸张，自从离开了工地，她就象失了魂，耳边响着的是机器的声音和同志们的叫喊，一闭上

眼，连拱坝就显在她的面前。她赶着去找指导员，指导员说：

“你是军属，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你的生活，我们保证不让你饿饭！”

“我不指望政府照顾。照章办事，我是水库工人，我得赶快回去，我们得跑在洪水前头，不能误了工作。”

“你为什么不想在家乡工作，你这是什么思想？”

“你只顾眼前鼻子底下的事，你是什么思想？”

她一气，就跑回家来了。恰巧天下雨，她走不成，心里象烧火；坐在床边的孩子，拍着手唱：

“天下雨吧，天下雨吧，妈妈多住两天家！”

她一把就把孩子搂在怀里，低低地问：

“大石，你也不让妈妈走？”

“我不挡你，妈妈，老师都说你当上模范，是光荣的哩。我长大了也要学你，就是你不要偷偷地走；天好了，清早让我穿上你给我做的新衣裳，从半城街走，让他们看看我李大石的好妈妈！我送你到大路口，我望着你走，你朝哪边走我长大了也朝你那边走。”

“这才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爸爸在朝鲜打仗，妈妈在水库做工，就是为你们将来不受苦，过好日子。”

天一晴，她就赶着回来了。回到工地以后，她自己一个人偷偷加班加点，别人问起她的时候，她就说：“我得完成我个人的计划，不能因私误公。”

她就是那么一个人，公家的一粒沙子她看得比石头还大，自己的事，大大小小都不在心上。对于工作是无限忠心，用她的话说，“她的心和连拱坝长在一处了。”就是在

合肥遇到她的时候，她还说：

“同志，说老实话，我就是在合肥开大会，心也惦着咱工地。”

“你们的工作就要胜利完成了，再说你来开会，也不是私事。”

“话是这么说，佛子岭完了还有梅山，梅山完了还有别的地方。我得赶着跑啊！一天也停不得，一步也慢不得，咱们中国这么大，就是跑也跑不完，哪能就歇气！”

她就是满怀了勇气和信心，在祖国的建设大道上向前奔跑，什么都挡不住她，她要跑在洪水的前头，跑在时间的前头；不仅一个人跑，要大家一齐跑。把祖国建设得更好，让人民过更幸福的日子。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支配下，在佛子岭工地上，她高高竖起了一面新中国劳动妇女的光荣旗帜。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日

（选自1954年4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佛子岭的曙光》）

山城和山城的节日

山　　城

轮船终于冲破两江齐下的秋水，转过唐家沱，突起的山城已经遥遥地在望了。我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伫立在船头，远望着夕阳中闪闪发光的绿瓦圆屋顶，它矗立在重庆最高的地方。

"怎么样，认不到了吧？——"从宜昌上来五天航程中已经有些熟识的老年人和我说，"——那是解放后才造起来的，在人民路上，容得下四五千人的一座大礼堂！拢了岸，走到高头，还有许多怕也都认不到了。你说离开重庆有九年，这九年比九十年的变化还大，反动派把我们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救上了天。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总有一天，要升到三十三天，——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他的话是真实的，当船靠了岸，我就随着许多人踏上了整齐的石阶，它引着我向上；到了上边，就是宽坦的大道。几

十个搬运工人正用齐一的步调抬着一架庞大的机件走在我的前面，他们快乐而有力地吆喝着，朝着软脚坡向上走。

“你看嘛，就是这一带就说明问题了——”想不到那个老年人也走在我的身旁，他指指点点一口气不迭地 说 下 去：“四九年九月二日那一天，蒋匪帮四面放火，简直把这里变成鬼门关，足足烧了一天一夜，不晓得烧死好多人，毁了好多房子。连河边的囤船和大小河里的航船都烧着了。他们还造谣，硬说火是共产党放的；可是共产党来了，今天你看，这才象朝天门——向天堂走的门！那边你看，是好大的海员俱乐部，是那些船上工作人员的家；后边就是搬运 工 人 宿舍。过去的搬运工人叫做‘干人’，就说是一身之外别无他物，哪里还有房子住；就是蹲在别人的屋檐下，也还要遭反动派的警察撵呢！今天住的硬是砖瓦大洋房，都不是那些捆绑房子。对面还有一座好漂亮的大礼堂，经常开会演电影，先前不要说开大会，就是三五个人聚在一起，那些龟 儿 就 要抓，朝监牢里一丢，死活难保！那边的房子是仓库，再也不是那些害死人的囤积居奇的资本家的了，是咱们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的，这才叫翻身，翻了一个大身！”

他说得那么安逸，笑得那么自然，从他个人来说我已经知道因为他的儿子参加了革命，解放前他一直是提心吊胆过日子；这次他到南京探望了他的儿子，他受到尊敬，受到很好的招待，他是满心欢喜地又回到自己的家园。他的脚步很硬朗也很稳重，可是我不能等他，我的行李正由一个搬运工人挑着走在前面，我不得不加紧脚步跟住。他看出来了，就和我说：

"忙啥子，我们到那边搭车好了，他会负责把你的行李送到的。今天可比不得过去了，人都好了，人人都负责，——我说这 话 也 负责的。我们难得相遇，正好还可以多摆一阵子。"

他哈哈地笑起来，使我倒觉得有点难为情了，我只得掩饰地说："我怕他认不到路。"

"你买票的时候，他就问清了的，不问清，他也算不了钱。"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得随他在起点站上了 公 共 汽车。售票给我的是一个女售票员，安坐在司机台上的恰巧也是一个女司机。我好奇地坐在前座，正看定她的侧影。她有二十多岁，瘦瘦的，帽下露出来盖不住的短发，她两手一直放在驾驶盘上，安闲地坐着。当时间到了，车门关了，一声哨响，她还是那么安闲地发动了汽车，那辆装满乘客的长型大汽车缓缓地开行了。她的从容和镇静使我惊讶，她的动作很纯熟，好象已经操作了多少年，和汽车成为一个整体。可是好心的老年人却告诉我：

"她们正式驾驶不久，在先还有男同志随车，现在用不着了，完全是独立驾驶。在重庆，这是一桩新事；从全国说起来，也许不稀奇了，我就知道北京有女电车司机，天津有女汽车司机，东北还有女火车司机，咱们还有女空军。妇女翻身是双重的，就这样，男人残余封建保守思想还 常 抬 头呢。就说她们，最初还遭到男人的反对，说她们胆小，文化程度低，体力不够，耳、眼、手、足、脑要 同 时 工 作，她们驾驶不得；真还有个别的人当她们不吉利，上不得驾驶台！可是党支持她们，她们也坚决争取，坚持学习，重庆的六月

天你是晓得的，她们照旧干，到底成功了。你看，她们不但能开，还开得稳当，——这一个姓张，还当上了市人民代表！”

他正说着的时候，在转弯处车猛然刹住了，原来是一个头上包帕子的农民正慌张地站在车前。女司机把头伸出去说：

“车子来了，你端走没有关系，后退就危险。不要停在马路中心，要走不走的。”

她象一个姐妹样吩咐着，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中国妇女的善良的性格。我静静地观察着，亏得那个老年人提醒我，我几乎坐过了站。我匆匆地和他道别，就走下了汽车。

依着售票员的指引，我顺利地找到我要去的地方。我爬上四层楼，遇到我弟弟的一家人，他们原来是要去接我的，因为一个在工作，一个去开会了，他们想到我曾到过重庆，今天该更毫无困难地找到地方了。

房子的前面是解放路，后窗就望到滚滚长流的大江。向左远望，看到刻着“涂山”两个大字的南岸的山峰，它使我想起几千年前制服了洪水的大禹。时间已经快七点了，可是天色还亮得很。我就很诧异地问着：

“好象重庆天黑得晚。”

“你忘记了么，从前我们的时间比北京上海差一小时，按天时来说，也该如此；可是今天我们的时间和北京一样了，首都人民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起来了，我们的休息时间和步调跟全国是一致的了。——你今天从哪里上来的？”

“朝天门——我几乎都认不得了。”

“你要是从望龙门上来就可以坐缆车。”

“好象先前也有的？”

“那可大不同了，下次你可以去试试看，不但在望龙门，就是两路口到菜园坝也有了。”

听说两路口到菜园坝也有了缆车，我就想起过去那条又陡又滑，积满了污泥粪便的，走也不是，坐滑竿也不是的那条最坏的路。许多人不得不走，走了以后就是一身冷汗。可是今天有了缆车，让你一步也不走就可以上上下下。我兴奋地说：

“怕不久长江上都有大桥过南岸了。”

“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将来重庆和南岸就连在一起了。”

“真是从小到大都变了样子。”

正在这时候，搬运工人把我的行李送到了，他让我当面点清件数。我知道他辛苦地爬上四层楼，就不安地说：

“我没有想到这么高，你搬上来太辛苦了，应该增加些搬运费。”

“不，同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成要我们把别个的家私搬到马路边边就算数？今天可不做兴。钱也不格外要，我没有带收据，我知道同志你是才来的；不过下次你要说明要搬上四楼，我们会加上一点点钱，公公道道；这回就算了。”

我只得向他表示歉意和谢意，他就揩着汗下去了。我赞扬地说：

“人和人的关系真改变了，照从前，我要是不跟定他，

他就不知道把我的东西背到哪里去；就是背到这里，他也就楼下一甩就走。”

“是这样，过去受压迫受剥削最重的人，政治觉悟提得最快，明天你到街上可以看得见，吵架的人没有了，有争执至多平心静气地提你一条意见。”

“这里也安静得很——”

“平时就是这样，到了星期六星期日就热闹了，大家充分利用休假日，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

“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哪里？”

“就在两路口，从前的川东师范，可是保管你一点也认不出来了，不过是在那块地上，房子都是新建筑起来的。重庆的街道差不多也都翻了身！”

这时，后窗外南岸的灯倏地亮了，在黑夜中，好象无数颗发光的星星，一直引到最高的峰顶。向下望，它们一直照到江心，流水使它们的倒影微微闪着。停泊在山脚下的轮船，更象顶了一串灯火的珠子，静静地迎着逆流站定，湍急的江水只从它的身旁流过去。

到睡觉的时候，我正自想法为我的衣物找妥当的安放地方，我的弟弟就笑着和我说：

“不要担心了，老鼠差不多都打光了，就是偶 然 有 一只，也不得象从前那样凶了。如今重庆不但是从小到大，从日到夜都有了改变，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向前。”

夜晚，当大家都睡了的时候，我又推开后窗，首先闯进来的是云雾遮不住的月光。南山的灯火仍在闪烁着，它为夜行人照亮了道路；那些顶着灯火的船只，正自忙碌地上煤上货，

上齐出川的客人，在拂晓的时候，它就要顺流而东，开始一个新的航次了。

山城的节日

重庆人民的节日是从宪法公布那天就开始了的，到了二十六日的下午，人们是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心底的喜悦，等待着选举领袖的结果。其实他们心里所想的，全国人民心里所想的就是一个人；可是他们还是殷切地等待着北京的声音，让首都发出来的声音和全国人民心底的声音汇成一个最高最强的声音，昭示全世界：让全国人民狂欢吧，让我们的友人高兴吧，让敌人在他的名字下面发抖吧！

全心充满了欢快，可是又感到很紧张，街上一阵一阵地拥起人来，这样热烈地关心着全国人民的大事过去是少有的。这一节时间实在是无法工作，大红纸铺好了，墨也磨好了，鞭炮早就用竹竿支在门前，欢呼已经跃上喉咙，许多人早已围在解放碑周围；可是大大小小的播音器只是不断地在放送着音乐。时间快到了——到了！笔已经蘸饱了墨汁，拿在手中；香火已经点燃了，跑到门外；可是播音器却传出来选票还没有计算好的消息，要大家再多等待一些。

这是一件大事呵，这是六万万人民的企望呵！山城的二百万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齐在等待着。从四点钟等到六点钟，忽地，鞭炮分不出点子地响起来了，锣鼓震天，万人的欢呼响成了一片，解放碑上毛主席的像发出万道光芒，一张张大

红喜帖贴在门墙上，整个的山城都喧腾起来了！这真是大喜事呵，这不是一个人的喜事，是六万万人民的喜事！当重庆人民欢呼和歌唱的时候，全国的人民也都在欢呼歌唱着。

歌声和欢呼声就不曾停止过，重庆人民在迎接解放了五年的国庆。对重庆人民说来，还不到五年呢；可是今天人民有了自己的根本大法，有了向社会主义大道行进的明灯，有了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带路人。想想过去，看看将来；——不要看别人，就看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忍不住心底的快乐，他们不仅用鲜花和彩坊，他们还用工作和生产的成绩向亲爱的祖国献礼。

一夜的大雨，冲不下人民的热情，他们照样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山城的中心区来了。有过嘉陵江的，有过长江的，还有翻山过来的。从百里外白庙子的矿坑中还来了矿工，他们照样穿着下矿的衣服，头顶着矿灯，颈项间缠着一块毛巾。他们的肩上扛着工具。其实这些工具他们已经不大使用了，今天他们使用的采煤机实在太大了，没有法子抬出来游行。

十月一日的早晨，没有下雨，天上浮着云，在重庆说来，这就算晴天了。人都出来了，不是参加游行就是参观游行，可是街道却很清静。大大小小的红旗闪着光辉在微风中飘扬。当首都的人民开始向天安门行进的时候，重庆人民的队伍也来到解放碑前的检阅台。毛主席的像矗立在台上。人民的战士五年前解放了重庆的人民，今天他们威武地为人民的队伍开路。从前他们是走来的，今天，他们坐上了摩托车，汽车，炮车……。十五万人的游行队伍，工人几乎占了一半；钢铁工人，矿工，机器工人，电业工人，纺织工人，

海员工人，在那中间我也看到铁路工人，使我一下就记起来实现了四川人民四十年愿望的成渝路。

引起我注意的是市民的队伍，他们很整齐，很长；有老有小，妇女占多数。我看到一位母亲，左手抱了不满一岁的婴儿，右手举着鲜花，满脸闪着喜悦的红光，愉快地走在前边。这时，天又下起濛濛细雨来了，为了表示对她的尊敬，我用右手举起我的帽子向她挥动。雨水打湿我的头发。我的眼镜也模糊起来，可是这个热爱祖国的母亲的伟大的身影，一直清晰地闪在我的眼前。

“同志，天在下雨呵！”一个观众关心地向我说。

“谢谢你——”我回答那个好心人，接着把帽子戴上，“我知道的，我在脱帽致敬。”

“向谁致敬？”他不解地问着我。

“就是向那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呵！”

“哦，哦，我在北京看过的，在影片上我看到过，还骑在爸爸的头上呢。”他平淡地和我说，好象我少见多怪似的。

“同志，那可不同，他们带的都是五六岁会走的孩子，他们也懂得国庆，也想看毛主席。他们至多不过是快到天安门的时候，才骑在爸爸颈项上，向毛主席欢呼招手。这个孩子可不同了，他不到一岁，除了吃奶就是睡，一步也走不得，对于母亲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负担，她放不下手。在做组织工作的时候，干部一定想说服她不必参加；可是她还是来了，她要表示解放五年来的快乐，她情愿把孩子一直抱在手中。她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她的脚步一点也不慢，——实在说起来，重庆的妇女跑得很快呵！”

“不错，她们是跑得不慢！”

好象我的话他只同意最后一句，就是这一句，我也怕他解错了。我想：我不必再说了，让活生生的现实再进一步地给他证明吧。

当队伍过完了的时候，游行的人和看游行的人就紧紧地挤在一处了。不只是人行道上，在街心，在任何地方，都挤满了欢快的人。到了晚上，所有的灯都亮了，南岸和江北象镶了明灯的彩屏似地夹着山城，船上的灯也都亮了，照亮了向东直流的大江，它载着山城人民的欢笑，流过中国的土地。

解放了五年的重庆人民，欢快地度着最快乐的节日，他们不仅眼睛亮了，心也亮了；他们将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共同奔向更幸福的境地。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选自1957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山万里》）

索奇城的一朵红花

俄罗斯的严冬好象忘记了索奇城，十二月的时候满城还是一片绿树，在万绿丛中我还看到一朵盛开的红玫瑰——它好象一直也不曾凋落，它装点着这美丽的世界，在冬天的日子里带给我们春天。正象离开了我们已经二十年的H·奥斯特洛夫斯基，三十三年的生命应该说是短促的；可是正如高尔基所说："他的生命就是精神战胜肉体的例证。"尽管他的身体瘫痪了，他有旺盛的生命力；尽管他的视力失去了，可是在他的眼前展开一片更宽阔的天地。病痛没有打倒他，反而鼓起他更大的力量，为了明天也许就要死去，他刻不容缓地向前赶路；完成了他的话："布尔什维克要一直工作着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为止。"他是铁打的汉子，他是严冬里的一朵红花，他用满心的欢喜赞美着自己生存的大地——苏维埃祖国。

"人生是美好的，就是当你停止生存时，也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这是他的话，他一生的工作就象

金子般闪在人们的面前，一直流传到永远。多少人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了勇气，多少人从他的身上得到了生存和斗争的力量。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带给我们希望；在严寒的日子里他给我们送来了春天。他不仅自己燃烧着，他的火，点燃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全世界高举起数不尽的火炬，把人间照得火红，高歌猛进，“向着共产主义的水晶宫”。

他九岁就开始为人牧马，才是十一岁的孩子就当上了佣工，在火车站食堂里烧开水。十月革命以后他才在发电站当上司炉工人的助手，十六岁的时候参加了革命斗争，他做一个骑兵侦察员，后来随着布琼尼的骑兵，打败了波兰侵略军。当祖国危难的时候，他没有袖手旁观，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染了他的几滴鲜血，为此他感到自豪。可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他就躺在床上了，两年后又丧失了视力。依靠着青春不熄灭的活力，他坚持写作到最后的一刻。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一个没有眼睛全身疼痛两手又不灵活的人，更是一桩极其艰苦的事。经过三年的准备，每天以二十小时研读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历史、古典文学以及同时代的伟大作品。当他开始写的时候，许多字都叠起来了；就是用镂空的纸格来写，也很难认清。他的妻子每天从他的床边捡起涂写的碎纸片，再为他整理抄写。就这样，后来也不可能了，他只能口述，工作进行得很慢，再经过他严格的删改，所成也就无几了。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写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自己说：“世上是没有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克服的堡垒的。”可是，他多么渴望自己是一个手脚灵活，眼睛明亮的健康人呵！他要到阳台上看看急遽改变的世界，他要

跑出去，随着火车跑，跑到莫斯科工厂的锅炉房，把一大车煤堆加到炉子里去。他幻想着脱离九年的卧床生活，他要拿起工作不松手，一直干够为止！

其实，他就是躺在床上，他干得也很不少。十年来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战胜最大的痛苦，他坚持着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当他在逝世前八天给他母亲的信中，告诉她每天工作到十八小时，三个秘书轮流为他记录，这样他才赶完了《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他是多么顽强的一个人呵，正如日丹诺夫同志所说的：“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并在任何环境下也不怕困难的人。”他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激荡着人们，他的话语象金属般地响着：“人生在我的周围象一轮通亮的太阳似地照耀着，我的祖国把无限不可思议的美丽的幸福又还给了我，我重新又开始了生活！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教育我的神圣感情，她让我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

我们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到了索奇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的，我不知道路名，只知道沿着黑海边穿过不尽的林荫路，过了一座长桥，转上一个小小的山坡，在大树的遮蔽下，有一座小房子，那就是了。这是一九三五年为他造的，许多青年人和少先队员都参加了义务劳动，表示对他的热爱。在这里，他不过住了六个月，他又去到莫斯科。我们走进去之后，就被引到后边的一座散发着油漆气味的新建筑，穿过了厅堂，走进一个两面是窗的办公室。早晨太阳从东边进来，下午太阳又从西窗进来，这间屋子从早到晚一直照耀着通亮的太阳。

迎接我们的就是他的姊姊卡塔林娜·阿力克塞也娃和他

最后的秘书拉查丽娃·亚力山大彼得洛夫娜。她们热烈地欢迎我们，向我们说明因为纪念馆太小，来的人很多，让我们先等一下再去参观。他的姊姊将近六十岁了，灰白的头发，湛蓝的眼睛，在她那慈和的面容上我看出青春美丽的影子。她穿了一件黑外衣，披着雪白的围巾。她说："以后就好了，今年新建成的纪念馆，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再来的时候，就不用等待了。"拉查丽娃同志就是为他记录《暴风雨所诞生的》，把许多照片拿给我们看，不断地和我谈着他生前的日子。当时我有一点奇怪，因为没有看到他的妻子，后来我才知道她到了我的祖国——当我在一月中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和她见了面，做了很短可是很热情的谈话。

他的姊姊告诉我在二十二日中国开了纪念会，演出了保尔·柯察金；她还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发行了五十万本。我就说：

"在和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就先后翻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在抗战期中它们教育了许多中国青年；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校正第一版就发行了五十万本——现在，当然不止这个数目。我知道最近要印出两卷集，包括他的演讲、书信和其他文章，为的能更好地纪念他和教育广大中国青年。"

对此，她表示感谢，从书柜里拿出来中国的译本，还把许多种不同国家不同文字的译本给我们看。然后她把最新的版本和录音唱片送给我们，让我们带给中国的青年。

拉查丽娃同志说：一九三六年有一天他忽然按铃叫她进去，告诉她：他想到中国人民和日本鬼子斗争很激烈，打败

了敌人。

他的姐姐说，远在一九二七年，他才病倒床上，他就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的革命斗争。在他床边的墙上，挂着中国地图，那时候他自己还能亲手用小红旗和小黑旗标明移动的战线。他关心劳动人民和反侵略的斗争，他痛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在他最后的时辰，当他停止呼吸之前，他还问他的哥哥马德里的情况怎么样？他哥哥告诉他："小伙子还在抵抗着。"他的胸中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国际主义的精神又照耀着他，他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反对另外一个阶级，没有国家的区别。

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被带到纪念馆去。我看到成群的参观者正从山坡上走下去的背影，纪念馆里还残留着最后几个参观者。那中间，我看到一个红军战士。我知道当卫国战争的时候，他的作品鼓舞着战士的斗志，许多从前线来的信都说到保尔·柯察金和他们一齐在前沿阵地作战，他的书紧贴在战士们的胸前：有的被烧焦了，有的被子弹打穿，有的沾着共青团员的鲜血。我知道，就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保尔·柯察金也是辉煌的英雄榜样。尤其是当作战负伤了，落了残废，保尔的钢铁般的形象就在一旁支持着，使他们重新走上战斗的或是工作的岗位。

房子并不大，却很精致；可是我想到那中间有自愿参加义务劳动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所叠的一砖一瓦，我就感到它伟大的价值，这包含着青年一代对他的尊敬与热爱。在房里我首先注意到那张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和他不相离的伴侣，在床头我看到大枕头上的一只小枕头，必是这样，才能使

他的头部高起些。在床边，我看到平列的四只电铃，那是分别叫他的母亲、姊姊、妻子和他的秘书的，用不着说话，就可以知道他需要谁。在床近旁，还有一个电话机，通过它，他可以和外边通话也可以听到外边的声音。一张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的“消息报”放在床边，还有一本他自己的书，那是他在一九三五年送给医生的。从医生那面来说，为了坚持写作的缘故，他算不得一个听话的病人；可是在党内，在共青团里他的纪律性很强。一朵鲜艳的玫瑰放在床头，走到近处才看出是橡胶制成的，那是二十年前橡胶女工送给他的。为了帮助他工作，中央送来一架打字机；为了解除他病中的寂寥，政府送给他一个留声机。让他能在创作的时候，美妙的音乐引着他的思路，他从来不觉得音乐会妨碍他的深思和工作的。一个收音机，使他随时能收听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墙上高悬着列宁、斯大林和加里宁的像，还有一张很大、很精密的西班牙地图挂在墙上，那是伏罗希洛夫的秘书给他送来的，在那上边还插着小红旗和小黑旗。在他的书桌上，我看到他母亲的像片，伏罗希洛夫的演讲集，斯大林像，一个放大镜，一个很精致的水晶鸽子。我想起来他在一九三六年对乌克兰共青团第九次大会的无线电发言：

“我们的旗帜是和平。世界性的劳动记录，世界性的成就，文化的巨大成长，对于知识的渴望，这些就是我们的国家——和平建设者的国家所充满的一切。

“和平的旗帜高举在我们国家的上空，这优美的旗帜是全人类的希望。这旗帜也是党和政府所高举的，这就是为什么全体劳动人民把我们看作是希望，看作是自己依靠的缘

故。

“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建筑一座共产主义的水晶宫，如果法西斯疯狗冲到苏联的神圣边境上来，那全国都要起来保卫我们边境的。”

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高尔基，他也喜欢荷马、莎士比亚和杰克·伦敦。绥拉菲莫维支，法捷耶夫和萧洛霍夫都和他见过面，给他很大的鼓舞。他的书架上有很多书，看出来在他艰苦而短暂的生命中，那样不断地用书籍来充实自己。在他的房里，还有全国各地送来许多宝贵的礼品。边防军送给他一套制服，——那就等于送给他红军的荣誉。顿巴斯矿工送来了矿灯和煤车模型，基辅的一个工厂工人送给他大炮的模型，电气工人送给他一座电扇，工业学校的学生送给他一架小小的放在桌上的飞机……这些礼物都标志着广大人民对他的热爱。最高的荣誉和最珍贵的礼物是一九三五年党和政府因为他的作品对祖国有极大的贡献，奖给他的列宁勋章。他感到生活是无限地美好，他把列宁勋章挂在那幸福的心脏跳动的地方。不断的人流到了他的门前，无数的信寄到他的面前，他以他的作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他以他顽强不屈的精神打败了不是人所能忍受的病痛，为青年们，为广大的人们树立了不朽的楷模。

罗曼·罗兰曾经给他信，这样写着：

“您和您伟大的、复生了的和解放了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您是跟他们的巨大快乐和不可阻止的热情结合在一起的，您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您里面。”

受了这封信的鼓舞，他想写一本《柯察金的幸福》；可

是他没有来得及写，他连《暴风雨所诞生的》也没有全部写完，成为他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因为书中的人物，正处在艰苦的境况中，死亡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就在这本书第一部出版的那一天，他就死了，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时五十分。

他没有死，他活在人民的心中，战士们高喊着他的名字攻下了敌人的阵地，多少人在他的感召之下成为英雄；在祖国的伟大建设中，有许多以他命名的工作队——那是些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的，发挥了百折不挠的勇敢的集体，向着共产主义大路勇往直前。今天，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到处可以看见，在高山里，在荒地上，在遥远的边境，在辽阔的祖国的天空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精神鼓舞着勇敢的人们。

当我们在纪念馆看过一遭之后和所有的人一一握别，向他们道谢之后，我们又走出来。黑海的暖风吹着我们，树叶散发着清晨的香气，长桥上五盏一簇的街灯正象一朵朵明亮的花似地开在夜空里，在索奇的暗空中，我的眼前一直闪着最大的一朵红花。我的耳中好象响着他的声音：

“我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我紧握你们的手，致热烈的敬礼！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整个的我都和你们在一起。前进呀，朋友们！

“我们伟大的今天和更美妙更可爱的明天万岁！”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选自1957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心的歌》）

到丽采湖去

高加索的群山挡住北来的寒风，黑海又从南方送来了温暖，索奇到冬天还是一片绿。许多条街都被树遮住了蓝天，只有在微风吹动的时候，看到闪烁的阳光的白点。灯也象花一样地站在路边，三个五个一簇，到晚来就象一朵朵盛开的白莲。在这里，连土地也是温暖的，在玛采斯塔的地下冒出来的是“有火的水”，它使白皙的皮肤变成红润，它为人们祛除体内的风寒，尽管才有七万居民，可是每年它迎接了四十万休养的人。

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在匆忙的访问中得到几天的休憩，让我们忙中有闲，让我们在冬天的日子中找到春天。

当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想起丽采湖，虽然有上百公里的路途，我们想在温暖的日子中，在宽坦的公路上奔驰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陪伴我们的罗斯塔明克同志却告诉我，几天前的大雪封了山路，在路途中也许会遭遇到一些意外的危险。但在我们的心中，总觉得有一点说不出的怅惘，我想

着那美丽的湖，那个美丽的故事反复地闪在我的心间——说是有那么一个美丽姑娘阿丽采，她原来是在这群山中间长大的，她徜徉在清秀的山林间，这里有饱孕甜汁的鲜果，这里有使人青春常驻的仙泉。可是一个有钱的商人闯进来了，他想占有这座山，这眼泉。还想占有这个美丽的姑娘。阿丽采是勇敢的，当这个贪婪的人睡觉的时候，她从山顶上把一方大石丢下来，砸死了恶人，把土地压沉，陷成了一个一百五十公尺深，六百公尺宽，一千公尺长的丽采湖。深邃的湖水映着戴雪的高峰的倒影，一点人声，一只鸟鸣，都在这翠绿的山谷中响着幽远的回音，象美丽的阿丽采轻唱着曼妙的歌声。

我想得这么殷切，连睡梦中也闪着山影树影，青绿的湖水明如镜，在那上面飘映着英勇美丽的阿丽采的倩影。

感谢罗斯塔明克同志，终于在一个清早，为我们安排好了到丽采湖的行程。当我们走上汽车，我还有一点担心地问着："不怕冰雪的山路了么？"

"有了他，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心了。"罗斯塔明克同志指着司机微笑地向我们说。这时我才注意到，汽车换了，司机也是另外一个中年人。经过了介绍，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扎哈林柯，他笑着向我们问好。在抗战初期，他几次从阿拉木图经过新疆运物资到西安。高山峻岭，沙漠荒地都挡不住他，他走过千万里艰苦危险的路程。我们向他表示着敬意，因为他在困难的时期帮助过我们；他对我们感到亲切，因为二十年前他就和中国人民建立了友谊。

汽车飞速地驶进了清晨的阳光里，初升的太阳把树叶照

得翠生生的，清新而湿润的空气给街路洒了一层水珠，车轮无声而迅速地滑过去。几番往返过的城市，已经不是全然陌生的了，我们走过花园一样的商店，我们知道哪里是火星疗养院，哪里是造船工人的海鸥疗养院，哪里是以伏罗希洛夫命名的疗养院……我们更记得奥尔忠尼启则疗养院，我们记得那座大喷水池，在那里我们访问过从远东来的煤矿工人。当大路走尽了，转弯过桥，我们就走上一条弯曲的长长的小路。熟练的司机，一点也没有减低速度，他稳定地握着方向盘，还悠然地告诉我们这条路的名字是："丈母娘的舌头。""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我们不解地问。"就是因为它又弯又长呵！"可是走尽了小路，我们又上了宽坦的大路。走过一座铁桥，我们又踏进格鲁吉亚国境，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到丽采湖去，还要跨过两个不同的国境。在中途嘎格拉，我们的汽车停下来，让我们在山海之间的一座长长的公园里的小径上散步一番。我们知道这里也是休养地，可惜我们不能停留，我们必须赶路，再坐上汽车，不久我们就踅进两山间的公路。

才进山路，太阳还是高高悬在头上，路也宽坦，水也潺潺地流着。我们还看到崖壁上不断流水的滴泉。司机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姑娘们的眼泪"，因为它总也流不完，总是那么无尽无休地淌着。可是路好象愈走愈狭，天好象也暗下来，水也不是那么欢腾地奔流，只是迟缓地沉沉地顺着石缝淌下去，大路上铺了一层霜。我抬头观望，原来两旁的山陡然地高了，阳光只闪亮在峰顶的白雪上，就是透不下来。这里的岩壁上我们又看到一柱透明的冰流，它冻住了，司机

有趣地说："这就是'小伙子的眼泪。'简直是号啕大哭，眼泪是喷出来的；可是冬天他流不出来了，他的悲伤给冻住了。"

我们惊于他的形象化的譬喻，可是我们更惊于天气的变化，我们从春天的城市又走入初冬的山谷。更使我惊奇的，面前的路好象走到尽头，千仞的高山迎面而立，可是转了一个弯，山岭为我们让开路，又一直向前延伸着。这使我想起了"山穷水尽疑无路"，使我想起在三峡中行船走水，无端的曲折变幻。

路愈走愈深了，天愈走愈冷了，铺在路上的已经不是霜而是雪；树的枝干和叶子上垂着霜柱，流水没有冻，却象油似地凝着。在树下的石上，我们看到嬉戏的大熊和小熊，停下车来，才看到那是栩栩如生的雕刻。我们好象来到粉装玉琢琼瑶的奇境，我们仿佛踏入一片灿烂透亮的琉璃世界。当我们的汽车惊动了枝头的小鸟；它们惊叫飞散，震碎了山谷的静谧。

司机不再说话了，汽车的速度也减低了，因为大雪已经盖满了路和路旁的斜坡。有几次，汽车是鼓足了力量，才喘着气爬上一个小山坡。偶然遇到的稀有的行人，他用惊奇的眼睛望着我们，不仅因为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也因为我们在冰雪的日子里来到夏天的游憩地。

但我们终于还是到了，下了汽车，在二三尺深雪径中缓缓而行。湖边的旅舍的窗和门都被雪封住了，屋顶上也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好象入冬以来，就没有人来过。我们顺着它右边的积雪的坡路走下去，就看到那凝静的湖。静静的山

峰，静静的树丛，连寒冷的空气也静静地凝住了。多情的湖水，也把山呵、树呵、白白的旅舍呵，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中。就是飞逝的鸟，也在湖心留下刹那的倩影。

我们无言地站在湖边，凝视着深邃的湖水，用不着抬起头来，湖边的景物也一一收入眼底。我仿佛看见了美丽的阿丽采在山林间自由自在地轻歌曼舞，我仿佛听见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一声汽笛惊醒了我的沉思，原来是载了伐木人的小汽船向湖山深处驶去。船头冲碎了明镜般的湖面，船尾曳出来两行无尽的清波，一直轻轻地拍着岸边，让群山不断地激荡着回音。

我们拂去长椅上的积雪，摆好带来的食物，对此湖山共进一顿冷餐。当我们把一块小小的面包丢到湖里去，就看到从湖水深处上来的游鱼，它们瞥见了人影，倏地又掉尾游入湖心了。

当我的思想随着游鱼沉向湖水深处，肩上轻轻的一拍把我惊醒了。原来时间已经过了正午，我们该及早地走上归程。我觉得来去太匆匆，可是抬头看见眼前的高峰上落下了迎面高峰庞大的阴影，我想到一上午的冰雪的路程。我们只得又走上山坡路，顺着深深的轮辙找到路旁的汽车。我贪婪地回首望着最后的一眼，——静静的山，静静的湖，静静地映着旅舍和山树的倒影。

归途的路好象短了些，车也快了些；可是早临的夜色，一路上追赶着我们，一直把我们赶到点点灯火的索奇城。

汽车停了，我们张开朦胧的眼睛，走下车来，和扎哈林柯同志握手道谢，感谢他安全地把我们送入了人间的仙境，

把我们从春天送到了冬天的美丽的湖畔，又从冬天把我们送回浮着暗香，洋溢着春天气息的美丽的城。

（选自1957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心的歌》）

在涅瓦河畔

我俯身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大窗前，从没有结满冰花的玻璃望出去，涅瓦河就横在我的面前。这是冬天的夜晚，河身早被冰雪封住了，河边的大道静静地躺在那里，道旁大树的枝干上积着雪花，有时被风吹得飘飘落下。我知道过去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曾在那里踽踽独行，或是和朋友们低低地谈论和争辩着，做着无尽的散步；现在却是成群的青年欢笑着从雪亮的灯光照耀下的河畔大道上走过去。在遥远的河的那边，就是那个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基堡垒，过去它曾囚禁过列宁和一些革命同志，也关过高尔基和一些作家；可是今天它成为历史的陈迹，任人参观的地方。历史的车轮毫不容情地辗过去了，那些想使历史后退的人，早已在那伟大的车轮下消失了；而列宁同志，却生动地活在亿万人的心里；革命文豪高尔基，高举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旗，一直引导着我们在文学的大道上前进。

在河的对岸，就是那个放了第一炮而奠定了革命胜利的

阿芙乐尔军舰。它早已在我的记忆中，也曾有许多人登临过它；可是当我走上去的时候，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新鲜的虔敬和神圣的心情。不久以前，曾经有一个中国拜访者，走近那座向冬宫放第一炮的大炮前，抱吻着那严峻而寒冷的炮身。他感觉到的却是第一炮的余温，使他的热血沸腾。它那第一次最有力的发言，为世界创开了一个新纪元，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那一声炮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革命。这个中国拜访者在年青的时候献身革命，当革命胜利了他有机缘来到苏联，来到了革命的摇篮，踏上了阿芙乐尔军舰，站在大炮的身边，他怎么还能遏制胸中的热情？在左舷的报务室里，我还看到第一个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发报机，它首先送出革命胜利的声音。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军舰，今天看起来更显得平常；可是它从一九〇三年诞生开始，到了一九〇五年就参加了对马海战为祖国服务。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它成为革命的主力，当时全舰不过五百六十七人，现在生存的只有三十二个人，陪我们参观的副舰长，就是当年的一个水兵。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它授到红旗勋章；三十周年的时候，它就被固定在涅瓦河边，成为历史的见证人。人们景仰它，永远忘不了它的功勋，也忘不了当时攻打冬宫和保卫斯摩尔尼宫的水兵们。

列宁格勒原来是由一百多个小岛组成的，海傍依着它，五百多座桥架在河水上。数不尽的长桥和河边大道，使我这个初来的人有点莫辨东西了。我记得我看过河边俯伏着的人面狮身兽，还有两只从中国来的铜狮子；但使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彼得大帝的高大的铜像。那是为了他

打败瑞典而铸就的，他骑的马两只前脚高高举起，一只后腿踏住了一尾长蛇的头。如今没有人被它吓得发疯了，象《青铜骑士》中那个青年一样，它不过成为这个美丽的城市的一个古老的点缀。今天人民敬仰的是芬兰车站前高大的列宁像。他无畏地站在那里，左手拉着外衣，右手指定了前方。苏联人民就是朝着他指出来的方向向共产主义大道勇敢前进的。

在这个美丽的城市，有多少动人的事物留在我的记忆中呵！就是因为太多了，使我不知道从哪里说才好。在我住的阿斯特丽亚旅馆的近傍，就是那座由五十万农奴化了四十年时间造起的伊沙克大教堂。它好大呵，在风雪的中间我看不清它那高耸入天的屋顶；可是在拉兹里夫的草地边，我看到列宁同志住过的草棚，它真小呵，只容得下一个人爬进去都站不起身来。就是在这里，伟大的革命导师，辉煌的思想家，不间断地发出灿烂的光芒，引导着革命人民前进。

在冬宫前的广场上，当一九〇五年的时候，赤手空拳的人民敞开胸膛向尼古拉二世请愿；可是平射的子弹，打穿了人民的心，血染红了广场的土地。统治者不过得到短暂的“胜利”，就在这个广场上，一九一七年二月，武装了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摧毁了残暴的沙皇的政权，革命得到了最初的胜利。

金碧辉煌的冬宫，过去是帝王的安乐窝，在十月革命以前还为反动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盘踞；可是阿芙乐尔的一炮，就使躲在里面的十六个“部长”束手被擒，那个克伦斯基不得不扮成女人暂时逃亡。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来参观，看看俄罗斯人民曾经用多少血汗豢养了那些荒淫无耻的帝王

们，也从那丰富的艺术中看到俄罗斯人民智慧的光芒。

如果我是在五月里来该多么好呵，那时候，我就可以和列宁格勒人民一起度过发光的白夜。满城栩栩如生的雕刻人像，会告诉我们二百多年来它们的见闻。印了普希金足迹的夏花园应该是极其美丽的，克雷洛夫座像下的鸟兽也将欢快地跳下来，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涅瓦河的大小支流，象锦带一样地缠着美丽的列宁格勒，让绿影婆娑花香馥郁的城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带着青春的颜色。

我曾向英雄的人民，美丽的城市，献上我真挚的热爱和无限的敬意。我大声地说出我是从遥远的上海来的，带来上海人民的情意，为了这两个城市对革命和祖国的文化艺术有同样的贡献。上海人民想念着列宁格勒人民，我想到列宁格勒人民也同样想着上海人民。我们的心连着心，正如同唐代诗人王勃所说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不仅是邻居，我们是弟兄。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方向，共同的道路；我们的胜利和幸福是分不开的。上海人民将永远和列宁格勒人民团结在一起，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友谊是钢铁铸成的，不仅为了自己人民的幸福，也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幸福。让我们共同跨着豪迈的大步向共产主义大道前进吧！

我的话语，曾经在列宁格勒人民的耳边响过，让他们记得曾经有一个中国弟兄向英雄的人民，美丽的城市献上过最真挚的感情；而这个美丽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从此也就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选自1957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心的歌》）

泪泉的泉碑

普希金在南方遨游的时候，曾为泉碑吟出了美丽而多情的诗句：

我爱你的不停的絮语，
和你诗一般的泪珠。

你的银白色的水点
象寒露一样洒了我一身，
呵，喷吧，喷吧，畅快的水泉
淙淙地诉说，诉说你的隐情……

那是克里米亚泪泉的泉碑引起了诗人的幽思，他感于一个鞑靼王对于一个被掳来的波兰少女的钟情，当她被杀死以后，一世英勇的鞑靼王孤寂地把脸贴在泉碑前，让流水象不断的泪珠，沾湿了他的面颊；那淅淅沥沥的声音，在他一个

人的心上，象不断的低语。可是那古老的无告而绝望的爱情对于我们已经是太遥远了，对于人们也是太缠绵了。今天，在我们美好的日子中，很难找到一个人为了狭小的个人的感情终生不断地流泪了。

当我在苏联南方的土地上漫行，在埃里温城中，喧闹的银铃河畔，我也看到一座座用五彩石雕成的泉碑。那是人民用最崇敬的心树立的，纪念他们最爱的人，在卫国战争中洒出鲜血的阿美尼亚的少年英雄，可是在那中间也有马特洛索夫和卓娅——苏联青年一代的英雄典型。

那是在一座静静的峡谷里，山坡、树顶和大路都盖满了白雪；银铃河的水却汹涌地翻腾，水珠飞溅，跳跃着滚流，象一群喧哗的孩子们向前奔跑。儿童公园也就在附近，没有看见一个孩子，那并不是寒冷的缘故，因为那一天不是假日也不是节日。顺着河边的路走到拱门的近前，就是那些泉碑了。严寒把长流水冻住了，垂着长长的透明的冰溜。我们也象站在自己最爱的人的面前一样，提着脚步，轻轻地抚摸着碑身；用我们的手温，让冰溜的水滴下来，象晶莹的泪珠一样落在结成明镜一般的小方池里。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不留恋自己的亲人，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疯狂的敌人冲到生长自己的土地，危害了自己的亲人，那就不分男女老幼，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奋起斗争。我的眼前仿佛奔过去拿着各样武器的愤怒的人群，我看到飘飘的白发，已经沾了血的妇女的飞扬的头帕，还有鲜艳的红领巾。鲜红的颜色象征着我们的青年一代，象征着工人阶级，象征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就在那几座泉碑中，我找到了鲜红的一座。那是受

过火山考验的红色，那是受过战争洗礼的红色，来纪念红色的少年英雄。在那边有一座黑得发亮的泉碑，好象黑夜里发亮的眼睛，风雪雨水、孩子们出汗的手心，都没有能使它的光黯淡下去。现在白雪披在它的身上，在强烈的对比中显示它异样的光彩。

"我们这里有火山，火山曾给我们带来了灾害；可是它也为我们生产了美丽多彩的岩石。我们选了最美丽的石头，纪念我们的青年英雄。当然，最宝贵的纪念碑是在人民的心上。"

随我们来的艺术家向我们介绍说，泉碑是他们古老的遗风，只是不同的情思使它们表现着不同的意义。

"我们不仅要纪念永远离开我们的人，更重要的是鼓舞活着的人，让我们从先行的英雄的身上汲取不尽的力量。"

我感觉到了，那边就是装满了欢乐的儿童公园，碑后是丛林，前边是小小的广场，道边立着一双双的路灯。银铃河更是不分昼夜地唱着欢腾的歌曲。这里没有絮语，没有隐情；这里是闪着青春光芒的圣地。到了春天，柔软的树枝拂着碑身，象亲爱的慈母看望着自己的孩子，长流水随着银铃河高响低鸣；孩子们象亲吻似地接着流下来的水，英雄的泉碑滋润着他们，洗濯着他们，英雄的光芒从小就照着他们。

（选自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日子》）

第一个十年

对于伟大的宇宙来说，对于祖国的几千年历史来说，十年并不是一个长时间；可是对于我，对于我们每个人，从解放以来我们过的是多么丰富多么不平常的伟大的十年呵！想起来还恍如昨日似的，我们从阴暗的屋子里走出来，摇着红旗，欢迎解放了我们的亲人。我还记得天下着濛濛细雨，看到那些转战千万里的人民子弟兵，因为欢喜而流出的泪水和雨水是流在一起了。一个外国记者说他们是从月球来的，——那是说不是人间的兵，是超凡脱俗的战士。我记得在一个会上，一个穿着布军装的人雄赳赳地朝我走来了。当时解放不久，过去惊险的记忆还没有消尽，我本能地躲开他；可是他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问我还认不认识他。我摇摇头，他脱去了军帽，我看出他来了，我高兴地叫着他二十多年前的名字，和他欢快地拥抱在一起了。解放军本是人民的亲弟兄；十年前，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解放了我们，把过去那些悲惨、恐惧的、象一连串恶梦的历史翻过去了。我们站起

来了，闪着红光的新纪元揭开了；从此再不是少数人奴役着绝大多数人的中国，而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劳动人民打碎了枷锁，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多少年来我们在风沙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沾满灰尘；多少年来我们在旧社会的泥坑里翻滚，弄得一身污黑。党耐心地教育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明镜之前拂去尘埃，让我们在清泉之中涤尽积垢；让我们明明亮亮堂堂皇皇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新中国的公民。我们丢开一切世俗的称呼，我们是亲密的同志。呵，同志，同志，这是一个多么响亮的称号，我们有共同的志向，我们有共同的斗争的道路。叫着别人就好象叫着自己一样，它落在地上都发出铿锵的声音；这是金光闪闪的名称，这是心对心的召唤。听见了一声同志，我们自然而然地伸出手去；无数只手呵结在一起，那就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共同欢乐，共同歌唱；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密不透风的铁壁铜墙！我们挡得住一切正面来的敌人和微小的虫豸，我们共同保卫我们亲爱的党和祖国。

是呵，祖国过去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对我这样亲密过。当我快乐的时候，她静静地望着我；当我烦愁的时候，她轻轻解去我的忧闷；当我在困难中的时候，她给我力量。祖国，祖国——我们亲爱的母亲。记得有一个过去在外国长大的人，那时候就因为她是一个中国人。解放以后她还是高翘着她的下颚，傲然四顾，一直以为中国不配是她的祖国。可是由于她弹得一手钢琴，让她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在那里她听到多少人热烈地叫着中国万岁，也因为她是一个中国人而受到热爱和尊敬，她才体会到祖国的伟大，做一个中国公民是

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傲。当她再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她感到无比的激动，她从国外带回来一个多年失迷路途，彷徨无依的失去祖国的女儿；她在迢迢万里外找到了自己亲爱的祖国。

是呵，光明对于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更珍贵；美妙的歌声对于一个喑哑的人更可羡慕；多少年失去祖国的人重新投到祖国的怀抱中自有难以遏止的激情。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理解的尊贵的称号了，我们是多么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伟大的毛主席呵！

想起了毛主席，就想起了毛主席不断给我的勇气和力量。解放后我曾经被派到一个陌生的工作岗位上去，人是生疏的，工作也是生疏的。每天晚上同志们来到我的身旁，帮助我了解情况；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贪婪地翻着《毛泽东选集》。开会的时候，只要我心中把握不定，我就抬头望着眼前的毛主席像。他那亲切的眼光望着我，他那发亮的额好象一盏明灯，照到了我面前的路；顺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进，任何困难我都能超越的。

如果看到毛主席，那是多么令人兴奋难忘的呵！在天安门上，在怀仁堂，在北京饭店的酒席筵上，我都留下了永生不忘的记忆。可是有一次 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在上海友谊电影院的前厅里，我的双手拉住毛主席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那伟大的身影遮住了灯光，可是发散更辉煌的光彩，他的大手是多么有力又多么柔软呵！他的微笑，他的话语使我的灵魂都震颤着；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神经都被快乐填满了。我说不出一句语来，我的心里不断地在想："听

毛主席的话，他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为了党，为了毛主席，我可以牺牲一切！”

跟定了党和毛主席我们胜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十年，我们将紧跟着党和毛主席跨进第二个十年的开端。

一九五九年 九月

（选自196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热情的赞歌》）

北京的春天

当二三十年前春天来到北京的时节，槐花的香气象酒似地泼在空中，它真使人沉醉；可是人们却醉不得，魔鬼的眼睛正从阴暗处偷偷地眏着，它正等待时机，不醉的人也会失足。路上早就布满陷阱，没有事，还是老老实实守在斗室中吧！不出去也好，每晚都落雨，淅淅沥沥，潮湿的空气泛着浓郁的花香，要不是怕惹事，真想在微雨中闲步一番！躲着比出去好，一直到天亮了，满窗的阳光，把斜飞的紫燕的身影也映出来了。过午就从北方吹来挟着细沙的风，尘土簌簌下，“唉，这算得上是什么春天！”三月的日子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溜过去了。当春天尽了，有朝一天偷得半日闲，攀上了北海的白塔，放眼看去，一片望不尽的绿海，碧油油的树叶，只是盖不住那金碧辉煌的帝王故居，琉璃瓦闪着金黄的光辉，兀自向人间透露着不凡的颜色，它们一直是高踞在人间的屋宇之上。微风起处，阳光在树叶间闪着，好象道出来大自然的秘密。若是一个多情的诗人，站在这可怜的小山

上，（说是山，实在也算不得一座山！）也能得着短暂的忘情。可是人不能终日站在这里翘首四望，他还是要一步步走下那多少年来磨损的石阶，双脚又站在地平川；所谓诗情画意，早已烟消云散，只是那些凶恶的渴血的眼睛和沾满人们鲜血的双手，前后左右窥伺着。多少仁人志士，就被那些刽子手断送了终生！

那些恶鬼十年前连同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被推翻了。拨开云雾见天日，不仅春秋佳辰动人，连冬天也照着暖煦煦的阳光！六万万人民尽欢颜，党和毛主席领着我们天天过新年！

如今树更高了，可是它盖不住平地陡起的高楼。为人民照亮道路的灯杆，也高过了多少年耸立在天安门前的华表。好宽的东西长安街呵，几十辆飞驰的车马可以并驾齐驱，宽广的大路一直伸到城外。天安门前一眼望不断的广场，快要接上前门了；矗立在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每天从早到晚俯视着全国各地来的人民。人们虔敬地献上一只花圈，一朵花，一片无尽的心意。英雄们用鲜血奠定了祖国的基础，他们的精神将与天地长存，日月争光！看呵，多少人无日无夜地在忙碌着呵，他们拆去了低矮的旧屋，一边建起了革命历史博物馆，一边建起了万人的人民大会堂。在劳动人民节日这一天，它们面向着天安门这一边，初露辉煌的光彩；千千万万列队游行的人向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欢呼，他们也没有忘记向这两座巍峨雄壮的建筑挥手。

是的，我记起来了，当我这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日间我望得见那高大的脚手架上忙碌的人影；入晚，我看得到照亮

了半爿天的灯光！全国各地的优秀建筑工人都来到这里，在北京工作的干部愿意参加这伟大建筑的劳动。有一天，我们到这里来参观，我们走上才浇筑好的楼梯又爬上脚手架，一直到了最高的屋顶，从上边俯视着那座容得下万人的大会堂。这将是庄严神圣的议事厅，这里发出的声音将响彻云霄。我抬头观望，白云浮在我的身边，对面的城门楼都显得不是那么高大了，今天，人民就是有这力量，用自己的双手造起广厦千万间！

听说原来要设计五年，建筑十年的；而今不到一年间，它就要矗立在人世间。在底层，木工正侧卧在地上刨平地上的木板，装饰室顶的工人正仰着头堆砌天花板上的图案，在最高的一层，电焊工人正激出蓝湛湛的火花焊接着钢梁。后浪催前浪，一层追一层；人歇工不停，千万个工人正在有力的指挥下，日日夜夜齐奏一支最雄伟的交响曲。

有一天，我恰巧和一群下工的建筑工人遇上了。我们是同路，听他们的话音我听出来是从东北来的。我满心欢喜地向他们说：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才下班吧？"

"可不是。说不上辛苦，这是我们的光荣。"

"你们是从东北来的吧？"

"是呀，我们是从大连来的，哈尔滨来的也有，吉林沈阳的也有。——还有广东的，福建的，四川的，上海的……——全国各地的工人都来了。"

"你们该是全国最优秀的工人。"

"优秀倒说不上，反正干过几年，要修全国人民大会

堂，全国各地的工人都得尽一份力。”

“话都听得懂么？”

“工具和手艺是我们谁都懂的话。说不懂不要紧，干两手儿就都明白了。有些不明白的还可以交流交流，学习学习。咱们是一边干活，一边学手艺。”

“估计什么时候可以修好呵？”

“准日子可说不上，反正国庆节前总得完工，要不可太不象话啦。”

“你们的任务完了就可以回去了。”

“我们的任务永远也完不了，咱们国家要造多少新房子呵，就说北京这里，一步步还不都得翻成高楼大厦？那些旧房子也太不象样了，有的简直卧到地里去了，看起来不中看还是小事，还要影响修地下铁道。同志，你看，地下铁道修好够多好，刮风下雨都不怕，路上也不见这么多人，就象土行孙似的，向地里一缩就跑了。”

“你又瞎说了，土行孙算什么，顶多不过他一个，碰上铜墙铁壁还钻不过去；咱们北京将来每天坐地下火车的就得上百万人，一个土行孙管什么用！”

“我不过是打个譬喻，你就认真；说实在的，就连一个土行孙也没有，咱们是人，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

“好了，好了，也用不着争，咱们到家了，再见吧，同志，我们就住在工人俱乐部和劳动保护展览馆中间这座楼房里，有空来找我们。”

“真巧，我就住在对面，咱们算得上是邻居。”

“全国人民一条心，远在天边也是近邻——”不知道是

哪一位年轻的工人放开嗓子唱起来了。

“再见呵，再见呵……”

我们象老朋友一般分手了。我也很想歌唱，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激情；我走回旅馆，上了七层楼，拉开窗帘，望着灯火通明的工地。忽然天空亮起五颜六色的焰火，好象天才横溢的画家，在暗夜的天空中，用五彩的发光的笔画出火树银花。又好象无数发亮的喷泉，在高空溅出最灿烂的金银的珠子。

呵，北京的春天，万物都在生长的季节！北京的夜晚，它象白天一样忙碌，它象白天一样欢快。当美丽的焰火升起来的时候，万民仰视，禁不住发出心底的欢呼；我想亲爱的毛主席也将站在庭院中，在万民的欢呼声中，露 出 他 的笑容。

一九五九年五月

（选自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日子》）

上北京

上北京去，对我说起来，从小就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甚至于天不亮就醒了，抓耳挠腮地一直要等到九点钟上了从天津开的快车，中午左右就到了前门；然后随着人群流入了北京城。我既喜欢挤在喘不过气来的天桥云里飞的场子边，也喜欢夹坐在前心贴后心的广和楼的池子里，有时候，我也喜欢一个人跑上北海山顶白塔上静观沉在绿树的海里的北京城，那时我也可以遥望不远吊死一个末代皇帝的景山。我既喜欢赶隆福寺、护国寺的庙会，也喜欢独自撑着油纸伞，伫立在金鳌玉蝀桥头望尽雨中的中南海。北京城萦绕着多少幼年和少年时的幻想和美梦！而这些美梦，随着岁月逐渐消逝，一直到我在北京不能立脚，匆忙地离开了那座北海东边的“三座门十四号”的小房子，到今天算起来将近二十五年了。

北京虽然留有我最好的记忆，可是它也曾使我不再回顾，奋然前行，不要说那些异族恶敌和汉奸贼子，就是那些

逆来顺受，不辨是非，钻在个人小天地中，只追求眼前欢乐自以为超然物外的人也使我不能忍受，经过多少年的考验和磨炼，古城重复闪着青春的光辉。它得到和平解放的时候，上海的敌人还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那时候我们既兴奋又小心地在深夜里听着北方来的声音，我们听着毛主席从北京发出来的庄严的号召，我彻夜不眠想念北京城和分别多年的朋友们，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上海解放的时刻。北京重复成为我心上最宝贵的圣地，那里实现了多少年来的理想，那里有毛主席，有党，是新中国的心脏，是将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人民翻身的司令台。

当我在上海等待解放的时候，我的心呵，早已飞上了北京！

上海是五月底解放的，我们在六月底就浩浩荡荡地到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到今天想起来我的心还是很激动，那时候简直是几天晚上都睡不成觉。铁路还没有来得及全修复，有的桥梁在敌人逃跑的时候炸毁了，只是为了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才从北方各地调来一些车辆。几张仅有的睡铺让给年纪大的同志和女同志，有的人爽性到晚上爬到空空荡荡的行李架上去睡大觉；没有饭，吃饼干；没有水，喝烧开了的泥汤；路断了我们就步行一段，我们的心在沸腾，就是徒步也要走到北京！到了北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和周先生（多少年来我们这样叫惯了的）。就可以看到分别多年的朋友和第一次见面的同道的人。火车日夜不停歇地穿过苏北、山东和河北，在路旁看到农村的父老和孩子们，在我的心中起着异样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比我

幸福得多，因为他们早就解放了，尤其是在车站上停下来，他们喊我们一声“同志”的时候，我的心都快乐得发抖，恨不得赶过去和他们紧紧地拥抱。

同志，同志，这是多么亲切，多么尊贵的称呼呵！

火车过了丰台，我就坐立不安了，北京城就要到了，我们就要和毛泽东同志和许许多多同志呼吸着一个城的空气，十五年没有看见过的北京高大的城门楼，一下子闯到我的眼前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一直到火车在车站停下来，我和许多相识而多年不见的友人握手拥抱的时候，我的心跳动得使我说不出话来。北京的朋友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我们这些才被解放的南方代表。

多少新鲜的事物，多少动人的情景，每时每刻我都沉在欢乐的海里。午睡的时候我们和多年不见的朋友谈话，晚上看过节目还是兴奋得不能成眠。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哪一位吃馒头剥下皮来，平时我们非常和蔼也极其周到的刘同志涨红了脸提出批评：“这是咱们农民的血汗呵，怎么能这样糟踏！”这是很简单而深刻的批评，虽然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也受到震动。我很爱这坦率的性格，使我初次接触并了解什么叫做批评。

当毛主席在怀仁堂和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和所有的人站起来鼓掌，久久不能平息。我的眼睛有些模糊，原来是被欢乐的泪水涨满了。我怪不好意思地用手背偷偷抹去，可是当我看到许多人都象我一样，我就满心欢乐，让它畅畅快快地流出来。周恩来同志的热情而又朴实的报告，字字句句打在我们的心上，打开了我们多年来愁锁着的心，点起了一盏盏

明灯。使我们感觉到祖国的将来充满了希望，党为我们掀开了崭新的、幸福的未来。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我们和北京的人民，还有解放军共同在先农坛过了不平常的一晚。数不尽的红旗 数 不 尽的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红通通。欢呼象大海的浪潮，此起彼伏，我们象轻轻地丢开了二十年的日子，重 渡着 青春 年少。

忽然，雨来了。而且愈下愈大。这时候，在欢呼和歌声之外又兴起了挑战的声音，看谁不怕大雨保持整齐的秩序。雨淋在身上是美滋滋的，只有风中的微风，一阵阵送来了寒冷。年老的同志早就被说服先回去了，坐在大雨里的人也自有人送来白酒取暖。会照常开了，这时我们关心的是在雨中致词的领袖，忘记了个人身上的寒暖。说实在的，尽管风吹雨打，我们的心却象一团火哩！

如今，我写出来十年前上北京的激情，为的是纪念我们祖国的十周年，这十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人，都走过了多么远的一段路程呵！十年来我到北京不知走过了多少次，每一次我的心都感觉到不平常：因为北京城住着全国人民热爱的毛主席，因为北京城有领导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中央。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选自一九六〇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热情的赞歌》）

黄浦江的早晨

我悄悄地掩了房门走出来，正是早晨三点半钟。天还是漆黑的，闪着微光的星星，繁密地挂在头顶上；路灯把摇曳的树影照在墙上和地上，一阵微风吹来，千万片树叶美妙地闪动着。这正是夜去昼来最好睡的时候，有七百万人民居住的上海，此刻是多么安静呵！可是对于夜班工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时候，他们正要抖擞起精神来，完成小组的班产指标——可能他们雄心勃勃，就要在人们安睡的时候，打破纪录，跨上生产的最高峰！

我走到大路上，安静的路面显得更宽阔了。电车站的灯亮着，这是因为有通夜行驶的车辆。好象有一两个人等在那里，可是我想：无论什么时候向前走总比等待好，我就一个人向东走去了。

早行的人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民公社社员把带着露水的蔬菜送到菜场去，送奶员把鲜奶送到每家人的门口，还有不断疾驶的大汽车，把煤和生铁送给炼钢厂，再把钢材送到工

厂和建筑工地上。……每个人都为千万人日日夜夜殷勤地工作着。为祖国工作，为自己的人民工作是多么幸福呵！

我正在走着，听见后边由远而近的电车声音，恰好不远处就是一个停站，电车和我几乎是同时到达。充满了朝气的售票员，迎我上车，高兴地和我说："早上好！"

车上只有几个人，有的还带了行箧，可能是赶车赶船的。

"客人不多呵！"

"我们是早晨的第一班车，时间还早，早班的工人还没有进厂。"

因为乘客少，售票员就有闲空把玻璃擦得透亮。驾驶员是女同志，我就走向前去。她没有坐下去，她是站在那里，推开迎面的玻璃，让晨风扑上她的脸和胸膛，吹直她的短发，她满足地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两手掌握着驾驶盘，双眼望定前方。快到停站的时候，她熟练地煞车，拉开车门，看到我不是下去的乘客，微笑着又把车门关上了。等待铃声一响，她又向前驶去。我多么想和她说几句话，问问她的工作，谈谈她的感想；可是我知道当她工作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做。其实我只要不是一个十分拙笨的人，就可以看出来她是多么愉快地驾驶着早晨的第一班车向前疾驶呵！她的嘴角深深地露出来工作的满足和生活的幸福，我想她如果不是在执行任务，她一定会大声歌唱的。到了黄浦江边，我要下去了，她为我开了门，象唱歌般地说了声"再见！"我心里想：她该是一个很好的女高音；可是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有多少象她这样的女孩子呵！她们的青春更富丽，她们的生

命更丰富，她们简直是生活在幸福的海洋里。

“同志，请不要忘记走横道线。”她那音乐般的声音又追了我一句。我含笑地向她招手，看着她从我的身边又向前疾驶而去。

我走下车来才发现夜渐渐淡下去了，滚滚的黄浦江横在我的前面，几千年来它就是这样平稳地流着，百年来它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忍受着耻辱和痛苦，它的胸膛上横七竖八驮着的是来宰割中国人民的强盗船，江面上泛着陈腐的渣滓。十年前随着上海解放才扫清积秽，它浩浩荡荡畅快地流着。它重新为人民所有，是人民热爱的一条美丽的江水。如今，初升的太阳的灿烂的金光正静静地落在江心上，码头边待发的轮船，正亮着千万盏明灯。因为潮水高，庞大的轮船就象一座水上的楼阁。

我站在江边，向东眺望，那是浦东，烟雾迷蒙处，就有全国平炉利用系数最高的上钢三厂。过去帝国主义者也曾把魔手伸过江去，建立了修船厂和油栈，如今都是人民的财产，一切耻辱的烙印只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人民受凌辱受压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朝北望去，这就是过去的一寸土地一寸金的外滩，望不尽的高楼大厦，都是中国人民双手造起来的。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分子盘踞在那里吮吸上海人民——应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血，而中国人民在这里却没有任何自由。那用大石块垒起来的中国江海关过去为帝国主义者所掌握，出入的无非是洋人和奴才，那里连中国文字也不通用。但今天它是中国人民的海关，保卫着中国人民的利益。那座有高高尖塔的大楼

就是曾经不许鲁迅先生坐电梯的华懋饭店，它蹲伏在南京路口；今天它是和平饭店，招待着来自全世界的和平代表和外宾。在它对面就是过去古老而华贵的惠中饭店，每天下午靠街的大窗口上坐满衣冠楚楚的吸血兽们，让他们捧着圆滚滚的肚子露着贪欲的微笑望着窗外来往的行人；如今它是建筑工人的工会，出出入入的是修过这些房屋的工人们。过去压榨中国最凶狠的汇丰银行，它是英帝国主义侵蚀中国的金融大本营之一，今天属于中国人民了，门前两座铜狮仍然踞伏着，它是时代的见证，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才把帝国主义驱逐出去，一切属于人民所有，翻开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一页。

从前江边停的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只，是洋人洋奴和地痞流氓的天下，是善良的中国旅客的鬼门关；如今这些疔疮是连根拔掉了，几年来辛勤的培育，树木已经长大了，土地盖满青青的嫩草，玫瑰和月季绽出红红的花朵，现在我就是顺着这花间的小径安闲地向前踱着。左右的长凳上有在准备功课的学生们，还有即将离去的旅客，留恋地望着最后的一眼。迎着南京路的小广场上，有几位老年人正在打太极拳，看样子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飘着银须，可是身手矫健，正象壮年汉子。我被一位红光满面的老人和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吸引住了 他们在推手，时不时地那个青年被老年人推得站不住脚，向后趔趄着，那老年人赶紧又一把拉住他。当他们停手的时候，那青年人挥汗如雨；我向那面不改色的老年人致意：“早晨好，老先生，您在带徒弟呵？”

“不，是一家人，他是我的大孙子。”

我稍稍吃了一惊，就问："那么您今年——"

"我还小着呢，我今年才交七十。"

"那可真看不出，身体好，精神也好。"

他捋捋胡子笑了："也就是从解放这几年才好起来的，几十年来我在这黄浦江边当搬运工人，我的脚把石子都磨圆了。日本鬼子进上海，穷得我没有路，我跳过黄浦；亏得穷哥们把我救上来，当时我还怪他们多事呢！解放后，日子才转过来，我还光荣地到杭州去休养过。如今我退休了在家养老，可是我不服老，要把身体搞好，多活些年，看看共产主义。你看看，我们这老弟兄几个，都是老伙伴，有的比我还大，要进共产主义是咱们大伙的愿望，谁也不愿意少走半步。"

他大声地笑着，所有的老年人都笑起来；他们一无挂碍，过着幸福的晚年。他们充满了快乐的心情，等待着人间最高的理想的实现。从我们的前进速度来看，从他们洋溢着的乐观主义精神来看，他们的希望不会落空的。

我在江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我想：如果这时候有船来够多么好，最好是一只远洋轮，载来了多少年没有回过祖国的游子，上海对于他们是完全陌生的，或是有着旧日的残破的记忆；可是美丽而快乐的图画，正象一幅望不尽的长幅，展现在他眼前，当他走上岸来，他也就成为快乐的画中人了。可爱的祖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第一眼望到和第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就强烈地把人吸引住了。

当我在遐想的时候，果然有一只轮船进口了。驶近的时候我才看到那是民主三号。这条船对于许多人说来是并

不陌生的，它曾经在沪甬途中触礁沉没过；由于解放军乘客协同船上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尽管无法挽救它沉没的命运，可是全体乘客都安全脱险。只有一个资本家，他不愿意和全船的人“同归于尽”，背上救生圈，独自一人跳入茫茫的大海中，结果只有他一个孤独的牺牲者。沉没的船也捞起来了，经过修理，仍然在海上行驶；可是那个想自走一条道路的资本家，从此深沉海底，无踪无影了。

这时，拖带了六只满载货船的汽轮正迎面驶来，民主三号就鸣着汽笛放低了速度，这样使我看清了船舷上站满的乘客，他们正热烈地向岸上挥手呢！转眼之间，它就从我眼前消失了。这不过是早晨六点钟，早操的音乐响起来，路上的人就停下来随着音乐声在操练，一切是那么自然，一切是那么和谐。

过了一些时候，一艘高大的船从十六铺开过来了，因为傚轻，浮在水面上的船身就显得更高大。对我说起来，它是那么眼熟，终于我看到了它就是去年江南造船厂只用五个月十二天造出来的五千吨货轮和平二十八号。我曾经参加它和大连船厂造的同型货轮和平二十五号的会师。它们共同翻开了我们造船史的崭新一页，如今两个船厂的工人都将为祖国造出万吨的远洋海轮，有一天它们将到海外去探望生活在异土的中国侨胞，送去祖国的问好，祖国的荣誉和骄傲。

电车和公共汽车更多起来了，乘客也挤得满满的，操练的人逐渐少下去了，只有老年人和孩子还留在这里。我正呆望着的时候，方才那个七十岁的退休老工人也匆匆忙忙和我打招呼。我和他说：

“你忙什么呵，又不赶着去办公？”

“我——”他哈哈地笑了，“我要到工会里看看‘家’，这是我的义务职业。这么多年了，不工作骨头松得难过；不和同志们打交道，一个人闷得慌。实在说到了工会也没有什么事，芝麻大的事也怕累着我们，毛主席管得可周到咧，该给我们的一个也不少，不该我们做的，一点也不让我们做。”

“你的孙子呢？”

“他早就跑到厂里去接班了，你听，这正是八点钟，咱们明天再见！”

海关上的大钟悠扬地打了八下，街上的人，连电车公共汽车里边的人也少了，人们早已守住自己的岗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早晨八点钟的太阳正百般辉煌地照着黄浦江和上海，它也同样地照着中国广大的土地和数不尽的城市。

一九五九年七月

（选自196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热情的赞歌》）

回忆鲁迅先生

恍如昨日似的，几千送葬人的沉抑而哀痛的葬歌，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我们轻轻地把鲁迅先生的棺木放到墓穴中，盖上了人民送给他的“民族魂”的长旗。那时苍茫的暮色匝地，秋风四起，小鸟绕林，无树可栖；从歌声中也听出轻微的啜泣，我自己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了。我的心中不断地问着自己：“难道先生真地离开了我们么？”“不，不，——”紧接着我就自己回答着：“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的。”

二十年了，我更深刻而具体地体会到他从来也不曾离开我们，他将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鲁迅先生伟大的背影，一直在我们的面前。他肩着革命文学的大旗，领着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怠慢。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下一代，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对真理的执着和百折不挠坚韧的战斗精神，永远照耀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我是在十月十九日清早就听到先生逝世的信息，仿佛一下子被丢进冰冷的海水里，我们就急忙赶到大陆新村的住处去。在我是第一次跨进那门限，原来是多么值得兴奋的，单单在那么一天，一切的兴奋化成更沉痛的悲伤了。我看见先生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张清癯的脸容和疲弱的身体。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再不能从那里得到慈和的目光，它们再也不能向敌人怒目而视了。当我看到那狭小的房间，当窗的书案和相距不到二尺的眠床，尤其是那张先生只有在休息的时间才躺上去的藤躺椅，对先生自奉菲薄的生活引起无比的崇敬。我想起先生的话："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先生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使我们却感到万分的不安。

当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的时候，我们是天天都去的，许多青年也象一股洪流似的不断来往，一直到举行葬仪的那一天。他们自愿地来，除开怀着悲痛的心情也需要勇气的，因为暗探特务象鬼影一样摇来晃去，说是来"保护"的马巡队挎着实弹的马枪围在我们的周遭，但那时我们都不怕，在真理和正义的面前，邪恶只能象苍蝇一样在四面嗡嗡着，先生伟大的人格，连反动派也只好束手垂头的。

我还记得在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一只大手紧紧抓住我的肩头，我回头一望，才看到是眼睛涨满了泪水的西谛，我的心中感觉到：该以鲁迅先生的精神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敌人猛攻吧。

其实我和鲁迅先生相识是很晚的，那是一九三五年我从北京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的时候。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有时是在展览会上，有时是在人不多的宴会上，有时我也偷

偷跑到内山书店，好象是去买书，实在是想看先生一眼的。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先生的时候，一个同志把我领到他的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我怯生生地伸出手去，握着先生的手，仿佛有一股热烘烘的暖流传到我的全身，使得我的脸更红了，话更说不出来了，那时候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可是当我鼓起勇气抬起头来望他的时候，他那慈和的，好象早就认识我的亲切的笑脸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顿时恢复了失去的勇气。尽管我不大听得懂他的话，可是他对和他走在一条大路上的青年一代的关切与挚情，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后来我和青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的时候，我也是在学习先生的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而当我和勇往直前、充满了战斗精神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年轻，很愉快，也很有生气；使我感染到他们的朝气和战斗精神这一点，至今还使我充满了感激之情的。

当我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编辑的时候，鲁迅先生就曾寄过文章来。那时候我们真高兴极了，把原稿抄了一份发排；不仅是珍贵先生的手迹，也怕被“检查官”看出了笔迹而加以扣留没收。那时的《文学季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设法发表那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稿件，有的甚至已经在上海被“检查官”扣留或抽出，又在《文学季刊》上改题换名印了出来。我们那时只得在敌人的内部矛盾中做好我们的工作。可是当南京的文化特务的魔爪伸到北京来以后，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文学季刊》也只好停刊，我也只得一人走上海，另闯一条新的道路了。

但更早的说起来，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开始我的文学

工作，在一阵激情之下写出的第一首诗就是投给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而被刊登出来。那诗实在写得不好，而且后来认识到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就绝不再写诗了；可是那时看到自己不象样的诗句印成了铅字，由鲁迅先生过目，经过他的手的抚摸而和他的文章在一本刊物上印出来，当时心情的昂奋是可以想象的。后来当我快离开大学的时候，鲁迅先生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出了《铁流》和《毁灭》，我就是通过一位同志的手用半价预购来的。当我把这两本书捧在手中，我那兴奋的心情简直是说不出的。同时我也悔恨自己不该只用半价就得到这两本宝贵的书，因为那时我的经济情况还宽裕，不该占去穷苦青年半价购书的机会；同时也感觉到对不起鲁迅先生，使他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但实在说起来，那时候我也无从用另外的方法来购得这两本书。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心读者，那正是《语丝》在北京大学二院创刊的时候，后来又有《莽原》。算定了出版日期，准时到传达室前，从砖头下取出一份《语丝》或《莽原》，然后把两大枚铜元放在纸盒里。此外我也订阅《京报副刊》，北新书局在北京翠花街成立以后，我更是一个经常的购书者。从初版的《呐喊》，一直到后来鲁迅先生所印的书，包括先生那时的翻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我都是争先购得一本。有些文章那时说起来也不一定看得懂，可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看到《纪念刘和珍君》，我不仅看懂了，而且在我小小的心上划下了深刻的血痕，给我勇气，憎恨敌人。在那里我看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文

后，我还看到："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那时，在凶暴的军阀统治下的天津，时时把杀下来的人头挂在中学门前的电线杆上，吓得胆小的孩子们半夜都睡不着觉。而我，最初也是感到害怕的，由于读了先生的文章，后来却敢于正视。但毕竟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不是猛士，没有能奋然前行；不过在人群之中，摇旗呐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对卖国政府，我总是不落在别人后边的。

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初看就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一直在记忆中是栩栩如生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方纬甫、九斤老太、七斤嫂不必说了，《故乡》中的闰土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仿佛看到月光下海边瓜地上拿着钢叉又跑又跳十几岁的闰土，我仿佛也看到三十年后满脸皱纹，灰黄脸，红眼圈的叫着"老爷"的闰土。"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隔开了他们，而我，长大起来的时候，也同样地感到鲁迅先生所感受到的悲哀。人与人之间被什么看不见的手扯开了，连童年时珍贵的感情也飞得无影无踪了，真是惘然若失，感觉到在过去的日子中，一天一天都在失掉些什么。

但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却说他从挂在北京寓居的东墙上藤野先生的照片中，得到了不倦的教诲和不尽的勇气。读到最后一节，"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我就象看到鲁迅先生丢下烟头，振笔如飞，紧握着武器，向着敌人毫不容情

地投去。

过去我在经常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也没有能常在壁间悬起先生的照相，但在我的心上，刻印着先生最美丽最神圣的肖像。每当我在困难的面前将要低头的时候，在个人的得失上摇摆不定的时候，在疲困万分渴想休息的时候，……不但先生严峻的脸和慈和的笑容都在督促着我，他的战斗的一生，一节一节生动地显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昂首挺胸，决然前行，大踏步地紧踏着先生的道路前进。

当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年的时候，我的琐细的，微不足道的回忆，不过说明一点先生生前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与热爱。而我自己，也稍稍说出来直接和间接从先生那里所受到的教诲和益处。

如果鲁迅先生还健在的话，他的笑声该更爽朗，他该笑得更好。对文学青年来说是更有福的，但对残余的邪恶的人和事，他将无情地用烈火把它们烧成灰烬！

（选自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日子》）

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安息吧，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

二十年前，当鲁迅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人民用自己的手埋葬了他。成千上万的群众挤满了万国公墓，在紧靠着墙边的狭窄的墓穴中我们不忍心地放下他的棺木。鲁迅先生一生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把我们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可是当他战斗到最后的一刻，挤尽了奶和血，我们只能把他葬在极其局促的一角，占了一大块土地的，紧紧挤着他的无非是那些恶官豪吏，富商大贾，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家伙们！

我们是用了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埋葬了他。葬仪完毕了，四野夜色沉沉，月亮上升了，黑暗遮住那些丑恶的坟墓，银色的光辉射在一坯新土上。我仿佛看见鲁迅先生站起来了，微笑地向着我们，轻轻地说着："忘掉我吧！"可是谁也忘不掉他，我们连脚步也不想移动了。我的耳边只是不断地回荡着万人合唱的歌声：

你安息吧，啊，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
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我默默地想着："那一天一定要到来的，我们不仅要在墓前报告你：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来了，我们更要你安适地躺卧在宽广的母亲大地的怀抱里。"

今天，先生生前最大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光明已经普照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民兴奋而愉快地工作着和生活着。当全中国人民将要纪念他的逝世二十周年的前夕，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人民把他的坟墓迁移到宽敞美丽的地方。

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国经过了多少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呵！埋在土中的木棺的油漆已经剥落了，覆盖在那上面的大旗已经无影无踪；可是，"民族魂"三个大字却深深地印在棺上。正如同在二十年斗争的道路上，许多人对先生的记忆不曾磨灭一分一样；先生的伟大的背影，一直闪在面前，不断地引导着我们前进。

十四日的早晨是万里无云的，我们在先生的灵柩前献上了鲜花，我们又把红绸黑字的"民族魂"长旗覆盖在棺木上，我们轻轻地把灵柩移上了灵车，平稳地在宽坦的大路上奔驰。从西到东，又折向北方，穿过上海的大半个城市，到了虹口公园的门前。门前等候着的是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不再唱哀伤的挽歌，他们不再喊激愤的口号，在他们的脸上，流露着最庄严与敬仰的神情。

我们又轻轻地从灵车上移下灵柩，稳妥地放在活动的车架上，秋风吹起红绸一角，广平先生就把自己心爱的圆宝石别针从衣领上取下来簪住它；当乐队奏起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时候，在肃穆的道路上，我们缓缓地扶柩前进。

宋庆龄先生赶来了，我顿时想起二十年前她的激昂的墓前演说，我更记起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她写给先生的信中真挚而亲切的语句；现在她也站在扶柩人的行列中，左手扶定了向前行进的老战友的灵柩。

二十年前，这里曾经留下过鲁迅先生漫步的脚印，今天我们又顺着先生走过的路向前去，随着走的还有先生的老友和无数的青年人。秋天的花朵也在路旁昂首张望，空中弥漫着美酒似的桂花香，在顶上翻飞的小鸟，好象怕惊醒先生似地轻轻地曼妙地鸣叫，蓝天上的一抹白云也象不忍离去似地停止了飘荡。一草一木都曾沾过先生的雨露，如今都怀着依恋的心情做最后的瞻仰。

我们踏上了宽敞洁白的墓地，又一次地把先生的灵柩放在墓穴上，毛主席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闪着金色的光辉，恩来同志和广平先生亲手栽植的两株常绿的桧柏立在两旁，数不尽的花环飘着“永垂不朽”的红带，微风象轻轻的哀愁一般拂在人们的心上。

我们原来应该是快乐的，当先生预言的“将来的光明”已经温煦地照耀着我们，广大的人民的希望和志愿已经实现了的时候；但如果在蓝天之下耸立着的不是一座雕像，而是先生自己坐在藤椅里，象往常一样地和我们娓娓而谈，那我们更该多么快乐啊！要不是因为那么多的人，我真想躺在先生

脚下的绿绒般的天鹅草上，象先生从前喜欢做的那样；先生的化为青年的心情感动着我，我想自由自在地打一个滚，如果先生还在的话，也许要走下来和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吧！他之伟大，正因为他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从来不想占据别人的心，而每个人在自己的心上为他筑了最美丽的、最神圣的坟墓。

在二十年的两端，我两次参加了先生的葬仪，那一次悲痛和愤慨在我的胸中激荡，这一次我们才把先生葬在静谧的、美丽的地方。当春天来了的时候，两边的木架上将垂下来紫色和白色的藤萝，春草将如碧绿的海水似地荡漾无边，我们将得到更多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将更坚定地顺着你走过的道路永远向前。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

（选自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日子》）

不是悲伤的时候

——悼念郑振铎同志

我想不到今天早晨同时得到西谛的噩耗和他最后寄来的信，都是十七日的事情，如果那封信是从莫斯科寄来的，那就成为一个喜讯了：可能是飞机失事了，他和同志们都得救了——那么有一天我们遇见的时候就象说故事一样地叙述遇险的经过，我们一定破格地对饮一大杯！可是不，他是写完了信才上了图—104的，信是从北京寄来的，他是在到莫斯科去的中途失事的，距离他的目的地还远得很，他随身带去的四季衣裳还只穿了冬季的，他还没有能完成祖国交给他的使命，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和热忱带给阿富汗和阿联的人民，他们是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上空失事的，乘客和飞行员同志们全部牺牲了，西谛也从此不回来了……我眼中忍不住落下热泪，报纸上黑边的消息和信中粗犷而热情的字迹都模糊了；可是我好象听见他低低地在我耳边说着：

“——我就要到阿富汗去了，经过苏联，先到莫斯科，

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卡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去，虽只有三天的途程，却似整整地过了一年。……你到了工厂，千万要放下什么写作的心肠，只是完全地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只有深入工农之间，才会有创作的源泉。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乃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乃是虚伪不实的。全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将怎样赶得上呢？将怎样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头呢？文艺在这时代最能，而且最应该发挥宣传，鼓动的作用，得写点什么才好呢！……”

将近三十年的友情，怎忍他一旦化为烟尘！想起来第一次看到他坐在大学的教员休息室里，裹了一件破旧单薄的大衣，掩住半个脸，好象畏寒一样地蜷缩着身躯，坐在墙角的一只椅子上。他的脸是长的，那中间是一条高长的鼻子，一副希腊人的脸型；头发天生是卷曲的，初看给人一种寒冷和严峻的印象。可是当我和他相识了，才认识到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满腔激情，有时冲动得象一个孩子。在是非善恶之间，他反映得很敏锐，也很强烈；任何时候从他的脸上就一直可以望到心底，他掩不住心底的快乐和愤怒，虚情假义简直和他没有一点关联。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强忍着不说，他的脸相也会把他强自按捺的心情浮露出来的。

我们在文学工作上开始合作是《文学季刊》的编辑，那时我还很年轻，没有一点经验，更不善于在那些所谓“学者”“作家”之中周旋。他虽然比我大了些岁，也还是天真未泯，有时也只好露出无可奈何的脸色，不断地说着：“真正岂有此理！”那时他虽然在充当大学教授，实在是不被那

些“学者名流”所看重，他被当时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聘为教授，若以一个学校来说，他不过算半个教授，而这“半个教授”还被那些“正人君子”排挤得“无以复加”（这是西谛好说的口头语），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回到上海去了。

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前，我们中间曾存在了小小的误会；和鲁迅先生遗体告别的那天，我忽然觉得肩上落下了一只有力的手掌，紧紧地抓着我的肩头。我自已那时已经担负不起沉重的悲伤；怎么还能经受得起别人给我的负担？我侧头一望，原来就是西谛，眼镜里的一双眼早已模糊一片，低垂的头，好象再也支持不住了，我们之间建立了更深更坚固的友谊。

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意见就完全一致的，有时对事对人我们会引起一番争论，表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更大的却是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在抗战开始的前夕，我还记得号召文艺界要团结起来，在新雅召开一个成立大会。没有想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狗腿子搅乱了会场，使我们遭受到一番挫折。我还记得当巴金和我跑到三楼看见情况不对偷偷跑下来的时候，正遇见气得满脸绯红的西谛和欧阳予倩同志坐在二楼的茶座里气愤填膺，不断地叫着“真正岂有此理！”于是我们也坐下去，交换着此后应该怎样做的意见。

在抗战期间，他留住在上海。本来就懒于写信的他，那时为了避免多惹无谓的纠纷，就更少音讯了。我住在重庆，情况也不妙；都住在虎狼的爪牙下，都以相互的平安为念。但我们都有根本的信念，都有有所不为的决心，尽管是万里

迢迢相离，在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面却都很放心。记得有一次，一个无耻的家伙说到他可能气节有亏，我就立刻气愤地加以驳斥，我知道他的为人，他是一个能折不能弯的汉子，到了紧要关头，他就会显出他的本色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几年没有他的信息了，我只记得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当人正确地说到他的时候我满心欢喜，当他受到诬蔑，我就毫不迟疑地为之力争，这才算得上知心的朋友。

我的看法和想法都没有错，当抗战胜利之后，我看到他由于长期蛰伏显得一些颓唐和苍老了；可是他的赤子之心仍旧，爱憎仍然非常分明。虽然清贫如洗，他的气节却是坚贞如铁，朋友之间肝胆相照，满腔热血仍然赤红沸腾！

在我们之间，我们的感情更深厚了，无所不谈，有分歧之处必争。他很欢喜朋友，有一次为了证实他由于蛰居学会了一套烹饪术，就请了一桌客人，亲自下厨，做了不少的菜，让一桌人欣赏他的艺术，他自己却躺在藤椅上用毛巾盖了肚子；原来他一直腹病未愈，只是为了使朋友们高兴，就忘记了个人的病痛！

解放前他就去了香港，解放以后他移居北京；我总记得四九年第一次到北京开文代会，我们是以热烈的拥抱在最大的欢乐中相见！他仿佛更年轻了，他的精力充沛，无论是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只要我们在一个城市中，我们就不断地相见，不断地争论，在朋友的感情之外，我们更是亲密的同志。尽管我们都很忙，尤其是他最懒于写信；可是我们只要到了一个城，就尽快地通知，尽快地相见，见了面就有说不尽的话语。

他有一些朋友我是不喜欢的，有的是尖酸刻薄之徒，有的是自高自大的“专家”，有的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在这些人面前，我照例是不说话的，总是等到人散了才和他争论起来，一直到深夜才罢。当然，有时我也是看错了，或是根本不了解；可是有的人却是如此，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到后来他自已也不得不承认了。无论对人对事，一般地说起来，他大处还是看得分明，小处有时则不免糊涂。治学也是如此，气魄大，下笔快是他的长处；可是在这之间错误和疏忽之处就在所难免了。读书过目不少，但是沉心静气地细致研究的功夫就比较少了。由于出身和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没有经过好好改造，立场观点有问题当在意中，在真理的面前，经过一番斗争，我想得到他会低头的；从此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一日千里之势，再重新写作，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作家。我没有想到在他最后的一天，他什么都想过了，他劝我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殷殷以朋友们的下乡下厂的近况为念。他劝我的话也正是他自已的决心，对于一个六十左右的人，这个决心也不是十分容易下的。他一点也不老，在一天二十年，一日千里的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伟大形势下，他正要全力赶上去，而且站在时代的前头。可是这突然的意外夺去了他的生命。在信尾，他说如果提前几天动身，就可以在塔什干看到茅盾、周扬、巴金他们。那还不仅是在国外见到自已的相识的事，他就可以完成了使命，平安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和所有在祖国盼望他归来的亲人相见。如今，一切希望化成了一阵风，他的音容笑貌是再也不可复见了，他光荣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却把悲伤留给他的家人和许许多多

的朋友和同志们。

但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应该接过来他未完成的使命，继续努力；把和平的种子散在世界各地，在伟大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伟大的国际友谊。把生命献给伟大的和平事业，应该是光荣而幸福的。

为了个人的友谊，我为西谛的死洒下了眼泪，但为了我们共同的庄严的神圣的和平事业，连他自己也将为他的牺牲感到光荣和骄傲！

（选自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日子》）

《圣型》*序

这选集内所收的一共是九个短篇，都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可是其写出时间上的差别，以“陨”和“圣型”相比，大约就有了四年。四年里生活上有着大的变化，从作品中多少也可以看出一些来了。但是，无论如何，当我自身在最得意之中，也没有把人生看得如何好，静下心来的时节，总有那淡淡的阴影，在我的眼前。为着一时过分的悲痛，文笔也就立刻成为一个烈性的汉子，渐渐地，却仍然能平下去。这原因是我早就知道了人生是什么。我写作的圈子太小，这是我一点也不否认的，因为我还没有多走进社会的里面。可是我却尽了我的力量写出真的情绪，甚至于在写着的时候把泪落在纸上的时候也有。

关于里面的作品，友人间的意见颇为纷歧，其满意与不满意，常有大不同的差异。这一面，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却

* 短篇小说集《圣型》序。

愿意写出来，这里面有的作品，曾使我的友人一面读着一面流泪的。

在这里我应该提起一个叫做鼎如的人来，她使我提起笔，她使我能更深刻地用着我的笔。此外我还该说到的是我的友人石和曾。在我最感觉到日子成为灰暗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活下去是为了什么，更给我以无限的友爱。因为一个期间，曾每星期总要到城外我这里来，自己惦记着给他新的作品读，对工作就更努力过。所以这本选集，若是值得的话，就献给曾。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虫蚀》* 序

沉浸于个人的情感之中，只为一些身边事紧紧地抓住，象一尾在网罟中游着的鱼，一直是没有能力全然冲到外间去。我化费着我的精力，有的时候为了不能停下笔来就在桌上伏个整天，其结果是昏涨的头和酸痛的手，与一些留在纸上的墨迹；由自已所写出来的那些琐细的情感，自己都怕着去再读一遍，也就任它丢在一旁。这样子我过了几年的日子；觉得十分汗颜地，这是我第五本印了出来的书。

可是我写了些什么出来呢？我的友人曾经如此责难我，我自已也来问着自己。即便我是为了真的情感才提起笔来，甚至于在写着时候，把眼泪流到纸上的时候也有过，可是对于读者大众我给了他们些什么呢？我知道有些人在流着泪来读我的作品的，有些人为我那温柔的语调所打动；在我这面就没有更重要的事该写出来么？在读者那一面，也不是没有

* 短篇小说集《虫蚀》序。

更切要的事该告诉他们的。现在我是走进社会的圈子里来了，这里，少男少女已经不是事件的核心，这里有各式各样活动着的人，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下，他们各有自己的苦痛，这种苦痛也是为我所习见的，为了想知道更多一点，我也曾更细心地观察。这些人的心不是一望即到的，每天在自己笑着，或是能使别人笑着的人，会有更深的苦蕴在心中。于是我深深地悟到展在我眼前的已不是那狭小的周遭，而是广大无垠的天地。只要我能张开我的眼睛，那将有无穷尽的事物在我眼前涌现。

这一本书，将结束了我旧日的作品。在以前我的作品中，时常写到我的一个友人，最近我知道了这个友人活得很好，而且可以说是成功了的。在这里，我将真心地祝福这个友人。关于我的写作呢，我有许多友人该提起来的，他们给我以不同的帮助。友人石，是我最该说起的一个人，他不只在这一面给我以无上的鼓励，还告诉着我在人生的途径中该如何来迈着步。弟弟叶，曾经几次当着我完成了一篇文章，不能定题，他能在一读之后，给我一个恰当的题目。还有当着我为往情所缠绕，莫能自已，只过着昏沉沉的日子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亲切的眼睛在望着我，一个直性的友人还能逼我提起笔来，要我抬起眼来看到远远的地方。

这本书，我想，该献与我这些友人们，尤其是我十几年来的友人石。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

《黄沙》*后记

我不知道何以我只能写了这些篇悲惨，不幸的故事使每个人读过后感到沉重。许多友人们都说我不该来处理这僻静的题材，他们还觉得多少有些在人情之外，说到若是常此下去我自己也许会成为中间的一个人物。我不否认他们的话，可是这一些人物和遭遇都是我在这个好社会上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所寻出来的。他们活在那里，不为人知道，不为人注意，他们就是想叫一声也为人掩住了嘴，说是那样会扰乱了社会的安宁与成功。所以他们有的被处死了，因为他们只是一些社会上的废物。

在这样的社会上我活了许久，日间我忙碌着自己，跑到这里又跑到那里，我看好人物的笑容，听诗人的吟哦，可是我要再钻深一步，于是我看到那么多悲惨的脸，他们愁苦地望着我，想说什么话的，嘴却象是为人钳住了。到了晚间我

---

* 短篇小说集《黄沙》后记。

是一个人，台灯光只照亮了我的书桌，于是我好象就看到那些有着悲惨命运的人显现在我的面前，我还听着他们的诉说。

我不能以沉默来使自己心安，我就写，写下这许多篇使人不快活的小说。从晚间我要写尽了夜，黎明再来到，听晨鸡第一声鸣叫。我的健康也曾被打倒了，在昏沉沉的烧热中我还看到那些脸。等我好起来的时候，我重新再提起笔来。

我写“去路”，我写“亡乡人”，因为我也象他们一样念念不忘消磨我童年的地方。在那里我住过十年以上的日子，我更爱那里的人，因为他们爽快粗直。我总记得有一天，当我还住在×城的时候，看到一长队的妇孺站在街旁请求当政的救助。他们只是哀苦无依的人，可以养活他们的人都死在沙场上，他们信赖国家，远迢迢的跑来，却落得连两顿粥也没有。他们在寒风中站立，武装的警察守在官署的门前，好象对这些失去乡土的人准备着最后的抵御。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还能一句话也不说守在一旁么？

“残叶”是一篇真实的故事，不过由我写下来而已。我不夸张，也不虚构，我写“黄沙”，“雨季”，“过载的心”，“雾晨”，“雪朝”，都是如此。象雪朝中那样渺小的人物，社会中到处都有；可是没有人注意他们，因为他们是过于渺小了。我原是想把“雾晨”写成一个美丽的故事，一落笔，就与原意相反了。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城中，有那样的河，到了冬天，有些生活在河上的人也就住在船上或是在河边搭起粗糙的草棚。可是这一年冬天是那么长，他们都陷在不幸中，为我所写出的还只是许多

不幸中的一个。在“过载的心”中我描绘着一个善于忍耐的人，他自己忍耐，他要别人也忍耐。终于他的心为忍耐压倒了，他也就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我们还不只从他这里得着忍耐的教训，往昔的人也告诉我们忍耐；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忍耐到喘着最后的一口气？“雨季”的丈夫是一个小人物，可是他是那么一个可爱的小人物。“黄沙”中我写一个狂人，他却永远和这个社会隔开了。

许多人都说我不该把他们时常安排到死路上去，我也这样想；可是我又怎么能使他们活下去呢？这个社会只是那些好人物的天下，他们不要这些无用的人，有一天，我们自己也许要被这样的社会所摒弃的。

对于这本书我有一点小小的偏爱，因为它帮助我永远记着活在这世界上不幸的人们。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渡家》*序

这些短文章的写出，先后也有三年的时间。若是把这些文章依照时日来编排，也许能看出那中间自然的迁易。但是因为在写的时候没有记下确切的日子，所以就是想着那样去编，也成为不可能的。于是我只能凭了记忆，凭了重读时所感到的情趣，把它们任意编成了这个样子。

我知道，这本书里的文章会有多么杂乱，多么不调谐，正如这一年我那小小的庭院一样，使人望到就有不快亘上了心。但是也正如我培植我的院中的花草，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把那些文章写出来，而且对每一篇我还有着私心的偏爱。记得今年，才到了寒冷的初春，便想着清明的到来。去年我们是三个人，我们共同下种，共同以欣喜的心情望着从土壤中冒了出来的嫩芽。在细雨中我们蹲下去把过密的移植到空的所在去，我们为豆蔓和牵牛花架起了篱笆使我们忘记了夜深。今

* 散文集《渡家》序。

年我却是一个人，在清明前的一个落雨日子里，我把种子撒下去了，当着我看到有钻了出来的细芽，我也是有一点高兴。可是其它的事情占住了我，我不能象去年一样地去细心培植，我任他们自如地生长，各自占了它们的角落。三个人中的一个从迢远的地方写了信来问着花的音讯，我便告诉他：

“院子里早已长满了花，我不会辜负了你的愿望。走进门来草茉莉和紫燕快要阻了行人路，可是在那两排青青的瘦叶间，从墙头上不知什么时候飞过来的榆钱落下了，长出一棵小小的榆树。开着红花白花的美国豆，和桃南瓜的枝蔓纠缠在一起了，把细麻绳累得下坠了，我就支上了几根竹竿，这也省得长成桃子那样大的瓜实，来回地击打人的头。龙头花独自成行地开了又落，落了又开，种的没有生出，我是从花贩那里买来。胭脂草瘦小的，到现在也没有一朵花，看来它知道对我们没有用。三株柘榴树，有两株在冬天冻死了，一株到最近才发出叶子来。可是你不要担心，牵牛花早已爬了上来掩住了干枯的树枝。大麻种得太近了，我真想不到它们长得那样高，那样大，伸出的叶子象蒲扇，挺出的勇猛与坚强却象婴儿的手掌向着母亲。这一株穿进了那一株，好象在争打的壮汉。杜鹃花满地长了遮在金钟，草茉莉，还有在地下横行的瓜蔓之下。再看下去呢，还有长得象杜鹃的野草，在花丛中隐藏着。它们好象怕被人发觉似地，躲在不大为人看得清的地方；实在说起来呢，也许比开着红的黄的白的，细小的杜鹃花还要多。还有象兰一样的细草，夹在野丁香的中间，蒿草却长到比我还高了，有的时候想来拔去了，又为不忍止住，既是这样地生长着，为什么不就任它下去呢？

……”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短文中有多少是写着个人情感的，有多少是柔弱得不能站立的；可是我也放任地使它们并存，我总记得在写的时候血是如何激快地流着，心是如何猛烈地跳着。

作为书名的是一个短文的篇名。我莫知所以的会喜欢这两个字，从那上面我想到许多事物，而且这些事物都和人生是十分亲切。到现在我还想着在经过那渡口的时候，跳上了渡船，不只看到那一老一少的两个渡家，我还能看见彼岸的另样景物。

《雾与其它》*后记

雾使我望不见咫尺以内的事物，它却把天边的城市和我的空间拉短，仿佛那个千万里外的商埠，恍然就在我的身旁。我欢喜得糊涂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回去，（我还可以说我是坚信着的，）回到那个有三百万人口（也许这数目不大恰当了）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的城市里；可是如今我不得不说明，当着你们看到这一本小小的书，那个一笔一划把这本书写起来的人，却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上。

入冬以来，这里每天是被浓雾包住的，人们却爱它，甚于自己最亲爱的人，因为它阻止了飞行的刽子手的残酷的屠杀，那是使人类哀叹着，诅咒着，愤恨着，又无能为力的暴行。可是雾，曾经被我感到迷惘和欢爱，却自然地完成了它伟大的功用。它还把我一个人提到一群人的中间，因为我是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地承受着它的恩惠。我知道当浓雾锁住

---

* 散文集《雾及其它》后记。

了远近的山峰，和那不听流水的声音再也看不到的嘉陵江，有多少人怀着一颗相同的喜悦的心，高兴地迅速地投身到工作之中。这个伟大的工作，需要万万人的力量，它即将完成了，可是还需要力和血。

没想这样的雾，也能得着诸君的一份钟爱吧？抛开了那印在白纸上的黑字，让我告诉你我们有更大的工作，它需要我们万万颗的心结成的一颗心，它需要我们万万只的手臂结成的一只铁掌，它需要我们万万人的血汇成一条澎湃的洪流，冲去耻辱，冲去一切的桎梏，冲去我们的敌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黄桷树

《遥远的城》*序

我想不到这几篇文章可以收到一本集子里，以写出的时日来说，我应该先提到“遥远的城”这一篇。（它原来的题名是“北满纪事”，曾在杂志上发表过，结集的时候被检查员抽去。）这篇文章，我受到一些相识者和不相识者的指摘，都以为我不该写得那样没有希望。（最近一个友人看到也这样说过，）我得说明那时我已在那方沦陷的土地上过了半年以上的日子，闭紧了的是我的嘴，张大了的是我的眼睛，一切外来的感受使我的忧愤和我的热心陷于绝境。那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左右，看过了日本人用怎样无耻的手段来制作民意，也听到国内一些极不快意的消息，那时候我已经想到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可是相互敌对的却是我们的兄弟，日本人放不过这样的机会，每天的报纸上用过分夸大的语词写出，有的时候我愤怒得把报纸扯成粉碎，我

---

* 短篇小说集《遥远的城》序。

以为那只是日本人凭空的梦呓，于是我就走一条远路到铁路图书馆去，（那时候中东路还不曾卖出，）在那里我翻阅着三五天前的天津英文报。（那是很难得有的，因为日本人严禁一切报纸入口。）从那上面我看出一部分事实，再要我鼓起勇气来真是不可能的了。

可是我还要把这不幸的消息带给许多人听，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各异，却没有一个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当他们听到了之后，都垂下头去默然无语，强自说几句话，便不欢地散去了。

还比较能使人们高兴一点的是那些不甘做奴隶的血肉的汉子，他们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工人，还有的是“胡子”，但是在日本人的总称之下是“盗匪”。他们在山林中出没，他们混进市镇里，他们不屈服，可是他们却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给养的接济。明知道他们不能成大事也把过大的希望放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如果没有他们，那就真成为一片黑漆，我写“遥远的城”，就只有描下一个真实的轮廓来，让那些还能生活在自己土地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人们看。要他们知道那些受难的同胞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如果想驱走敌人，把自己的弟兄们从苦难中救出来，就需要全国的觉醒，摒弃安逸的日子，消除自己弟兄间不应有的仇视。我们只有一张嘴，一双强有力的手臂和一颗热心，只要有坚决的意志，我们的敌人怎么还能使他们的狂想扩大？

到了我写“离散”的时节，情势已经不同了，日本人的眼睛已经攻到华北的省分上，可是我们自己，也知道再不准

备图强，就要从此没有翻身的日子。那时候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都被迫着受集中军事训练。在一向极舒适的学生生活中，那不能不算是一个刻苦的，有益的磨炼。我曾经去看过他们在炎日的蒸晒下，几千个紫红色的脸膛成队地跑步，这种情景是很使人兴奋的。我并不是黩武主义者，也不是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只以为在强敌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来锻炼自己，整饬自己，有朝一日，每个人都能捍卫自己的国家，使这个民族能继续存在。

可是日本人的眼睛更犀利，他们早看到，于是藉口这是抗日行动，就强迫解散中止。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用心都是痛苦的，一面是不甘这样忍受日本人的欺凌，一面又要和日本人保持浮面的、友好的关系。所以一切仇视日本的文字都不许有，连事实的记载也要受到干涉。这该是极苦痛的，正如同受了欺负的孩子，不但没有还手的力量，还要忍住眼泪和哭泣甚至于还要装出笑脸来。但是无论如何在青年人的身上和心上强种下的那颗种子是可宝贵的，这使我想起来在天津近郊的抗战中有一部分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而最近广泛展开的游击战，正有不少是学生们在领导，这也可以使一般人知道，学生们不只是会游行喊口号，进京请愿；当着伟大的责任落下来，他们也能毫不畏惧地担起来。

终于有这样的一天到来了，一切屈辱的日子已经告一个段落，为了正义，为了生存，为了受难的弟兄，我们的心真的结成一个。我们再不容忍，用拳头来回答拳头，这是使我们的敌人震惊的，也使全世界睁开诧异的眼睛。他们真的想不到这个古老的半死的睡狮会挺立起来，怒吼一声，随着这一

声的是奋击的前爪。狡狯的敌人虽然能使它大半个身子流着鲜血，可是他们没有方法使这个庞大的猛兽再偃伏下去。

是的，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多少人已经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为了保卫我们的土地，鲜血流满了原野，伟大的史迹写在空中，写在江河的边沿，写在崇峻的关山上，一年以来我们的苦难是深重的，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敌人的屠杀中，有的倒在流亡的途旁，可是他们的血并不是白流的，他们坚固了未死者的意志，他们也启发了愚昧者无知的心胸，使人人都知道只有整个民族的存在，才有个人的存在，贪着眼前的安逸终有灭亡的一天。

由于敌人的强暴，使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觉醒了，乡间的老妇，山野的汉子，同样地都能说出来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在“血的故事”里我是写一个在沦亡区中的一个粗汉子，他不大知道什么国家民族的，日本人杀了他的父亲，烧了他的家；可是一场病使他把记忆消失了。他还做了“满洲国”的兵，这样的一个兵，在日本人的驱使下，来帮助他们屠杀。终于，在日本人残暴的行为下，引起他死去的记忆，那使他才知道为父亲复仇，也算是认清了敌人。在侵略我们的敌军中，有多少我们自己的同胞呢？如果他们都能有这样的觉醒，不是一面削弱敌人的力量，一面也增强我们自己。

在三篇有连续性的故事里，“被煎熬的心”，“扑向了祖国”和“路”，我企图能用自己一支拙笨的笔描绘出大时代中一个女孩子的故事。那不是一个女孩子，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无数的女孩子的摹影。凭了天真的，纯朴的赤心，虽然有时候她们显得有点妄动，甚至有一点幼稚；但是

体察她们那牺牲的精神和不甘屈服的努力，我只得衷心地表示出一点的敬爱。我想不只是我自己，是我们大家。我知道也许我的力量不足，没有能达到初愿，我愿意留给将来，或是我或是别的更有素养的文艺工作者，能确切地写出来在火与血中生长起来的女孩子们的故事。

使自己觉得惭愧的是别人用鲜血来涂写历史，自己只能应用这支无用的笔，我清楚地知道眼前的时期中一支笔的作用是多么微小，可是我总要尽我的一点力量，我永远地也不预备退避。就在这序言的结尾我愿意大声地呼喊："自由解放的日子就要来到了，艰苦的行程也将要度尽，驱尽敌人，奋斗到底，最后的胜利的花朵总要在我们的土地上开放的。"

《血与火花》*前言

八年真如一场大梦，醒来一切如常，只是自己老了将近十岁，鬓间平添几许白发。

做为这个大梦的记录，曾经不断地为激情所驱使，写下一些短文，在当时，真是以全身的精力赴之，时过境迁，有的实在显得天真好笑。将来被太平年代的人看到，当然更觉得可笑。可是自己展读起来，还能引起一些活动的情景，于是就已成书的四本：《我的家乡》，《我们的血》，《火花》，《鸟树小集》选出一些，还加一些未曾收集的文章，集成一册，做为小小的纪念，如果还有一点价值的话，我就用它献给八年来默默死去的不该死的人们。

最后的一篇散文："蓝天白云温暖"，虽是最近写成的，后来也可以放在卷首，因为这不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实在是一个旧的时代的复活。——只有一点不同：人民

* 散文集《血与火花》前言。

进步了，他们不再是一群待杀的羔羊，他们有他们的声音，也有他们的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夏坝

《过去的脚印》*序

这个小小的集子，是二十年（一九三〇——一九四九）创作的小结。这是在反动派统治下的一点微小的声音，是深夜里飘浮着的一星萤火，表现着我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与制度的愤怒与抗议。那时候，对我个人说起来，它们也许还是珍贵的，但今天看起来，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本来投下去的只是小小的石子，不过在池边漾起一点涟漪，力量不大，所达到的也不远。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在写的时候，观点并不十分正确，见解也不够鲜明，又因为要躲避"检查官"的耳目，行文间不得不隐避迂回，未能畅所欲言。更重要的是如同高尔基所说的"隔着书桌来观察世界，如同在一杯水里研究大海"，没有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只能写出这一些无足轻重的作品了。在我写的时候，写到最后一个字，几乎就失尽了勇气；而今天重新展阅，我看着那些苍白无

* 散文小说选集《过去的脚印》序。

力的字从我眼底滑过去，我的心中生着无尽的悔恨。别人用鲜血和生命斗争，我只用了一支小小的无力的笔；难道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难道我的胸中不曾澎湃着热情？即使我是一只飞蛾，我早该奋不顾身扑向火焰。二十年来虽然我没有一个细胞和反动派妥协过，可是对于人民革命事业也没有什么贡献。我虽然暴露了一些敌人的丑恶与黑暗，但是我却没有积极地高擎火把，投身到斗争的行列中，为自己也为别人照亮面前的道路。

全国解放了，我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一齐欢欣鼓舞，我也分享着胜利的革命的果实；可是在我的心中，隐含着无限的羞愧之情。所以在解放二三年间，我只是想在火热的斗争中改造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使我自己有所提高；我大步奔跑，努力向前。

毕竟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不使用我的笔，就是放弃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在文学工作上停步不前，可是广大的祖国各方面却不我待、大步向前、绚烂多采、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我不能无动于中地只是旁观，我不仅要投身在这伟大的变化中，而且我还有责任扑捉它，从而加以表现，虽然一时间我不可能写出较好较大的作品来，我还是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及时反映前进着的祖国和人民。真的开端，应该说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冬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起始的。虽然我在朝鲜停留的时日不多，所看到的未必深刻，可是我已经感觉到如果不写下来就痛苦万分，而且无颜来对我们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似的。由于具体情况的限制，我只能写些短文，但它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是没

有信心的。一直到了一九五三年在全国第二届文代大会上，周总理的报告中特别提起了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这一伟大运动中，无论在朝鲜前线和全国各地所起的作用，我才认识到形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认识到应该怎样通过鲜明的人物和真挚的感情来感染读者，在人民的心上燃起火来，使他们得到鼓舞，提高斗争的勇气。

今年春天，我到了佛子岭水库工地，在那里，我看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联合大军，在党的领导下，向自然进攻。他们攻去了大山，治服了河流，在两山之间造起来中国第一座连拱坝。它将挡住汛期的洪水，存蓄五亿立方公尺的水量，灌溉七十万亩良田，而且还发九千五百瓩的电。它不但使人民免去灾害，受到它的恩惠，还把光明和力量带到人间。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在毛泽东时代，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有移山倒海的力量，能够使灾害变为幸福。如果我没有眼睛，我听得到；我没有耳朵，我看得见。可是我什么都有，我还有一支仅管拙笨也写了二十年的笔，我就不能沉默。不管我的嗓音多么不好，我要歌唱，明知我唱得不好，可是我愿意用尽我的力量。我象一个学步的孩子一样重新开始我的工作。

这个集子，与其说是个人创作生活的里程碑，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坟墓。但我并不企图深深掩藏它，我记得高尔基说的：“拿笔写下来的东西，用斧头也砍不掉的。”我只是把这些作品放在这里，看看我过去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更重要的是，今后的路将如何走去。我相信在毛泽东的文艺大

路上，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帮助与读者的热心督促下，在各方面我都会紧步跟随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的。

一九五四年九月五日

《幸福的日子》序

——幸福的日子的开始

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后，我就沉浸在幸福的日子中。我好象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里，千言万语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临近解放的前一晚，我窥视着窗外溃败的匪军不断地四下逃窜，炮声愈来愈近了，我想到压在人民头上的黑影就要消失了，幸福的日子就要来了，我就是这样兴奋地过了不眠的一夜。

太阳从东方升起，人民战士迎着红煦煦的阳光进了街市，我也走出蹓伏多时的屋子。我的精神昂扬，大口地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的心胸开敞，大声歌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我向着太阳走去，我想向每一个早起的人祝福，想和每一个相识的人热烈拥抱。我看到缠着臂章的同志们和人民战士共同挺进，有的战士成排地在街旁路边抱着武器睡着了。细雨轻轻飘在他们的脸上，我多么想轻轻地抚摸他们

* 散文集《幸福的日子》序。

呵，他们是解放了我们的亲弟兄。多少人请他们睡到自己的屋子里；可是他们微笑着谢绝了，他们仍然睡在坚硬的街路上，他们是毛泽东的子弟兵呵！

铁路还没有修好，我们就赶着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在怀仁堂我看到了亲爱的毛主席，慈祥和蔼的朱总司令，充满了青春力量的周总理。我遇见了多少亲密的同志们，有的分别许多年了，有的却是初次相遇，革命的火焰把我们照得红彤彤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

在幸福的日子里，党哺育我，教导我，让我在写作上迈出崭新的第一步。我张开渴望的眼睛，迈开脚步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跑。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的英雄模范大会，我随着英雄们上北京。我静静地坐在英雄们的身旁谛听他们英勇的战斗故事，我用钦敬的眼光望着那些朴实而勇敢的人民英雄。我忘记了我的职责是用笔描绘他们的英勇事迹，我只是专心一致地在受着最新鲜、最深刻的教育。我把他们伟大的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就是在这列火车中我再遇到杨根思同志，他送给我他自己的照片，这是珍贵的纪念品，就是没有它我的脑中也时常闪着那骠悍的，一身是胆的英雄形象。鲁南老区也曾印下我的脚迹，我看到了那光秃秃的沂蒙山，就是在那里消灭了大量反动派顽敌。在党的长期教养下，老区的人民闪着英雄的光采。在战争的年代人民曾把茅草从屋顶拉下来喂着战马，他们和战士共同流血战斗，他们的命运和革命紧紧地抱在一起，五二年底我跨过了鸭绿江，我的心中闪着永不磨灭的最可爱的人的形象。朝鲜的人民是勤劳勇敢

的，朝鲜的山水草木也向敌人显出了它们的威风。东北原来是我消磨童年的地方，可是如今我的记忆早成为陈旧的历史。松花江上飘着不断的歌声，那是星期天的早晨，亚麻厂、仪表厂、量具刃具厂……的女工们穿着她们节日的衣裳，和解放军战士，重型机器厂、电机厂……的男工们共同联欢。水上俱乐部的人已经满了，欢乐的乐声荡漾在斯大林公园的林荫路中，青年男女就在飞着柳絮的道路上手拉手跳起舞来了，会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工作，欢乐使得人的精神焕发身体健康。在长春，我们建起来第一座汽车厂，平地起厂房，从货车到客车，行见今年的国庆，红旗牌汽车就要跑遍北京城。在佛子岭我看到了中国建筑的第一座连拱坝，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大军共同向自然进攻。在那里我初遇那个长着华发的老工程师，过去多少年来都在粉笔生涯中消蚀他的雄心，解放了才在佛子岭实现他的理想，在飞溅着雪白的水珠的连拱坝下我们相识了，在莫斯科的旅舍中我们又匆匆相遇；今年在怀仁堂中我看到他；在他的身上我找到动人的奇迹：好象几年的岁月忘记了他，他的精神更旺盛，他的脸更丰润，青春又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他热烈地约我到三门峡去，原来他又站在治理黄河的岗位上，为祖国驯服几千年来从未驯服的苍龙。在毛泽东的光辉照耀下，年老的重复着青春，年青人永远散发着青春的光辉。

在一九五四年，我曾搭了中国人民自己制造的民众轮溯江西上，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在三峡的中间，夜泊岸边，月光如水，一片银光照开我的胸怀；亲切动人的声音在峡谷

间回荡着，掩住了过滩出峡的流水声，那是船上的收音机在放送少奇同志关于宪法的报告。我彻夜不眠，做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和光荣感激荡着我的心胸。

那还不过是一个开始，在去年，完全由大连和上海的工人造出的两艘五千吨海轮在吴淞口外相遇了。你说不出谁先谁后，在制造的过程中还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充分显示出人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高贵品质。如今，大连造出了一万吨的海轮，上海一万八千吨的油轮的图样已经画好了，把蓝图化为现实，我们的优秀的工人有这份勇气和本领。你追我赶，从这里可以看出祖国事业跃进的速度。

十年间祖国的各个角落起着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成就欢欣鼓舞，那些敌人尽管用尽阴谋诡计造谣诬蔑，可是也不得不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垂头丧气。

十年来的感受，万万千千；在满心欢喜之中的一点不满，那就是个人被伟大的时代远远丢在后边，认识到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长此自怨自艾徒然自误而已；还是要打点起全副精神，投身到前进的洪流里，在幸福的日子中，用双手描出来祖国的最真实、最美丽的画图。让我们过着充实的、丰富多彩的今天；让我们共同跨向更宏伟的，气象万千的明天！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从个人到众人

——我怎样从一个文学工作者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在大学里，我是一个商科学生，可是我一直憎恨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为个人牟利的行径，所以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就和一切的商科知识绝了缘，不但没有做过一文钱的生意，也不曾在任何商业机构中服务过一天。

喜爱文学是从中学就开始了的，那是由于我的一位先生的教导，看我有一点写作的能力，也喜欢阅读，于是我就算是跨上了文学的道路。不过那时候我只热心阅读新书刊，作文稍稍好一点，在学校的文学团体中打打杂，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而已。（我还记得那时我在南开中学，我们的刊物叫做《绿竹》；另外还有一个刊物，叫做《玄背》。）

开始写作（这是指写好了稿子，投寄到刊物上去）是在大学二年级。我的文学创作行径也是从感情出发的，因之首先我写诗，自以为是一个诗人。但是我并不愿意被别人叫做诗人，甚至于也不愿意使别人知道，我总是深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写，写好就藏在自己的枕下，第二天再偷偷地取出来看。

不知道是怎么一股力量使我竟想到寄出去，我就署了一个假名字，偷偷地寄出去了。这一切都好象见不得人的，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运，居然被编者采用，印在刊物上，让那见不得人的作品和许多读者见面。当时也不知是喜是忧，总觉得有点不平常的感觉在胸中澎湃起伏，而这说不出道不出的复杂感情形成了一股力量，把我猛地推向文学的大道。从那时起，我就不曾回顾过，一直随着许多先进们向前走去。感情是一时的，现实是永远的，从感情上出发，做为一个诗人，在感情上得到片刻的满足和欣悦；而当感情的渣滓沉下去，现实在眼前就显露出来了。那不合理的社会正大张着它的嘴，使我不得不闭上我那吟哦的嘴，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而对着丑恶的现实，抛开诗人的头衔，做一个小说工作者。我甚至于舍弃了我那诗人的署名，另外用了至今一直还在用着的笔名，这个笔名，也代替了我的学名。

由于我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沉淀下去，我的第一篇小说仍然是建基于个人的感情上，描述些不尽不实的幻想。我总还记得一位略长我几岁的畏友，看过了我的小说之后，就拉长了脸问我："你写这篇小说有什么思想基础呢？"这句话使我出一身汗，我说不出——事实上我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这一棒打中了我的要害，在当时我就后悔那篇作品的写出，更后悔它的发表，所以在我的小说集里没有它；最近偶然在图书馆的旧杂志中看到它，要不是怕犯规，我恨不得把它撕个粉碎。

不只是那篇文章，就是后来所写的许多篇小说散文，印成了二十多本集子，我都恨不得把它毁掉。

自然，我的写作态度一贯是严肃的，我开始写作就是投在五四以来文学工作者现实主义的主流中。我不曾从人生游离过，也不曾把极不良的作品毒害读者，不粉饰太平，不凭灵感创作，更不曾做反动派的帮闲帮凶。最后一点我尤其要特别指出，凡是我所编辑的刊物，都是被反动派查禁的，就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我也不曾在反动派所主持的刊物上写一个字，更不曾和他们杯酒言欢，或是有一个细胞和他们妥协过。可是我只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和他们抗争，象我这样的作家不知有多少，可是我们并没有团结，只是各自为战，力量不集中，目标也不集中，有时还搞错了方向，自己和自己顶起来，抵消了一部分实力。

我不是完全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我们有十几个人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我们都是文学工作者，在作家之外还有几位编者——几个重要的文艺刊物的编者。我们只是因为趣味相投，话说得来，工作和生活都差不多，这样我们就常常在一起。个人间我们不谈思想问题，也不谈关于写作的话——尤其是相互间不谈作品。我们既不愿捧别人，也不敢批评别人。偶然我们为了一个运动交换些意见，或是在一个宣言上共同签名。总之，我们的结合还是建基于感情上的。这是我们最大的群众生活了，在这些人中间，我们能比较自由地说话，也说得很热烈。人再多了些，我们就都沉默了。——不是没有话说，话说在自己的肚子里，如果在更大的场合，有几百人的集会，我们要是被挤到讲台上，那就脸红体颤，眼前直冒金星，一颗心好象在胸膛和嘴之间跳着，不但一句话说不出，连肚子里的话也给跳得没有了。

我们的话是留着到晚间，走向寓所，摸黑上了楼，开了灯，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桌上说到纸上的。有的时候好象很疲倦了，可是在自己的微黄的台灯的照耀之下，精神就抖擞起来，就伏案开始我的工作。

我们都是深夜里闭起房门自己孤独地工作的。我们好象只能关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才能工作。我们好象只是一个旁观者。当着众人都睡着的时候，我们强睁着两眼写作。我们没有能和广大的人民一齐睡，一齐醒，一齐工作，一齐斗争。虽然，我们的方向和他们是一致的，感情也是一致的。可是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总是隔了些什么，使我们看不清他们，更不必说有同一的感受和同一的呼吸。因此，我所体验到的就陷于浮浅，模糊，无法抓到事物的核心。譬如看到了城市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我们只知道憎恶，就无法想到这是由于长期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能够追本还原做为一个好生产工人的。我还记得在一个印刷厂中，我看到一个凶狠的工头，他不做工，不但拿极高的工资，还剥削每个工人的工资。我就问那个主持人，为什么不解雇他，直接和工人打交道。他就说，没有他不成，那些工人不听话，什么事都做不成。我想不通，也就没有多想，多少还受了一点错误的意见，以为工人是没有办法，没有希望的。看到农民的朴实，甚至于有一点愚笨；有时他们又耍一点小花样，和城市人比狡猾；我们也不能从根蒂上去了解这是长期压迫，剥削，受尽别人的欺骗的结果，反倒以为这是他们的恶德。既不能挖掘事物的根源，就只看到一些表象，因之没有看到广大人民潜伏着的智慧和力量。因此，虽看出腐旧的，加以无情的暴

露；可是没有建立对人民的信心，也就看不到光明的前途。既不愿拖一条无力的光明的尾巴，而结局就只是一片漆黑，人们好象只知在无望痛苦的日子中过下去。我们很容易成为悲观主义者——至少在心中是如此想着的。这就是因为把现实当做静止的，自己又没有投身在大众中间，只是思想多于行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萃集在我的身上，不但害了自己，这许多年的作品，也害了无辜的读者。

在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还自诩清高，以为一个作家就是要这样创作的，他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他有自己的脑子，自己的手——也就是说，他有绝对的自由。自然，由于强调这种自由，就不曾和反动派妥协，更不曾屈服，但是不深切地了解自己的人民，他们的情感和思想，他们的苦痛和快乐；也不能集中他们的声音做更大声的呐喊，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是多么无用，多么耻辱啊！不在人民的中间（自然我也没有骑在人民的头上），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们重复着旧现实主义作家的错误。我们忽略了时代的因素，还以为这样做，便算尽了作家的责任，对于人民革命大业，我们只是一个同情者，赞助者，不是一个行动者，当然更谈不上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与决心。

几次大运动的激荡，遥远的曙光的照耀，我们早就该全力奔赴而去的；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牵引着，懒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还以为这样也算是为人民而努力哩！

敌人的大炮响了，这才把我们从小房子里震出来，大家初步结合在一起。可是反动派怕我们结合，用一些流氓和无耻文人把我们给搅散了。我还记得朋友郑，他呆呆地站在那

里，看见我就说："真岂有此理，我气得发抖！"他没有说假话，他真的是气得发抖！可是发抖有什么用？我们要更进一步结合，集中我们的力量，向敌人斗争。

可是不久，由于反动派的无能，日本鬼子占了上海。我是决不能在敌人的统治下讨生活的，于是我们就走了，我们走到南方的大城，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我们的工作。我的眼睛亮了些，我们的工作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敌人的轰炸也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我们是在敌人轰炸的空隙中间工作的，有时，就是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我们也还在工作。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工作的愉快，捧出了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衷心地感到做了一点事的喜悦。到了那个城弥漫着死尸的臭气，街上看不见行人，只有几条夹着尾巴的狗在找寻食物的时候，我们才离开它。我们走了一条极其艰苦的道路，在这路上，我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的贫困，而我也不是富裕的，到重庆时是初冬，我穿的是一身夏天的衣裳。

重庆有什么呢？无耻的人都来了，挤满山城，把原来的居民都挤到乡里去了。我寄居在我的兄弟的家中，在各方面都显出我的困窘，连我离不开的一张书桌也没有。恰巧这时有人来邀我到我所读过的大学去教书，他们不是叫我做商科助教，由于我的虚名，他们要我去教中国文学。当时我没有一口就答应下来，首先我心虚，不知拿什么去教别人；其次也因为我们一贯看不起教授，有着这样的错觉：别人用生命来从事创作，他们却靠别人的创作来吃饭，把自己养得好好的，过着优越的生活。可是生活紧逼在面前，使我再不能犹疑不决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牺牲了自己"高贵的理想"，

开始自己所不情愿的工作。

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上第一课的。头一天晚上我准备到深夜，第二天我很早就去了。我极力地想着我要镇静，可是我镇静不下来。铃声响了，我象跑向战场似的走向教室。我只觉得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静下去了，我就开始我的说教。我的心跳着，象是一直跳到喉咙那里，塞住我的嗓子，使我说话非常吃力。我象背书似的把话说出来，并没有按照我记下来的纲要有条不紊地讲述，不是把后边的先说了，就是忘记了最要紧的。我站在讲台上好象腾云驾雾，我的眼睛不是低视着讲桌，就是望着屋顶。屋顶是黑漆漆一片，因为这教室原来是堆煤炭的。我的手脚都微微抖着，我的脸发烧，到我讲完最后的一个字，从衣袋摸出手巾来擦汗，低下头来看看我借来的表，才知道不过是一半的时间。这时，我好象是无所逃于屋顶和讲台之间，我把头挺直了，把眼睛平望着，我就望到许多张天真纯朴的青年的脸，他们用热烈的眼睛望着我，那么可亲，那么和善，期待着我，却并不对我感觉失望。他们的嘴边还挂着微笑，于是在我那紧张的脸上，也挂上笑容。在我们的笑容中，消失了我的疑惧，我们象是溶合在一起了。我首先从他们那里得到勇气，也得到这么多年所从来没有得到的慰安。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们的，我是向他们学习。这个思想，说起来还是从老托尔斯泰得来的。我以真空的心胸开始我的新工作，抹去了我的自高自大，还有其他一些不切实的成见。

那时候我们的学校是在一个小镇上，小镇的后边就是一座山，那座山出产煤炭。成天不断地有人担着煤从山上翻过来。有老头子，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可是他们的身材都差不多高，他们是被那两箩筐煤压得长不高。小镇上有几个阎王，他们都姓王，他们是地主、官僚和流氓的结合体，他们只要用五块钱就可以杀一个人。有时候，一个钱也不用就活活地把一个人打死了，说他是逃走的壮丁。我们教授们，就分住在镇上的民房里、庙里、花园里。学生们住在堆煤堆米的空房子里，下雨的时节睡觉要撑伞，江里涨了水，还得提防冲走了床铺。教授们自己赶场、买菜、劈柴、担水；同学很少找到一个衣裤整齐有鞋有袜的。我们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工作和学习。可是在这中间也有少数人，他们衣冠楚楚，生活优裕，在各方面都显出来他们是特权阶级。当时我一面记得鲁迅先生韧的战斗和打落水狗的精神，一面又受老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我以为伟大的人类的爱可以征服一切。我妄想一个好人，不但使好人和他亲近，就是恶人也不敢在他面前做坏事。事实上我全然失败了，我不但没有能使他们不为恶，反倒不断地受他们的打击。有一次，使我愤怒至极，那是因为他们的主脑逼我宣誓，要我效忠"党国，"不把学生导入"歧途。"我坚决地反对了，我决不是出卖灵魂的人，我更不能辜负和我亲近的青年们，如果我向恶势力低头，我怎么还能坦然地站在他们的面前？在这考验之后，敌我的界限是非常分明了，我也就成为他们更显著的目标。有时我和同学们到课室左近的竹林中漫谈文学，他们就说我开秘密会议，而且说我是有组织地和思想不稳

的同学结合一起，我的邻居，一个特务头子，时常直接间接给我警告。

那时候我不过是站在多数被压迫的一面，至多我不过从一些作品中给同学们一些分别善恶的启发，有时分析一些具体的事件，使他们知道应该站在哪一面。我是从高尔基、鲁迅的作品中取得战斗的精神，再加上我自己所经历的一些具体例证。我和学校当局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上，他们和多数同学也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他们要学生们到江边列队欢迎一个上海来的大流氓，集合去听一个无耻的官僚的胡说八道，把同学劳动生产的成品送给城里的大官大绅，为的是讨好他们。更使我不能忍的是他们请来一些特务、流氓、革命叛徒……盘踞在讲座上向纯洁的青年们散播有毒的思想，还任一些大小特务在校内横行。他们经常侦查师生的行动，搜检书物，恐吓殴打，无所不为。这时正是皖南事变，几个教授都以思想不稳的罪名被迫离校了，我自己也在十二个导生中十个离校之后，被伪教育部明令解聘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同学们怎样和我在树林里送别，胆小的同学们坐在树林的附近听我们的话语和歌声，有的还偷偷送给我一封信，说是他们要来的，为了不相互增加麻烦，他们没有来，可是他们仍然算是参加了对我的送别。我当然也觉察得到，就是这时候，也有一对对闪着绿光的小眼睛，在周围侦视着，他们一直把我送到我所要去的地方——福建。

我到福建可以说是很偶然的，我本来想到香港去，可是一时没有办法；正巧福建的一个学校不明真相，想找我去教书，我也以为福州可以出海，就因此答应下来。福建的学生

是更朴实，更贫苦。他们多半是穷人的儿子，在乡间的小学做过教师，再到这个学校来深造的。他们一直是被压在人间的底层，福建的大小统治者是更顽强、更凶狠、更残酷；而斗争也因之更尖锐。在学校里，他们显得是驯顺的绵羊，因为他们饱受非人的压迫和剥削，有的丧失了勇气，有的不得不把一团火烧在自己的胸中。我亲自看到一个壮丁被吊在树上活活烧死，我看到那些没有死的人们是用一条钢丝穿了手掌的。说一声给你们喝水了，就把一桶水朝他们的脸上泼去。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紧紧地结合起来，封锁着青年的思想和行动。三元、建阳、崇安、赤石，入了江西，更有上饶那些活地狱。真是步步为营，使青年人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到了金华撤退，在浙江、江西横行的一些特务，都退入了福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是不得不走了。

向前，我无路可走，我又回到从前的学校。这个学校已经改为国立，换了一批人，我是在他们的矛盾之中重新回去的。那时候我很激动，我象是从放逐中被召回的。我又见到许多旧友，我又回到更多的青年中。可是很快地我就感觉到斗争是更猛烈，更尖锐，我一刻也不曾停留，就投身到斗争中。

这时，学校已经从小镇迁到广坝上，学生和教师都多了，在一些思想相同的教授中有个小小的组织，大约至多不过二十人 时常在漫谈的名义下交换一些意见。此外我们还和对河的一些朋友每月相聚，叫做北碚聚餐会，这顿饭有时是从早上吃到晚上，时常也有远道的朋友来参加，就是在重庆的集会，我们也是有机会就赶去参加，在一些事件中，我们表示我们的意见，更在一些宣言上签了我们的名字。那

正是大打小打不断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学校里也没有例外。记得有一次，我们和特务分子分据在大教室的两半开会。我们这一边人却挤满了，还有对河来的客人；他们连台上到台下不过十几个人。他们用种种方法吵扰，可是我们的会仍然很好地进行着。当时我看到那情势有些不对，就先把客人送到江边。等我们赶回来的时候，果然灯熄了，会场乱了，特务分子打进来了。

“谷风事件”（一个特务把一个壁报的主持人在广场上罚跪所引起的一场斗争）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对河上课，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赶紧跑回来，首先去慰问那个被打的教授，我们立刻清除过去所不该有的私见，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总算由于我们的坚决斗争把那个特务开除了，可是他还象游魂一样在我们住处附近转了几天，两手插在裤袋里，声言要打死一个人才甘心。在“覆舟事件”中，也由于师生的团结，终于把那个在复旦盘踞十几年的体育教员特务首脑给赶跑了。这两个坏蛋后来都到了另外一个大学，使那个大学的学生运动受到打击与破坏。

在重庆我们的学校离城还有八十公里，下了汽车，还得过一条汹涌的嘉陵江。到上海，就不同了，我们的校址虽说是在郊外，可是离伪警备司令部不过十公里，向北去一公里，又是一个警察分局；向南去二三公里，就是青年军的驻地。坦坦荡荡的柏油路，一个电话，五分钟十分钟之内，铁甲车和飞行堡垒就开到了，而校内的特务，更可以戴着面具指挥抓人。才复员，大批的同学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搜捕过一次了；此后简直成为常事。反动的力量增加了，我们的力量也通过

我们的团结增加了。更因为反动派的残暴，使一些不关心斗争的老教授也顿着手杖疾呼，为了保护同学，要向他们拚老命。事实也是如此，凡是敌人认为不稳的教师和同学，极大多数是在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我们也就争取这些有正义感的教授，让他们站在我们一道，在斗争中发挥了团结的力量。

来到上海以后，在教授之间也有一个更广大的组织。那就是大学教授联谊会。那中间有六七十人，经常两三星期开一次会，交换一些消息，商讨一些问题，也发挥了一些集体的力量。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坚定我们的立场。我们并不夸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团结起来，再和广大的青年学生群众团结起来，我们才算是真有力量。

这十几年的教育工作，给我更好的教育。我是接受了比我年青的人的教育，受了群众的教育。他们工作热忱，行动坚决；一贯支撑他们的是无比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每一年我都看到从各地流来的，天真的不大懂事的新青年；可是过不了几个月，他们就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他们的眼睛也就冒出了坚定的光辉。而我正如同一个新来的，受了他们十几年的教育，使我在犹豫的时候不敢徘徊，疲倦的时候不敢懈怠，受考验的时候不敢退缩，在逆流的日子中一点也不灰心，我们共同着呼吸，共同着生活，共同着我们的苦难与快乐，一直到中国人民革命大业胜利的这一天！

在今天，我可以大声呼喊，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和召示之下才团结起来向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的，

我是从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才认识真理，走向真理的。

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

作者附记：这篇文章是在忙乱中写起来的。写得很杂乱，浮浅，也许还存在着错误。我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让我改正我的文章，也改正我的人。

附录一

我的家乡

一

我极目遥望，遥望我的家乡，
天边白云下，肥沃的土壤；
小麦，玉蜀黍，水田稻，红高粱；
为那广漠无垠的大平原，
织好深绿浅黄的衣裳。
多少万壮夫的汗珠，
和雨水淌落到地上，
春日的播种，盛夏的苦作，都只为
秋天就要收获的食粮——
呵，一片空，一片荒凉！
是谁呵，轰毁了我们的村庄？
是谁呀，荡平了我们的田场？
牵走了的是牛，马，壮丁和姑娘，
由他们使用，鞭挞，奸淫，残伤，

为他们挖掘战壕，做他们
生命的屏障，再来毁坏
那方自己弟兄的生命，村场。
身后就是那明晃晃的
上了刺刀的枪，不情愿
从此就倒在路旁，也想
大声喊叫："那方的弟兄们
就朝我冲锋，射击，
纵然死了我，也死了
杀害我们的豺狼！"
任炎阳的蒸晒，无数的
断了的头，破了的胸，
紧咬着的牙，恨结的肚肠。
就是死也不曾忘：
"愿化成凶猛的厉鬼……"
可是当幽灵再回到家园，
血日旗在晚天中飞扬，
没有了家乡，呵，好一片荒凉！

二

那石桥上，沙袋堆成了墙，
忠勇的兵兀自站立着，如
雕塑了千百年的石像。

他们也是来自田间，当了兵，
吃一分菲薄的口粮，他们
爱自己，也爱自己的家乡。
披风，冒雨，忍受强烈的太阳，
焦急的光从眼睛里射出来，
让握枪的手为忿恨而战抖，却记得
“我们要沉着，不可轻易言抵抗。”

一声炮轰破了死样的安详，
那是敌人的掩护，如雹如雨
的射击，向我们安分的前方，
轰倒了树，扬起了土，炸断了
弟兄的手膀，飞得远
打在另外弟兄的脸上
“你不会打我呀，呵，呵，……”
弟兄的血，壮士的泪，染透了衣裳。
象老鹰，象乌鸦，那是敌人的飞机
在青天白云间，上下翻穿，
山摇了，地动了，那是落下来的
一颗把平地变成了坑的炸弹，
又是多少血肉躯亲爱的弟兄们，
在那里举行了壮烈的火药葬。
垂死的，滚到河水里，喃喃问：
“这是我的家乡，你要载我到何方？”
蹲伏的石狮也象猛地跳起来，

红了的河水也发怒吼般的激荡。
泪和血洒遍了壮士的胸膛——
“就让我们开一枪，只开一枪，
打死敌人，或打在自己的身上！”
“呵，你们要服从，不可轻易言抵抗。”

三

从不同的三个方向，流来了
三支水，宽了河身，急了流
那三岔口，成为这个城的心脏，
历尽了千百年来的兴衰存亡，
老年人爬进坟墓，带了忧愁，
幼小的长了白胡子，在脸上，
堆满了皱纹，——忧愁和苦辛
叹息着：“想不到这个城遭过八国兵。
还能有这一天繁盛，兴旺！”
呵一片红，一片火光。

壮士心，如火焚，他们
这一群，再也不容忍，凭了
血肉躯，向前狂奔。
他们只记得“去杀敌人！”
冲，冲进了敌人的飞机场

把煤油浇上去，木柴堆上去，
手榴弹丢上去，惊雷一声响——
火光中他们叫，他们也跳，看定
飞机化成灰，火烟在飞扬。
黑暗里吐着火舌的，那是
敌人叫啸着的机关枪，朝着
他们，前面的倒在地上，后面的
踏着他们的脚印向前进；
抛，抛，把手榴弹抛向敌方。
没有忧虑，没有恐惧，也没有
不曾准备的张皇。他们
只有一颗心，没有退缩
抵挡强烈的炮火，不曾烧光
的飞机，轰炸和扫射。
呵，又是一个早晨，在东方
滚起了血红的太阳。
远望青天垂断处，那里
才有自己的弟兄，为什么
不快来做我们的援兵？也没有
飞机和他们拚，只任敌人如潮涌
敌人的飞机任意翱翔？
死的死了，伤的伤，只留了
一片血，一片红光！

四

就象每个大城一样，
这个城也有大路小巷，
安善的居民，高楼，市房。
他们有些胆小的人物，还
有些自私，更没有深远的
眼光，能看到再不抵抗
就是整个民族的灭亡。
他们为自己生，为自己死。
这是为人厌恶的，我的家乡。
只是炮声才震醒了他们。
失措，慌张，谁知道遭了什么殃？
这血债呵，何日能清偿？

卫士的军人们，奉命退防，
威武的皇军，象是得了胜，
朝着无助的难民施放
连珠叫吼的机关枪。
成排地倒下去，哭号叫嚷
吓呆了的孩子抓紧母亲的衣裳：
“妈，您怎么不走了，在这儿倒下，
您的胸前怎么挂了红花？”

还不等孩子说完了他的话，
一颗子弹洞穿小小的胸膛，
再不喊叫，躺在母亲的身旁。
那些不曾死的人，一小群
穿过了弹雨，渡过河，才站定
喘一口气，向来路遥望；
东边一股烟，西边一片火光。
眼睛没有泪，喉咙失去音响。
这个叫岔了音寻爹，那个找娘，
谁也不知道谁到了哪方！
破了家，亡了国，从此都是
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我恨，恨不能掬来死难者的血
涂在那些没有心肝人们的
脸上，要他们知道，这有仇，这有恨，
和平，退缩只是一条路直趋死亡！
这血债呵何日能清偿？
这血债呵何日能清偿？

平津陷落后五日。

（选自1938年10月烽火社出版的《我的家乡》）

他们是五百个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钢铸的头颅，铁浇的身；
没有畏缩没有退却，只有
同样的一颗赤血沸腾的心。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谁也不落后，爬出了壕沟，
躲避了敌人的炮火在地上滚；
象风中叶象急转的车轮，
那疯了般的机关枪的扫射，
也不能切断他们的滚进。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扔过去手榴弹，在那轰的一声里
解了多少个早死的弟兄们的仇恨，

听敌人张惶惊惧的呼喊，
看敌人的血肉在硝烟中飞迸
“这才合算点我们就只该拚！”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随着敌人的脚跟，他们向前奔，
削，砍，双手擎起闪光的利刃，
敌人的头颅在草上球样地滚，
象泉口，红的血从颈上冒喷，
喝血的大刀才聊解馋吻。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谁还怕刺铁丝的刺痛，
谁还怕敌人战壕的高深，
奔，奔越过一道防线，又一层敌人
无用的敌人，象吓破胆，震碎魂，
才看见他们的影子，就转过身！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我们不能放手，我们得记住
这些年的仇，这些年的恨，
冲，冲，向敌人的巢穴冲进，
也把敌人的血肉身，磨成粉；
我们要站在敌人的了望台上高叫三声。”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象猛虎的口，大张着，那座门，
残败的敌人，消失了踪影，
凭着血，凭着气，凭着大无畏的勇敢，
谁还想那门里，有埋藏，有伏兵，
“我们不饶过他们，杀，杀，冲，冲！”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没有一个敌人，只听见铰链的声音，
待回首望，那铁门早已关紧。
“天，怎么办！——”接着响起来
连珠的机关枪，喷吐着子弹，
成排地倒下，愤怒的呻吟。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不要管我，弟兄，跟他们干，
就是死也得赔上他们的人。
打一个赚一个，来来你拿我当防御，
我是完了，再中十个子弹不过死路一条。
我们不求生，也不怕死，只有拚！”
他们是五百个，五百个人。

血在溅，血在流，血如泉涌；
在血的历史里这一笔更深更浓。
好男儿谁惜命为了我们的国家，
来培植，来灌溉那朵自由的花。

用肉身筑成了坚固堡垒；
保住我们的国旗在空中翻飞。
看夕阳烧红了半边天，
那晚霞，比不上鲜血的灿烂。
从此那五百个，五百个人，
就化成了五百个，五百个，
并山岳巍立，与天地永存，
到死不屈勇敢的英魂！

（选自1938年10月烽火社出版的《我的家乡》）

附录二

哭靳以

巴　　金

上午我到了万国殡仪馆。院子里寥寥两三个人，台阶下一块黑漆木牌，上面写着两个白色大字："章府"。灵堂里只有一张方桌和几十把椅子。我知道你的遗体一时不会离开"化妆间"。我只是先来看看你的新居。我慢慢地走上台阶，又慢慢地走下来。我在阴暗的厅子里站了好一会，又望望院子，望望草地。几个钟头以前看见的你的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在我的眼前现了一下，又隐去了。我好象在做梦。怎么我在这里见到了二十三年前我们两个人的脚迹！就是这个台阶、这个院子和这块草地，它们应该记得十几个青年作家抬着鲁迅先生的灵柩走下台阶到柩车前的情景，那么它们也不会忘记你和我吧，它们也会了解两个普通人的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吧。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友情就不能再继续三十年？为什么偏偏该年纪较大的我来埋葬你呢？

台阶和院子一点也没有改变，连草地也是原来那个样子。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下这几级台阶。

对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和在艰苦斗争中逐渐发展的文学事业曾经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三年前鲁迅先生遗体迁葬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又在一起扶着鲁迅先生的柩车到新的墓地。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使我的头发褪了颜色，在你的浓发中间也出现了好些银丝。可是我们站在鲁迅先生的塑像前，看见先生头上和身上一片灿烂的金色阳光，我们的心情多么舒畅。我们"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鲁迅先生安息在美丽的花园中。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日子"①里。我们周围的一切不论是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把我们的心系得更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要用最响亮的声音、最饱满的感情歌颂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歌颂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歌颂这些年中间数不尽的移山倒海的壮举和惊天动地的奇迹。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互相鞭策、互相激励，要贡献全部力量，做建筑社会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跟着时代前进，永不掉队。现在回想起我们这许多次的谈话，我还感觉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这些年总是你走在我的前面，你的声音比我的响亮，你的热情扇旺我的心灵之火，你的爽朗的笑音增加我前进的勇气。你的心里充满着那么强烈的爱，你的身上有那么充沛的精力，你的笔下绽出那么多的火花，你怎么能够默默地走向死亡？而且去得那么匆匆，那么突然，不留下一句话，也不让我们有时间跟你告别？

我不相信你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不相信你就永远放下了你那管热情奔放的笔。所有认识你的人都没法把"死"字跟

---

① 《幸福的日子》是靳以十年来散文选集的名字。"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是这个集子里的一篇散文。

你连在一起。每个看见你的人都感觉到你的身上好象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你的身体并不强壮，可是你的感情健康。人们看见你那么热情地为总路线欢呼，为大跃进欢呼，为人民公社欢呼，看见你那么兴奋地去工厂，下农村，写出一篇一篇激动人心的散文和特写，听见你滔滔不绝地描绘新中国的光辉的面貌和欢乐气氛，怎么会想得到三十三年前的老病仍然在蚕食你的肉体，怎么能够说服你躺下来休息！你并不象安东·契诃夫那样，知道病的可怕，便想尽方法掩饰疾病，不让亲近的人为自己担心；你轻视病，而且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意气风发的时候连自己也忘记了这个凶恶的敌人并不曾离开过你。你忽略医生们几次的警告，你用微笑回答朋友们多次的劝告。你相信自己的坚强的意志，你有决心要活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你那表示衷心欢快的满面红光和爽朗笑声，不但迷惑了你的朋友，也欺骗了你自己。我们和你都白白地错过了两次有力的警告（心力衰竭）。你第三次入院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也只是说："以后记住决不再晚睡早起。"（你指的是清晨五点钟起身，你两次发病都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你最后一次发病（就只有十六分钟！）以前几个钟头，你还对人说，你一两天便要回家。后来在你逝世前三个钟头，你还兴奋地跟住在隔壁房间的病友谈创作上的问题。谁想得到你就只有这么短促的时间！

你今年刚满五十。你毕竟比契诃夫活得久，还比他幸福，你终于见到了自己追求的新社会的光明，而且为这光明工作了整整十年，你为文学事业贡献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甚至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

你也不曾放下笔；你象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道路，才找到了党。你曾经因为写小说受到轻视，因为编辑文学刊物受到迫害。三十年来，你在生活的道路和创作的道路上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和打击，也有过丰收和胜利的喜悦，你始终严肃、诚恳地挺起胸膛向前迈步。有时你的步子跨得大些，有时脚步显得迟缓；有时头抬得高些，有时背略略弯下。但是我永远看见你在前进。解放十年来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你的心情越来越舒畅，你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你的感情越来越年轻，你的笔越来越有力。特别是在国庆节以前五六十天中间，你写得那么勤奋，那么畅快，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诗一样的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人民的幸福生活。你一口气写了十几篇好文章。差不多每隔一天你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一篇文章又写成了，另一篇的腹稿也有了。我称赞你写得多，写得快。你总是谦虚地带笑回答："不易啊！"有时候我们见面谈起来，你还会讲出你打算写的另一些小说和散文的内容，你讲得那么生动，那么愉快，那么自然，好象你的心里安装了喷泉，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流不尽，喷不完。我读你的文章，总感觉到作者从纸上伸出手来，紧紧地拉住读者，向前飞奔。你把你对新社会的热爱尽量地放在文章里面，你把读者全当作你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你最深的感情。读你的文章，我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跟你在一起谈话，我也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满的是生命，在你的身上充满的也是生命。

你多么想活下去，你多么想好好地活下去。你常常说，

过去你走了不少的弯路，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好不容易找到了东方鲜红的太阳，就应当全心全意为它严肃工作。你曾经大声歌唱："为了社会主义，不浪费一分一秒。"你多么爱惜在新社会里过的日子。你多么珍视这种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你又多么勇敢、多么坚决地保卫着它们。你一生爱憎分明，爱得深也恨得切，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从来不知道宽容，然而你又那么热烈地爱着一切为祖国生产财富、走在时间前面的英雄。谈起英雄事迹来，你眉飞色舞，眼睛发光，你讲得活龙活现，更显得你生气勃勃。你的热情常常给我很大的鼓舞，有时我兴奋起来，说："我们真该活一百岁，就可以做不少的事情。"你就带笑说："活一百岁也还不够，工作是做不完的。"有的人真愿意无穷无尽地工作下去。你应当属于这种人吧。没有人能够相信你的生命会在五十岁结束！没有人能够相信你那雄壮的歌声会突然停止！

但是你毕竟离开了你所爱的亲人，你毕竟离开了朝夕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你毕竟离开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你毕竟离开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的河山与英雄的人民。你离开了你所热爱的一切，静静地永闭了眼睛。你的妻女呼唤你的哀哀哭声都不能把你惊醒。我永远忘不了医院里的两三个钟头：天明以前的寒冷的夜，阴暗的大厅，轻微的人声，难堪的等待。为了不要叫出声来，我不能不几次咬紧嘴唇。我到过太平间，我又回到大厅。你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绞痛了我的心。难道这就是诀别？难道这就是三十年文学生活的结束？难道一颗火热的心就这样无声地死灭？难道一个光辉的生命就这样淡淡地消失？为什么不给你更多的时

间让你完成计划中的工作？为什么不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唱出更美丽的“热情的赞歌”？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得象钢一样向着锦绣前程飞奔的时候，全国文艺界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地继续跃进的时候，偏偏少了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你！读者在等待你的新作，《收获》需要你主持、安排，各地文艺刊物编辑部纷纷来信向你约稿，作协的同志们念念不忘你的热情的语言和不知道疲倦的干劲，你的家属……你不能够躺在那里闭紧眼睛！

你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或忧伤的表情，你好象睡得十分深沉，十分安静。这不是死，这应当是长期的休息。你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遗憾，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你的愿望也已经逐渐地实现。你看见了阳光普照中国，“美丽的花朵铺满祖国辽阔的土地山河”；你终于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你留下了三十多册优秀的作品，它们将继续在读者心上开放出灿烂的花朵。你并不曾白白地浪费了你的生命。我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哭你！我有什么理由来打扰你安静的休息！

一年前，铎兄因坐机失事遇难的时候，你写过一篇悼文“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了解你的心情。倘使你现在还有知觉，你一定不愿意我在你的面前垂泪。我只好站在墙边默默地把眼泪吞进肚里。我没法制止它们，我在哭我自己的损失。以后到作协开会我再也看不到你亲切的笑容，电话铃响拿起耳机，再也听不见你那一声带笑的“怎么样？”翻开杂志再也读不到你那些朴素而充满感情的文章，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再也得不到你的帮助和鼓舞……我不应当

想到我个人的损失，我太自私了。就在太平间里我还听见一个年青的声音唤着“爸爸”。这个短短的哭声至今还在我的耳里激荡，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完全没有遗憾的。你的最后的思念一定在这个十五岁的女儿身上。你特别钟爱这个聪明的孩子，她也用了整个心灵爱着父亲。她是你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她也是你的病中最大的安慰。这个活泼的孩子三年前突然得了“多发性神经炎”，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个时期，到现在还必须扶着别人的肩头才可以走动。三年来，她的病耗费了你们夫妇多少的心血。你在病房里还常常为她安排生活。我每次在病房里看见你们父女亲密地谈话，我特别感到温暖。现在这个孩子终于失掉了父亲。谁也想象得到你的逝世对她是多大的打击！

但是你的悬念已经是多余的了，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时代中，在这个无限美好的新社会里，到处在开放爱的花朵，到处播送友谊的歌声。人们甚至可以为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献出自己宝贵的东西；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人伸出手来援助。我们的社会里有的是健康的同情，有的是同志的友谊，有的是相互的关怀，有的是心连心携手前进。朋友们不会让你心爱的女儿在悲痛中过孤寂的日子，也不会看着她孤独地跟病痛斗争。她失去了一个她视作神圣的父亲，但是会有更多的父亲般的爱从祖国各个地方送到她的身边，帮助她，支持她勇敢地跟疾病战斗到底，保护她早日恢复健康，让她能够完全象同样年纪的女孩那样，过正常的生活，进行正常的活动；在集体的关怀下充分发挥她的精力，发展她的才智。那么她一定会成长为出色的青年，你这

一生想做而来不及做的许多工作都会在她的手里完成。你不仅活在人们的心里，你还会活在她的身上。你的南南，这个好心的孩子，为了纪念她所深爱的父亲，她一定能够坚强。你静静地安息吧，敬爱的朋友。

（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12月号）

他明明还活着

巴　金

我拿起笔写哀悼靳以的文章，总觉得我是在做梦。电话机就放在我的写字台左面的小桌上，我随时等着电话铃响，总以为拿起耳机就会听见他的声音。我写的是第三篇悼文，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我的手边还摊开先前接到的沙汀的来信："刚才看报，知道靳以在七日逝世，我始终无法安静下来。靳以有心脏病，这我早知道，但从感情上说，这个不幸的消息，毕竟来得太突然了！"其实岂止远在成都的沙汀，就是我们几个和靳以朝夕见面的朋友，到现在还不大容易把"死"字跟他连起来。

靳以的确死得太快，死得太突然。十一月六日晚上九点钟他还高高兴兴地和隔壁病房的朋友谈话，睡下来到十二点，他打铃叫护士来，说是气闷，比上次厉害。护士马上给他接氧气，医生也赶来了，他只说一句："难过。"不久他就永闭了眼睛。一共只有十六分钟。没有一个熟人在他的身边。他没有一句遗言，也没有任何关于死的暗示，在逝世前

几小时，他还对人说一两天就要出院。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他，是在他去世前三天的黄昏。他看见我就说："你以后不要再来，我过两天就要回家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还在关心他主编的《收获》，还在考虑他的创作计划。在临死前三小时他和病友谈的也还是文学的问题。作协分会的同志正在打算以后送他到别处去疗养，他却一直在为文学事业打主意。没有人看见他因为病皱过眉头。

靳以是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又直爽、又热情的人。在他的身上好象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充实的生命。朋友们常常说："有了靳以，就热闹了。"或者说："靳以一来，空气就活泼了，大家的情绪就高了。"每次政治运动一开始，他总是精神饱满地站在前头，他不仅自己向前跑，他也拉着大家一起向前奔。他讲起话来，总是那么兴奋，而且那么愉快。自然他也有精神委顿的时候。不过这种时候很短。更常见的倒是他心情舒畅或者斗志昂扬的时候。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一个老青年，因为他有年青人的激情和干劲。他坐不住，闲不了，他的口要讲话，手要写字；他喜欢做工作，也喜欢交朋友，帮助人。他越忙越高兴，精神越好。他一口气写了十五、六篇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文章。他自己说：越写笔越畅快；越是多做工作，越是觉得自己年青。

今年五月他的入党的要求终于被批准了。他十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以后五个多月中间他特别高兴，工作得更积极，任何跟他接触的人都感觉到他的心在燃烧，他的确得到了党给他的力量。他精神焕发，声音响亮，不论是工作或活动，他都不知道疲倦；他自己忘记了他的病，也使得别人

忘记了他的病。他写的那许多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热情的赞歌，没有一行不渗透作者对新社会的爱情。每一段、每一句都闪烁着生命的火花。这些文章今天还在读者的面前放光发热。不认识靳以的人可能以为作者是一位年青的歌手，或者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没有人能够相信"死"会轻易地把他抓去！

我看见他的遗容被棺盖遮没，我扶他的灵柩上了柩车，我看见墓穴被石灰填满，我也在石灰上面盖上了一铲土，我又向堆满花圈的坟头行礼告别。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

这几天我一静下来，就想到靳以。不由我自己作主，前前后后将近三十年的事情，我都想到了。我还不是靳以最老的朋友，曹禺才是。但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也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在振铎编辑的《小说月报》某一期上，我和他写的两个短篇正好排印在一起，一个熟人介绍他来找我，我们就成了朋友。两年以后我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从文家作客，又见到他。不久振铎和他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我和别的几位友人在旁边呐喊助威。我后来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这是季刊编辑部，也是靳以的住家）做一个"食客"，帮忙靳以看校样，自己也写点文章。我在三座门住了几个月。每天晚上，对着一盏台灯，我们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工作到夜深。有时我们也放下工作闲谈，谈各人走过的道路和生活里的悲欢。他的正直、纯洁、善良、诚恳、直爽抓住了我的心。那个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都带了点忧郁的调子，他的忧郁气更浓。他在个人的感情生活里受到了伤

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我听他那些带着叹息讲出来的故事，我读他的小说《青的花》和《虫蚀》，我为他感到痛苦，同时也对他讲过一些劝告。但是我看见他那么热心、那么负责地进行季刊的编辑工作，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友情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发展的。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我们的友谊也越深。

《文学季刊》出到八期停刊，我从上海到北京帮忙他结束这个工作。那时他的母亲患癌症，在天津老家中痛苦地等待死亡。他整天待在家里陪伴母亲。他把全部感情寄托在母亲的身上，用尽力量想减轻她的痛苦。但是他的爱并不能征服死。他埋葬了母亲，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然而他的感情的负担去掉了，他的忧郁消失了，他的心情畅快了。一九三六年他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就显得精力充沛，心胸开阔，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在他的身上再看不到一点哀伤的痕迹。在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公司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一张靠壁的条桌前面，他埋着头聚精会神地工作（写信，读来稿，看校样）。我坐在旁边一张破沙发上，有时抬起头看他，总觉得他正在昂头向着阳光明媚的地方前进。

《文季月刊》只出了七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毫无理由地明令查禁了，同时被查禁的还有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十二种刊物。可是靳以并不灰心，他马上就开始另一份月刊的筹备工作。四个月以后他编辑的《文丛》月刊就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了。这份小小的刊物给他引来了敌人的明枪暗箭，也使他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终于在朋友们的鼓舞和帮助下坚持到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的时候。《文丛》第六期已

经打好了纸型，却无法印出。半年后我们到了广州，才有机会让它跟读者见面。这一期上面发表了他的攻击华北宋哲元不抵抗的长诗《我的家乡》。这首诗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几天中写成的，可是一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有人读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诗句。

《文丛》在广州复刊后，从第二卷起改为每半个月出版一次。那些在上海常常象鬼影一般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和大小汉奸暂时离开了我们。不用说，在广州我们经常受到敌人炸弹的威胁。但是我看见靳以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兴奋，而且工作得更愉快、更努力。他自己写过这样的回忆："我们走到南方的大城，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敌人的轰炸也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我们是在敌人轰炸的空隙中间工作的，有时就是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我们也还在工作。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工作的愉快，捧出了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衷心地感到做了一点事的喜悦。"我还记得在广州盐运西一巷的楼上，我们每晚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对坐在两张拼拢的写字台的两面，一边挥手赶走越来越多的飞蚁和蚊子，一边写文章、写信或者看校样、看来稿。靳以在为《文丛》工作，我是《烽火》的编辑。这两份半月刊并没有被敌人的炸弹毁灭。但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在连日捷报声中送掉了广州，我靠了朋友的帮助在敌人进城的前一晚坐船去广西，靳以在前些时候也到了重庆。他说："到重庆时是初冬，我穿的是一身夏天的衣裳。"《烽火》的原稿已经跟着印刷局化为灰烬，《文丛》刚出完第二卷也就停刊了。

在重庆他开始走进了教育界。他的母校复旦大学聘请他教授中国文学。他当时还认为这是“自己所不情愿的工作。”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收获。他后来才承认：“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从此他便有很多的机会跟青年们接近，受到他们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得到勇气，”和他们共同前进。他热爱这个工作，热爱和他朝夕相处的学生，热爱年青人热烈追求的光明，和年青人站在一起勇敢地跟反动势力斗争。他的文章的调子也更明朗了。一九四〇年冬天我在重庆看见他，我觉得他反而年青了，话讲得多，而且有力量。

那个时候他还在继续写他三年前在上海开始的长篇小说《前夕》。同时他又在编辑《国民公报》的文学附刊《文群》。他每天仍然要分出一些时间来做写信约稿、看稿、和写回信这一类的事情。他很高兴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他很高兴让更多的年青人的文章在他编的附刊上出现，让年青人的声音通过他更响亮地叫起来。

不用说，他越朝前走，越跟青年接近，也越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到一九四一年夏天他刚写完《前夕》，就被伪教育部解聘了。他不得不离开乌烟瘴气的重庆，到福建南平师范专科学校去教书。他在福建除了教书、写文章、打摆子以外，仍然积极进行编辑的工作。他主编过在永安出版的《现代文艺》月刊；他编辑过《奴隶的花果》和《最初的蜜》两册文学集刊；他还和一个朋友计划在南平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创刊预告已经在报上发表，可是因为拿不到登记证，刊

物终于无法出版。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他又从福建回到了重庆。

日本投降以后，他在一九四六年春天跟复旦大学全体师生一起迁回上海。他准备在上海出版《文群》月刊。他已经做好了计划，也开始向朋友们约了稿。可是伪社会局一再留难，不发登记证，他也明白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心甘情愿让他编辑刊物。但是他并不灰心退缩，他始终紧紧握着文艺武器跟反动派斗争到底。他后来参加了《中国作家》（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编辑工作，又为上海《大公报》的读者编辑了《文艺》附刊。

解放以后，他的心情更舒畅了，精神更旺盛了。他用了这样的话歌颂上海解放的第一天："我的精神昂扬，大口地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的心胸开敞，大声歌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我向着太阳走去，我想向每一个早起的人祝福，想和每一个相识的人热烈拥抱。"他并不是在说空话，他的确热情充沛、勇气百倍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从事各种工作，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担任过学校行政工作，也担任过文学组织工作，访问过山东老根据地，到过朝鲜前线，去过佛子岭水库，在长春汽车厂进行过采访，在国棉一厂找到了深入生活的基地……茅盾同志说他"直到最后一息还是跟着党在继续跃进，"这句话说得多么恰当。

不用说，他不会放弃他心爱的工作。的确，他在一九五〇年和五一年还编辑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刊，以后又为平明出版社编过一套《新中国文艺丛书》。一九五七年他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委托，在同志们的帮助

下创办了《收获》双月刊。他为这个刊物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因为读者们的称赞感到喜悦。在编辑工作上他也曾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他始终依靠了党的帮助，鼓足干劲，把它们一一克服。他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常常使我感动，同时我惭愧自己只是在旁边做一点摇旗呐喊的事情。我了解他一心一意要办好刊物，只是为着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添一点光彩，在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里做一名勤恳的园丁。他为每一期《收获》要看一百多万字的来稿。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批改《收获》的稿件。我最后一次在医院里见到他，他还跟我谈起这一期《收获》的内容。我告诉他，一位苏联朋友在最近一期《旗》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介绍《收获》的文章《中国文学的丰收》。他很高兴，接着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他没有留下别的遗言。那么这就是他的遗言吧。这就是他最后的愿望吧……

我没法在这里记下二十八年中写不尽的大小事情。我的笔只好停留在靳以的编辑工作上面。在他的将近三十年的文学活动中，这个工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这个工作上，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文学编辑工作者。从一九三三年起，他接连编辑了十种以上进步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通过这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团结了很多优秀的作者，为新文学事业培养了不少的新人。今天好些作家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家们谈起他，好象在想念一位又亲切又热心的朋友。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我们文学事业花去的心血和付出的劳动，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心，他留下的优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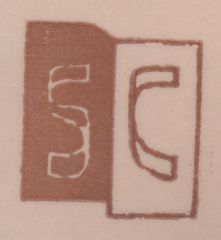
作品和热情的赞歌……这一切都不会死亡。它将永远鼓舞人们勇敢地、热情地向着新的光明迈进，向着新的胜利迈进，向着共产主义迈进。

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死亡。他明明还活着！

（原载《收获》1959年第六期）

靳以选集

·五卷本·



书号： 10118·752

定价：（平装）2.55元